武俠世界

牛頭石（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東方英・新著

石頭不是石頭——石頭人不是石頭做的，是個有血、有肉、有生命的男人。一個人被人叫成石頭，至少有他的特殊意義，就像他的人，頭腦像石頭一樣，或者硬得像石頭似的，死板板的像石頭更或臭得像毛坑裡的石頭。可是這一塊石頭，把一個平靜的武林弄到天翻地覆……。



$4.00

1156

編者話 東方英的作品，素以結構嚴謹見稱，趣味雋永，讀者喜愛。今期我們選刋一部由他撰作的巨型故事：「牛頭石」刋出，希望各位滿意。「牛頭石」是一部俠情倫理、兒女私情兼而有之的佳作，內容描述一個小孤兒自幼得隨名師習藝，十年後學成歸來，由於訪尋他的青梅竹馬女伴，揭穿了鬼王門的一件大陰謀……情節奇，佈局新，鬥智妙，鬥力狠，為作者最新之作。

＊＊　＊＊　＊＊

本刋由今期起，每期刋出一個「太空爭霸戰」故事，驚心動魄，緊張曲折之處，勝過在地球稱雄的〇〇七占士邦，今期第一回合推出「決鬥藍光谷」，由羅唐納君執筆，譯述有關太空之奇奧神秘事物，先進武器，請先睹為快，下期我們相繼刋太空爭霸戰之二：「夜盜風火輪」，屆時敬請垂注。

＊＊　＊＊　＊＊

「無名鎮」中篇故事今期完結，情節發展匪夷所思，高潮迭起，要知一羣魅魖魍魎怎樣收場？正義之士能否完成任務？今期本文裡都有完滿交代。下期巨型小說刋出「雙鷹」故事「連環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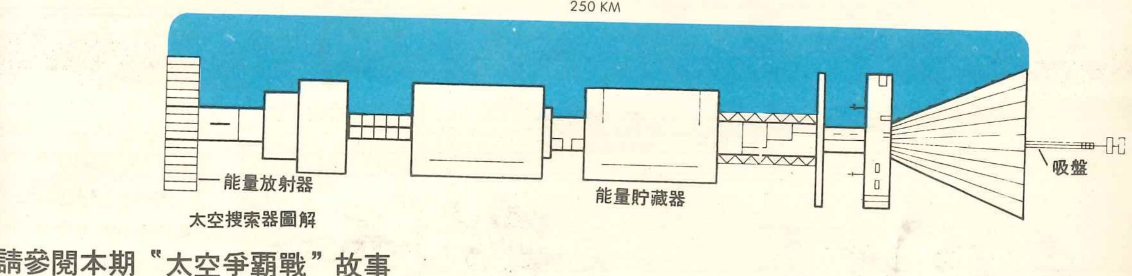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本期"太空爭霸戰"故事
"決鬥藍光谷"



請參閱第107頁

石頭牛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東方英・文
黃耀基・圖

世事多滄桑

石頭不是石頭，是一個人。

石頭人不是石頭做的，是個有血、有肉、有生命、蹦蹦跳跳的活人，而且是個男人。

因爲他的名字叫石頭，所以他就是石頭。

一個人被人叫成石頭，至少有他特殊的意義，石頭之被叫成石頭，就有他特殊的意義，有人說，他的頭腦像石頭一樣，硬得像一塊石頭，死板得像一塊石頭，更臭得像毛坑裏的石頭。

不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的他，已不叫石頭而叫石元朗了。

他的名字改了，頭腦變了沒有，那就不得而知了。

人面已全非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他叫石頭的時候是小孩子，一個孤苦可憐的小孩子，現在他叫元朗了，可不是小孩子了，已經是一個十十足足的大人，一個有了二十三四歲的大人。

他現在年紀大了，是不是還是一個孤苦可憐的人，這就沒有人知道了，因爲他足足離開了十三四年，十三四年的變化是大得不可預料的，也許從前的臭石頭，今天成了一顆寶石哩！

看他身上這身打扮，也沒有什麼出奇的，衣服樣子有點特別，料子却也普通得很，不像是發了大財的樣子，只是穿得很稱身，叫人一見之下，有一種稱心順眼的感覺。



他是在這牛頭灣土生土長的人，十三四年的久別，再回到牛頭灣來，已經沒有人認識他就是從前的石頭了。

他回到牛頭灣已有三天，落店之後，也沒有去找故舊恢復彼此淡忘了的記憶，每天只踏着回憶的慢步作着往事的回顧。

但，每天傍晚時分，他則一定繞到山溪旁的一塊大石頭上，面向着夕陽的餘暉，俛首佇立，蹙眉興嘆。

往事如烟，却又不是烟，每當他佇立在這小山溪邊時，他又回到了過去的世界裏。

那時，他只有十歲左右，沒了爹，沒了娘，跟着一個老好人胡老爹過日子。

胡老爹也是一個可憐人，身邊只有一個小孫女胡小玉，胡小玉比石頭大了六歲，那時她是十六歲，長得清清秀秀，人見人誇，人見人愛。

胡小玉和石頭好得比親姊弟都好，打從胡小玉十二三歲時起，石頭就跟着胡小玉替人看牛牧羊補助生活。

生活清苦，其樂融融，石頭每一想起那時放牛牧羊的情景，再苦惱的時候，石頭也會在臉上擠出一抹笑容。

忽然，一天，禍從天降，來了一羣惡人，搶去了胡小玉，氣死了胡老爹，也逼得石頭流浪他鄉，直到十幾年後的今天才回來。

石頭今天的回來，也就是爲了一句話，一句與胡小玉分手時的一句話：「小玉姊，我會回來救你，我一定回來救你！」

就爲了這句話，石頭遠走他鄉，在外面吃盡了苦頭，今天終於回來了。

可是，時間已經過去了十三四年，好漫長的十三四年，他雖然回來了，景物依舊，人事全非，這時，他所感受到的，只是無盡的惆悵，無盡的空濛。

天邊的夕陽餘暉，換上了一輪玉盤。

石元朗抬起頭來，望着天際明月，搖了搖頭，發出一聲苦笑，苦笑聲中，他忽然笑容一斂，目射稜芒，扭頭喝道：「什麼人？你自己出來吧！」

好靈敏的聽覺，樹身後面果然被他叫出來一人，一個年紀比他稍大的本地人。

石元朗嘴角一掀，就要笑了出來，但他沒有笑起來，立時又斂去了笑容。

這個人石元朗還認得他，他就是常常欺負他的小六子廖世昌。

小六子是小名，本名叫廖世昌，他那樣子，人雖長大了，並不見得有什麼長進，他要有長進的話，也就不會暗中跟在人家背後了。

廖世昌生怕石元朗出手就傷人，人一現就叫道：「別動手，我認出你了，你一定是石頭，石頭，你難道就不記得我小六子了麼？」

小時候的恩怨，反而是成年後的情懷，石元朗一笑道：「小六哥，你可是還想欺負我？」

廖世昌含着苦笑道：「不敢！不敢！石頭，你可是衣錦還鄉的石大爺，我小六子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招惹你了。」

石元朗哈哈一笑，道：「小六哥，別說笑了，我請你喝一杯去。」

廖世昌道：「你請我，不如我請你，我酒菜已備，只等你貴客賞光。」

石元朗一怔，一笑道：「小六哥，你原是有心人，我倒不得不叨擾你了。」

廖世昌道：「請！」

廖世昌的家就在溪流上游不遠處，他家原本不甚富有，現在顯得更不如前了。屋內掌上了燈，燈光下已擺了一桌酒席。

哇！酒席可眞豐盛！

石元朗雙眉一豎，回頭向廖世昌望去，廖世昌不待石元朗開口，忙搶着道：「石頭，請客的不是我小六子，我小六子也請不起你……。」

石元朗道：「那麼請客的人是誰？」

廖世昌道：「不能說，不能說，你等會自會知道，何必先問，來！來！請坐，我們先拚他三大杯……」說着就搶過去倒酒。

石元朗站在桌子前面，就是不入座：

「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小六哥，難道你忘了我石頭的脾氣？」

廖世昌嘻嘻地笑着：「石頭，我當然知道你的脾氣，可是……可是……」

猛然嘴巴一咧，吁着長氣道：「你看誰來了？」

門口出現了一位美婦人，美婦人望着石元朗，嘴巴直顫，就是說不出話來，但眞珠般的淚水正奪眶而出。

石元朗「啊」了一聲：「小玉姊！」他也手足無措了。

雖說石元朗經過無數大風大浪的場合，可是這時候他却成了幼兒，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廖世昌哈哈一笑，給他們緩過一口氣來：「小玉姊，你們姊弟相會，好好的談一談吧，我小六子告退了。」

胡小玉叫住小六子：「小六子，你不能走，你帮我陪石頭喝酒。」

石元朗請胡小玉入了座，欠身道：「玉姊，你一向好吧？」

胡小玉點着頭道：「我很好，看你的樣子，這些年來你一定也過得很好，也叫我放心了。」

石元朗笑了一下道：「玉姊，你怎樣知道我回來了？」

胡小玉一指廖世昌道：「還不是他說的，你雖然回來之後不與任何人相認，但小六子却一眼就把你認了出來。」

廖世昌訕訕的道：「其實認出你來的人還很多，只是大家心裏嘀咕着，不敢和你接近。」

石元朗一怔道：「大家心裏嘀咕着，為什麼？」

廖世昌沒接腔，却把目光轉向胡小玉，石元朗跟着也向胡小玉望去：「玉姊，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小玉先不回話，却問道：「石頭，你可是學會了一身好本事？」

石元朗道：「小弟運氣好，遇見了一位好師父，確是練了一身功夫。」

胡小玉道：「你這次回來，可是專為殺你姐夫而來？」

石元朗茫然地道：「姐夫是誰？」

廖世昌道：「你姐夫就是翁大爺呀，難道你不知道他？」

石元朗笑了一笑道：「玉姐，你眞的嫁了他？」

胡小玉道：「他一直對我很好，你可不能再怪他了。」

石元朗這次回來，可眞成了多此一擧，苦笑一聲：「我沒有怪他呀！」可不是，寃家變成了親家，他要再說什麼，可不成了狗抓耗子。

石元朗口中不說，但心中可眞替小玉姐嘆惜，那位翁大爺現在怕已到了六十多歲。

胡小玉長嘆一聲道：「你姐夫可被你嚇得病在床上起不來了。」

石元朗皺起雙眉道：「玉姐，此話怎講？」

胡小玉道：「兄弟，你不是留刀寄柬，三天內將你姐夫全家殺得鷄犬不留？」所謂殺得鷄犬不留，當然也包括小玉姐在內，石元朗一震道：「有這等事？」

胡小玉可也聽出了不對的地方，一怔道：「難道不是你？」

石元朗道：「當然不是小弟，小弟此番回來……」

胡小玉吁了一口氣，道：「不是你就好……」柳眉一顰，接着是一陣搖頭，一陣嘆息。

石元朗關切地道：「玉姐，你說有人留刀寄柬，那人可留有什麼信物？」

胡小玉道：「有。」

石元朗道：「那是什麼信物？」

胡小玉道：「就是這個，我本來是想帶來還給你，你給我看看，到底是什麼來頭？」翻掌手中托着一柄五寸長的黑色鋼叉。

石元朗要過那小鋼叉向懷中一插道：「小玉姐，這柄『鬼王叉』小弟替你留下了，你可以告訴姐夫，你們全家大小沒事了。」

胡小玉大喜過望道：「眞的？」

石元朗道：「江湖中事，自有江湖中的規矩，小弟留下了這『鬼王叉』，發這『鬼王叉』的人，如果不能從小弟手中將鬼王叉要回去，便永遠不能向你們下手。」

胡小玉道：「兄弟，你是把我們的禍福一肩承担下來了？」

石元朗道：「玉姐，你放心，小弟有這份能力。」

胡小玉憂心忡忡的道：「兄弟，早知道不是你，我就不來求你了，姐姐沒能好好照顧你，反而給你帶來一身麻煩，姐姐我……」

石元朗一笑截口道：「玉姐，你實在不該這樣說，難道小弟不該這樣做嗎？」

胡小玉嗚咽着道：「兄弟……」

石元朗又截口道：「玉姐，什麼話都不要說了，你這次出來，姐夫一定躭心得很，你還是先回去好叫姐夫放心吧。」站起身來，就要送胡小玉回去。

胡小玉戀戀不捨的道：「兄弟，我們多談談……」

石元朗道：「玉姐，你能否喝酒？」

胡小玉道：「不能。」

石元朗一笑道：「小弟的酒癮可發了，你就讓我和小六子喝個痛快吧。」

當然石元朗的話是一種說詞，胡小玉也聽得出來，她只有幽幽的走了。

石元朗沒有送她，他知道沒有送的必要，翁大爺絕不會讓她一個人來，早有人在外面等着她了。

翁大爺是牛頭灣的大爺，當年就是他派人把胡小玉搶去的。

石元朗和小六子對喝了一陣酒，忽然將酒杯放下道：「小六哥，你說實話，翁大爺對小玉姐是不是眞的好？」

廖世昌訕訕的道：「小玉姐不是自己告訴你了。」

石元朗道：「她沒有說眞話。」

廖世昌打着哈哈道：「石頭，你別自作聰明了。」

石元朗喝聲道：「小六哥，有些事情瞞得一時，瞞不得永久，你看看小玉姊那雙手，粗得像兩把銼刀，小六哥你說，這是正常的嗎？」

廖世昌苦笑着道：「你既然看出來了，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石元朗道：「小六哥，一客不煩二主

，你就爽爽快快的說了吧。」

廖世昌老實地道：「我不敢說。」

石元朗道：「其實你不說也脫不了干係，你也不想想，你我在此大吃大喝，你能叫翁大爺不以為你把什麼話都告訴了我麼？」

廖世昌一震，大叫一聲道：「小玉姐可害死我了。」

石元朗笑了一笑，道：「其實翁大爺現在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現在是我把他的担子挑起來了，諒他還不敢得罪我與你為難，你說了又怕什麼？」

廖世昌想了一想道：「可是你走了之後，我還不是一樣逃不出他的手心。」

石元朗道：「除非是我死，只要我能平平安安的離開，諒他翁大爺也不敢在本鄉本土再無法無天的橫行霸道。」這句話不但說得重，也表示了石元朗為地方盡一份心力的決心。

廖世昌沉思了一陣，抬眼望了石元朗道：「石頭，你眞是變得太多了，面對着你，好不叫我自慚形穢，好，不管將來怎樣，我告訴你就是。」

石元朗微微一笑道：「小六子，你向來就不是歪種，我知道你一定會說的。」

廖世昌笑道：「要給祖宗丢人，也不能丢在本鄉本土呀。」

石元朗道：「好啦，言歸正傳吧。」

廖世昌道：「石頭，你道翁大爺有多少老婆？」

石元朗道：「總有四五個吧。」

廖世昌嗤笑一聲，道：「四五個？你也太小看我們翁大爺了，哼，不多不少，到上個月止，共有三十六位之多……」

話聲一頓，看樣子是希望石元朗接話，可是石元朗沒有接話，廖世昌只有自己往下說道：「翁大爺的老婆可有三六九等之分，上者穿綢着緞，吃魚吃肉，下者燒鍋煮飯打掃清潔，樣樣都來。」

石元朗再也忍不住了，問道：「小玉姐算是什麼身份？」

廖世昌道：「小玉姐在翁家算是十三姨太，但等級却列入下下等……」

石元朗聽得勃然大怒道：「哼！老賊可惡！」

廖世昌道：「翁大爺雖然可惡，眞要說來，小玉姐也是自討苦吃。」

石元朗雙目一瞪道：「小六子，你說話可要有分寸。」

廖世昌嚇得打了一個哆嗦，訕訕的道：「石頭，你要發脾氣，我就不好再說話了。」

石元朗悻悻的道：「你說吧。」

廖世昌話聲一低，悄悄的道：「聽說小玉姐雖然名份上是十三姨太，可是從沒叫翁大爺碰過一下，翁大爺這才一怒之下，把她列入下下等。」

石元朗聽得痴了，半天半天，才在口中喃喃地叫了好幾聲：「小玉姐，小玉姐，小玉姐啊……」

廖世昌長嘆一聲，道：「小玉姐的苦總算沒白吃。」

（要知在我們從前的社會裏，有些地方興討個童養媳，照顧小丈夫兼且帮做家務，胡小玉不是童養媳，是胡老爹的親生孫女兒，但胡老爹甚是喜歡石頭，石頭和胡小玉的感情又很好，胡老爹便有心招石頭作胡小玉的小丈夫，所以胡小玉才有這死心眼，這種事以現在的看法來看當然說不通，但是在從前倒是順情順理的事。」

石元朗也接着嘆了一口氣，話題一轉道：「小六子，你家裏還有什麼人？有老婆兒子沒有？」

廖世昌搖頭道：「我現在是孤家寡人一個，自由自在。」

石元朗道：「好，我就住在你這裏，以你這裏做家，這個請你先收下。」遞去一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

廖世昌一怔道：「石頭，你這是什麼意思，可是看不起我小六子嗎？」拒不接受。

石元朗强行塞入廖世昌手中道：「你聽我說，我既然答應了小玉姐出面對付『鬼王叉』，我住在你這裏，也就是把你這裏當作對付『鬼王叉』來人的戰場，『鬼王叉』的人不來則已，只要他們一來，你這房子準完，房子完了，事後你總得蓋起來，你要沒有銀子，拿什麼蓋？別打腫臉充胖子，我知道你，除了身上穿的，大約五兩銀都不會有，你就收下罷……」

廖世昌道：「就算房子完了重蓋，也不要這麼多銀子呀……」

石元朗道：「有多的，你就討房媳婦，做個小生意吧。」

廖世昌感激得說不出來：「石頭……石頭……」

石元朗道：「什麼話都不要說，只要你把這銀子用得正，你就够朋友了。」

廖世昌連連點頭道：「石頭，我一定不會對不起你。」

石元朗道：「好，你這就到村子裏去找個地方落腳，讓我一個人來等他們。」

廖世昌道：「現在他們沒有來，我陪你談談不好麼？」

石元朗道：「他們一來，你就走不了，你要知道，你留在這裏，只有分我的心，礙我的手脚。」

廖世昌無可奈何地說道：「好吧，我走……」

外面忽然有人接話道：「不用走了，你已經走不了了。」

石元朗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們的消息眞靈，來得也眞快！在下石元朗有迎大駕！」說着長身站了起來。

門外人影閃動，一行走進來三個人，領先一人是個書生模樣的人物，另外二人是一個老頭，一個少婦。

那書生模樣的人一抱拳道：「在下陰不誠與岳叔秋鵬、拙荊秋月華，特來拜見石大俠。」

石元朗還禮道：「石某不敢當，三位請坐。」

陰不誠道：「不必坐了，在下只有幾句話，有請石大俠明教。」

石元朗一笑道：「鬼王叉向例言出必行，陰兄如此破例，倒大出在下意料之外了。」

陰不誠說道：「石兄說得不錯，鬼王叉向不輕出，出則必行，但其中却有個例外。」

石元朗道：「願聞其詳。」

陰不誠道：「像石兄你，就是一個例

外。」

石元朗一笑道：「因人而異？」

陰不誠道：「不，是因事而異，我們知道石大俠與翁家絕不是朋友，我們同仇敵愾才是，如今石大俠居然替翁家一肩承担了起來，料想其中必有誤會，小弟爲敬重石兄在江湖上是條漢子，是以特來向石兄求教。」

鬼王叉的人，能說出這種有理性的話來，倒是少見少聞之事。

當然，鬼王叉不會對任何人客氣，但對這個石元朗確是有點例外，知道石元朗這個人的人，對他都有點顧忌，他的「天罡指」「百節劍」實在不好惹，鬼王叉雖然狠，可也不能盲目的狠，否則，武林之中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鬼王叉要沒有個眼高眼低，怕不早被人家把招牌給砸了。

常言有道：「有理天下行得」，陰不誠這時搬出了一個「理」字，却眞把石元朗問得一楞。

陰不誠微微一笑，又道：「石大俠是明理之人，該不會以小弟之請爲過吧。」

石元朗暗暗一皺眉頭，打起笑臉道：「陰兄好說，小弟願領教益，請坐。坐下好說話。」

陰不誠等三人這才各自就了坐。

石元朗輕咳一聲，道：「陰兄，請恕在下斗胆，不知翁家何故得罪了陰兄，要將他全家殺個鷄犬不留？」

陰不誠陰笑一聲，道：「說句高攀的話，翁大爺還是小弟的連襟啦！哈！哈！哈哈！……」他氣得笑聲不止，話也說不下去了。

一旁秋鵬接着道：「事情是這樣的，三年之前，老夫身患重病，帶着小女月霞路過此地，誰知翁大爺對小女起了不良之心，强行搶走了小女，又在老夫重疾之身上加了一掌，老夫幸得不死，請問石大俠，此仇此恨豈得不報。」

石元朗點頭道：「該報！不過，要殺他一個鷄犬不留，是不是過份了一點？」

陰不誠接口道：「石兄插手的事，可是爲了此事？」

石元朗道：「翁大爺之惡，乃他個人之惡，與其他之人何關？」

陰不誠一笑道：「說得也是，我們總不能把石兄的小玉姐與月霞妹一併計算在內，石兄，你說，還有些什麼人不該計算在內，小弟但聽你一言而決。」

石元朗沉吟着道：「這……這……」

這話眞難回答。

秋月華一笑道：「石大俠，我們也知道你的處境，你無法向你的小玉姐交代，可是，你知不知道，這是翁老賊坐山觀虎鬥之計，請你石大俠三思。」

石元朗點頭道：「陰夫人所見甚是，因此更應從長計議，但不知陰兄可否容許小弟三天後作答。」

陰不誠毫不猶豫的一點頭道：「悉遵台命，就以三天爲期，請石兄明決，小弟等就此告辭了。」

來得快，走得快，顯得一團和氣，眞是一件奇事。

石元朗眞想不通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了？

廖世昌一笑道：「我看他們三個人蠻好的……」

石元朗無法向廖世昌說明這時心裏的困惑，只有點頭道：「這倒叫我鬆了一口氣，小六子，你先收拾收拾桌上的酒菜，我有點事，要出去走走……」

廖世昌道：「這樣晚了，你還到那裏去？」他的話說了等於白說，石元朗的影子早巳消失不見了。

石元朗雖然不見了，但廖世昌一抬頭之下，還是吃了一驚，說道：「你是什麼人？」

敢情，石元朗站立的地方，忽然換了一個人，一個穿着白衣服火紅褲子的中年女人，這種打扮就顯得怪異極了，連廖世昌都覺得有點看不順眼。

那是個女人，却有着男人的派頭，一揮手道：「不用收酒菜了，坐下來，陪本姑娘喝二杯。」聽他的語氣，她還是個姑娘家哩。

廖世昌欲待拒絕，方搖得半下頭，那女人巳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同時，遞過了一張一千兩銀子的銀票在廖世昌眼前：「收下，這張銀票是你的了。」

廖世昌雖然只是小地方上的混混兒，可也知道銀子不會憑空飛來，尤其是陌生人的銀子，絕不好收，當下怔了一下道：「姑娘，這是剩酒剩菜，不値銀子的，姑娘請用，銀票也請姑娘收回。」

那紅褲子姑娘說道：「那就送給你好了。」

廖世昌捉摸了一下，暗忖道：「這個女人來得悄無聲息，可不是好惹的人物，好漢不吃眼前虧，且應付她一下再說。」心中有了主意，當下打着笑臉道：「常言有道：無功不受祿，姑娘有什麼吩咐，但請明示。」

那女人笑道：「看你不出，這小地方還有你這樣知高識低的人，其實，本姑娘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要你做，只要你不把本姑娘來過的事，告訴石元朗就行了。」

廖世昌雙目一瞪道：「就這件事？」

那女人回答道：「就這件事，別無所求。」

廖世昌裝出一副善陶陶的神色，說道：「小的有謝姑娘了。」接過銀票揣入懷中。

那女人格格一笑，也沒有吃用酒菜，只在屋內走了一遍，就和來時一樣，不聲不响的走了。

就這樣得到一千兩銀子，天地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只怕再不會動腦筋的人，也會覺得其中大有問題，而不安起來，何況廖世昌的腦筋還不是拐不過彎來的。

那紅褲子女人離去之後，廖世昌可就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盼着石元朗趕快回來，把這件事告訴他……

可是，石元朗那能馬上回來，他也有了他的事啦！

石元朗就不相信鬼王門的人會這樣好說話，他本打算跟下去摸一摸他們的眞像，誰知自己和廖世昌多說了一句話，當他追出門外時，便巳失去了他們去向，當下心中一想，於是改向翁大爺府中奔去。

翁大爺有一座很大的莊子，莊子取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天風莊」。

石元朗打從很小的時候，就望着這莊子發過呆，也發過誓：「總有一天，我總要到莊子裏去逛一逛。」

這一天，想不到在十幾年後的今天終於到了，而且是在這樣一個情况之下，使他踏進了「天風莊」。

「天風莊」有高大的圍牆，有精明的護院，還有狠惡的巨獒，平時別說想進去，就是在莊門外面望一望，也够你頭皮發痳的。

可是今天的石元朗，那些教人頭痛的事，對他一點不發生影响，他內功深厚，他微一凝神默察，就能發現「天風莊」的暗卡虛實，展開乘虛蹈隙的身法，「天風莊」的人，眞還無法發現他的滲入。

石元朗沒有進入過「天風莊」，也不知什麼地方可以找到翁大爺，更不知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小玉姊，他只有朝着有燈光的地方找去。

這個主意不錯，石元朗撲空三四次之後，他終於在一座精舍之內找到了小玉姊，小玉姐顯然剛回來不久，正站在一個滿面紅光的老人面前回話。

十幾年沒有見過翁大爺了，但翁大爺的樣子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石元朗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

室內除了翁大爺與小玉姐之外，還有一個瘦老頭，一個花信年華的少婦。

石元朗找到他們的時候，小玉姐的話好像剛剛回完，小玉姐正要轉身退了出去，翁大爺忽然叫住她道：「小玉，你就送侯七爺回房去吧。」

小玉姐臉色一變，那瘦老頭子哈哈一笑道：「你的福氣來了，是吧！」伸手一搭小玉姐的香肩，小玉姐就乖乖的跟他走了。

石元朗看得眞切，小玉姐的穴道被制，她是不乖也不行，暗中只氣得石元朗眼中金星直射，悻悻的一路跟了下去。

這瘦老頭也不知是什麼身份，居然住的是一座獨院，同時還有二個童子聽他使喚。

小老頭帶着小玉姐進入房中把房門一關之後，那二個小童可樂了，伏在窻子外直做鬼臉。

石元朗掩在小童背後，伸手點了他們穴道，自己却蹩着一口氣等在外面。

石元朗這時守在外面的心情眞比上刀山下油鍋還難受，這時，不但是小玉姐受攷驗，石元朗又何嘗不是在受攷驗。

房內終於有了動靜，先說話的是那瘦老頭：「小娘子，你先別怕……。」

一話未了，只聽小玉姐冷冷的道：「我不會怕，有什麼話，你說吧。」

那瘦老頭侯七道：「老夫很喜歡你，但老夫不願霸王硬上弓，所以老夫要先和你談一談。」

小玉姐還是那樣冷冷的說道：「談什麼？」

瘦老頭侯七道：「老夫問你，你是不是很關心你小兄弟石頭的生死？」

小玉姐的聲音變了，變得有點緊張的道：「他怎樣了？」

瘦老頭侯七道：「他是死定了。」

小玉姐道：「我不相信，翁大爺就說過他的本事大得很，誰能害得了他？」

瘦老頭侯七道：「能害他的人多的是，但能救他的人，就不見得多了。」

小玉姐道：「那你是說你能救他？」

瘦老頭侯七道：「老夫正是此意，問題是你要不要老夫救他？」

小玉姐道：「要！要！一定要請你老救他。」

石元朗聽得暗嘆一聲，忖道：「小玉姐，你也太容易上當了，這是騙三歲小孩子的話，你怎樣也相信他。」

瘦老頭侯七嘻嘻笑道：「老夫保你小兄弟不死，你就陪老夫一晚可成？」

小玉姐沉思了半天，才道：「誰知道你能不能眞的救他不死？」

石元朗暗吁了一口氣，忖道：「小玉姐從小就聰明，那會如此輕易上當。」

瘦老頭侯七道：「因爲要置他死地的人就是老夫，但老夫可以看在你的份上，放他一條生路。」

小玉姐一笑道：「哦！你老能殺得了他？」

瘦老頭侯七道：「你看老夫這一手能不能殺得了他……」話聲中只聽「察」的一聲，瘦老頭露了一手。

石元朗窺去，只見那瘦老頭侯七在桌面上印了一個手印。

小玉姐驚叫了一聲：「唉喲！你老的手怕不比鐵打的還厲害！」

瘦老頭侯七笑道：「老夫號稱『鐵手無情』，當然有兩下子，你相信了吧！」

小玉姐被嚇得話聲打顫道：「我相信了。」

瘦老頭侯七道：「那你也答應了。」

小玉姐「嗯」了一聲，完全答應了，這一聲「嗯」，可聽得石元朗幾乎要叫了起來。

就在這時候，瘦老頭侯七忽然驚叫了一聲：「你……」好可怕的一聲驚叫，叫得石元朗都打了一個冷噤。

石元朗念頭都還沒有轉過來，只聲小玉姐的聲音冷得像寒冰似地道：「最好的法子是我先要了你的命！」

瘦老頭侯七這時巳是出氣多於進氣，口中：「啊！啊！啊！……」巳說不出完整的話子。

石元朗做夢也想不到小玉姐不但不是個弱者，而且還强得出人意料之外，不但强得出人意料之外，而且也狠得出人意料之外，這種意外之中的意外，把石元朗給楞在外面，不知如何是好。

「有刺客呀！來人呀！」小玉姐不但有一手，辦法還多得很哩。

石元朗不便與小玉姐見面了，倒成了現成的刺客，略現身形，急急地向莊外逃去。

「天風莊」來不及攔阻他，也沒看清他是誰，就被他逃走了。

石元朗逃出「天風莊」，腦中是一片混亂，小玉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現在，他是想都不敢想了。

回到廖世昌家中，廖世昌迫不及待的一口氣把他遇見的怪事說了出來，同時，還取出那張一千兩銀子的銀票交給石元朗，道：「石頭，你看，這就是那人留下來的銀票。」

石元朗只看了那銀票一眼，淡淡的道

：「人家要送你，你不要也是白不要，那你就收下吧。」

廖世昌道：「我看這銀子不能收，還是先交給你，你看着辦吧。」

石元朗望着廖世昌一笑，道：「你先放在桌上，讓我先想一想。」

廖世昌把銀票放在桌上，桌上還有些殘酒沒有抹乾，殘酒打濕了銀票，銀票却變了顏色，變成了淡淡的藍色。

石元朗瞥眼間忽然看到了那變色的銀票，不由一震，道：「不好，銀票上面有毒！」

接着，馬上問廖世昌道：「小六子，你拿過銀票的手，可有什麼感覺？」

廖世昌舉起自己的手掌，一面反覆地細察着，一面道：「沒有什麼感覺……」

石元朗一皺雙眉道：「些微痲木的感覺也沒有？」

廖世昌道：「沒有。」

石元朗搖搖頭道：「這就奇了？」

廖世昌忽然指着那票子大叫一聲，道：「石頭，你看那桌子……。」

石元朗回目向那桌子上一看，只見那放銀票的部份和那張銀票都冒起一股輕烟，銀票化成了一片紙灰而桌子却現出了一個洞，同時，還慢慢向四周擴大。

石元朗看得臉色一變道：「好厲害的毒！」

廖世昌心驚肉跳的道：「在我身上爛起來，那可不得了。」

石元朗若有所悟的悻悻地道：「用毒的手法雖然高明，也令人防不勝防，哼！只是還不一定嚇唬得住我。」

廖世昌算是老幾，他當然不會是目標，明眼人誰都看得出眞正的目標乃是石元朗。石元朗的話也不是無的放矢，因爲他已發現了暗中來了不速之客。

果然，話聲一落，外面已經有人接話道：「少吹牛皮，本姑娘是不想害你，要眞害你的話，你早一命歸陰了。」正是廖世昌所說那紅褲子姑娘走了進來。

廖世昌一見是她，想起自己沒有聽她的話，嚇得只向後退。

那紅褲子姑娘一笑道：「你這人還算不錯，沒有見利忘義，放心，本姑娘不會再找你的痲煩。」

這位姑娘的長相穿着，實在不敢恭維，但是向廖世昌說的這幾句話，叫石元朗聽了甚爲暗許，因此，石元朗不免改容相向，抱拳道：「姑娘請坐，有何見教？」

那女人一笑道：「你爲什麼不先問問本姑娘的姓名來歷呢？」

石元朗道：「在下已知姑娘姓方。」

那姑娘又是一笑道：「不，本姑娘並不眞的姓方……」話聲一頓，似是有意給石元朗一個再問的機會，可是石元朗裝糊塗，沒有利用那機會。

那姑娘只有自己介紹自己道：「本姑娘姓什麼，暫時不說也吧，但本姑娘想請石大俠去一處地方，石大俠可敢隨同小妹前往？」

石元朗一笑道：「姑娘威逼、激將兼施並用，在下不去行麼？」

那姑娘一笑道：「你是答應了。」

石元朗道：「在下是個很識時務的人，焉能不答應。」

那姑娘站起身道：「那麼石兄請。」

石元朗道：「姑娘請。」

那姑娘道：「好，小妹替石兄引路。」當先走了出去。

石元朗向廖世昌吩咐了兩句話，隨着那姑娘走去。

回家探嚴親　還將假作真

石元朗可是這牛頭灣土生土長的人，只見那姑娘領着他繞過「天風莊」，向天風莊後山走去，不免心中起疑，但他藝高人胆大，口中也不說，仍跟着她走去。

「天風莊」後山，有一處風景絕佳的排雲峯，那姑娘正引着石元朗向排雲峯走去。

石元朗記得排雲峯上有幾間房子，平時被「天風莊」列爲禁地，村民不得擅入一步，他就從來沒有上去過。

這時石元朗忽然停下身來，道：「姑娘，請止步，在下有話請教。」

那姑娘回過頭來了，但整個容貌却完全變了，變得嬌柔可愛，貌美如花，嫣然一笑道：「石頭，你再看看，我是誰？」

這一來可把石元朗楞住了，聽她的語氣，他們應該是彼此相識的人，可是，石元朗就是想不起來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個美麗的姑娘，自然他就只有傻眼了。

那姑娘羞羞的一笑道：「我叫秀秀，小時我們還一道玩過一次呢！」

石元朗一震道：「你就是秀姑娘，你是翁……」

翁大爺老婆多多，就是命中無子，只有這麼一位掌上明珠秀秀姑娘，平時寶貝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

石元朗還記得，就在出事的那一年的春天，在他放牛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小姑娘，兩人玩得好開心，可惜爲時不久，就有人來把那小姑娘找去了。

事後，石元朗才知道那小姑娘就是翁大爺的掌上明珠秀秀姑娘，小玉姐還爲此常常嘲笑他哩。

石元朗從她臉上喚不回過去的記憶，但秀秀的名字他却忘不了，縱然那只是半個時辰的相聚，他還是記得牢牢的。

石元朗說了一個「翁」字，就再說不下去了，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辛酸。

翁秀秀顯得有點不自然了，訕訕的道：「家母就在『白雲居』相候，石頭，你是去也不去？」

石元朗整理了一下思維，一挺胸膛道：「去，爲什麼不去？」

翁秀秀閃動着秀目，瞧着石元朗，輕輕的道：「家父對不起你，但請你不要把家母視同家父。」

石元朗奇怪的望了秀秀一眼，但馬上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仰天嘆了一口氣，一扭頭，舉步向前走去。

「白雲居」不大，也很樸實，不如想像中的豪華。翁老夫人在她自用的佛堂裏接見了石元朗。

石元朗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一步踏入佛堂，便對翁老夫人興起了一分敬意，因爲翁老夫人在這裏接見石元朗，是存着佛在心頭的寓意和誠摯的態度。

翁老夫人年紀不算太老，她之所以被稱爲老夫人，是人們尊崇她的身份之故，其實眞的說來，她只有五十多歲，六十歲不到，只能說是一位半老徐娘。

不過，她坐在佛堂之中，一臉恬逸之色，使人自然覺得輕鬆無慮。

翁老夫人微微一笑道：「你是本地人，老婆子還是叫你石頭好了，這樣更多一份鄉土之情，石頭，你師父近來可好？」

石元朗一怔道：「夫人，你知道晚輩師門？」

翁老夫人微微一笑道：「令師可是姓柳，單名一個『玄』字？」

石元朗大驚失色道：「老夫人可是認識家師？」

翁秀秀一旁笑道：「我娘要不認識令師，怎會問令師的好？」

石元朗失聲笑道：「太意外了，所以晚輩失態了。」

翁老夫人含笑道：「秀秀學了一點用藥的皮毛，你從他身上想去，就該知道老身是誰了。」

秀秀曾以方姓自稱，師父曾經提過，當今之世藥物之專莫過於方家，莫非這位老夫人是方家的人，但方家的人怎會嫁給這老惡賊？

石元朗思潮雲飛電閃，片刻之間由驚訝回復到平靜，輕「啊！」一聲，道：「這樣說來，夫人是出身在方家了。」

翁老夫人點點頭道：「老身在娘家排行第三。」

石元朗雙目一亮，道：「原來老夫人就是三姑娘，晚輩失敬了，家師曾提到過三姑娘，要晚輩見到了三姑娘時，但……」，但憑三姑娘吩咐的話，他却說不出的了。

方三姑娘現在是老賊的元配夫人，他那能說得出聽她吩咐的話來。

翁秀秀一點也不放鬆，促狹的道：「令師說什麼呀！可是要你聽家母的話？」

石元朗不敢騙人，又不想說實話，只有笑而不答。

翁老夫人含笑道：「秀秀，別捉弄石頭了，石頭，老實告訴你，你師父是受了老身之請，才慫恿你回到牛頭灣來的。」

石元朗苦笑一聲，道：「這就是了，晚輩早就想回牛頭灣，却被家師所阻，這次倒眞是家師要晚輩回來一了心願的。」

翁秀秀嗤笑一聲，道：「了什麼心願，要殺我爹是不是？」

石元朗不由一嘆道：「晚輩能說什麼呢？」

翁秀秀道：「你最好什麼都不要說，你滿腦子仇恨，把人都弄笨了。」

石元朗望了一望翁秀秀，見她一臉宜喜宜嗔的神態，不由得搖頭道：「秀姑娘，你是溫室中的花朶，那裏知道被狂風暴雨侵凌的苦況，我們小時候的生活已經夠可憐了，而令尊……」

翁秀秀截口道：「又是我父親，你們都把他看成大壞人，可是，你們……」

顯然是在强詞奪理，石元朗顧不得翁老夫人在座，這次他却打斷秀秀的話道：「我說的是事實，小玉姐年紀輕輕就被令尊搶來做了十三姨太太……。」

翁秀秀格格嬌笑道：「家父什麼時候有過十三姨太太……。」

石元朗冷聲道：「據在下所知，令尊的姨太太足有三十六位之多呢！」

翁秀秀氣得星眸一瞪，叫道：「胡說，你簡直是信口開河！」

石元朗見翁秀秀生氣了，偷目向翁老夫人望去，只見翁老夫人面帶微笑，成了作壁上觀的第三者，石元朗心想事情值得說個明白，不管他們愛不愛聽，我總得把它說出來，於是，他指出事實道：「在下可不是胡說，我想牛頭灣的人，都知道令尊的姨太太多的是。」

翁秀秀道：「他們知道什麼，他們都是糊塗蛋。」

石元朗道：「人家都是糊塗蛋，只有姑娘明白，那麼在下就請教姑娘一事，現在鬼王門已向令尊發下了『鬼王叉』，就因爲令尊姨太太之中有一位是鬼王門的人，難道鬼王門也是糊塗蛋？」

翁秀秀好倔强的脾氣，一口不改地道：「鬼王門當然也是糊塗蛋。」

這種死不認帳的人，倒是少見少聞，翁秀秀少不更事，難道翁老夫人也是這種人？石元朗投目向翁老夫人望去，翁老夫人還是一臉微笑，令人莫測高深。

石元朗心中一動，忖道：「難道其中還有什麼秘密？」這只是一個念頭，但這種念頭一生，他便能肯定其中一定有問題，先是怔了一怔，接着，「啊……」了一聲，道：「秀姑娘，我明白了，你一定有什麼話要說，那你就請說吧，不必繞着圈子打啞謎了。」

翁秀秀望着翁老夫人一笑道：「娘，你看，石頭還眞不賴，居然還能怒中生明，看來倒眞可以重托了。」

話已說得更明白了，石元朗苦笑道：「秀姑娘，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定必努力以赴……。」

翁秀秀笑着道：「話別說得太早，如果我們要你去做壞事，你難道也會全力以赴？」

石元朗道：「只要令堂眞是方三姑娘，我想你們還不是做壞事的人。」

翁秀秀道：「你看呢，家母是不是方三姑娘？」

石元朗道：「這個在下當然有辦法證明，夫人請接招！」話聲中，已是單掌一立，右腿橫移，擺出了一個出手的架式。

翁老夫人微微一笑，道：「日正當中。」保持座上原姿不動，右手向胸前做了一個食指立豎的手式。

石元朗面色一肅，收式行禮，道：「您眞是三姑娘，請恕晚輩失禮。」

翁老夫人向翁秀秀點點頭道：「把實情告訴石頭吧。」

翁秀秀點點頭道：「石大哥，首先請你相信小妹，家父實在不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他也沒有三十六位姨太太，至於外面的人傳說，那是家父堵人口舌的一種手法。」

石元朗口中不說話，眼中所顯露的儘是迷惑之色。

翁秀秀一笑道：「就以小玉姐的事情來說吧，表面上是家父好色看上了她，把她搶了來，其實眞正的事實却是小玉姐患了一種惡疾，那種惡疾不但很難醫治，而且也會傳染給和她在一起的人，家父這才

藉口把她關了起來醫治，其他人的情形，也都差不多，都有一種原因，被家父留下來醫治，以免被他們遺害大家。」

石元朗想起胡老爹的死，不由得冷笑一聲，道：「那胡老爹的死，又當如何說法？」

翁秀秀道：「小玉姐的病，就是胡老爹傳給她的，他因爲病入膏肓，無法可醫，才死去的，你不見他死去之後，我們還放了一把火，燒了他的房子，那就是怕他的病再傳給別人之故。」

石元朗悻悻的道：「說來好像是很有點道理，可是，你們撇下我，可想到我的死活。」

翁秀秀一笑道：「你死了沒有？」

石元朗道：「我要不是遇見家師，怕不早給餓死了。」

翁秀秀道：「你也不想想，你師父怎會老遠跑來看中你這臭小子的……」

石元朗聽出話中有話，倒沒有介意她說他臭小子的話，反而接口問道：「其中難道別有原因？」

翁秀秀道：「當然有原因。」

「什麼原因？」

翁秀秀望着翁老夫人道：「還不都是我娘，才把你師父請來將你帶去。」

石元朗抬眼向翁老夫人望去，翁老夫人含笑點頭道：「你的骨根很好，讓你留在這鄉下，對你是一種糟踏，對整個武林是一種損失，所以才請你師父來把你帶去，你師父倒在你身上花了不少心血，才把你敎育得這般傑出。」

石元朗沒有再存疑念之心，卻忍不住問道：「老夫人，您與家師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翁秀秀又是嬌聲一笑道：「眞是石頭，什麼關係？我娘就是你師叔呀！要不，誰人使得動你師父。」

原來有這樣深厚的淵源，石元朗驚喜交集，趕忙站起來向翁老夫人重新見禮道：「師叔在上，請受小侄參見之禮。」

翁秀秀一旁又說道：「石大哥，別婆婆媽媽了，我娘不作興這一套，你就省了吧。」

同時，翁老夫人也伸手發出一股勁力托住他道：「參拜之禮免了，讓師叔索性把話與你說個明白。」

石元朗與翁老夫人有了這種關係，心理上的壓力盡去，態度就輕鬆得多，依言靜靜的聽着。

翁老夫人緩緩的道：「老身在家排行第三，前面已經說過了，大哥方逸民，二姊方碧雲，老身閨名方碧霞，此外更有二位師兄，一位就是你翁師伯，另一位就是你師父，我們師兄弟妹依序算來，你翁師伯是老大，老身大哥是老二，你師父是老三，老身二姊是老四，老身就是老五了，本來，令師與你四師叔成了親，老身就嫁了你大師伯，你師母英年早逝，你師父一怒之下，放棄了醫學上的探討，而在武功上致力，所以，我們四師兄弟妹中，以你師父的武功最高，而在醫道方面，則退居最末一位……」

這時翁秀秀忽然笑問道：「娘，在醫道方面，我比柳師伯如何？」

翁老夫人笑道：「你別以爲你柳師伯的醫道在我們之間稍遜，但你要和你柳師伯相比，還是差了一大段距離呢！」

翁秀秀笑道：「我不相信，我幾時定要和柳師伯比個高低。」

翁老夫人道：「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別打岔，娘還有話告訴你石大哥哩！」

翁秀秀道：「娘，你說的話已經够多了，想必口已經渴了，女兒先給你倒杯水，潤潤嗓子，其他的話就由女兒代您說了吧。」

翁秀秀替母親和石元朗添了茶水，然後接着翁老夫人未說完的話道：「家父定居在牛頭江，只做些疑難雜症的研究工作，絕不替人治病行醫，所以附近之人都不知道家父家母乃是當代神醫……」

翁老夫人笑道：「秀兒別大言不慚，胡吹亂蓋了。」

翁秀秀道：「當仁不讓，女兒說的是事實。」

石元朗微微一皺眉道：「這樣秘密身份又是爲了什麼呢？」

翁秀秀道：「爲了專心一志在醫道上求精進呀！否則醫名在外，戶限爲穿，那有時間日求精進。」

石元朗道：「這……」他本來有話要說，但話到口邊，又覺不妥，便自行打住了。

翁老夫人顯然已經明白他的心意，含笑接口道：「醫者有割股之心，我們當然不會見死不救，只是不用本來面目，化身行事……」

石元朗「啊」了一聲，道：「是了，小侄知道了，小侄小時候就常聽人說，我們這裏的水母娘最靈，常常化身出來替人醫病，敢情是你老人家的傑作！」

翁老夫人笑着接下去道：「其實老身與你大師伯，每年總有一半的時間，在外面行醫救人，並不是一年到晚都死守在牛頭江，只是近四五年來，我們都很少出去了。」

石元朗道：「爲什麼？」

翁老夫人說道：「因爲你大師伯有了痲煩。」

石元朗一震道：「他老人家會有什麼痲煩？」

翁老夫人道：「他自己惹上了一種怪病，把我們的時間都佔住了，……唉，三年前，你大師伯更把我們母女送到這裏，不准和他會面了。」

石元朗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翁秀秀道：「他老人家怕那怪病傳染到我們身上，所以不讓我們接近他。」

石元朗點點頭，說道：「這也是人之常情……」

翁秀秀搖頭道：「不，這是一件怪事，我們懷疑現在的翁莊主已經不是家父本人了。」

石元朗愕然道：「有這個可能嗎？」

翁秀秀道：「非常可能，第一，他絕不許我們母女踏入莊中一步，第二，他的行事大異往昔，眞的做了不少壞事。」

翁老夫人接着又道：「從前是他避着我們，現在我們却反過來要避着他了，因爲，我們已經發現他有害我們之心了。」

石元朗道：「這樣說來，他倒實在可疑了，師叔，您有什麼打算？小侄但憑吩

咐。」

翁老夫人長嘆一聲道：「老身是當局者迷，顧忌太多，也不知如何是好，老身就完全托付你了，你看着辦吧。」

秀秀接着道：「娘，您還有一句要緊的話沒有說哩！」

石元朗看着她的情急樣子，不由得笑道：「什麼要緊的話？」

翁老夫人指着秀秀笑道：「秀丫頭，不甘坐享其成，她要做你的助手，你可願意？」

石元朗道得一個「這」字，秀秀忙搶住他的話兒道：「石大哥，說武功小妹當然不如你，但小妹在用毒方面，連娘都比我不上，你放心，小妹不會拖累你的。」

石元朗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覺得師叔更需要你在身旁。」

秀秀搖頭道：「你錯了，家母有家母的事，小妹有你照顧，她老人家更加放心了。」

石元朗當然不能盡信秀秀的話，轉目向翁老夫人望去，翁老夫人點點頭道：「石頭，你要不嫌你秀妹煩你，你就替老身看管她吧。」

石元朗顯然無可選擇，只有點頭答應了。

秀秀高興得跳起來道：「石大哥，咱們走吧。」

石元朗一怔道：「這個時候，我們到那裏去？」

秀秀道：「你不是決定住在小六子家裏麼，我們就去他那裏呀！」

翁老夫人也點點頭道：「秀秀的身份不能讓人知道，老身也要離開這裏，趁天色未亮，就此分手，有很多好處，石頭，你們就去吧。」

石元朗與秀秀回小六子的家中時，小六子正守着孤燈打瞌睡。

石元朗把秀秀帶了回去，翁秀秀又換了一身打扮，雖然沒有顯示她麗質天生的眞面目，却也打扮得有幾分秀氣，不像穿紅褲子那身打扮一樣，叫人看了都惡心難過。

石元朗叫醒小六子，告訴小六子秀秀是他師妹，姓方，要他叫方姑娘就是了。

小六子睡眼朦朧的一聽秀秀也姓方，不由得一怔，道：「姑娘，你也姓方？」

秀秀有意逗趣的望着小六子大驚小怪的道：「什麼，我師兄另外還有一位方姑娘？」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小六子廖世昌改口不迭的道：「沒有，沒有，我是說剛才就有一位姑娘來找你師兄的痲煩。」

秀秀笑笑的道：「她長得美不美？」

廖世昌道：「醜死了，叫人見了就難過……」

石元朗笑着打斷他的話道：「小六子，方姑娘累了一晚，你給她安排一間房休息好不好？」

「有！有！有！方姑娘，請！」廖世昌帶走了秀秀。

石元朗方吁得一口氣，門外忽然有一人發話道：「石大俠，剛回來？」

石元朗轉頭望去，原來是秋鵬那老頭，不由得劍眉一軒道：「老丈，你一直在等待在下？」

秋鵬聽出石元朗語氣甚是不悅，欠着腰，「呵！呵」的道：「不，不，老漢也是剛才來。」

石元朗道：「我們已有三日之約，老丈不覺逼得太緊了。」

秋鵬搖手道：「不，不，不，石大俠請不要誤會，老漢只是有些事，請與大俠談一談。」

石元朗伸手讓客道：「請坐。」

秋鵬目光轉動着道：「大俠可否改一處說話，我們到外面走走？」

石元朗一笑道：「老丈，你如果信得過在下，有話就請明說，否則，在下就要休息了。」

秋鵬猶豫了一陣，訕訕的道：「我們已經見過小女月霞了。」

石元朗道：「恭喜老丈父女團聚。」

秋鵬道：「因此我們已改變主意，不與翁老爹爲難作對了，所以，我們與大俠之間的前約，已經毫無意義，不知大俠可願將『鬼王叉』還給老漢？」

能化干戈爲玉帛，這是件好事，同時，沒有「鬼王門」從中攪局，辦理自己的事情也要少許多痲煩，石元朗直覺的一點頭，道：「好！……」

「不好！」翁秀秀閃身出來，截住了石元朗的話。

石元朗微微一皺眉頭，秋鵬更是面有不悅之色，冷笑一聲道：「姑娘是……」

石元朗回答道：「方姑娘乃是在下師妹。」

秋鵬說道：「方姑娘……，您這就不是了。」

秀秀道：「本姑娘那裏不是？」

秋鵬道：「老漢行走江湖，只聽說冤家宜解不宜結，却從來沒有聽說助結阻和之理。」

秀秀道：「你們是不是冤家，那是你們的事，但江湖有規矩，按照規矩行事難道不對，老丈，你請照規矩行事吧。」

石元朗叫了一聲：「師妹……」

秀秀固執的道：「師兄，不依規矩，如果出了錯，其錯在我，後患無窮。」

石元朗目光一亮，想不到秀秀這話眞有道理，自己倒眞沒有想到，點了一點頭，道：「是，師妹說得有理。」

秋鵬見石元朗聽信了秀秀的話，便冷笑一聲，再沒有說第二句話，扭頭而去，顯得非常氣惱和無禮。

秀秀也笑了一笑，望了石元朗一眼，回到內室休息去了。

折騰了一夜，石元朗也不能不休息一下，一番調息下來，外面已是天色大亮，睜開眼睛，只見秀秀正含着笑臉站在自己面前。

石元朗含笑道：「師妹早！」

秀秀含笑說道：「還早呢，要吃中飯啦！」

石元朗一震道：「什麼，就到了中午！」那裏話，憑他的功力，那需坐息這樣久。

秀秀微微一笑道：「別緊張，是小妹在你身上動了一點手脚，讓你多調息了片刻。」

最難消受美人恩，石元朗暗暗嘆了一口氣，沒有說話。

秀秀顯得自然而大方，笑着又道：「大哥，下午有計劃沒有？」

石元朗道：「我想聽你的。」

秀秀道：「你如果沒有定見，小妹倒很想進入『天風莊』去看一看，我……」她很想說「我好久沒有回去了」，可是話到口邊，又忍住沒有說出口來。

石元朗道：「白天去？」

秀秀道：「我們有理由正式拜莊。」

可不是，小玉姊能找石元朗，石元朗就有藉口去「天風莊」拜莊。

石元朗道：「好，我們吃過飯就去『天風莊』拜莊。」

石元朗和秀秀正式報名拜莊，「天風莊」也正式把他們迎入莊內，莊主翁志浩親自接見了他們。

翁秀秀見到翁志浩的那一刹那，激動得幾乎要叫出聲來，但最後她還是冷靜下來，只輕輕的稱了一聲：「莊主。」

翁志浩近看石元朗却是做聲大笑道：「石頭，你這次學藝有成，衣錦回鄉，你小玉姊可高興死了，你就先去和你小玉姊敍姊弟之情，稍後老夫設宴替你接風。」

這是消除正面衝突的最高明手法，敍過姊弟之情，石元朗就有脾氣也發不出來了，其實，石元朗現在的來意與昨天的情形完全不同，那還有什麼脾氣可發，如說有什麼的話，那就是想多多的瞭解這位翁師伯，想多多的幫助他度過他的難關。

一聲吩咐之下，石元朗與秀秀被一位中年婦人領進了後院花廳之內，等候小玉姊前來相會。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等，小玉姊聞信之下，便飛也似的跑來了。

小玉姊見石元朗身旁多了一位小師妹，臉上稍現惆悵之色後，很快的就恢復常態，親熱的接待他們。

昨天晚上小玉姊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石元朗沒能仔細的打量她，今天仔細打量之下，小玉姊臉上已很少兒時中的記憶了，十三四年的時間，不是一個短的日子，女人的變化又大，要不是心理上有準備，若是路上驟然相遇，石元朗眞不敢相認她就是他念念不忘的小玉姊。

不知怎的，石元朗現在的心情，好像有點怪怪的，有一種說不出的複雜，說不出的惆悵。

石元朗這副怪異的表情，首先發覺的並不是小玉姊，反而是翁秀秀。

翁秀秀微微一顰秀眉道：「師哥，那裏不對了，你在想什麼？」

石元朗沒有答理秀秀，却大着胆子去握小玉姊的手，同時，口中輕輕的叫了一聲：「小玉姊……」

石元朗伸出的手却落了空，並沒有握到小玉姊的手，原來，小玉姊無由的臉色一變，脚下一縮，居然使了一招移形換位的步法，退出一丈開外，同時，輕叱一聲，道：「石頭，你要幹什麼？」

石元朗一怔，道：「你爲什麼這樣怕我？」

同時，翁秀秀也發出一聲驚呼道：「你什麼時候練就了一身這樣高的身手？」

秀秀這話，其中却大有文章，她只是這三四年來未能返回「天風莊」，換一句話，小玉姊三四年前的情形，她是知道得非常清楚，更進一步說，小玉姊在三四年前，根本沒有這副身手。

秀秀這一句話，在石元朗腦中有着驚雷一擊的效果，使得石元朗心中一動，若有所悟的「啊」了一聲：「我知道了，你根本不是小玉姊……」

小玉姊臉色再次一變，道：「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身形急晃，就待奪門而出。

秀秀微微一笑道：「你還走得了麼！」右手一揮，袖中射出一道紅綫，纏住了那小玉姊雙腿，小玉姊作勢待動之際，雙腿一緊，那能拔得起身形來，身形未能拔起，重心却因此一失，雙腿被秀秀一拉，身子便倒了下去……

石元朗搶步向前，左手托住小玉姊卽將傾倒的身子，右手五指一翻，封住了小玉姊三處穴道，然後，輕輕一帶，把她放在椅子上。

說來這眞是出乎意外的收穫，石元朗其實並沒有懷疑她不是眞的小玉姊，只是想到她昨晚殺人的手段感到有點微憾，因而在歡娛的神色中帶上了一絲惘悵之色。

誰知道這位小玉姊心中有鬼，聰明過份，以爲石元朗看破了她的身份，生怕石元朗借着握手形式而出手來扣她的腕脈，這才晃身退了出去……

偏巧翁秀秀是知道小玉姊不會武功的，因而失驚叫了出來。

諸般巧合，使石元朗恍然悟出了這位小玉姊的假身份，這一來，那能讓她逃出手去。

妙的是翁志浩爲示大方，好讓石元朗與假小玉有非常輕鬆的談話機會，而安排侍候的人遠離在花廳之外，因此假小玉被擒了，還沒有一人知道。

石元朗與秀秀向假小玉左右一坐，把假小玉夾在中間，秀秀輕聲道：「我們先問你一句話，你是要活呢？還是要死？……搖頭表示要死，點頭表示要活，快，快表示！」

假小玉居然怕死連連點了四五次頭。

秀秀道：「師哥，解開她的穴道，好問她的話，她要敢驚動莊中之人，咱們就先把她殺了，再圖出莊之策。」

不待石元朗答話，那假小玉又是連連點頭不巳，表示她絕不會驚動別人。

石元朗解開她的啞穴，但沒有拍開她被制的身手，石元朗第一句話便問道：「你們把小玉姑娘怎樣了？」

假小玉道：「她在去年死了。」

石元朗凄然低下頭，流下了二行英雄之淚。

秀秀道：「她怎樣會死？」

假小玉道：「她的病發了。」

秀秀道：「她的病雖然沒有完全好，但也不會發病致死。」

假小玉望着秀秀道：「姑娘，你好像很知道小玉的事。」

秀秀脫口道：「我當然知道……廢話少說，說！她怎樣會發病？」

假小玉道：「這三年以來，他們根本就沒有再服藥，自然會發病了。」

秀秀道：「爲什麼不給他們服藥？」

這句話好像問得奇怪，其實以秀秀的瞭解來說，這話問得一點也不奇怪，不但不奇

怪，而且正是重點。

假小玉道：「誰管他們的死活。」

秀秀奇道：「難道你們莊主也不關心他們的死活？」翁志浩最關心他們的病情了，如說他也不關心他們的死活，那就成了怪事了。

那假小玉反問道：「莊主爲什麼一定要關心他們的死活？」

翁秀秀一皺雙眉道：「你來『天風莊』有幾年了？」

假小玉道：「算來也二年多將近三年了。」

翁秀秀道：「你貴姓？如何稱呼？」

假小玉輕嘆一聲道：「我雄蜂娘子在江湖上可也不是一個無名之輩……」

翁秀秀點頭一笑道：「你原來是雄蜂娘子，小妹倒是久仰了。」

石元朗忽然也說話了：「你是怎樣到『天風莊』來的？」

雄蜂娘子道：「你們看，我這雙手忽然粗得成了兩把銼刀，因此前來求醫，於是便被莊主留下來了。」

翁秀秀道：「你這雙手掌的病叫『熊掌風』，雖然是怪病之一，但並不難，莊主怎會替你醫不好？」

雄蜂娘子臉上湧上一道欣喜之色道：「姑娘會醫這種病？」

翁秀秀點頭道：「會！」

雄蜂娘子道：「你能否替我醫？」

翁秀秀道：「可以，只是……」

雄蜂娘子道：「只要姑娘能替我把病醫好，姑娘要什麼報酬我都願意照付。」

翁秀秀道：「我不收任何報酬，我只要你帮我們查淸『天風莊』的情形。」

雄蜂娘子點頭不迭地道：「可以，可以，我知道的，一定知無不言，我能做的一定盡力替你們做好。」

秀秀道：「你先告訴我，莊主爲什麼不替你把病醫好？」

雄蜂娘子冷笑一聲道：「你以爲他能嗎？」

秀秀一怔道：「難道他不能？」

雄蜂娘子道：「他當然不能。」

秀秀自言自語道：「這就怪了……」

雄蜂娘子道：「一點也不怪，他根本就是騙人的，你若要他眞替人醫病，那可比登天還難。」

問題就出在這裏了，可是秀秀當局者迷，又兼關心過甚，她這樣聰明的人，居然陷於困惑之中，而沒有想出其中道理。

倒是石元朗比較客觀，輕咦一聲道：「莫非這位莊主是假的？」

一語驚醒夢中人，秀秀聽得一震，拍腿道：「對，他一定是假的……他怎會變成假的呢？」這個問題又叫人想不通了。

石元朗道：「他是不是假的，現在還言之過早，也許他只是失去了醫病的能力，也許他是迷失了本性，總之，其中原因很多，也不能認定他就是假的。」

秀秀點頭道：「師哥說得是，我們得慢慢的查明了，……大姊，你貴姓呀！」

雄蜂娘子道：「我姓杜。」

秀秀道：「我可以叫你杜大姊吧？」

雄蜂娘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張着嘴巴一楞，過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道：「你叫我杜大姊？」

秀秀道：「你年紀比我們大，叫你一聲大姊也是應該的。」

雄蜂娘子大受感動，誠摯的道：「姑娘……」

秀秀截口道：「我叫雲秀，你我叫我秀妹好了。」她的腦筋動得很快，把「秀秀」兩字改了一個「雲」字，這樣就不會對她的名字胡思亂想了。

石元朗也一下子拍開了雄蜂娘子被制住的穴道，道：「杜大姊，得罪之處請你原諒，小弟向你陪罪了。」說着，抱拳向雄蜂娘子行了一禮。

人矽是這樣，人抬人無價之寶，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雄蜂娘子人在「天風莊」，可也受盡了委曲，石元朗與秀秀這份情誼，可就把她的心完全爭取到了。

雄蜂娘子慨嘆一聲道：「承兩位看得起我雄蜂娘子，叫我一聲大姊，好，大姊就交了你們兄妹，你要大姊帮你們什麼忙，請說。」

秀秀伸手拉住雄蜂娘子的一隻粗手道：「大姊，別的話慢慢說，讓小妹看看你的手。」

雄蜂娘子道：「我這手暫時還是不醫它好，要是被他們看出了破綻，反而不好的。」

秀秀點頭道：「大姊說得也是，但小妹先替你減輕一些痛苦吧。」

雄蜂娘子逗趣的道：「你說說看，我有什麼痛苦？」

秀秀一笑道：「大姊，你想考小妹，小妹可是貨眞價實的行家哩！你聽着，你這雙手掌，每當子丑交會之時，奇癢入骨，苦不堪言，是也不是？」

雄蜂娘子愕然點頭道：「對！對！對！大姊又沒說，你怎樣知道的？」

秀秀笑道：「這就叫『行家』，大姊，你交了我這小妹，小妹就送你今晚一個舒服的睡眠吧。」說着取出一根金針，刺入雄蜂娘子「少府」穴，接着雙掌一合，便在雄蜂娘子手掌上揉壓起來。

也不過片刻時間，只見刺在「少府」穴上金針端頭，冒出一粒小水珠，接着，小水珠一顆一顆跌落下來，秀秀順手取過一隻杯子接住那些水珠，只見那些水色深黃，奇臭無比。

石元朗掩鼻道：「秀妹，快把它倒了，臭死人了。」

秀秀微微一笑，取出一粒丸藥，投入杯中，說也奇怪，那粒丸藥投入杯中之後，臭氣立時消失了。

秀秀端起那杯子向雄蜂娘子口邊送去道；「大姊，把它喝下去！」

雄蜂娘子道；「小妹，別開玩笑。」

秀秀正色道：「大姊，小妹不是開玩笑，你放心，不會難吃和噁心的。」

雄蜂娘子閉起眼睛把那杯水喝了下去，說起來眞教人難以想像，眞的，那杯水一點也不難喝，更無噁心之感。甚且也有一股淡淡的幽香，使她胸域爲之一朗。

接着秀秀又替雄蜂娘子另一隻手如法治療了一遍，然後收起金針道：「大姊，這不是根治之法，但可以保你一個月之內身心舒暢無比。」

雄蜂娘子大喜道：「小妹，謝謝你，大姊可好久沒有睡過一次舒服覺了。」

秀秀道：「自己姊妹謝什麼，大姊，我們想在莊中留下來，你能想辦法麼？」

雄蜂娘子道：「不用我替你們想辦法，莊主的本意就是要我把你們留下來。」

接風宴擺在大廳上，席上居然連「鬼王門」的人也在座，此外，便是莊主和秋月霞與雄蜂娘子了。

秀秀對這位父親身份的莊主看得很仔細，現在，她再不須找其他理由了，因爲這位莊主雖然像極了她的父親翁志浩，但她敢肯定的說，他絕對是一個冒牌的人，因爲，一個冒牌的人，再會模仿也逃不過起了疑心的親人的眼光，何況，這位假莊主自覺大局已定，莊中莊丁，差不多都換了自己的心腹人，就算還有幾個原來的老人，在積非成是的情形下，已看不出他是眞是假了。

所以，時間一久之後，這位假莊主的本性，就漸漸的顯露出來了，他這顯露出來的本性，別人不覺得，秀秀却是一目瞭然，心底雪亮。

秀秀暗中扯了一下石元朗的衣襟，把她的感覺用暗示告知了石元朗，只把他視爲「天風莊」莊主，而不把他當作父親。

石元朗方待動腦筋的時候，秋鵬却端起酒杯向石元朗一照道：「石老弟，眞是山不轉路轉，想不到我們居然算得上是親戚了，來！老夫敬你一杯，」語氣變了，態度也變了，大俠成了老弟，老漢成了老夫，秋鵬這人像女人一樣，變得好快。

石元朗笑笑地和他對了一杯，但沒有說什麼話。

秋鵬却又說話了：「石老弟，我們既然算是親戚了，老夫的『鬼王叉』老弟可以歸還了吧。」

在這酒宴席上使出這一招，也倒眞厲害。

石元朗還眞有點接不下腔來，秀秀可就不同了，她接着一笑，道：「秋前輩，你們鬼王乂行道江湖，威名赫赫，就只有用這種方法要回『鬼王叉』麼？」

人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秀秀却是誠心想生事，想在「天風莊」攪起一場紛爭，以便相機行事。

秋鵬對石元朗不敢馬上翻臉，對秀秀他可就不那麼想了，當下臉色一變道：「姑娘，你這是什麼話，老夫難道會怕了你們不成，只不過是看在莊主面上，不願傷了彼此之間的和氣而已。」

秀秀道：「不怕我們最好，那你就照規矩行事吧。」

「天風莊」莊主哈哈一笑道：「秀姑娘，不知可否容老夫說一句話？」

秀秀道：「不敢，莊主請說。」

「天風莊」莊主道：「鬼王乂起因於老夫與秋翁之間的誤會，現在老夫與秋翁之間的誤會巳經消除，而鬼王叉又是從老夫轉手與石老弟，不知石老弟可否看在老夫薄面，將鬼王叉還給老夫？」

秀秀沒讓石元朗接話，搶着又說：「莊主有所不知，我石大哥實有不能將『鬼王叉』退還之苦衷。」

「天風莊」莊主愕然道：「你們有苦衷，這個，老夫就不便說話了。」

陰不誠坐在一旁，一直沒有說話，這時却輕輕笑道：「有什麼苦衷，何不說出來聽聽，大家也好想個從權變通之法。」

秀秀道：「好吧，你們既然要聽，我就替石大哥直說了吧，因爲這『鬼王叉』是假的，所以，石大哥不能還給你們，如果還給了你們，將來『鬼王門』找上門來，我們就無以交代，而成了惹火燒身的無辜者了。」

秋鵬大叫一聲，道：「胡說，我們的『鬼王叉』怎麼是假的？」

秀秀道：「你說你們的『鬼王叉』不是假的，那我問你，這隻『鬼王叉』上怎麼會有毒？」

秋鵬道：「沒有毒呀！」

秀秀向石元朗要過「鬼王叉」，向秋鵬一遞道：「你說沒有毒，那你就自己看吧。」

秋鵬伸手來接，秀秀一縮手又道：「這只給你看看，可不是還給你們啊。」

秋鵬暗罵一聲，道：「死丫頭，東西到了老夫手中，可就由不得你了。」伸手將「鬼王叉」接了過去，便向懷中一揣。

忽然，秀秀大叫一聲，道：「你看你的手，怎麼罩上了一層黑氣！」

秋鵬低頭一看，不由大驚失色，連忙將揣入懷中的「鬼王叉」拋向地上，接着，吃了一大把解毒藥丸。

秀秀彎腰檢回「鬼王叉」，自言自語地道：「你們不是冒充的『鬼王門』中人吧，怎會接不下這「鬼王叉」呢？我聽說「鬼王門」有一個規矩，如果無能收回「鬼王叉」，鬼王門中人就要無條件的爲持叉人做一件事，不知此話可是當眞？」

她說這種話，也不知用心何在，但却聽得秋鵬與陰不誠的臉色一變再變。

這時，秋鵬吃過一把自己的解毒藥丸之後，手上的黑氣盡消，顯見那「鬼王叉」上的毒氣，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

仔細想一想，秋鵬便有着一種上當的感覺，這種丟人上當的感覺，使他大爲惱怒，當下大喝一聲，道：「丫頭，過來，老夫要活劈了你。」

秀秀已經坐回自己座位上，笑笑道：「君子不與牛鬥力，要講打，請石大哥代勞。」

石元朗搖了一搖頭道：「你這可把我也罵上了，好吧，我就代你接接秋前輩的高招。」一推座位，走了出來。

「天風莊」莊主閃身插在他們當中，笑呵呵的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小小誤會總有解決的辦法，何必急於一時，兩位請回座喝酒。」他先勸石元朗回了座位，又向陰不誠使了一個眼色，陰不誠也出面將秋鵬勸回。

這樣一鬧，這頓酒當然吃得不痛快，酒宴過後，秋鵬冷笑一聲，扭頭而去。

秋鵬一走，他們一伙另外三個人，當然也走了。廳中就只剩下「天風莊」莊主和雄蜂娘子與石元朗師兄妹四人了。

「天風莊」莊主請石元朗他們轉到一間小花廳喝茶談話。

「天風莊」莊主開口便笑呵呵的向秀秀道：「秀姑娘，說來老夫算是你們的姐夫，不知你可願聽姐夫一句勸告之言？」

秀秀笑道：「老姐夫，你不要說，小妹知道你是什麼意思。」「老姐夫」這聲稱呼，頗有調侃的意味。

「天風莊」莊主道：「你知道老夫什麼意思？」

秀秀道：「還不是想勸小妹將『鬼王叉』還給他們是不是？」

「天風莊」莊主哈哈一笑道：「聰明的小姨妹，你當然也知道請你還給他們的深意。」

秀秀點點頭道：「說實話，我們也不是敲竹槓的人，據有『鬼王叉』再有天大的好處，也不會放在我們眼裏，說來說去都是爲了老姐夫，要不是爲了老姐夫你，我們早就把『鬼王叉』還給他們了。」

秀秀眞有唬人的天才，唬得「天風莊」莊主一楞一楞的道：「爲了老夫？」

秀秀道：「老姐夫，你不要不相信，小妹說出來你就明白了……」

緩緩的吸了一口氣，接着又道：「鬼王門的『鬼王叉』例不輕發，發出之後，亦向不輕言收回，記得二十年前，鬼王門門主的女兒私戀外人，最後逃門私奔，氣得當時鬼王門主發下『鬼王叉』，甚至連自己女兒都不顧，一併處死，老姐夫，你也不想想，月霞姐比得上當年門主女兒的身份麼？將來你們的結果如何？可想而知……不過，話又說回來，老姐夫如果有力量與鬼王門抗衡，鬼王門也就無可奈何了，你說，我們藉故不把『鬼王乂』還給他們，是不是爲了你？」

「天風莊」莊主點頭道：「小妹說得甚是，可是爲了老夫而叫你們受過……」

秀秀截口說道：「老姐夫，你說良心話，你叫小玉姊將『鬼王叉』送給石大哥，是不是有點存心不良，暗存移禍江東之意？」

「天風莊」莊主哈哈大笑道：「小姨妹聰明過人，老姐夫不敢相瞞，當時老夫確有不良之心，想不到石老弟胸襟如海，不但不念舊惡，反而把『鬼王叉』一肩承担了過去，倒叫老夫好不慚愧。」

秀秀冷笑一聲，道：「老姐夫，說句不怕你難過的話，石大哥之把『鬼王叉』接了下來，完全是小玉姐之故，希望你老姐夫好好對待我們小玉姐……哼……哼……哼……」

「天風莊」莊主連聲道：「小姨妹，你們放心，老夫一定不會虧待你們小玉姐，其實過去老夫就一向待你們小玉姐很好，不信你們可以去問她。」

秀秀笑道：「不用問了，我們只道你對她好，所以才不自量力的替你擋災，否則，我們只要袖手旁觀，就有得你老姐夫頭疼了。」

「天風莊」莊主哈哈大笑道：「小姨妹說得是，老夫甚是感激不盡。」

秀秀道：「不用感激了，我們不是爲你，爲的是小玉姐，你只能算是禿子跟着月亮走了……」

「天風莊」莊主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只要能够免禍，禿子跟着月亮走又何妨。」

雄蜂娘子這時插嘴道：「莊主，秀妹的話令人憂心，你說如何是好？」

「天風莊」莊主道：「老夫認爲最好的辦法，就是請石老弟與秀妹暫時留下來，只不知你說不說得動他們？」這倒好，當面拐着彎說法。

秀秀一笑道：「老姐夫，要我們留下來不難，但小妹有個條件。」

「天風莊」莊主道：「什麼條件？但憑吩咐。」

秀秀道：「老姐夫，石大哥和小妹都是很愛在書中找消遣的人，我倒想在不妨碍您的情形之下，看看您的藏書，不知您願不願意？」

「天風莊」莊主愛的是女人與酒，書籍他是一點興趣沒有，樂得大方道：「行！行！行！只要你們高興，三間書房，隨你們看。」

雄蜂娘子接着道：「莊主，把他們的臥室也安置在書房，好不好？」

「天風莊」莊主點頭道：「小玉，你這弟妹可是我們的靠山，只要他們高興，怎樣安排都可以，你看着辦吧。」

雄蜂娘子道：「莊主，那我就領他們去看書房了。」

「天風莊」莊主笑容滿面的道：「小玉，他們就交給你了，要是招待不週，惱了你們弟妹，那可要你負責啊！」

翁志浩的書房包括了一座整個的別院，位置在後花園的一角，對住在裏面的人來說，清靜而舒適，對「天風莊」莊主來說，那叫自投羅網，既便於監視，又便於防範，眞是正中我心的要求。

石元朗與秀秀住進了翁志浩的書房，雄蜂娘子告退之後，石元朗笑道：「秀妹，你腦子裏到底在打些什麼主意，眞把我弄糊塗了。」

秀秀道：「石大哥，別忘了，小妹是在這屋子裏長大的，這屋子裏的一切，除了我爹和我娘之外，就算我最清楚了，如今他們輕輕易易的讓我們住到這裏來，可以證明一點，那就是他們雖然佔住了我們的『天風莊』，却沒有發現『天風莊』的眞正秘密。」

石元朗恍然而悟道：「你是說秘密就在這書院裏？」

秀秀點頭含笑道：「人家說你是石頭，實在是委曲你了。」

石元朗笑道：「別挖苦人了，有什麼秘密請說吧。」

秀秀道：「這裏有三大秘密：一是秘密文書的記載和收藏；二是家父家母一生研究的成果；三是地下的三條地道。」

石元朗道：「這就奇了，地下既然有暗道，你們早就可以進來了。爲什麼等到今天？」

秀秀道：「說你聰明，你又笨極了，外面要能進來，我還能等到今天麼？」

石元朗「啊」了一聲，笑道：「我明白了，一定是裏面堵死了，所以外面進不來。」

秀秀側着頭道：「想起來，在我們母女沒有離開『天風莊』之前，爹就發現了『天風莊』之內有了危機，他老人家定是怕我們遭到危害，才把我們遷出『天風莊』，爹這樣做，表示這危機非常嚴重，已到了非我們能力所能挽救的地步，所以把我們送出莊外。」

石元朗啞然失笑道：「眞要說來，你們住的那裏離開『天風莊』只是咫尺之地，也算不得是個安全地方。」

秀秀道：「可是，我們却無驚無擾平

平安安的過到了今天。」

石元朗道：「你們的平平安安只怕得來不易。」

秀秀一怔道：「你是說這是爹花了代價換取得來的？」

石元朗道：「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更妥切的解釋。」

秀秀接着一蹙秀眉道：「斬草不除根，春來又重生，你不覺得那些人，能逼得家父束手無策，會想不到這個問題麼？」

石元朗道：「這不是問題，因為誰都想得到。」

秀秀又說道：「那人又為什麼這樣做呢？」

石元朗道：「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假使你們『天風莊』被人殺得人丁皆絕，這在江湖上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秀秀道：「必定轟動江湖，而我家的知交故舊也定必羣起而攻之。」

石元朗笑笑地道：「現在呢？」

秀秀說道：「我們並沒有受到什麼傷害呀！」

石元朗說道：「所以，不傷害你們，比傷害你們更為有利，更能隱秘他們的企圖。」

秀秀一笑道：「有道理，說實在的，如果不是這次能發現家父已被人冒名頂替了，我們都不知道莊中發生了『鵲巢鳩佔』之事。」

石元朗笑道：「令尊奇奇怪怪的把你們遷出莊外，又不准你們回去，你們作何想法？」

秀秀長嘆一聲，道：「我們可想得妙啦。」

石元朗道：「妙在何處？」

秀秀道：「我們以為爹忽發奇想，要在莊內做些奇怪而危險的試驗，怕不愼傷了我們，所以要我們遷出莊外。」

石元朗又說道：「當然，紙包不住火，這件事情，遲早也會被你們發現的……我……。」

秀秀聽石元朗說得好好的，忽然話聲一頓，說了一個「我」字，不由大驚道：「石大哥，你，你怎麼呢？……」

石元朗道：「我想我的來找小玉姊，只怕不是偶然的事。」

秀秀笑道：「是不是偶然，你自己都不知道麼？」

石元朗說道：「不錯，我是有點惦念着小玉姐，可是，我又怕見到她，所以，我想回來，又不敢回來，這次還是師父再三慫恿，我才下了最大的決心回來，莫非師父的要我回來，是對『天風莊』起了疑心？」

秀秀點頭道：「不錯，師伯定有什麼發現，所以才要你回來點起這把火光。」

石元朗道：「我眞迫不及待了，怎樣開始行動？秀妹，我聽你的。」

秀秀道：「今天我們不行動，看看書，我們就休息吧。」

石元朗道：「為什麼不行動？」

秀秀道：「你看那莊主是一個怎樣的人？」

石元朗道：「算得是個高手，但其高也有限。」

秀秀道：「憑他這種料子，也輿得起風波來麼？」

石元朗道：「當然，幕後更有厲害的主持人。」

秀秀道：「所以，我們什麼也不做，也給他們來個高深莫測。」

石元朗笑道：「秀妹，有你在一起，我看，我再也不用頭痛了。」

秀秀也笑道：「到時候，只怕你的頭會更痛了，我爹見了我就頭痛……。」

石元朗哈哈一笑，道：「我現在就頭疼了，我去休息了。」

過了三天平靜的生活，這天三更過後，秀秀叫醒石元朗，打開一道秘門，進入地下，地下原來有一間秘室，秘室形成八角，當中一張八仙桌，四週開了八道門，一眼就看得出這是八卦方位的設置。

秀秀坐向桌前一張椅子道：「四週八道門，任何一道門，都可進入那三條秘道，如果走錯了的話，就又回到本室了。」

石元朗道：「我想這是必然的，我也學過幾天奇門易數，我倒想試試這裏的奇門設置。」

秀秀道：「石大哥，我看你也不用試了，這不是顯能逞強的時候，倒是這三條秘道的用途，大哥不可不知。」

石元朗被說得臉色一紅：「三條秘道各有用途，難道不是都能通出莊外？」

秀秀道：「通出莊外的只有一條，另外二條：一條是通入正屋大廳；一條是通入山後隔離病室，今晚小妹想到隔離病室去看看，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石元朗道：「你要去看隔離病室，必有用意，不知小兄可得先聞？」

秀秀笑笑地道：「你只說對了一半，但不便先行奉告，你去看看就知道。」

秀秀領着石元朗從暗門走了進去，一面走，一面將路綫暗記告訴他，石元朗聽着秀秀的指點，一面暗自自責不已，敢情，他那點奇門易數之學，在這地道之內，完全不管用，他要眞的獨自進來的話，非丟人到家不可。

進入山腹隔離病室的秘道很長，途中至少越過十八次交叉道口，走到極頭，是一條甬道，甬道兩旁牆壁，都是大理石的，牆壁上並列着無數的小窗口，這時小窗口上都用一塊木板關住了。

秀秀打開一道窗門，叫石元朗看去，原來，牆外是一間小石屋，裏面有床有桌子還有一張椅子，東西雖然簡單，却也清爽宜人。

秀秀打開窗門一個一個望去，隔離的房間有乾淨的，也有亂七八糟的，唯一的相同就是裏面沒有一個人，都是空房間。

秀秀見每個房間都沒有人，好像很失望似的，看到最後兩個房間，秀秀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道：「總算看到兩個活人了。」

這兩個房間的人，一點也不像是病人，倒像是兩個犯人，兩人手上有手銬，脚上有脚鐐，頭髮長得披肩覆面而下，連面孔都看不見。

石元朗道：「秀妹，是不是要進去問問他們？」

秀秀道：「這裏過不去。」

石元朗「啊」了一聲。

秀秀接着又解釋道：「這條通道，是

家父為觀察室內病人病情而設的，所以只能透視，而不能進入，要進入病室時，還得繞到山腹入口處，從正門進去。」

石元朗道：「從這暗道之內，能不能繞出去？」

秀秀道：「不能。」

石元朗道：「那兩個人是什麼人，你知不知道？」

秀秀道：「就我記憶所及，以前他們好像一個是丐帮長老田亦新，一個是武當弟子蔡鳴宏，但從前病室之內是沒有脚鐐手銬的。」

石元朗道：「我看這裏已經不是病房，而成牢房了。」

秀秀點頭道：「對，一定是成了牢房，但不知現在那二人是什麼人？」

石元朗心中一動，臉色都變了，可是他沒有說出來，只暗自忖道：「只不知其中之一，會不會是翁師伯。」他藏在心裏沒有說，却道：「有關係麼？」

秀秀道：「他們被關了起來，一定和那些人是對頭，也許他們口中有很有價值的資料。」

石元朗道：「既然是這樣，那我們現在就繞過去問問他們如何？」

秀秀搖搖頭道：「來不及了，天色快亮了，還是明晚再說吧。」

石元朗忍不住問道：「你看那二人之中，會不會有翁師伯在內？」他終於說出了他的心裏話。

秀秀搖首道：「沒有！」

石元朗道：「你看仔細了沒有？」

秀秀道：「我的目的就在家父身上，豈有不加倍仔細之理。」

石元朗吁了一口氣，道：「沒有翁師伯在內，這就好。」

秀秀道：「我寧願他老人家在內……」

石元朗一怔，道：「秀妹，你這是什麼意思？」

秀秀道：「如果是他老人家，我們就可以設法救他脫險呀，他老人家不在這裏面，倒叫我好躭心。」

見不到人的原因，很可能他的人已經不在了，不在了的意思，便有「死」的成份在內，這確是令人懸心之事。

石元朗快快的道：「別多想了，我們就回去吧。」

秀秀的心情起了很大的變化，來時候就像隻百靈鳥，說個不停，現在却又成了掩口葫蘆，除了脚步聲外，就沒見她開口說一個字。

甬道中失去了談笑之聲，顯得一片死寂，死寂中帶給人們的却又一片空明。

「沙……沙……沙……」前面好像有人來了。

石元朗原是走在秀秀身後，這時搶在秀秀前面道：「秀妹，沒有火光，你還認不認得出路。」

秀秀道：「能。」

石元朗道：「那麼把火光熄了，由我對付來者。」

秀秀熄了火，道：「暗中靜能生明，我們以逸待勞，等他過來，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這是一個很高明的法子，他們兩人不但停止了進行，還屏息了呼吸，以免被對方察知。

靜寂中確是有人行來的脚步聲，但那人似乎也發現了異狀，採取了石元朗他們同樣的對策，一切都靜止了下來。

好狡猾的東西，看來是要耗下去，比較耐力了。

石元朗倒還好，還沉得住氣，不到半盞茶時光，秀秀可有點沉不住氣，悄聲道：「石大哥，這樣對峙下去，要等到什麼時候？」

石元朗輕聲道：「很難說。」

別看他們只是悄悄的談話，在甬道之中却是最能傳遠，來人似乎也已發現了他們，沙……沙……的脚步聲又响起來了，而且，也正一步一步接近。

石元朗只好吩咐秀秀道：「秀妹，你守在原處不要動，我衝過去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話聲一落，他已搶身衝了出去。

秀秀欲待阻止石元朗已是不及，口中只叫了一聲：「石大哥……」忽然一隻手掩來，先掩住她的嘴，然後，乘秀秀來不及反抗，點住了秀秀的穴道。

雖說來人是偸襲，但認位之準，出手之快，實比秀秀強得太多了，就算秀秀有機會和他面對面的打鬥，秀秀决不會是他的對手。

秀秀但覺一股霉臭之氣冲得她頭腦一昏，接着穴道一痲，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秀秀這裏出了事，石元朗却是一點都不知道，正向前面一路輕身屏息走去。

石元朗成名於手中的「天罡指」與「百節劍」，算得上是新近崛起江湖上的年輕高手之一，他這時起了殺人之心，右手一抖「百節劍」劍把，左手劍訣一揑，做好了隨時出手的準備。

石元朗向前走得三四十步，已憑自己聽視之能發現了對方的位置，他只要劍勢一出，準能把對方一劍刺斃。

但，他到底不是窮兇極惡之人，心中雖然注滿了殺氣，却仍不願偸襲得手，劍到出時，還是忍不住喝聲道：「誰，報上名來，以免自誤！」

是雄蜂娘子的聲音，惶急地道：「元朗弟，是我。」

石元朗吁了一口氣，道：「杜大姊原來是你，帶了燈火沒有，請點燃起來。」

火光一閃，雄蜂娘子點燃了手中的燈火。

雄蜂娘子眼前不見秀秀，急口問道：「秀妹呢？」

石元朗回身向後面招呼道：「秀妹，來人是杜大姊，請過來吧。」

呼聲過後，那有秀秀的回音，石元朗一震道：「不對，我們回去看看。」

回到原地，秀秀不見了，但地上留下了秀秀手中的提燈。

石元朗頓脚道：「不妙，秀秀一定是出事了。」

雄蜂娘子道：「快找！」

石元朗道：「你認得路麼？」

雄蜂娘子道：「我那裏認識路。」

石元朗道：「那你是怎樣進來的？」

雄蜂娘子回答道：「我是瞎闖碰到你的。」

石元朗說道：「瞎闖，有這個可能的嗎？……」

雄蜂娘子道：「先找人要緊，問這些閑話做什麼？」

石元朗道：「這不是閑話。」當然不是閑話，因爲石元朗已經起了疑心。

雄蜂娘子終於明白了石元朗的心意，吃驚的道：「元弟，你懷疑我？」

石元朗道：「據秀妹說，這暗道只有三人知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雄蜂娘子道：「你們進了暗道，却沒有關好暗道入口處的門，我來找你們，因不見你們，自然認定你們是入了暗道，所以我才跟來。」

石元朗道：「午夜過後，你還來找我們做什麼？」

雄蜂娘子道：「當然是有要緊的事呀，我又不是神經病。」石元朗的步步逼問，她也有點氣惱了。

石元朗訕訕的笑道：「大姊，你生氣了？」

雄蜂娘子道：「我不會生氣，只是難過，我是誠心誠意的被你們感化了，想不到你們並不相信我。」

該不該就這樣相信她的話，是一個問題，可是這個問題目前並不重要了，因爲沒有辦法證實她的話，所以，也不能馬上反臉。

既不能馬上反臉，石元朗只有打起笑臉道：「杜大姊，小弟怎敢不相信你，小弟是一時情急，口不擇言，大姊可不要放在心上。」

雄蜂娘子道：「其實我進入暗道之後，入口的門還是開着……」

石元朗又急了：「杜大姊，你……」

雄蜂娘子無可奈何的道：「我有什麼辦法呀！我找不到關門的開關呀！」

石元朗一想又是自己錯了，不由失笑道：「說得也是，小弟又錯怪你了，那麼快回去吧。」

雄蜂娘子一怔，說道：「你不去找秀妹了？」

石元朗道：「我只知道一條路的走法，要是迷失了，可就更糟了。」

雄蜂娘子道：「可是秀妹呢？她怎麼辦？」

石元朗道：「我冷靜的想了一下，秀妹要是出了事，我們路徑又不熟，要找她也是枉然，她要是沒有出事，她自會平安回來，所以，我認爲我們還是先回去把暗門關好要緊，要是再被別人發現了，可能麻煩更大。」

雄蜂娘子沉思了一下道：「如說秀妹是出了事，定是另有知道暗道的人，那門戶關不關，也不是絕對的重要了。」她的話實在有點道理。

石元朗一楞，道：「說得甚是，我們還是先回去的好。」

他們回去了，同時也證實了雄蜂娘子的話，暗道的入口門戶並沒有關好。

石元朗找了大半天，才找到了開關機扭。

石元朗嘆了一口氣，道：「杜大姊，你找我們有什麼事？」

雄蜂娘子道：「我發現了他們的一個秘密……」

石元朗一怔，道：「他們……你是指誰和誰？」

雄蜂娘子一笑道：「我把話說急了，我是指翁莊主和秋鵬他們。」

石元朗興冲冲的道：「他們怎樣？」

雄蜂娘子道：「原來他們都是『鬼王門』的人，看樣子，那陰不誠的身份比翁莊主還要高。」

石元朗道：「謝謝你，這個秘密很重要，現在我們總算知道幕後的主持人是『鬼王門』了。」

雄蜂娘子道：「同時，他們好像也發現了你們的身份。」

石元朗道：「請你說說。」

雄蜂娘子道：「秀姑娘是不是就是老莊主的掌上明珠秀秀？」

石元朗道：「這樣說來，他們可眞的發現了我們的身份，但是，他們爲什麼不向我們下手呢？」

雄蜂娘子道：「他們對你們似乎懷着某種目的，要生擒活捉你們，所以不準備和你們動手。」

石元朗冷笑一聲，道：「不動手，我們會就範麼？」

雄蜂娘子道：「他們準備在你們的飲食之中暗中下毒。」

石元朗道：「秀妹可是下毒行家，他們只有白用心機。」

雄蜂娘子道：「話可不是這樣說，好像翁老莊主就是中了他們的慢性毒藥，才落到他們手中的。」

石元朗精神一振道：「請你說詳細一點。」

雄蜂娘子輕嘆一聲道：「詳細情形我也不大知道，我只是從他們談話中偷聽得一鱗半爪，但也聽得不太清楚，要想進一步的探索，只怕不大容易。」

石元朗皺眉道：「這……我們慢慢再想辦法吧……啊！是了，請你幫我查一查，莊中還有沒有從前的老人？」

雄蜂娘子說道：「莊中老人倒是還有不少，只是，看起來好像都成了他們的心腹，要找一個對老莊主忠心的人，眞是很難着手……啊！有了，我有了一個目標，我慢慢替你進行，啊！天亮了，我可要走了……」

外面果然天色已經亮了，雄蜂娘子剛走出不久，只聽外面有人發出一聲冷笑道：「小玉，你這個時候，從人家屋子裏出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雄蜂娘子還眞機靈，只聽她的聲音道：「秀姑娘忽然生了一種怪病，可把我整慘了，要不要進去看一看？……」

接着，沒有了下文，顯然，那撞上雄蜂娘子的人被三言兩語打發走了。

秀秀出了事，這倒有了藉口，只要說她病了，不就可以搪塞過去了。

爲了照顧病人，石元朗也可守在院子裏了。

到了晚上，雄蜂娘子來了，他們一同進入暗道去找秀秀。

這次，他們想了一套記路的方法，也帶走了應用的東西，再加上石元朗對奇門易數的知識，他們進入暗道時，眞是充滿了信心。

雖說秘室外面的通路，橫直交叉，拐來拐去，他們逢彎做一個記號，逢拐也做一個記號，眞走了不少地方，可是沒有秀秀的影子。

找着，找着，雄蜂娘子忽然發出一聲驚呼之聲，道：「元朗，不對啦！這裏有兩個相同的記號！」

石元朗也是愕然道：「我很小心，沒有重做的記號呀！」

口中說的話，並不能代表事實，而事實上確有相同的記號並列在一起。

這一發現之後，好像缺了口的黃河，這裏一個口子，那裏一個口子，到處都出了錯，錯處一多，整個的記號都亂了。

好吧，他們就只有在暗道之中繞圈子了。

繞了一陣，石元朗靜下心了道：「且慢，我想一定有人暗中搗了鬼，讓我慢慢來辨認，我想我做的記號，在筆跡上，我還認得出來。」

這個主意不錯，石元朗分出了眞僞，可是走不了多久，別說假的，連眞的記號都沒有了。

他們又迷失了。

這時，忽然有一道聲音飄送了過來：

「你們想不想脫困？」

雄蜂娘子氣得罵道：「廢話，誰不想出去？」

那聲音倒也不生氣，只道：「你們如果想出法，那就發下誓來。」

石元朗道：「發什麼誓？」

那聲音道：「出去之後，永不再踏進暗道一步，同時也永不向第三者吐露片言隻字。」

雄蜂娘子道：「我可以答應發誓。」

石元朗道：「我不發這種誓。」

誤會冰釋後　共研追眞兇

雄蜂娘子馬上改口道：「我也不發這種誓。」

那聲音冷笑一聲道：「你已經答應了，現在再反口已經遲了，去你的吧！」

「吧」字才了，雄蜂娘子但覺先是穴道一麻，勁力盡失，接着衣領一緊，被人提着離地而起，在暗道中一陣遊走，最後「拍」的一聲被摔落地上。

這一下，可摔得不輕，人也幾乎昏死過去，迷網中只聽那聲音道：「老夫就叫你口不能言，手不能寫，看你如何不守約言。」

昏暗中清醒過來，雄蜂娘子發現自己已經回到了石頭他們所住的院子裏，自己心裏明白，可是口不能言，手却抖動不止，成了一種怪病。

她可是眞的口不能言手不能寫了。

話說石元朗也發現雄蜂娘子出了事，正要循聲追去時，耳中忽傳來一聲輕呼：

「石大哥，別走！」

一道火光從黑暗中亮起，秀秀可不就站在他前面不遠之處。石元朗大喜過望道：「秀秀，你沒事嗎？」

秀秀笑吟吟的道：「我要有事，還能好好的站在這裏麼？」

石元朗苦笑一聲，道：「你可把我急死了……且慢，杜大姊可能出了事，我們先去找她吧？」

秀秀一笑道：「她只是被送回去吧了，不會有事的，你隨小妹來吧。」

石元朗沒問，因爲秀秀不容許他多問，已轉身向前走去，石元朗只有跟去。

甬道之中居然另外還有秘道密門，秀秀打開一道密門，把石元朗帶進了一間大石室。

這間石室，秀秀從來沒有提說過，秀秀一把石元朗帶進那間石室之內，不待石元朗開口，便笑着道：「這是新發現的，事前小妹一點也不知道。」

石元朗道：「先別說，讓我猜一猜可好？」

秀秀笑道：「不用猜，他老人家就是我爹。」

石元朗道：「如果不是師伯他老人家，你也笑不上臉了……」

「哈！哈！哈哈！石頭，你有這份機智，也不枉你師父一片心血了。」秀秀的父親，翁志浩翁大爺呵呵的走了過來。

石元朗搶步向前，行禮道：「小侄參見大師伯。」

翁志浩伸手托住石元朗，笑道：「你也長大了，還記恨師伯不？」

石元朗脹紅着臉道：「小侄無知，叫師伯見笑了。」

翁志浩長嘆一聲，道：「這都是小玉給我們帶來的災難。」

石元朗愕然道：「小侄明白內情之後，對師伯你老人家只有尊敬再無嫌忌，又怎樣怪責到小玉姐身上呢？」

秀秀笑道：「先把話聽清楚，再表示你的意見好不好，誰怪責小玉姐來着？」

翁志浩道：「小玉沒錯，老夫是說，因小玉之故，惹上了鬼王門，而導致了這場刦難。」

石元朗迷惑的道：「請師伯明示。」

秀秀搶着說道：「還是小妹來告訴你吧……」

原來，胡小玉的母親便是鬼王門中人，當胡小玉母親得知胡小玉被翁志浩搶去之後，忽然興起了母女之情，找上了「天風莊」。

胡小玉母親當時找上「天風莊」時，是化名易容隱瞞了身份，後來她雖然明白了眞像，鬼王門却對「天風莊」起了不良之心，於是胡小玉的母親，便在「天風莊」私植勢力，興風作浪起來。

翁志浩乃是致力醫學研究的人，莊中事務都由總管陸奎負責，首先陸奎便中了鬼王門的詭計，爲鬼王門所控制，如此一來，「天風莊」便漸漸變了色。

事到如此程度，翁志浩還一直未發現陸奎的變節，對他的所作所爲概不過問。

照說，翁志浩的「天風莊」已是一敗塗地了，可是事却不然，陸奎忽然良心發現，暗中向翁志浩說明了一切經過情形和翁志浩的情境，這才給翁志浩帶來一綫生機，由陸奎暗中掩護，用僞死的手段，得與轉入這地下密室之內，伺機收復「天風莊」。

當然，事情的經過細節不會這樣簡單，但那都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沒有一一敍述的必要了。

不過，石元朗還是皺了一皺眉頭道：「師伯，小侄還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請師伯見示。」

翁志浩含笑道：「什麼事？說吧。」

石元朗道：「你老人家一直就沒有離開過這裏?」

翁志浩道：「沒有。」

「爲什麼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一千個理由應該離開這裏，但他却沒有離開這裏，這個理由不簡單，當然要問個明白。

翁志浩道：「不爲什麼，老夫一生心血都在這裏，」「老夫捨不得離開這裏。」

石元朗道說：「師伯，你有點言不由衷。」

翁志浩苦笑道：「老夫那裏言不由衷呢?」

石元朗道：「因爲你老人家留下來的理由都不是理由……」

秀秀一笑道：「爹，你就說了吧。」

翁志浩道：「說當然要說，不過，不是現在。」

秀秀道：「不是現在，那要什麼時候才能說?」

翁志浩道：「你們替我找到胡小玉的母親之後。」

石元朗說道：「好，小侄這就去找她去。」

秀秀說道：「別忘了，還有我一份呢，不單是你一個人，爹，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翁志浩笑道：「不是你說的這個意思行麼?」

秀秀笑着道：「爹，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

翁志浩道：「現在就可以去。」

石元朗道：「師伯，我們到那裏去找她呀，她又到底是誰呢?」

秀秀說道：「胡小玉的母親是『鬼王門』中人，我們去找『鬼王門』要人準沒錯。」

翁志浩道：「秀秀，這次你却錯了，『鬼王門』中人只怕也不知她的下落。」

秀秀一愣道：「人海茫茫，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

翁志浩道：「當然有地方。」

秀秀道：「爹，那您就快說吧。」

翁志浩微微一笑道：「我本來要說，是你自己在打岔呀!」

秀秀嬌嗔的道：「爹……」

翁志浩道：「牛頭灣外牛頭嘴有個姓白的老頭……」

一語未了，秀秀一聲呼叫道：「白老頭，我知道了……」

翁志浩笑道：「你知道什麼?」

秀秀說道：「我們向他問胡小玉的母親呀。」

翁志浩道：「他並不知道朱采娥的下落。」

秀秀一怔道：「朱采娥是誰?您怎麼扯到她身上去了。」

石元朗道：「我想朱采娥大概就是胡小玉的母親。」

翁志浩點頭道：「朱采娥就是胡小玉的母親，她的外號叫『雙尾蝎子』。」

秀秀叫道：「爹，白老頭既然不知道朱采娥的下落，去找他做什麼?」

翁志浩道：「他有一個朋友，知道朱采娥的下落。」

石元朗道：「師伯，我們這樣去找他，他會不會告訴我們?」

翁志浩道：「秀兒，爲父慣常用的那副金針，你可曾帶在身上?」

秀秀道：「在。」

翁志浩道：「用五號金針爲信物，他就會告訴你們一切了。」

秀秀忽然說道：「爹……我們走了，您……」

翁志浩笑道：「你們沒有來之前，爹還不是活下來了，去吧。」

秀秀與石元朗別了翁志浩，從暗道中走了出去，石元朗笑道：「秀妹，你可叫人躭心死了。」

秀秀搖頭苦笑道：「我當初還不是也嚇死了，想不到家父還留了一手，另有密室的事，連娘都不知道。」

石元朗可不是這樣想，但是他沒有說出來，秀秀是個聰明的姑娘，可也是個不大容易保密的人，知女莫苦母，能不讓她知道，自以不讓她知道爲好。

石元朗笑了笑道：「現在總算已經知道師伯安全無恙，我們也可放下心了。」

脚下加快，便向牛頭嘴奔去。

牛頭灣外牛頭嘴的白老頭，不但秀秀知道，石元朗也知道他這個人，他是個孤獨老頭子，從前石元朗就隨胡老爹和小玉去看過他好幾次。

這雖然是往事，但却使石元朗恍然而悟，走着，走着，一拍自己腦袋道：「是了，這白老頭也一定不是一個等閑人物，我想他和胡家一定有什麼關係，從前我怎麼沒有想到。」

秀秀一笑道：「現在想到了也不遲，快走吧。」

石元朗道：「咱們見了他，不能沒有禮貌……」

秀秀道：「我知道，稱他一聲老前輩該不會錯吧。」

說着，說着，白老頭的小石屋已遙遙在望了。

所謂「牛頭嘴」，不言可知是在河道一旁的特殊地形，白老頭的小石屋就搭在那特殊地形上，門外還涼了一張魚網，由此也可知白老頭是一個以打魚爲生的人。

石元朗與秀秀快速的身形，忽然在石元朗的手式之下慢了下來：「屋內有人說話!」

白老頭只是一個孤獨老頭子，屋內既然有了外人，這倒要加上一份小心了。

石元朗與秀秀兩人身形一緩，秀秀道：「我先過去看一看。」

她話剛出口，人還沒有掩過去，只見石屋的門一開，從石屋之內走出一人，那人望了他們一眼，便沿着河堤怱怱的走了出去。

他絕不是白老頭，因爲他不是一個老年人。

秀秀心中有事，不免暗暗一震，提心吊胆的道：「石大哥，那人走得古怪，我們快過去看看。」

石元朗一點頭，兩人一拔身形，便向白老頭石屋撲去。

「什麼人?」白老頭果然不簡單，居然發現了屋外撲來的身形。

顯然，秀秀和石元朗都神經過敏了，白老頭不好好的還在屋內。

秀秀先停下身形，站在石屋子之外，吁了一口氣道：「白老前輩，晚輩是『天風莊』翁秀秀，特來求見老前輩。」

白老頭在屋內道：「翁秀秀，什麼翁秀秀!」只聞其聲，未見其人出來。

秀秀道：「家父就是『天風莊』翁莊主，好幾年前，我們不是還見過面麼?」

白老頭終於「啊」了一聲，道：「你原來是翁家大小姐，老朽失禮了。」

小石屋太小，倒眞不便接待一位大小姐，白老頭鑽頭走了出來。

白老頭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一頭白髮，他又不好修飾，一頭白髮覆在頭上有點怪裏怪氣。

這就是秀秀對白老頭的印象，但白老頭却完全不認識秀秀了，他怔了一怔道：「你眞是翁家的大小姐秀姑娘麼?」

秀秀點頭道：「錯不了，我就是秀眉，也許是老前輩不認識晚輩了，但老前輩該還認識家父這枚金針吧。」秀秀是有心人，早把那枚五號金針取在手中，一翻掌現了出來。

遲早總得取出來，不如一見面就取出來了，也好開門見山的談話。

白老頭呵呵笑道：「記得……記得……」目光一轉，望向了石元朗。

石元朗迎着他的目光向前抱拳道：「晚輩石頭，從前住在胡老爹處，不知老前輩可還記得晚輩?」

白老頭哈哈一笑道：「你就是石頭，老夫當然記得，只是完全不認識你了，你終於回到牛頭灣來了，好極了，好極了……!」回不回來，與他有什麼關係，「好極了」三字，說得耐人尋味。

石元朗皺了一皺眉峯道：「聽老前輩言下之意，是非常盼望晚輩回來，不知老前輩有何指教?」

白老頭道：「你要就此一去不回來，可就忘了老夫了。」

石元朗搖着頭，苦笑道：「老前輩越說越叫晚輩糊塗了。」

白老頭道：「你可知道，老夫與胡老頭算是朋友?」

石元朗道：「老爹也這樣說過。」

白老頭道：「胡老兒有樣東西要老夫交給你，你如果不回來，你叫老夫如何向胡老頭交代。」

石元朗道：「老前輩說得是。」

秀秀一旁接口道：「是什麼東西?」

白老頭道：「一個小布包，裏面是什麼東西，老夫就不知道了，你們等着，老夫就去替你取來。」

白老頭沒請他們進入小石屋，自己回到小石屋去了。

片刻之後，但聽得石屋之內發出一聲悶哼……

秀秀急口叫道：「老前輩。」

屋內沒有應聲，石元朗接着道：「秀妹，你守住外面。」單掌一立，掌護當胸，雙足一點，人已射入石屋之內。

石屋之內小得可憐，除了床之外，只有一張破桌子，兩張破椅子。

白老頭人就扒在床前地上，全身抖個不停……

石元朗伸手去扳動白老頭時，只聽外面秀秀嬌叱一聲，喝道：「什麼人，那裏走?」

石元朗想放下白老頭追了出去，但一搖頭，還是決心先看顧白老頭要緊。

他抱起白老頭放在床上，這時白老頭已是出氣多於進氣了。

石元朗對於醫學一道，由於師門淵源，雖然說不上精通，却也有兩手，當下彈指疾落，一連點了白老頭十三處穴道，把白老頭最後一口氣留住了。

接着，又扳開白老頭牙關，塞了他一粒「救命靈丹」，這才仔細檢查白老頭所中的暗算。

傷在背心上，掌印成烏黑色，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烏黑色的掌印，而是掌印之中有三個小孔，那是毒針的針孔，還滲着又腥又臭的黑血。

這是又毒又狠的致命一擊，石元朗無能爲力，只有搖頭嘆息。

「命該如此，老夫總算見到了你。」白老頭居然緩過一口氣來，說話了。

石元朗道：「老前輩，這是什麼人下的手?」

白老頭喘息着道：「去燕子巢，問村……」村什麼?白老頭來不及說，就閉上了眼睛斷了氣。

石元朗望着白老頭的屍體發了一陣呆，然後抱起，轉身走出屋外，就在河邊把白老頭埋了。

埋好白老頭，却仍不見秀秀回來，石元朗爲白老頭傷心之餘，又不免替秀秀躭起心來。可是，他又不敢離開，萬一秀秀回來，見他不着，豈不更糕糟。

石元朗心想：白老頭定是一位隱世前輩，也許他留有些值得紀念的東西，何不利用這時間，替他清理一下，萬一將來發現他有什麼親近之人也好替他盡份心意。

此念一出，石元朗回到石屋之內，仔細檢點白老頭的遺物起來。

白老頭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留念的東西，全屋之內，沒有片紙隻字，也沒有兵刄及暗器，更沒有任何金銀玉器，眞是全屋破爛，一無可取之物。

石元朗嘆了一口氣，走出石屋，一抬頭，只見石屋外已有三個人，橫眉瞪目的望着他。

那三個人穿着完全一樣的服飾，都是一律青色短裝打扮，頭紮英雄巾，脚穿軟底快靴，看起來倒是蠻有氣概的。

但他們三個人有一個非常搶眼的特色，那就是他們在腰際繫了一條淡黃色的腰帶，腰帶本身並不特別，但淡黃色的顏色與青色的衣服搭配起來，那就不但搶眼，而且非常搶眼了。

那三個人的年紀都不大，最大的一個約三十多歲，另外二個則和石元朗的年紀差不多。

那三個人的目光望在石元朗身上，凌厲得像是六把利劍，看得石元朗周身不舒服。

彼此對望了一眼，石元朗訕訕的道：「三位是……」

那三人沒有人回答石元朗的話，却由年長的那人揮了一揮手，另一個人便抽身入了白老頭的石屋，那人進入石屋之後，只瞄了一眼，便退出來道：「屋內已經被人搜得一片零亂。」

那年長的望着石元朗發出一聲冷笑，道：「朋友，屋內可是你搜的？」

石元朗臉色一紅道：「朋友……」

那人一揮手，打斷了石元朗的話聲，大聲道：「回答我的問話。」好淩人的氣勢。

這是一種令人聽了立起反感的語氣，石元朗心中不由一氣，又叫了一聲：「朋友……」

那人大喝一聲道：「回答你所要答的話！」

石元朗劍眉一軒，忍無可忍的點頭道：「是在下搜的又如何？」

那人又是一聲冷哼道：「好大的胆子，說，白老頭何在？」

石元朗沒好氣的一指他剛做好的新墳堆道：「你們要找白老頭，白老頭就在那裏面。」

那人臉色一變：「你殺了白老頭？」

石元朗道：「在下沒有殺他。」

那人道：「你沒殺他，怎知那新墳之內就是他？」

石元朗道：「在下就是替他造墳之人，自然知道是他。」

那人道：「你好陰狠！」

石元朗聽得怒氣一冒，瞪目道：「什麼，你說在下陰狠。」

那人點頭道：「你殺人不毀屍，還假仁假義的替他造墳一座，看起來多仁慈厚道，哼，要不是我們兄弟正好撞上你搜查他的房子，你殺了人還可討好哩，你這不是陰狠是什麼？」

人的嘴巴兩片皮，只要心裏有了成見，總能說出一套自以爲是的理論來。

人家既然這樣認定了石元朗就是殺死白老頭的人，至少在他們面前已形成了有理說不清的態勢，石元朗暗中一皺眉頭，只有聳了一聳雙眉道：「朋友既然自以爲是，在下也懶得和你理論了。」

那人以爲石元朗說完話就要逃走，大喝一聲道：「站住！」

其實石元朗並沒有走的意思，冷冷的望了那人一眼道：「在下不是站在這裏好好的？」

那人怒目一翻道：「你是乖乖的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我們兄弟動手？」

石元朗道：「你們眞把在下看做殺人兇手？」

那人道：「你根本就是殺人凶手！」

石元朗道：「你就這樣認定了？」

那人斬釘截鐵地道：「本人就這樣認定你是殺人兇手！」

石元朗道：「你們也不問問在下是什麼人？」他在江湖上的名聲不壞，希望人家知道他的姓名之後，能多少減少一些猜忌之心。

可惜，那人不理他那一套，冷笑一聲，道：「沒有這個必要，拿下你之後，怕你不說。」

石元朗發出一聲苦笑道：「那麼尊駕可否將你們的大號見告一二？」

那人這倒沒有拒絕，一揚頭道：「本人任勇，他是老二田亦新，他是老三蔡鳴宏，咱們三人在江湖上稱『過山三虎』的便是。」

石元朗抱拳道：「久仰！久仰！」

任勇道：「你既然知道我們兄弟大名，該知我們兄弟言出必行，那你就束手就擒，少動心眼了吧。」

人家叫他少動心眼，石元朗還眞不動心眼不行，不說別的，他還非在這裏等秀秀回來不可，眨了一眨眼睛，石元朗道：「在下如果束手就擒，你們準備如何對待在下？」

任勇說：「只要你束手就擒，我們也不會在此地要你的命，只帶你去見我們一位長輩，將來是生是死，那就看你的運氣了。」這人雖然橫蠻，倒也有個限度。

石元朗點點頭道：「要是在下不願束手就擒呢？」

任勇道：「動起手來，兵刃無眼，你的死活就很難預料了。」

石元朗自言自語地道：「束手就擒，前途難料，兵刃相對，生死未知……」

田亦新忽然插嘴道：「多一分時間，就多一分生機，在下勸你還是束手就擒了吧！」

石元朗搖首道：「且慢，茲事體大，在下要好好的想一想。」

蔡鳴宏一笑道：「你不是在故意拖延時間，等待救援吧。」

「你說對了！」秀秀寒着一張臉，接口現身出來。

石元朗接着說道：「在下已有了決定了。」

任勇哈哈一笑道：「好，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咱們兄弟就叫你識得我們『過山三虎』的厲害！」

石元朗搖手道：「不，在下不想和你們動手。」

任勇一怔道：「你願意束手就擒？」

他眞不敢相信當前的事實，帮手來了，反而不反抗了。

秀秀愕然道：「石大哥……」

石元朗沒讓她說話，搖手作了一個暗示，道：「姑娘，這不關你的事，你不要插手進來。」

秀秀倒很能與石元朗配合，點頭道：「好，那我走了。」

任勇一揮手，蔡鳴宏閃身阻住秀秀道：「你們既然是一道來的，那也脫不了關係。」

秀秀雙手一攤道：「好吧，那你們就看着辦吧。」轉身回到了石元朗身旁。

石元朗一笑道：「可是，在下也不願束手就擒。」

任勇道：「那你待如何？」

石元朗道：「你們如果以禮相待，說個『請』字，在下倒也樂意去看看你們的那位長輩。」

任勇哈哈大笑道：「你還以爲你是高賓上客啦！」

石元朗道：「你們如果不願意說這個『請』字，由在下說也是一樣。」

任勇雙眉一皺，不解地道：「你是什麼意思？」

石元朗道：「在下在此相候，請你們的那位長輩前來相晤。」

任勇面色一寒道：「好小子，你在消遣我們兄弟？」

石元朗正色道：「朋友，在下是不願落人口實，所以才和各位好說，各位不要



那聲音道：「出去之後，永不再踏進暗道一步，同時也永不向第三者吐露片言隻字。」

以爲在下是任人左右的人，各位要這樣想，那就錯了。」話聲落時，有意無意之間右手一落，落在一塊硬如鋼鐵的黑石頭上，再拉起手來時，只見那黑色石頭上已經現出了一隻二分多深的手印。

任勇等三人目光一直，當下臉色都變了。

他們也許狂傲了一點，但他們還有自知之明，就憑石元朗這落石的手掌中，他們就誰也沒有這份能耐。

石元朗微微一笑，道：「尊意如何？在下但憑一言。」

任勇道：「你眞的願意跟我們去？」

石元朗道：「在下說了就算，決不食言。」

任勇點頭道：「好，在下說這個『請字』。」

石元朗哈哈一笑道：「大丈夫能屈能伸，任兄，你也算條漢子，在下這就隨你們同去。」

江湖上實力第一，任勇等三人只要石元朗肯隨同他們而去，他們可就暗暗吁了一口氣。

路上，秀秀暗暗同石元朗道：「石大哥，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石元朗道：「白老頭死了，我算是殺人疑凶，他們要帶我去問話如此而已。」

秀秀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這可是現成的綫索，當然應該把握。

他們沿河而下，走了十幾里路，在一座農舍之內，見到了任勇他們的尊長。

他們的尊長不出一個人，也是三個人，爲首的那人，豹頭環目，體型高大，年約五十多歲，另外二人，一位男士，一位女工，年齡都在四五十歲之間。

任勇先向前面那位老者行了一禮，然後附耳說了一些話，只見那老者臉色倏的一變，目光射向石元朗，隨之冷笑了一聲，道：「報上你們姓名來。」

石元朗忍着氣報了自己姓名，方待替秀秀取個僞名之際，秀秀巳是一笑道：「三位不認識本姑娘，本姑娘可認識三位……你這位大個子不是蕭六三麼？這位該是金峯了，這位麼可是姓姚……。」

蕭六三一震道：「你是什麼人，如何知道老夫三人？」

秀秀冷笑一聲道：「哼！當年你們三人中了冷焰箭，要不是翁老爺子……」

一言未了，蕭六三雙目一瞪道：「你……你……」

姚香香接着大叫一聲道：「你……你莫非就是秀姑娘……」

秀秀沒好氣的道：「當年家父算是瞎了眼……」

石元朗輕喝一聲道：「秀秀，不可無禮，人家可是江湖前輩。」

秀秀冷哂一聲道：「石大哥，你眞糊塗得可憐……」

石元朗一怔道：「秀妹，你……」

秀秀道：「你可知白老頭是死在什麼人手中？」

接着伸手指着蕭六三他們，憤怒的道：「他！他們就是殺人的眞正凶手。」

石元朗喝聲道：「秀妹，你怎樣了？不可亂說。」

蕭六三張目道：「我們是殺人兇手，此話從何說起？」

秀秀伸手懷中取出一片衣角。向蕭六三道：「你們倒眞會做作，一面派人暗中殺人奪物，一面派人明裏嫁禍，信口雌黃，指人行凶，這就是物證，你們想賴也賴不了了。」

那是一片青布衣角，正是任勇他們所穿的服裝上的衣角，任誰都一眼就看得出來。

石元朗料想這片衣角定是秀秀從逃跑的人身上削下來的，如此看來，自己可眞的上了他們的當。

蕭六三搓手頓脚道：「這……這……這話從何說起？」

姚香香搖了一搖頭道：「其中大有文章。」

秀秀冷聲冷氣地道：「那是說我栽贓移禍了？」

姚香香道：「秀姑娘，我承認這片衣角一點不僞，是從我們門下弟子身上削下來的，如果他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們絕不姑息，定給姑娘一個交代……任勇，去把他們都叫來。」

任勇應命急步而去。

秀秀冷笑一聲，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看來，我們又可以多一番見識了。」

姚香香搖頭苦笑道：「秀姑娘，你先別把人看扁了，好不好？其中也許是誤會，也許你我雙方都是上了別人的當，小妹妹，冷靜一點，我們好好的談一談，也許能找出一點什麼東西來。」

石元朗道：「秀妹，姚前輩的話有理，我們不能上了別人的當。」

秀秀只是一時氣憤，可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再看看蕭六三他們三人的神情，却也不像是僞裝，於是，吁了一口氣，語氣一頓道：「好吧，咱們就說個明白吧。」

首先秀秀把她的經過說了出來：當石元朗搶進石屋之際，秀秀也發現一個人，從石屋後面飛掠而去，於是秀秀一路追了下去，那人就是穿了任勇他們一樣的衣服，那人似乎非常胆怯，竟不敢和秀秀對陣交手，只拚命的逃走，秀秀好不容易追上他，但只削下他一片衣角，人却被他逃走了。

石元朗也把他的情形說了出來，同時也把白老頭所中的掌傷說得很明白。

當石元朗說到白老頭所中的掌傷時，蕭六三點點頭道：「這就是了，我們門下沒有練這種毒掌，其為外人所為，可想而知了。」

秀秀道：「如果不是貴門下所為，他為什麼不當面說個明白，逃跑做什麼？」

石元朗道：「也許他不願惹事，所以避之為吉。」

金峯道：「也許他眞做了壞事，怕見得人，所以逃跑。」他能說出這種話來，顯然不是一個護短的人。

秀秀聽了他的話，心頭一舒，道：「金前輩，你們不在燕山納福，遠來敝地何事？」

「燕山」兩字，聽得石元朗一震，道：「各位前輩是來自「燕山」？」

金峯道：「不錯，我們是從燕山逕自而來……」

石元朗接口又道：「燕山可有一個『燕子巢』。」

金峯道：「我們就是來自燕子巢。」

石元朗神色數變，皺着眉頭不說話。

情形有點不對，秀秀首先一怔道：「石大哥，有什麼不對？」

大家都等着石元朗的說明，可是石元朗這時的心神完全專注在白老頭臨死時的回憶上，從白老頭臨死時的神情看，莫非暗算他的人眞是當面的這些人？仔細想想，但又有點不對，白老頭可是這樣說的「去燕子巢，問林……」他說的可是問林某某，不是說殺他的人是林某某，不過人死之時，神志已是不清楚，也許他說的「燕子巢」正是殺他的人？

石元朗被秀秀叫得一震，忙斂思潮，可是，他這時的神態就有點不大自然了。

秀秀又加問一句道：「石大哥，你問燕子巢做什麼？」

石元朗定了一定神道：「你們燕子巢可有一位姓林的？」

金峯沉思了一陣，道：「姓林的……就老夫所知好像沒有……你們想想，可有誰是姓林的？」後面的話是對着田亦新與蔡鳴宏二人問的。

田亦新與蔡鳴宏搖頭道：「沒有。」

這時，正好任勇帶着五個人走了進來，姚香香一見只帶回來五個人，柳眉一挑道：「馬遠新為何不來？」

任勇訕訕的道：「馬遠新不見了。」

姚香香一揮手道：「你們通通去，替我把馬遠新抓回來。」

事情已經很明顯了，如果有問題，問題就出在馬遠新身上，姚香香能這樣吩咐下去，顯見她無意掩飾馬遠新的不在，由此推測他們的行為，倒是相當坦誠。

秀秀也有這種感覺，望着石元朗道：「石大哥，你問姓林的做什麼？你還沒有說明原因呢！」

石元朗舉目向蕭六三等三人望去，只見他們三人也同樣帶着渴望知道詳情的眼色，注向石元朗。

石元朗點點頭道：「白老頭臨斷氣的時候，他說了這麼一句話：『去燕子巢，問林……』這樣不完整的話，三位前輩是來自燕子巢，想必知道這『林』字的意思吧……」

金峯說道：「可是我們那裏沒有姓林的。」

姚香香道：「也許那『林』字不是指某人的姓氏，或是別的東西。」

石元朗道：「這個在下就不能夠確定了。」

秀秀道：「你和他談了些什麼話，怎會引他說出這種話來呢？」

石元朗道：「當時，我問了他這樣一句話：『老前輩，這是什麼人下的手？』前後話相接，語意相當明白了，所以我才問燕子巢有沒有姓林的。」

姚香香道：「就目前情形說，有沒有姓林的其人，這件事情已經不重要了，我們門下弟子馬遠新，嫌疑重大，這一切責任自應由我們兄妹負担，一定會給二位一個明白交代。」

秀秀道：「那你們相信我們石大哥不是殺死白老頭的兇手了。」

金峯一笑道：「秀姑娘，你的朋友怎會是凶手，當我們知道你的身份時，我們就不相信石大俠是凶手了？」

石元朗吁了一口氣道：「多謝三位前輩明察。」

秀秀却說道：「不過事情不能就此作罷。」

蕭六三道：「秀姑娘，你放心，老夫兄弟對白老頭的死，也絕不會罷手。」

姚香香插口道：「秀姑娘，你有所不知，白老頭和我們蕭大哥，關係非常深厚，說起來他們還是表兄弟，所以，你儘可放心，我們不會對不起他。」

秀秀「啊」了一聲，道：「晚輩說的是另外一件事……」

石元朗心中一動，知道秀秀要說的是什麼事，忙截口道：「秀秀，別的事就不要說了。」

秀秀搖頭道：「石大哥，我們並不責成三位前輩什麼！但話一定要說明白。」

蕭六三點頭道：「秀姑娘說的是，該說的話，就要說出來，大家坦誠相對，就不會有什麼誤會了。」

秀秀道：「事情是這樣的，石大哥有一件寄存在白老頭那裏的東西，也被人搶去了。」

姚香香道：「我們一定替石老弟追回來，但不知是件什麼東西？」

秀秀一怔，望着石元朗說不出話來，誰知道是什麼東西，白老頭又沒說明白。

石元朗訕訕的笑了一笑，道：「不瞞三位前輩說，那件東西我們並沒有看到，是晚輩一位尊長留交晚輩的，白老頭就是回屋去取那件東西，才被人暗算的。」

姚香香道：「你們專程去取物，怎會不知道呢？」

秀秀道：「我們找白老頭是另有別事，至於石大哥有東西，事實我們一點不知道，是白老頭告訴我們的。」

姚香香微微一笑，道：「為了什麼事去找白老頭，可否見告？」

這件事倒眞不便外洩，秀秀作難的道：「這……」

她的心事當然也瞞不過蕭六三他們三人，蕭六三大聲道：「秀姑娘，令尊對我們兄弟三人，有過救命之恩，老夫與白老頭又是至親好友，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們老弟不成？」

蕭六三他們三人是什麼樣的人，秀秀當然知道，不過這件事情太重要了，秀秀不得不特別愼重。攷慮了半天，才一咬銀牙道：「我們向他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蕭六三道：「他說了沒有？」

秀秀道：「我們還沒有表白來意，他就遭了殃。」

蕭六三微微一笑道：「你說個譜吧，也許老夫能帮得上忙也不一定。」

秀秀把範圍拉得大大地道：「我們要找一個人。」

蕭六三道：「找一個女人？」

秀秀愕然道：「你知道？」

蕭六三道：「你們果然要找一個女人，白老頭還是要指使你們來找老夫。」

秀秀首先沉不住氣，大叫一聲，道：「蕭伯伯，你知道朱寀娥的下落？」一聲伯伯，把關係也拉近了。

蕭六三哈哈大笑道：「秀姑娘，何前倨而後恭也？」

秀秀脹紅着臉道：「現在叫你伯伯也不遲呀。」

蕭六三笑笑地向石元朗道：「這一把話說開，老夫知道你剛才說的那『林』字的意思了。」

石元朗道：「請前輩指敎。」

蕭六三道：「你說的那『林』字，並不是樹林的『林』，而是「凌雲壯志」的『凌』，……」

秀秀忍不住打岔道：「那『凌』字又是什麼意思？」

蕭六三道：「那是一句暗語的頭一個字，暗語就叫『凌雲壯志』。」

秀秀吁了一口大氣，道：「算我們運氣好，誤打誤撞的遇見了伯伯，否則，白老頭死後，豈不斷了綫了！」

蕭六三道：「你們找她做什麼？」

翁志浩的事，外面人只怕還不知道，蕭六三雖是前輩，但還是不告訴他為好，秀秀眼睛一眨，就找到了擋箭牌，伸手一指石元朗道：「石大哥自小和朱寀娥的女兒小玉一塊兒長大。」

一言未了，蕭六三一笑道：「老夫知道了，石老弟原來就是小時候的石頭，老夫可知道你。」

石元朗笑道：「晚輩倒是記不起前輩了。」

蕭六三道：「是你要找朱寀娥呢？還是小玉？」

石元朗含含糊糊的道：「是晚輩有事找她老人家。」從小玉的關係說，叫朱寀娥一聲老人家是應該的。

蕭六三道：「只怕她不會見你。」

秀秀道：「我們是非找到她不可，蕭伯伯請您把她的住處告訴我們吧，至於她見不見我們，我們再想辦法好了。」

蕭六三一笑道：「你以為老夫是托辭不肯告訴你們……。」頓了一頓望着石元朗輕嘆一聲，接又道：「其實你們見了她……還是不見她的好。」

石元朗還沒有說什麼，秀秀已是大叫一聲，道：「蕭伯伯，你老人家就別打啞謎了吧。」

姚香香接口道：「事實是這樣的，因為她現在已成了一個活死人。」

秀秀一楞道：「什麼叫活死人？」

姚香香道：「說她是死人，却又多了一口氣，說她是活人，除了有一口氣之外，便什麼都沒有了，所以叫活死人。」

秀秀道：「那是說她成了白痴？」

姚香香道：「比白痴還差一百倍。」

蕭六三道：「你還要不要去找她？」

秀秀道：「要！」

蕭六三一笑道：「秀姑娘，你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三妹，那你就陪她們去一趟吧。」

姚香香點頭道：「我們等找到馬遠新之後再去吧。」

秀秀也記掛石元朗的東西，不急於立時上路。

不久之後，任勇手中托着一個死人，走了進來，道：「馬師弟被人害死了。」

金峯激動地道：「你們在那裏找到他的？」

任勇把馬遠新放在地上道：「他被人藏在附近不遠處的草叢裏，致命傷是背上一掌，顯然是被人偷襲致命。」

金峯俯身翻過馬遠新，背上現出一隻掌印。

石元朗一看他那掌傷，正和白老頭所中的掌傷完全一樣，顯然是出於一人之手。由此可知馬遠新並沒有嫌疑，他也是被害人。

金峯檢過馬遠新傷勢，目中淚光盈盈的道：「大哥，我們要替新兒報仇。」

蕭六三說道：「當然要替他報仇，不過，我們不能操之過急，還要從長計議才是。」

秀秀心中一陣難過，訕訕的說道：「蕭伯伯，侄女也不知怎樣表示我們的歉意了。」

蕭六三道：「這事與你們無關，什麼

話都不要說了。三妹，你現在就帶秀姑娘與石老弟她們去找朱采娥吧。」

石元朗道：「老前輩，這件事我們也不能袖手不管，何況晚輩還有東西被他們搶去，依晚輩之見，我們暫緩一步去找朱前輩也無妨……。」

蕭六三雙眼一瞪道：「你可是怕我們吞了你的寶物?」

石元朗欠身道：「老前輩言重了，晚輩只是……」

蕭六三又道：「你要沒有那種不放心的想法，你們就分頭去辦事吧，別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姚香香更不容石元朗多說話，一笑道：「這尋兇報仇之事，也不是一天半日辦得了的，我們快去快回，也許兩面都兼顧得到，快走吧。」話聲一落，人已是出去四五丈了。

石元朗與秀秀雖然有心留下來，助他們一臂之力，可是姚香香已經走了出去，他們也只有一嘆，追了出去。

姚香香告訴他們，朱采娥住的地方就在燕子巢，更告訴他們朱采娥雖然是住在燕子巢，但照顧她的人却不是燕子巢的人，而是一個連她都不認識的人，她接着道：「那人脾氣又怪，我們燕子巢供他們吃，供他們喝不說，有時他還要打人，我們燕子巢對他們可是又討厭又無可奈何。」

秀秀道：「你們爲什麼這樣容忍他們呢?」

姚香香道：「大哥支持他們，所以誰也沒辦法。」

燕子巢雖說不遠，可也不近，以他們的腳程，也走了五天之多，好得路上沒有發生什麼事故，一路順順當當的到了燕子巢。

將心比明月 照向有情人

到了燕子巢，石元朗與秀秀不由啞然失笑，原來所謂燕子巢也者，就是在皖鄂交界處的小界嶺。

當天他們沒有去看朱采娥，因爲天色已晚，不敢去招惹那怪人。

第二天一早，姚香香領着他們進入一片密林之內，通過密林，前面是一片沼澤地帶，姚香香指着遠處一株高聳的大樹道：「他們就住在那大樹下面，我們燕子巢的人與他們有約，不便過去了。」

石元朗與秀秀謝了姚香香，一步一步向那大樹走去，好在他們都有一身奇高的功力，沼澤地帶雖然難行，只要小心一點，倒也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眼看就快要接近那棵大樹了，石元朗與秀秀的心裏都有點緊張起來，不知此行任務，是否可以完成。

他們停步調息了一下，把心氣和平下來，這才一路談笑着向前走去。

到得大樹下面，秀秀的秀眉却高挑了起來，冷笑一聲道：「可惡，咱們可上當了。」

敢情，大樹附近什麼都沒有，更不要說什麼朱采娥與那怪人了。

石元朗當然也有點惱怒，但却在一抬頭之下，倒抽了一口冷氣，喝道：「秀妹，小心樹上。」

秀秀一抬頭，已看到一個長髮披肩的老人，正站在他們頭上的樹椏上，那老人還咧着一張嘴，望着他們傻笑。

看來，倒不像有什麼惡意。

石元朗又輕聲道：「秀妹，小心樹上的水蛭。」

秀秀這才又注意到，只見樹上爬滿了一條一條的水蛭，大的足有五寸多長，好不怕人，秀秀只覺毛骨悚然，兩條腿頓時軟得一點氣力都沒有了。

這種水蛭不僅可怕，而且教人見了噁心，秀秀就因噁心，所以腿才發軟的。

石元朗輕聲道：「秀妹，別怕……」

一聲未了，秀秀更是尖叫一聲道：「石大哥，不好了，你的腳上已經爬滿了水蛭……」

石元朗低頭看去，可不是爬滿了水蛭，再看看秀秀，腳上爬的水蛭比自己腳上的更多。

幸好秀秀心態嚇得失了常，見了石元朗腳上的水蛭，而沒有注意自己的身上，否則，她非當場昏倒不可。

石元朗暗自倒抽了一口氣，也不敢告訴秀秀，只道：「秀秀，我們先退出去再說。」

那披髮怪人這時叱喝道：「不要動，一動就自討苦吃了。」

石元朗道：「爲什麼不能動?」

那披髮老人道：「這水蛭奇毒非凡，不驚動它倒還無事，你們要身形一動，驚動了它們，被它們咬上一口，你們就有得罪受了。」

不動就不會被咬，石元朗可不敢妄動了。

這時，秀秀忽然又尖叫一聲，道：「石大哥，你看，他好像小玉姊啊!」

那人雖然長髮披肩，但臉型模樣，眞有幾分像胡小玉，居然被秀秀注意到了。

那人一震道：「什麼小玉，你們是什麼人?」

那人的反應，使得秀秀精神一震，也忘了噁心的水蛭，仰着頭道：「晚輩翁秀秀，他是石頭。」

那人對於秀秀的本名淡淡的沒一點反應，但對於石元朗的小名「石頭」却有着非常强烈的表情，聲音激動的道：「你就是石頭?」身子一瀉落到了石元朗面前。

石元朗欠身道：「晚輩石元朗，石頭乃是晚輩小時的小名。」

那人接着問道：「你就是隨着胡老爹胡小玉一起長大的石頭?」

石元朗說道：「晚輩正是那石頭。」

那人忽然向石頭與秀秀揮手道：「去!去!去!去你們的。」

石元朗與秀秀以爲那人要他們走，方待問個明白的時候，只見身上的那些水蛭紛紛從他們身上滾落地上，向四周逃去。

他們這才恍然，原來那人是替他們驅走那些討厭可惡的水蛭。

水蛭絕不會有那高的靈性，聽得懂那人的吩咐，顯然是用了驅除藥物，秀秀當然也明白這個道理，微微一笑，道：「多謝前輩。」

這時那人才向秀秀道：「你叫翁秀秀，可是翁志浩的女兒?」

秀秀道：「是，請教老前輩是……」

那人道：「我是胡小玉的娘。」

石元朗與秀秀大喜過望，同聲道：「原來您就是胡伯母，朱老前輩。」

朱采娥道：「你們知道老身?」

秀秀道：「晚輩與石大哥還是奉了家父之命前來探望老前輩，想不到老前輩體健如常，太出人意料之外。」

朱采娥道：「你們以爲老身該是一個活死人是不是?」

秀秀道：「人家在胡說八道?」

朱采娥道：「其實半年以前，老身確是一個活死人，老身恢復正常以後，外人不知道吧了。」

顯然，她的恢復正常，連燕子巢的人也不知道。

秀秀想起另外還有一個怪人，不由得問道：「聽說還有一個人呢?」

朱采娥道：「他走了，三個月前就走了，啊!老身見了你們心中高興就只顧說話，忘了待客之道，你倆請隨老身來。」

她帶着他們飛上大樹之上，原來大樹上有一個暗門，從樹身之中，直落樹下地下室。

這地下室還眞乾淨舒適，人處其中，又安全又隱秘，最是理想不過。

朱采娥還有香茗待客哩。

秀秀喝了幾口香茗，迫不及待的問道：「伯母，您說您半年前還是活死人，現在又是怎樣好的?」

朱采娥道：「說起來，這都是令尊做的手腳……」

秀秀暗暗吃了一驚，忖道：「糟了，這個仇可大了，等會那還請得動她。」心中爲難，口中可就難於應付了。

朱采娥微微一笑道：「別躭心，老身一點也不記恨令尊，其實老身感激令尊都來不及哩!令尊還平安吧?」

秀秀這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氣，道：「多謝伯母關注，家父很好，只是成了一個黑人，見不得天日。」

朱采娥望着秀秀一笑道：「令尊還沒把『天風莊』要回來麼?」

秀秀一嘆道：「還說要回來，談何容易，伯母，我們這次來，就是想你去助我們一臂之力，尙望你老人家不要拒絕。」

朱采娥立時點頭道：「老身樂於爲令尊效勞，只是，老身這點點藝業能帮得上忙麼?」

秀秀道：「伯母，別客氣了，家父要我們來請您，一定有他的道理。」

朱采娥一點不做作地點頭道：「說得也是，老身也眞想到外面去走走了。你們坐坐，老身收拾好，立刻就隨你們走。」

朱采娥在收拾東西的時候，忽然驚叫一聲，道：「這裏還有一封密柬哪!」

密柬上註有「離前拆閱」四個字。

朱采娥拆開密柬，只見密柬內寫着：離前必需有精通金針過穴之人，以度厄大法行針一遍，始可成行，否則，全功盡棄，永墜苦海。

朱采娥廢然嘆道：「我不能走啦。」

石元朗道：「伯母，你走成的了，秀妹就懂金針度厄大法，怪不得翁師伯特意要秀妹一同前來。」

秀秀道：「度厄大法，非同小可，行針之前，晚輩必需對伯母你的體能近況有非常深入的瞭解，然後下針之時，才能輕重深淺不失其分寸。」

朱采娥道：「秀秀，你要如何瞭解，請說罷。」

秀秀道：「請你先把你在這裏的生活情形，說個大概。」

朱采娥道：「我隱居在這裏大約三年多，半年以前的情形，我不大清楚，但據程立說，我來此之後，便已人事不知，但每天必用九十九隻水蛭附在身上吸血一個時辰，接着第二天便將那吸我血的水蛭煮熟作爲我一天食用的食物，如此周而復始，我就這樣渡過了三年活死人的歲月。」

秀秀沉吟有頃道：「你服食那水蛭時，是否也加了某些藥物?」

朱采娥道：「據程立告知，令尊給他帶來了不少藥物，每餐都連同水蛭一同服用。」

秀秀道：「半年之前，你於是完全恢復了神智?」

朱采娥道：「正是如此，我突然之間清醒了起來，而且恢復了神智。」

秀秀點頭道：「我明白了。」

石元朗聽了半天，却是越聽越糊塗，忍不住道：「秀秀，這是怎樣一回事，簡直聞所未聞，聽所未聽。」

秀秀說道：「這是因爲伯母體內血液中產生了一種毒素，那種毒素越來越重，麻痹了伯母的神智，而將伯母變成了活死人。」

朱采娥皺了一皺眉頭道：「用水蛭吸我的血，那是吸我身上的毒素，倒也說得過去，但是，又把那些水蛭煮給我吃又是爲了什麼呢?」

秀秀道：「水蛭雖是絕毒之物，它吸了你體內毒素，便產生一種抗毒作用，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用它體內之毒，中和吸自你體內之毒，以求生存，因此那些水蛭體內自然形成了一種解毒劑，然後，你再服下解毒劑，於是，你體內的毒素消除了，接着你就恢復了神智。」

朱采娥感激地道：「令尊對我實在是恩重如山，我今生今世只怕也報不了。」

秀秀道：「伯母你這話就見外了。」

石元朗心中想着一個問題，便問道：「那爲什麼還要用金針度厄之法呢?」

秀秀道：「這個問題，我還要進一步的觀察，才能解答。」

朱采娥道：「如何進一步觀察?」

秀秀道：「晚輩用『開元指力』，一查你四肢百穴就可以找到答案了，伯母，你請坐好，晚輩現在就可以動手。」

秀秀把手指向朱采娥腕脈上一搭，便埋首於沉思之中了。

過了很久一段時間，秀秀收回了手，臉上透着一片迷惘之色，半天沒有說話。

石元朗心中犯了嘀咕，忍不住問道：「秀妹，你怎麼不說話?」

秀秀道：「你要我說什麼?」忽然站起了身子。

石元朗一怔道：「秀妹，你這是怎樣了?」

秀秀望了朱采娥一眼道：「石大哥，看來我們是上了人家的當，咱們走吧。」

石元朗道：「秀妹，胡伯母可不是外人……」

秀秀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何不問問她，她可眞是胡伯母？」

朱采娥沉靜的道：「你憑什麼說我不是朱某人？」

秀秀笑一笑道：「你可知胡伯母現在有多大歲數了？」

朱采娥道：「老身今年六十四。」

秀秀道：「從各方面說，你都不像六十四歲的人。」

朱采娥道：「這就怪了……」

秀秀搖着右手三根指頭道：「家父的三指玄功，堪稱獨步天下，我這三根指頭麼，雖不能與家父媲美，除了家父之外，却也不作第二人之想，你的脈象，別說沒有六十歲，就四十歲都不到，說！你到底是誰？在此冒充朱老前輩。」

石元朗悚然一震道：「她……他是冒充的？」

秀秀道：「我相信我的指頭比我的眼睛更有把握，錯不了，她是假冒的。」

石元朗面色一變，星目之中射出二道帶煞的稜芒，冷道聲：「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朱采娥目光不定的道：「我要是不說呢？」

秀秀道：「事關重大，我們就只有不擇手段的對付你了。」

朱采娥一笑道：「憑你們兩人，對付得了我麼？」

秀秀笑了一笑道：「我要是在你身上先做了手脚，形情就不同了。」

朱采娥一震道：「你……」

秀秀道：「不信是不是？」

石元朗道：「姑娘，我們不是蠻不講理的人，只要你交代得清楚，交代得有理，我們絕不會爲難你，希望你不要逼我們走極端。」

朱采娥猶豫起來了。

秀秀也道：「事關重大，我們是絕不會放手的。」

那朱采娥心中似是作了決定，點了一點頭道：「秀妹，你的三指確實很玄，其實你們不逼，遲早也會知道的。」

秀秀愕然道：「秀妹，你叫我？」

那朱采娥竟指着石元朗道：「我還叫他小淘氣哩！」

石元朗一愕道：「你是……」

她這時微微一笑道：「我說我是你們的小玉姊，你們相不相信？」

秀秀道：「你不是小玉姐，小玉姐早死了。」

她確是胡小玉，嫣然一笑道：「你能確定我死了？」

石元朗雙目呆呆的凝視着她，忽然大叫一聲，道：「不錯，你就是小玉姊，小玉姊，你……你……」高興極了，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秀秀訕訕的道：「她眞是小玉姊？」

石元朗說道：「她眞是小玉姊，錯不了。」

秀秀道：「你憑什麼這樣肯定？」

石元朗道：「這個我也說不出來，但我知道她就是小玉姊。」

秀秀忽然心頭上掠起一道憂思，幽幽的輕嘆一聲，道：「我相信你的感覺，來吧，小玉姊，我們行針吧！」

秀秀當然不希望胡小玉還活在人世之上，可是這種話她又如何說得出來，自然就只有自己難過了。

不過她却是一個心地光明的人，心裏對胡小玉縱有說不出的私心，她却絕不因此對胡小玉有所偏私，自己該做的事，她一點也不推諉逃避。

胡小玉看出了她落寞的神情，心中一動，微微一笑，道：「一定要行針？」

秀秀道：「一定要行針，行針對你有天大的關係，所以非行針不可。」

胡小玉道：「有什麼天大的關係？」

秀秀神秘的一笑，道：「這個麼，暫時不能說，行完針之後你便知道了。」

胡小玉從秀秀神態眼眶中，已看出秀秀對石元朗甚是有情，不免暗暗忖道：「她會不會利用行針的機會動點手脚？」接着，又忖道：「這樣也好，試試她的爲人心性。」

胡小玉心中打定了主意，便接受了秀秀的行針。

「金針度厄」大法，可是針術中最繁複奧妙的針法，不但穴道多，而且用針的深淺輕重，快慢緩急，都有一定的分寸，絲毫失誤不得。

行針的時間，足足用了二個多時辰，只累得秀秀香汗淋漓，人已幾乎虛脫了過去。

在秀秀調息時，胡小玉已先自調息完畢，這時，她覺四肢百穴通泰舒服到了極點，同時，丹田之內，眞氣凝聚如膠，微一伸手投足，便力達四肢，收發由心。

胡小玉剛才還怕秀秀暗中弄鬼，這時，才知道秀秀是如何的純眞可敬，心中不由一陣難過，輕輕的嘆了一聲。

石元朗當然也看出了秀秀的神情落寞，也同樣躭心秀秀會弄點什麼鬼，胡小玉這聲輕嘆，却聽得石元朗心神一震道：「小玉姊，有什麼不對？」

胡小玉望着秀秀流下二行感激至極的淚水，道：「她實在太好了。」

她的話好像有點牛頭不對馬嘴，石元朗心急道：「小玉姊，你到底怎樣了？」

胡小玉笑口道：「我很好。」

石元朗暗暗吁了一口氣道：「行針的結果如何？」

胡小玉說道：「她替我打通了任督二脈。」

石元朗簡直不敢相信，張大着一雙俊目道：「你是說秀妹用金針度厄大法，替你打通了任督二脈？」

胡小玉含笑道：「你要是不相信，可以試一試。」衣袖一揮，一股無形勁力，潮湧般捲向石元朗。

石元朗立脚不穩，被震得退了四五步遠。

石元朗驚喜交集的道：「小玉姊，你因禍得福，可喜可賀。」

胡小玉道：「翁伯伯與秀妹對我的大恩大德，我是這一輩子也報答不了。」

石元朗含笑道：「自己姊妹談什麼報答，小玉姊，你又見外了。」

胡小玉又輕輕一嘆，鎖住了自己的心扉。

石元朗忽然想起一事道：「小玉姊，陪你在一起的，可就是伯母？」

胡小玉點頭道：「除了自己的娘，誰能盡心盡意的這樣照顧一個活死人。」

石元朗道：「她老人家那裏去了？」

胡小玉道：「到牛頭灣找翁伯伯去了，想不到翁伯伯却派你們來了。」

石元朗道：「我們要不要等她老人家回來後再走？」

胡小玉道：「這倒不必，我們約定有聯絡信號，隨時留下信號就可以了。」

石元朗話題一轉道：「小玉姊，你的拳脚兵刃等招式怎樣？」

胡小玉道：「沒有發病之前，我在『天風莊』也練了練武功，病好了後，家母又教了我不少，只是沒有和人動過手，不知管不管用？」

石元朗皺了一皺眉頭道：「照說你練功的時日並不長，任督二脈怎會豁然而開呢？」

「小玉姊只怕從小就有內功基礎，再加上水蛀滋補之功，於是造就了小玉姊這身功力。」秀秀答着話，緩緩站了起來。

胡小玉現在對秀秀可是敬愛倍至，一見秀秀調息過來，趕忙走來拉起秀秀的手道：「秀妹，眞是謝謝你了。」

秀秀苦笑一聲，道：「小妹只是做我所能做和所應做的事，不值得一謝，倒是家父目前渡日如年，我們還是趕快回『天風莊』要緊。」

胡小玉道：「是，我們這就動身，秀妹，你要不要再調息片刻？」

秀秀道：「我很好，現在可以走了。」身形一拔，出了地底暗室。

秀秀想起胡小玉與石元朗的關係，心就耿耿的，再也快樂不起來，只想遠遠的離開他們大大的哭一場。

秀秀人一射出大樹，回頭望了望後面，不見胡小玉他們跟來，脚下連點，身形急掠而起，飛出沼澤地帶，伏在一塊大石頭上，情不自禁的放聲痛哭了起來。

嗚！嗚！嗚嗚！……哭得好不傷心。

她知道石元朗對小玉姊的感情，可是，小玉姊又那裏會知道自己對石大哥的感情？

這是一場極不公平的競爭，而自己却是命裏注定的失敗者，想想，誰能不傷心地要大哭一場？

正當秀秀哭得天昏地暗的時候，忽然頭上有一隻輕柔的手摩挲着。

這個人什麼時候來的？秀秀一點不知道，秀秀駭然停住了哭聲，抬頭望去。

看他那身打扮，不男不女，不倫不類，臉上眼似銅鈴，口似血盆，好不叫人害怕，可是，她却有着女人的溫柔的手。

這是一個陌生的人，也是一般人眼中的怪人。

秀秀心裏好不害怕，可是她極力保持鎭定，先止住了哭聲，然後，輕輕的道：「您可是胡伯母？」

那人微微一震，不否認，也不承認的道：「你是……」

秀秀已可確定她就是胡小玉的母親朱采娥了，輕柔的道：「我姓翁，家父翁志浩。」

朱采娥一笑道：「我知道了，你就是翁秀秀。」

秀秀點了點頭道：「我就是秀秀，你老人家不是去找家父去了麼？」

朱采娥道：「老身路上遇見蕭六三，知道你們來了，所以趕了回來……你剛才在這裏哭什麼？是不是誰欺負了你？」

秀秀搖頭不迭的道：「沒有人欺負我，我是想起了我爹……」只有張着眼睛說瞎話了。

朱采娥道：「令尊怎樣了？」

秀秀道：「家父的事，你難道不知道嗎？」

朱采娥道：「我們母女承令尊的安排，送來此地療病，一直未與令尊聯絡，是以不知令尊近況。」

秀秀道：「天風莊已被鬼王門所控制，家父躲藏起來了。」

朱采娥頓足道：「這都是老身的不是，一時糊塗替令尊帶來的奇禍，老身實在太對不起令尊了。」

秀秀長嘆一聲道：「事已至此，伯母也不必自責了。」

「秀秀，秀秀……你在那裏？」

朱采娥一笑道：「有人叫你了，那是石頭吧。」

秀秀說道：「別去理他，我們談我們的。」

朱采娥一笑道：「老身知道了，你剛才是和石頭在嘔氣？」

秀秀強辯道：「沒有的事。」

朱采娥揚聲道：「石頭，我們在這裏呢。」

首先聞聲趕來的是胡小玉：「娘，你回來了，我們正要離開這裏啦！」

石元朗也趕來了，胡小玉道：「石頭，見過我娘。」

石元朗向朱采娥行了禮，轉向秀秀道：「秀妹，你怎麼哭了？」眼睛紅得像二顆大紅棗，一看就知道她哭過了。

胡小玉心痛秀秀，更是不分靑紅皂白，開口便埋怨朱采娥道：「娘，你得罪了秀妹，是不是？」

朱采娥望了望胡小玉，又望了望石元朗，再望了望秀秀，她的眼睛可是雪亮，一眼就看了問題的中心，也不爭辯，只是苦笑道：「娘這樣子，也實在不討人喜歡，看來得恢復本來面目了。」伸手揭下一張人皮面具，恢復了本來面目。

朱采娥年輕時一定很美，現在年紀雖然大了，却還是一個叫人見了非常順眼的老太太。

秀秀的尷尬，被朱采娥一帶而過，朱采娥也不再回去，就和石元朗他們會成一路，向天風莊奔去。

他們路上做了一番隱秘功夫，倒也沒有惹起別人的注意，眼看牛頭灣的「天風莊」已經在望了。

路上忽然出現了七個人，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他們老遠就看到了那七人，朱采娥的臉色可就變得慘白，悄悄的告訴他們道：「那七個人可是有名的幽冥七煞，心黑手辣不說，還一肚子壞水，最不好對付，由我去對付他們，你們抽空回『天風莊』去吧。」

胡小玉功夫大進，正苦沒有一試的機會，一閃身搶到那七人面前，指着一個年紀最老的道：「好狗不擋路，你們擋在路

上做什麼？」

「小玉，不可能對莫大爺無禮，還不退過一邊去。」朱采娥可不能讓胡小玉冒險，先擺上一副笑臉。

幽冥七煞，共是七個人，老大莫洪，老二齊奇，老三趙福，老四伍奎，老五白狼，老六黑狗，老七黃牛，他們七個人的名字，都是單名，最好笑的是，越到後面，名字越難聽，都成了畜生。

老大莫洪還來不及答話，老五白狼已是一聲冷笑道：「敢情好，你還記得我們七兄弟，不知你還承不承認你也是鬼王門中人？」

朱采娥道：「我知道你們七位是鬼王門中的大護法，小妹……」

老五白狼大喝一聲道：「說，你承不承認你也是鬼王門中人？」

朱采娥吞吞吐吐道：「這個麼……」

老五白狼冷森森一笑道：「爲什麼不說，你……」

胡小玉伸手一拉朱采娥，朱采娥被拉得打了個旋轉，轉到石元朗身旁，朱采娥只覺胡小玉那一拉之力，其大無比，簡直非自己所能抗拒，不由得驚愕之色立現。

耳中只聽石元朗道：「伯母，拭目以待可也。」

朱采娥那能放得下心，可是她放不下心又能怎樣？前面胡小玉與老五白狼已經眼對眼的對上了。

胡小玉冷笑一聲，道：「我們不承認是鬼王門中人又怎麼樣？」

老五白狼大喝一聲，道：「大胆，你竟敢說出這句話來，就該身受陰火煉魂之刑……。」

老大莫洪出奇的喝住老五白狼道：「老五，別忘了小玉姑娘的身份。」

莫洪這句話好像非常有力量，只見老五白狼神態一肅，應了一聲：「是！」

胡小玉是什麼身份，胡小玉自己就不懂，先自一愣，只差口中沒有問出來。

但，朱采娥却是臉色一變，大叫一聲，道：「莫老大，你要胡說八道，老身就要剝你的皮。」

莫洪陰陰的一笑道：「你憑什麼剝老夫的皮，憑本事？還是告床頭狀，可惜，你已人老珠黃不值錢了。」

朱采娥顫聲叱道：「莫洪，我和你拚了。」

莫洪哈哈大笑道：「拚……。」眼前人影一閃，朱采娥可就眞的衝上來了。

朱采娥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石元朗與秀秀根本就不知，因此，沒有阻止她出手，其實，她說打就打，出手太快，旁人要阻止也來不及。

莫洪口中打着哈哈，雙手已是一穿而出，拍向朱采娥搶來的身子。

朱采娥顯然不是莫洪的對手，兩人掌力一接，朱采娥便被震得一連退了四五步才穩住身子。

朱采娥之向老大莫洪出手，完全是一鼓作氣，怒極拚命之故，因爲她本來就不是老大莫洪的對手。

這一被震而回，朱采娥冷靜下來，却再沒勇氣向老大莫洪出手了。

老大莫洪得理不饒人，口齒更是無德的哈哈大笑，道：「采娥，改天老夫請你消夜，現在，你不成，乖乖的退到一旁去吧。」

老五白狼接上道：「朱大姊，不知小弟能否有幸一親芳澤？」

「照打！」啪的一聲，老五白狼臉上結結實實的挨了一記。

挨過打之後，他才看出打他的人原來是胡小玉。

朱采娥看得雙目一直，他眞是做夢也想不到胡小玉會有這樣快的身手，一出手就給了老五白狼一記雖不重，但却打得老五白狼又羞又惱的一記耳光。

老五白狼怒火上冲，破口罵道：「雜種，找死……」「死」字還沒說完，臉上又啪！啪！加了二下又响又重的耳光。

老五白狼自出生以來，從來沒有吃過這種虧，丟過這種人，尤其是丟在一個女人手裏。

這時，他可發了凶性，口中發出了一陣狂笑：「好丫頭片子，老夫今天就叫你脫了褲子在地上爬。」

吃屎的狗，絕成不了吃肉的狼，老五白狼，這時說出這種話來，那是表示他雖名白狼，還只是一條惡狗。

胡小玉雖然所會招式不多，由於任督兩脈已通，原有的招式，也水漲船高，進入了另一境界。

胡小玉正在試手階段，老五白狼說出這種話來，可就勾出了胡小玉的眞火，一聲冷笑，身形連閃，啪！啪！啪！又是三記耳光出手。

老五白狼眞想閃讓，可是他那來讓得及，三記耳光，胡小玉打得又重又快，老五白狼受得又實又在。

當胡小玉打完三掌，老五白狼可就慘了，一對眼珠子，竟被胡小玉打得射了出來。

胡小玉怒而出手，却不知輕重，當她看到出手後的結果時，不由一怔，再也打不下去了。

可是這時的老五白狼，痛得又嚎又叫，口中却不敢再罵半個髒字了。

同時，老大莫洪等人更是又驚又愕，又不敢相信。

胡小玉跨出一步，轉向老大莫洪，老大莫洪退了一步，忽然，雙膝一跪，大聲道：「莫洪參見少主。」

什麼少主？胡小玉一愣。

接着只見其他五人也是雙膝一屈，拜倒到地，齊聲道：「參見少主。」

朱采娥惶然大叫道：「小玉，他們在要無賴手段了，不要理會他們，他們七人在鬼王門中，最是惡毒，容他們不得。」

胡小玉不是小孩子，自是有她自己的主張，忿怒之下，可以失去理智，冷靜之際，也想探討眞象。

他們這聲「少主」，叫得大不尋常，她自是要問個明白。

胡小玉冷冷的道：「什麼少主？誰是你們的少主？」

老大莫洪道：「少主，你難道不知道，你就是我們鬼王門門主的獨生之女？」

朱采娥又急又氣，大叫道：「小玉，他們一片鬼話，千萬不可聽信。」

老大莫洪陰陰的道：「朱采娥，你自己說，你跟門主是不是有過一手？」

朱采娥年紀再大，經驗再豐富，對於這種問話，也有難以招架之感，口中一呆，訕訕的道：「這……這……」

胡小玉冷然叫了一聲，道：「娘，浪子回頭金不換，女兒敬重的是您的今天，過去種種，又有什麼不可說出來的，你說出來之後，他們要是陰毒，也無以施其技了。」

朱采娥輕嘆一聲，肅然道：「小玉，你說得是，爲娘就說個明白吧。」

不錯，朱采娥做過鬼王門門主的洩慾工具，後來，她雖然愛上了胡小玉的父親，也和胡小玉的父親成了親，却始終擺脫不開鬼王門門主的控制，也因此，她與胡小玉的父親的婚姻生活並不美滿，她過去的一生，也就在這種有苦說不出的情形之下活了過去。

不過，她可以肯定的說，胡小玉實在是胡家的孩子，而且，他們父女還做過滴血試驗，所以胡老爹才願意盡心盡意的撫養她。

胡小玉可也是在憂患中長大的人，聽完母親的說明之後，朗爽的一笑道：「娘，有您這句話就行了。」

柳眉一挑，轉向老大莫洪冷笑一聲，道：「莫老大，你們這套挑撥離間的手段，在本姑娘身上用不上啦！」

老大莫洪苦着臉道：「少主，這只是一面之詞，你可知門主又是怎樣說法？」

胡小玉不會自找麻煩，問他們門主的看法如何。

不過用不着她問，有人接腔替他問：「門主怎麼說？」老六黑狗做了應聲虫。

老大莫洪一本正經的道：「門主說，少主是他的女兒，也因此，門主對朱大妹子是百般容忍，否則，以你朱大妹子對本門的不忠不義，你還能活得到今天麼？」

胡小玉眞也吃了稱鉈鐵了心，一點不爲老大莫洪的話所動，冷冷的道：「你們門主的話，我也知道了。現在，該我領教領教你們幽冥七煞的眞才實學了。」架子一拉，接着一揚頭，又道：「那位先來指教？」

老大莫洪搖搖手道：「少主，我們不敢。」

一揮手：「我們走！」他們可跑得眞快，晃眼之間就不見了影子，把胡小玉丟在當地，空拉好了動手的架子。

秀秀看了半天的戲，這時忍不住哈哈笑道：「精彩，精彩，鬼王門中的幽冥七煞，原來是這份德行。」

朱采娥憂心忡忡的嘆聲道：「秀秀，你別小看了幽冥七煞，他們這樣做，必有陰謀詭計，我們要特別小心才是。」

「小玉，你這身功力是那裏學來的，爲娘怎麼不知道？」朱采娥總算有機會問這句話了。

胡小玉道：「這都是翁伯伯與秀妹所賜，翁伯伯替我先培元固本於前，秀妹用金針度厄之法助我打通任督二脈於後。」

朱采娥感激得無可比擬的摟住秀秀，語無倫次的道：「秀秀，秀秀，多謝你，多謝你，好心人，一定有好報……」

秀秀微紅着臉，掙脫朱采娥的擁抱，道：「我先走一步，去問問家父，今後之計。」

胡小玉叫道：「秀妹，慢走一步，我和你一同去。」她滿懷感激之心，極欲見到翁老爺子翁志浩。

石元朗叫住胡小玉道：「小玉姊，那地方不方便……」

一聲未了，只見秀秀折身回來道：「小玉姊，你同小妹一道去也好，石大哥，朱伯母的安全就交回你了。」

朱采娥望向石元朗笑了一笑道：「石頭，你也是深藏不露？」她自認自己也算得上一個人物，胡小玉的特出表現，乃是來自有因，她不相信，石元朗也有這份奇緣。

石元朗只有搖頭而笑道：「我不成，只是年紀輕，多幾分力氣而已。」

朱采娥道：「你師父是誰？」

石元朗乃據實道：「家師出自方家門下，姓柳單名一個玄字，是翁大爺翁師伯的三師弟。」

朱采娥「啊」了一聲，道：「你就是柳玄的徒弟，老身知道他，我們也有過數面之緣，方家以醫道名於世，令師定然也是醫道中高人了。」話中之話，等於說，他的武功只怕很難與醫道齊頭並進。

石元朗微微一笑道：「家師的醫道，在方家一脈微不足道，他老人家倒是比較喜歡探討武學精義，說來他老人家最不像方家一脈的傳人，也因此他老人家才收了小侄這個見了醫書藥理就頭痛的徒弟。」

朱采娥又「啊」一聲，望着石元朗微現驚訝之色，道：「你擅長什麼武功？」

石元朗道：「小侄比較習慣使用『百節劍』……」

朱采娥微微一震道：「江湖上使『百節劍』的人絕無僅有，早年聽說江湖上出了一位少年人名叫石元朗，你們可是同門？」她雖然和石元朗同道同行，平日只叫他石頭，秀秀又只叫他石大哥，她眞不知道他就叫石元朗，所以問出這種可笑的話來。

石元朗可不敢笑，只訕訕的道：「小侄的名字就叫元朗。」

朱采娥一愣一怔，接着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你就是石元朗，老身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你本來就是一個瞎子，這叫有眼無珠。」二個年輕人，像鬼魅一樣，出現在他們面前。

如說他們是鬼王門下弟子，那就太沒禮貌了，因爲他們至少要比朱采娥小上一輩或二輩。

朱采娥倒一點不在乎，微微一笑道：「你們是鬼王門中人？」

其中一人道：「是又怎樣？」

朱采娥道：「你們的師父是誰？」

另一位少年人道：「門主就是我們師父，別看我們年紀小，在門中的地位可不少。」

朱采娥「啊」了一聲，道：「敢問兩位在門中是什麼身份？」

他們作了自我介紹。

一個指着自己鼻子道：「本座施雷，刑堂堂主。」

另一個嘻嘻的笑道：「本座施電，金鷹堂堂主。」

朱采娥道：「二位年紀輕輕的，就担

負這種大任，想必是青年才俊了。」

金鷹堂主施電冷笑一聲道：「朱采娥，你不必笑臉迎人，我們也不吃你這一套，你要是識相的話，就乖乖的跟我們兄弟走吧。」

朱采娥一點也不生氣，笑笑地道：「去那裏？」

施雷道：「去見門主。」

朱采娥道：「門主來了麼？」

施電道：「廢話，門主要是沒有來，能命我們兄弟叫你去麼？」

朱采娥格格一笑道：「這倒叫老身眞不好意思，有勞兩位遠來迎迓。」

施雷冷笑一聲道：「哼！別自己臉上貼金了，誰來迎接你了，我們是來逮捕你這叛門逆徒歸案。」

朱采娥哈哈笑道：「憑你們兩人就敢在老身面前吹鬍子瞪眼，你們鬼王門眞是一代不如一代，太沒像樣的人物了。」

施雷施電氣得兩眼一翻，哇哇大叫了起來：「朱采娥……」

朱采娥這時却退了一步，笑向石元朗道：「元朗，現在把他們交給你了，老身懶得和他們磨牙。」

施雷施電也許是鬼王門年輕一代的傑出之士，畢竟年紀太輕，被朱采娥二句話不到，就激得無明之火大熾，而犯上了武家心浮氣躁的大忌。

朱采娥想試試石元朗的身手，又怕他難以一敵二，所以頗有用心地替石元朗激起了施氏兄弟的怒火。

石元朗的年紀雖然要比他們大了三四歲，江湖經驗也比他們豐富得多，朱采娥的用心，他是一目瞭然，可是，他却不願因人成事，佔這份便宜。

要勝利，就要光明磊落的勝利，石元朗抱的就是這種態度。

石元朗迎上了施雷施電，但他沒有利用朱采娥為他造成的優勢，反而微微一笑道：「朋友，氣惱不得，兩位先平平心氣，再請賜教吧。」

施雷施電自然也明白氣浮心躁乃是武家大忌的道理，一語點明，自是肅然一震，收斂了心神，望着石元朗道：「你就是石元朗。」

石元朗點頭道：「不錯，兩位好像對在下非常清楚。」

施雷道：「聽說你的百節劍、天罡指非常厲害。」

石元朗道：「那是因為幸運，沒有遇見眞正的高手而已，所以才落得這一點點虛名。」

施電一笑道：「你這人很老實，還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石元朗微微一笑道：「所以在下不敢口發狂言，請兩位上吧，但不知兩位之中由那位先賜教。」

施雷施電是鬼王門主新近訓練出來的兩位厲害人物，尤其是聯手合擊之術，威力其大無比，石元朗雖不知他們的眞正實力，但沒小看他們，因此多了一份小心，那知這份小心，却在無意之間突破了他們聯手合擊之術。

樹要皮，人要臉，施雷施電相視一笑，不好意思兩人聯手合擊了，最後，由施雷跨步向前道：「亮兵器吧，本座看看你『百節劍』到底有多厲害。」

石元朗一拍腰際，帶出一道劍光，軟軟的提在手中。

原來他的百節劍是由一片一片的小薄片而綴成，像鍊子，却不是鍊子而是劍，但也不是軟劍，因為它不是渾然一體的，是一片一片結合而成的。

施雷皺了一皺眉頭，從肩頭拔出了一雙烏黑的鬼頭叉，長短像普通刀劍一樣，由於叉頭怪異，顯然兵刃上有着出奇的招術。

朱采娥點頭稱讚了一聲，道：「怪不得你們小小年紀，就如此目空一切，敢情你們的門主把你們鬼王門的鬼王叉都給了你們。」其實她並不是稱讚施電，而是借話點醒石元朗，要石元朗特別小心，千萬不可大意。

施雷手中的鬼王叉可說和他們鬼王門的信物鬼王令的形狀完全一樣，只不過大小不同之別而已。

石元朗這時暗運內力，緩緩落於劍身之上，只見他那軟軟的百節劍一節一節的翻了上來，最後挺得畢直，同時也光芒大盛，耀眼生輝。

施雷暗暗一驚，不敢再輕視石元朗的百節劍，一聲大喝，施雷搶先出手了。

施雷一出手就形成了一股暴風疾雨之勢，把石元朗圈在叉光勁氣之中。

石元朗似是完全失去了先機，落於被動挨打的地位，不過，他的表現却是一片泰然之色，手中百節劍緩緩而動，似是虛應，却形成了一道劍網。

施雷以這般驚濤拍岸、凌厲異常的攻勢，竟是無法得手。

時間一久，石元朗雖未採取攻勢，迎戰的態度却是越來越輕鬆，越來越自然。

施雷屢攻不下，心裏却有點着急了，手下也就更重更快了。

站在一旁的施電雖然沒有動手，可是他比動手的哥哥施雷更急更難過，因為他是旁觀者清，看出石元朗的劍勢雖然不快，却渾然天成，毫無破綻，別說施雷一個人出手攻不進去，就算自己與他聯手合擊，也不見得能夠突破他的劍網。

相反的，這時石元朗如果要取施雷的性命，那只是舉手之勞，易如反掌。

施雷看得心驚肉跳，全身直冒冷汗，再也忍耐不住，大喝一聲，拔出兵刃，撲了上去。

「你來，你大哥就只有死！」

施雷聞聲一震，身子一剎，急急的收住了勢子，他那還敢撲了上去。

因為石元朗的話不是威脅，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只見石元朗劍影一閃，劍尖便抵在施雷咽喉之上，不知其來自何方，但却嚇得施雷全身氣力盡洩，雙手一軟，鬼頭叉也掉落地上了。

石元朗手中劍光一斂，便不再理會他們，只向朱采娥欠身道：「伯母，我們走吧。」

「站住！」施雷晃身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石元朗泰然道：「施兄有何教言？」

施雷厲聲大喝道：「你為什麼不殺死我？」

石元朗反問道：「你我無怨無仇，我為什麼要殺你？」

施雷面現愧色，赧然道：「可是我却要取你之命。」

石元朗微微一笑道：「但是你現在沒有要我的命呀！」這句話簡直莫名奇妙，眞要了他的命，他還能笑得出聲來麼？

施雷聽了石元朗的話，却是笑不出來，只是楞在那裏。

石元朗接着又道：「如果在下眞是將手中長劍一送，施兄，你想想是不是死得太不值得，也太莫名其妙了？」

施雷一怔，搖着頭道：「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石元朗道：「你現在不妨想一想。」

施雷皺着眉頭，眞的想了起來。

施電當然聽到了這番談話，他也跟着想了起來。

石元朗緩緩的自言自語地道：「我們年紀都還輕，就這樣死了，不但屈而且也寃，不但上無以對父母，也更無以對自己，難道一個人的人生，就該這樣結束麼？至少，人生於世，總得留點什麼給人們，也叫人們說一句，『某某有子』。」

朱采娥一旁輕蔑的笑道：「元朗，他們還年輕，又沒有大多的人生閱歷，你這些話他們懂不了，也接受不了，別對牛彈琴了，我們走吧。」

施雷反駁道：「誰說我們懂不了？」

他們就是年輕，一點點刺激都經受不起。

朱采娥嘻嘻一笑道：「你懂，你想過沒有，你們這樣活着到底有什麼意義？」

施雷一怔道：「這……」

朱采娥道：「老身可以告訴你，吃、喝、睡、玩、樂、殺人和被別人所殺，活着的時候，看門主的眼色，受門主的施捨，做門主的工具，死了之後，留給子孫的是掏三江之水都洗不清的羞辱。這就是現在的你們。」

施電道：「大哥，我們這樣替門主賣命殺人，到底所為何來？」

施雷道：「我們深受門主養育之恩，理應有所圖報。」

施電道：「假如你剛才被石大俠一劍殺死了呢？」

施雷說道：「那對門主也算是報過恩了。」

施電道：「如果你是石大俠，會不會手下留情？」

施雷一笑道：「我不殺人，人必殺我，怎可手下留情？」

施電道：「這樣說來，你算不算是已經死過一次了？」

施雷點頭道：「也可以這樣說。」

施電道：「再進一步說，你今後的生命就是石大俠所賜的了。」

施雷道：「這話不錯。」

施電忽然向石元朗道：「石大俠，為了向門主報恩，小弟要和你全力一拚，了殺死小弟的過去，希望大俠成全小弟。」

石元朗從他們兄弟的對話中，完全明白了他們的心意，一點頭道：「好，我們大家全力一搏。」

施電用的也是鬼王叉，雙叉一起道：「石大俠接招！」人就像一條餓虎般撲了過來。

他不但眞打，而且是拚命的打。

石元朗的百節劍也出了手，接過一招，第二招出手時，施雷的鬼王叉中，便射出一蓬銀芒。

嗤！嗤！嗤！一蓬細如牛毛般的毒針，襲向石元朗。

這是施電叉裏針的殺着，死在他這種針下的人，不知幾許。

石元朗沒有避讓，也無從避讓，只見他手中百節劍，迎着那蓬針一捲，劍身之上落足了全身功勁，把那些毒針完全吸在劍身之上。

接着，石元朗口中大喝一聲：「着！」劍光連閃，隨之只聽鏘！鏘！兩聲，施電的鬼王叉，冲天兩丈開外，落在地上，而施電也連連後退，一屁股坐落地上。

施電敗了，敗得很慘，石元朗只用了三招。

這是眞的拚命，眞的拚命招數不會多，抓住機會就放手施為，致敵於死地。

石元朗殺死了施電的過去。

施雷大驚，跑到施電身前道：「兄弟，你怎樣了？」

施電從地上跳了起來，欣然道：「我新生了，跟着石大哥走吧！」口中改了大哥的稱呼，不再假客氣，但却付出了眞心誠意。

施雷點頭道：「好，我們跟着石大哥走。」

石元朗笑道：「歡迎！歡迎！」拉住了他們的手。

朱采娥哈哈大笑道：「小伙子，老身眞把你們看走眼了。」

施雷微微一笑道：「我們過去也是看錯了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捨門主夫人而不為，一定有點道理。」

朱采娥道：「當然有道理。」

施電說道：「現在我們也明白那道理了。」

朱采娥道：「說說，你們門主現在在那裏？」

施電一笑道：「我們現在是兩個新人，沒有門主了。」

朱采娥笑罵道：「廢話，快說，他在那裏？」

施雷道：「他現在到了『天風莊』，而且，帶來的人手也不多。」

石元朗一笑道：「哦！這是一個好機會。」

施雷點頭道：「確實是個好機會。」

朱采娥笑道：「尤其是有你們兄弟相助。」

施雷道：「晚輩要先說一句話，我們兄弟不向門主出手。」

石元朗道：「理當如此，這也是做人的道理。」

施電欣然道：「走，我們這就去『天風莊』。」

朱采娥沉思道：「要不要等他們回來。」她所說的他們，就是胡小玉和秀秀。

石元朗道：「不用等了，他們自會知道我們到了『天風莊』。」他們就在「天風莊」的暗室之內，那會不知道，當然這時沒有多加說明的必要。

石元朗與朱采娥被帶進了「天風莊」，在天風莊他們見到了二批客人，一批客

人就是蕭六三他們，他們來拜訪翁大爺，卻不知道接見他們的翁大爺是冒牌之人。

另一批客人，只有三個人，一男二女，男的矮矮胖胖像把茶壺，他就是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二女則爲幽靈雙艷，花嬌嬌，花柔柔。

他們沒有提出鬼王門主的身份，現在只是貴賓。

朱采娥一到，這種情形就維持不下去了，因爲她認識冷刀孫操，兩人對看一眼，朱采娥便大笑道：「青山不改，綠水常流，大門主，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冷冷的道：「你還沒有死，很好，老夫的女兒呢？到那裏去了？」

朱采娥愕然道：「你有女兒，什麼時候有這女兒，老身怎樣不知道？」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道：「你把女兒交出來，看在女兒的面上，饒過你叛門脫逃之罪。」

朱采娥道：「老身根本就不是鬼王門中人，我只不過是一個受害的可憐蟲而已，你饒得過我，我却饒不過你啦！」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哈哈大笑，道：「你好大的胆子，敢向老夫頂撞，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給我殺！」

他這一聲「殺」字出口，理應有人出手才是，按照往例，這是刑堂主施雷的責任。

可是施雷沒有出手，却向石元朗使了一道眼色。不錯，該石元朗接場了。

石元朗一笑道：「先別打打殺殺，我們談點別的事情好不好？」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道：「你是什麼人？」

石元朗道：「在下石元朗。」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道：「你就是石元朗，是我女兒最要好的小兄弟。」

石元朗道：「你女兒是誰？在下不認識，在下只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石元朗道：「這位翁大爺可是假冒之人？」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一笑道：「你爲什麼不問他自己？」

石元朗道：「其實不問他，我也知道他是假的，一個當師伯的人居然連自己的師侄都不知道，他不是假的也眞不了。」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一怔道：「你就是翁老兒的師侄，這倒大出意外了。」

石元朗道：「還有一件意外的事，你更是想像不到。」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倒是一點不重視，淡淡的道：「你好像是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牛皮客，且說來聽聽。」

石元朗向施氏兄弟道：「兄弟，明人不做暗事，光明磊落的告訴他吧。」

施雷施電大步走到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面前，抱拳道：「施雷施電已在不久之前在石大俠劍下身亡，現在我施氏兄弟再世爲人，不再是貴門的什麼堂主了，請前輩見諒！」

這一下，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的臉悠然而變，一震道：「你們也背叛了本座？」

他眞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

施雷施電齊聲道：「不是背叛，昨日的施雷施電已爲鬼王門力戰而亡，今日的我們兄弟，却是石大哥的朋友了，明人不做暗事，將此告與前輩知道。」說完，身形一旋，走向一旁。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大喝一聲，道：「你們給我站住！」

施雷施電沒有答理他，也沒有停身，依然走到朱采娥兩側，護衛着朱采娥。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大怒喝道：「忘恩負義的東西，老夫先宰了你們……。」

石元朗道：「你想殺人，先通過在下這一關。」阻住了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

顯然，除了鬼王門門主外，目前是沒有人殺得了施氏兄弟，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咬牙切齒的道：「石元朗，你這人該死，老夫容你不得。」

石元朗道：「同樣的理由，在下也不能容你活在人世之間。」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陰陰的一笑道：「你可是要和老夫單打獨鬪一決生死？」

石元朗道：「在下正有此意。」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呸」的一聲，道：「憑你也配和老夫動手！」

朱采娥接口發出一聲冷笑道：「別自以爲了不起，你之能活到今天，不過是善於藏形掩跡，比誰都跑得快而已，今天你是自投羅網，看你還向那裏跑！」

「門主，朱大姊的話倒是說得一點不錯。」這話居然從天風莊假莊主口中說出來，不能不叫人大吃一驚。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怒目一橫道：「你也反了！」

假天風莊主哈哈一笑道：「老夫不是反了，因爲老夫根本不是你的人。」

「你是誰？」

假天風莊主道：「你派人假冒天風莊主，老夫又取代了那人的位置，目的就在等你自行報到。」

「你到底是誰？」

假天風莊主道：「老夫陸奎！過去是天風莊的總管，現在還是天風莊的總管，所以天風莊還是在老夫掌握之中。」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哈哈一笑道：「老夫明白了，有什麼條件，開出來吧。」

陸奎一笑道：「你錯了，老夫今天要的是看你惡有惡報大快人心。」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回頭向石元朗道：「看來，你們是要倚多爲勝了。」

石元朗道：「其實以你的爲人，一生作惡多端，天人共忿，就是倚多爲勝，亦不爲過，不過，在下還想看看天意，是否再給你一次活命的機會。」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兩目生輝地道：「你意思是說，你勝我死，我勝則生。」

石元朗道：「只要你勝得過在下，天風莊再沒人留難你了。」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道：「你作得主麼？」

「他當然能夠作主！」話聲像是從地底發了出來，可是却從牆旁一角忽然開出一道暗門，暗門之內走出一行四人。

天風莊老莊主翁志浩爲首，其次是莊夫人，再其次是胡小玉與翁秀秀。

天風莊主翁志浩紅光滿面，步履輕快，連石元朗都覺他大大的變了。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一怔道：「你是誰？」

天風莊主翁志浩笑道：「你不認識老夫，老夫倒是認得你，你可是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點頭道：「不錯，本座就是鬼王門門主。」

天風莊莊主翁志浩道：「老夫就是本莊莊主翁志浩。」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愕然道：「你就是翁志浩，怎麼沒有死？」

翁志浩道：「閻王不收，所以老夫死不了。」

鬼王門門主恨道：「誤我大事。」

翁志浩一笑道：「其實你的手下並沒有誤你的事，只因爲我是當醫的，你那忌日針雖然厲害非凡，可是還沒能要得了老夫的命。」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道：「就算不能把你置於死地，你也終身見不得天日。」

翁志浩道：「不錯，老夫本來是見不得天光，所以老夫就一直藏在本莊地下暗室之內，但小玉救了老夫，她一來就把老夫的忌日症完全醫好了。」

石元朗聽得暗暗「啊」了一聲，這才明白翁師伯何以要他們去把胡小玉請回來的原因，敢情胡小玉經過三年多的服食水蛭關係，不但醫好了自己的病，而且，還蘊育了醫治翁師伯的忌日症的功能，所以翁師伯非要她回來，自己才有走出暗道的希望。石元朗雖沒專精醫道，但却不完全是門外漢，所以很容易瞭解其中道理。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聽得「小玉」二字，神情一陣激動道：「小玉，那一位是小玉？」目光倏的射向二女。

胡小玉向前一步，道：「本姑娘就是小玉，你待如何？」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倒也不愧是一個厲害的人物，心情激盪之際，居然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冷冷的道：「你可知道你眞正的父親是誰？」

胡小玉道：「本姑娘姓胡。」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道：「孩子，你名份上姓胡，其實你是老夫的骨肉。」

「胡說，你敢如此戲弄本姑娘，看劍！」身形一矮，手中青鋼長劍直取鬼王門主冷刀孫操。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身形微一挫晃動，就讓開了胡小玉的一擊。

胡小玉冷笑一聲，正要再次出手時，石元朗晃身阻住她道：「小玉姊，我們有約在先，這場打鬪是小弟的。請你不要搶了小弟的生意好不好？」

胡小玉嬌嗔的道：「不行，他侮辱我，我非和他拚命不可。」身子一閃而出，又撲向了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

冷刀孫操既名冷刀，自然在刀法上有出奇的造詣，他的奇形冷刀，也和石元朗的石節劍一樣，就藏在衣袖之內，要是平時，他的冷刀只怕早已出手，可是，現在他却沒有出手，他沒有出手的原因，就是因爲他認爲胡小玉是他的女兒。

胡小玉可是得理不讓人，劍式一開便如狂風暴雨般捲向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

這時，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才發現胡小玉劍式威力奇大，非使用冷刀，難以抗拒了。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出手，擋住了胡小玉的狂攻猛打，同時口中叫道：「小玉，聽爲父說……。」

胡小玉搖頭大叫道：「廢話少說，你給我納命來。」忽然使出一招「指路黃泉」，劍勢化爲一條直綫，直向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胸口刺去。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對胡小玉這一劍避不了，讓不開，唯一的化解方法，就是用袖中的冷刀斬下胡小玉的手腕，而且他也確能做到這一點，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爲他心念一動：「他是我的女兒……」

手中微一猶豫，他的先機一縱即逝，先機一逝，敗象立現，「卜！」好清脆的聲音，從他胸口上發了出來。

胡小玉的青鋼長劍已刺進了他胸膛之內。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張目大驚道：「小玉你……。」

胡小玉長劍一收，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身子向後一仰倒向地上，口中還喃喃地道：「小玉，你是我的女兒……。」

翁志浩大聲道：「小玉絕不是你的女兒，你不要自以爲是了。」

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喘着氣道：「她……是我女兒。」

翁志浩道：「老夫可以證明給你看，取一盆水來。」

水取來了，滴了一滴鬼王門主冷刀孫操的血到水中，又滴了一滴胡小玉的血在水中，兩滴血在水中各成一個小血球，互不相連。鬼王門門主冷刀孫操睹狀之後，大叫一聲，道：「老夫死得好寃！」

一口鮮血從口鼻中湧出，鬼王眞的成了鬼王，一命嗚呼了。

胡小玉這時激動之情已冷却下來，心中忽然起了不忍之情，喃喃地道：「奇怪，他爲什麼會有這種念頭呢？」

翁志浩悻悻地道：「老夫爲了要救你的命，曾放過這種空氣，以免他放不過你，誰知他竟信以爲眞，而且一直認眞的當做一回事，自己反而因此而死，眞是天理昭彰，惡有惡報。」

這時，胡小玉忽然發現秀秀抽動着雙腿，悄悄的走出了大廳。

一聲：「秀妹，那裏去？」胡小玉飄身也跟了出去。

蛇無頭不行，鬼王門主一死，翁志浩又不爲已甚，其他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任由他們離去了。

辦完那些善後的事情之後，天風莊又發現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胡小玉與翁秀秀同時失踪了。

過了三天，石元朗收到胡小玉一封密函，約他到牛頭灣外的牛頭石上相見。

石元朗依約前往，只見那石頭上站立着一位飄飄如仙的女人背影。

石元朗叫了一聲：「小玉姊！」

那女人回過頭來，輕聲道：「小玉姊走了！」她原來是翁秀秀。翁秀秀嫣然一笑，遞給石元朗一張紅紙條。

石元朗只見紅紙條上寫着：

花好月圓

祝

小玉姊賀

石元朗臉上掠過一道悵然之色，但隨後又欣然的笑了。

（全文完）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覃嶽‧文
黃耀基‧圖

書劍飄零

童家滅門案

新晴春色滿漁汀，小憩黃𦈢畫槳停；七星水環花市緣，一樓山向酒人青；綺羅堆裏埋神劍，簫鼓聲中老客星；一曲高歌情不淺，吳姬莫惜倒銀瓶。

西湖南畔虎邱酒樓上，一名中年文士，憑窗賞月，正自吟哦這首七律。

此時正是中秋月圓之夜，月滿泛湖，千頃一碧，烟波鏡淨，山嵐如畫。那中年文士一邊斟酒自酌，一邊倚欄覽勝，只見他朗眉星目，面龐清癯，三綹髫鬚，一襲陳舊藍袍，豐神飄逸，却是掩不住雙眸裏的落寞。

那中年文士驀地轉身過來，只見左近站着四人，四人俱是身材瘦削，面目森冷，一式玄服勁裝，兩眼冰電般盯着那中年文士，一股肅殺之氣自四人身上泛出，逐漸迷漫週遭。

四周食客眼看氣氛不對，紛紛避開離去。

那中年文士望着那四人道：「四位有事，請到外頭商量。」起身自懷中摸出一錠碎銀擱在桌上，身形一縱，一個鷂子翻身，朝窗外投去，那四名玄服漢子相互望了一眼，不發一言，倏地穿窗隨去。

那中年文士翻出窗櫺，落在一艘漁船上，足尖一點，施展飛燕掠波的輕功身法，踏着湖中蓮蓬荷葉，幾個起落，便已到了岸上。

那四名玄服漢子落在漁船上，眼看對方踏波縱去，端的身手了得，不由面面相

兇徒數掃清

覷，却是不敢東施效顰，只得沿着一排漁船奔躍，不消片刻，亦來到那中年文士落足岸邊。

那中年文士背負雙手，好整以暇地佇立湖畔，任那四人來到身側，仍是恍若未聞一般，兀自凝視遠方漁火點點。

那四名玄服漢子緩緩逼近，離那中年文士不足五尺之遙，見他仍是昂首遠眺，狀至悠閒洒脫，不由心頭火起，嗖嗖幾聲，四人拔出鋼刀，只聽一聲暴喝：「孤竹劍客，接招！」

喝聲甫畢，四柄鋼刀已朝那中年文士戳去，勢疾勁强，凌厲狠辣，封住那中年文士上中下三盤大穴，四道藍汪汪的刀光眼看就要刺入他的身軀，陡然一聲清嘯，那中年文士一招「潛龍升天」，筆直拔起兩丈來高，身子在空中一轉，便已翻落四人身後。

那中年文士依然背負雙手，緩緩道：「鬼谷四煞，平湖秋月乃廣寒仙境，蕭某不想污褻聖地，識相的快滾！」

鬼谷四煞其中一名面目陰鷙的漢子道：「蕭遠，鬼谷四煞橫行江湖多年，刀下陰魂無數，憑你幾句話就想打發我等，嘿嘿，豈非滑天下之大稽？大夥聽着！速佈鬼谷四絕陣！」

鬼谷四煞知曉孤竹劍客蕭遠身手不凡，非施展絕學，難以克敵致勝，當下幾聲叱喝，四人按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四個方位迅速佈好陣勢。這鬼谷四絕陣乃鬼谷魔君按四象陣法，參以五行八卦之理，研創而成。陣法靜時，四人成方，敵人攻陽則陰生，攻陰則陽長，此乃防守陣勢。攻擊之時，陽攻則陰滋，陰攻則陽續，陰陽互濟，奇正相生，四人有如輪轉，速若奔雷，快逾閃電，連綿不斷出擊，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威力無儔，當者披靡，鬼谷四煞每逢高人，便使出這套陣法，幾乎無堅不摧，無敵不克。

當下鬼谷四煞佈好陣勢，一聲怪嘷，便待施出陣法，只聽孤竹劍客蕭遠朗聲道：「慢着！」

那陰鷙漢子一抬手，其餘三人頓時停下手來，只聽那陰鷙漢子道：「怎麼？怕了麼？那就乖乖的束手就擒，我等上鬼谷一趟。」

蕭遠兀自背負雙手，抬首仰望中天皓月，道：「蕭某浪跡天涯十餘年，遊戲風塵，笑傲江湖，還不知道怕字是怎麼寫的，鬼谷雖是人間鬼域，蕭某自信還能來去自如，只不過蕭某與鬼谷井水不犯河水，鬼谷魔君與蕭某更是風來水上，雲度寒塘，毫無半分瓜葛，四位不遠千里而來，究竟爲何？」

那陰鷙漢子仰天乾笑兩聲，道：「姓蕭的，不知你是裝佯還是裝蒜，難道你忘了洪都滕王閣那檔子事？」

蕭遠猛然想起三個月前，自己雲遊贛州之時，久慕王勃遺事，特至藤王閣追懷先賢，正低吟那名傳千古的滕王閣序時，爲一淒厲呼救聲所驚。尋聲覓去，只見江邊畫舫上，一名粉面公子正在調戲一名女子，那女子羅衫碎裂，肌膚裸陳，遭那粉面公子按壓船頭，不住呻吟呼救，另有三名漢子在旁吶喊助興，自己不由分說，立時躍上畫舫，和那粉面公子一夥打了起來，豈知兵刃無眼，自己又復義憤塡膺，出手過重，竟將四人重傷劍下。

蕭遠想到此刻，便道：「那公子哥兒模樣的後生，莫非與鬼谷有關？」

那陰鷙漢子道：「不錯，正是本谷神君幼子多情公子東方俊，另外三名兄弟正是鬼谷三英。此刻他們正在病榻上哀嚎，姓蕭的，你出手未免太狠了。」

蕭遠道：「清平世界，朗朗乾坤，豈容淫賊逞凶，此種衣冠禽獸，人人得而誅之，蕭某仗劍千里，彈鋏江湖，少不得要替天行道一番。」

那陰鷙漢子陰惻惻道：「姓蕭的，這幾年來，你可好生興旺，誅霸槌殺雙屍，剿塞北五虎刺羅浮三兒，俠譽鵲起，威名赫赫，他奶奶的，儼然一代大俠，本谷神君早就看不順眼了，只因坐關修練，才容得你逍遙多時，那知你這酸丁居然挑了咱家幼主，嘿嘿，本谷非要將你挫骨揚灰不可。」

蕭遠莞爾道：「所以鬼谷魔君就派你們來送死？」

那陰鷙漢子怒喝道：「少逞口舌之利，擺陣！」四柄鋼刀霎時化做四道藍光，分自四個方位奔向蕭遠，剛猛無匹。

蕭遠朗聲道：「蕭某今夜便叫四煞化成四鬼。」話聲甫落，只聽噹噹噹噹四道金鐵交鳴之聲，鬼谷四煞吃震不住，各自退後兩步，凝目望去，只見蕭遠右手持着一隻似劍非劍，似竹非竹，亦劍亦竹，長約四尺的竹劍，瀟洒地站在中間。

那陰鷙漢子一聲厲嘯，鬼谷四煞立時繞着蕭遠疾轉，如走馬燈般旋個不停，四柄鋼刀幻起漫天光影，雷捲電迸般罩向蕭遠，蕭遠竹劍揮洒間，時而大開大闔，時而劍走偏鋒，宛如萬道銀虹，迎向滿天藍光，只聽瑲瑯之聲不絕於耳，五人在那西湖南畔空地上，展開了一場惡戰。

一盞熱茶之後，雙方拚搏已近百招，兀自難分勝負。鬼谷四煞固是震驚於蕭遠的功力超絕，劍招神妙，蕭遠亦對鬼谷四煞合擊陣勢之攻守交錯，變化綿綿而驚異不已。要知鬼谷四煞爲鬼谷魔君最爲得意之四名弟子，四人俱得鬼谷魔君六成眞傳，雖然功力遠遜蕭遠，然而鬼谷四絕陣一經使出，四人威力何止倍蓰之增，以孤竹劍客高絕之身手一時之間亦難奈何四人。

又過了一頓飯的功夫，雙方搏殺已逾三百回合，雖是不勝不敗的局面，然則鬼谷四煞已是黔驢技窮，四絕陣發揮到了極限，仍然是一籌莫展，只見繽紛劍花，簇簇星芒，愈見神勇奮勵，已是勝券在握之勢。

驀地，一陣簫聲傳來，嗚嗚咽咽，如怨如泣，似棄婦哀吟，似弱女悲啼，時而柔靡宛轉，時而淒厲刺耳，令人肝腸寸斷，魂魄受奪，場中衆人均覺難受已極，只聽那陰鷙漢子驚呼叫道：「斷腸簫！斷腸簫！」

場中拚搏之人逐漸停下手來，那陰鷙漢子大喝一聲：「走！」鬼谷四煞惶悚逸去，刹那間竟無踪影。

此時簫聲一轉，音化悠揚祥和，如崑崗鳳鳴，敲金戛石，似高山流水，响遏行雲，已無適才那等殺伐激越之氣。

蕭遠仍是昂立當塲。他行走江湖多年，知道這斷腸簫出現江湖不過半年，却已聲震天下，聞者胆喪。蓋在短短半年之內，已有不少武林高手喪生簫聲之中，包括少林派澄智大師，武當派玄清道長，虎鶴雙兇，天毒叟唐震，九尾金蝎史朋等黑白兩道的高手。今日自己與鬼谷四煞拚鬥，眼看勝利在望，斷腸簫却適時出現，莫非是衝着自己而來？

當下蕭遠氣沉丹田，吐氣開腔道：「何方高人？有何見敎？蕭某在此候敎！」

那簫聲忽地戛然而止，蕭遠連喊數聲，仍是無聲無息。

蕭遠一聲清嘯，幾個翻縱，來到右側土坡上，只見坡上樹枝茂密，四周銀光遍地，闃無人跡，方才簫聲明明自此傳出，何以此刻無踪無影？那斷腸簫究竟是何居心？鬼谷四煞聽到簫聲何以急忙離去？任他孤竹劍客浪跡江湖多年，却也百思不得其解。

眼見玉兎西斜，薰風習習，已近亥牌時刻。蕭遠收妥竹劍，緩步沿岸踱去。

不知行了多久，忽然湖上傳來婉轉歌聲，伴着箏箏琮琮的琴聲，蕭遠仔細傾聽，只聽歌聲唱道：

「日日深杯引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碍；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安在。」正是宋朝朱敦儒的西江月。歌聲伴着琴聲，端的珠圓玉潤，繞樑三日。

蕭遠尋聲望去，只見湖上一艘畫舫花舟，正自右方駛來。船上坐着兩名女子，看裝扮似是歌妓之流，蕭遠正待轉過身去，驀地琴聲歌聲又啓，唱道：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歌聲幽幽，纏綿宛轉。蕭遠仰望明月當頭，突然一陣孤寂襲上心頭，却在此時只聽一個嬌脆的聲音道：「這位大爺，我家姑娘有請。」畫舫上一名小婢正招呼着。此刻船已靠岸，那歌妓背岸而坐，瞧不甚清楚，那小婢却是秀麗可愛，宜喜宜嗔，蕭遠略一遲疑，便跨步上船。

蕭遠登上船後，那小婢吩咐船夫撐篙駛出，那歌妓才轉過身來，俏生生地朝蕭遠福了福，蕭遠凝目望去，月光之下只見她眸似水剪，腮凝新荔，鼻膩鵝脂，唇綻櫻顆，當眞是沉魚落雁，人間絕色。

蕭遠看了一會，尚未發話，只聽那歌妓輕啓櫻唇道：「請教大爺高姓？」

蕭遠哦了一聲道：「我姓蕭，姑娘芳名？」

那歌妓道：「奴家姓童，花名九環，大爺就叫我九環好了。」

蕭遠道：「九環姑娘寵邀，蕭某三生有幸。」

那小婢站在一旁望着兩人道：「好了好了，別淨講客套話，蕭大爺要聽什麼曲兒，我這就給你彈着。」說着坐在一旁繡欖上，端起一隻琵琶。

蕭遠朝那小婢道：「還未請教姑娘大名！」

那小婢道：「啊喲，婢子是侍候姑娘的，蕭爺如此抬愛，婢子倒受寵若驚。蕭爺有什麼吩咐，儘管喚我小翠就是了。」

那歌妓童九環接着說道：「小翠，奉茶。」

那婢女小翠啊的一聲道：「是！婢子倒忘了。」轉身自艙內取出茶水點心擱在一張茶几上，沏上兩杯香茗，向蕭遠盈盈一福道：「蕭爺請用茶。」

蕭遠端起茶來啜了一口，只覺味醇而濃，齒頰留香，久久不散，當下讚道：「此茶當是浙省名茶，香濃幽醇，蕭某眞是口福不淺。」

童九環道：「蕭爺好眼力，此茶正是西湖龍井。」

蕭遠道：「西湖龍井茶馳名天下，有謂獅龍雲虎，浙茶中以龍井名氣最大，實則西湖獅山之茶，其味之香醇，猶在龍井之上，只因量少，反而鮮爲人知。」

童九環道：「蕭爺說的不錯，奴家身邊正有幾兩獅山之茶，昨日小翠沏了一杯，果然異香瀰漫，滿室芬芳，那龍井茶確是略有不及。」說完端杯輕啜一口。

蕭遠也端杯啜了一口，道：「其實龍井茶名聞遐邇，亦非無因，其色美，香清，味甘，允稱上茶。尤以龍井寺附近所產之茶爲最，孫太初曾有詩爲證：眼底閒雲亂不開，偶值麋麓入雲來，平生於物原無取，消受山中水一杯。」

童九環道：「龍井寺的九溪十八澗，其水質極佳，以之烹煮龍井茶，當是相得益彰。」

蕭遠道：「茶以泉爲友，以火爲師，好茶須以甘泉烹煮，方才顯其眞味。陸羽曾道：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童九環道：「那竟陵城下西江之水，多半係指漢水而言，然則陸羽於其茶經中，却以江州康王谷水爲天下之首，這豈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蕭遠道：「陸羽以康王谷水爲天下第一，劉伯芻却以金山中冷泉爲最，五雜俎又以濟南趵突泉爲天下至佳之水，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實則天下山川泉水何止億萬，欲遍第天下之水，豈非井蛙窺豹之見？人間處處有甘泉，又何分次第？」

童九環道：「蕭爺高論，奴家甚是欽遲。」

蕭遠道：「姑娘雖是淪跡風塵，然而吐屬風雅，腹笥淵博，蕭某才是佩服。」

小翠在一旁道：「喲，蕭爺和咱們小姐可是一見如故，互訴傾慕……」

童九環白了她一眼微叱道：「小翠，看妳又貧嘴了。」

小翠朝她眨眨眼道：「是，小姐，我不說了，咱彈個曲吧！」說完叮叮琤琤彈起一闋崑曲「昭君怨」來，淒惻哀怨，令人泫然欲泣。

一闋彈完，蕭遠抬首望着童九環，只見她淚光瑩瑩，雙肩微聳，不禁問道：「莫非姑娘身世坎坷，這曲兒觸動了姑娘的隱痛？」

童九環舉手拭去淚水，幽幽說道：「昭君出塞，情境堪憫，奴家一時勾起身世來，不能自已，叫蕭爺見笑了。」

蕭遠道：「姑娘雖寄身畫舫，却不掩毓秀鍾靈，不知姑娘何以以此爲生，可否見告蕭某？」

童九環說道：「奴家自幼父母雙亡，孑然一身，無親無靠，只好靠此以爲生計了。」

小翠突然插口道：「却是我小翠自作聰明，彈什麼昭君怨，勾起小姐一腔心事，罷了，來點恩愛的吧。」說完，琵琶聲動，一闋纏綿宛轉，恩愛無邊的調兒响起，只聽童九環唱道：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蕭遠見她雙瞳含羞秋波微送，歌聲嚦嚦如鶯，不覺凝醉難禁。

突然啪啪啪左近响起喝采聲：「好一個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哈哈！」

蕭遠轉身望去，只見一艘花船駛來，三人站立船首，一式靛青繡袍，腰懸長劍，一望而知是武林中人。

那花船挨近畫舫，三人一個縱躍，跳上船來，其中一名身材壯碩，濃眉大眼的漢子，呵呵笑道：「大哥，三弟，這兒的娘們千嬌百媚，善解音律，咱們就包了下來如何？」

他右首是一名白面無鬚漢子，年約三十五六，只見他微微頷首道：「也好。」

另外一名瘦削精悍漢子一直盯着童九環，此時接口道：「包下來，包下來。」

小翠忽地起身道：「喂喂，你們是幹甚麼的，我家姑娘已有客人了。」

那高壯大漢伸手自懷中取出一錠大元寶，拍的一聲擱在茶几上道：「大爺出百兩銀包下，行了吧！」

小翠望着童九環，不敢答話。只見童九環欵欵起身，朝三人福了一個萬福道：「三位大爺見諒，奴家今夜已爲這位蕭爺包下，不能再接恩客了，三位大爺千萬包涵。」

那瘦削漢子見她軟語溫馨，楚楚動人，倏地自腰中掏出一塊黃澄澄金元寶來，道：「這是黃金五十兩，姑娘請收下。」

童九環只是微微搖頭，並不說話，緩緩坐了下來。

小翠柳眉倒豎，微叱道：「喂喂，我家姑娘不另轉包，三位可是看清楚了，請吧！」

那高壯大漢大喝一聲，正要一耳光甩向小翠，剛舉起右手，却爲那白面漢子擋住，那白面漢子道：「三弟，我等是何身份，豈可與這等奴婢一般見識？」回身朝蕭遠望了一眼，拱手道：「這位兄台請了，彭城羅氏三兄弟這廂有禮。」他見童九環不肯就範，有意來一招釜底抽薪，抬出自己三兄弟的名號，好讓蕭遠自動退讓。

蕭遠聽他自稱彭城羅氏三兄弟，那不就是彭城三英羅鶴、羅鵬、羅鵰麼？那彭城三英係武當派俗家第一高手斬雲劍黃鴻的弟子，也算得上名門正派，怎的方才那話，却是軟硬兼施？

蕭遠沉吟之際，只聽小翠道：「三位大爺，不管你們是羅氏三虎，羅氏三貓也好，橫豎我家姑娘今夜有客，不能招待三位大爺了……」

那高壯大漢羅鵰暴喝道：「小賤婢，找死！」呼的一聲拍向小翠右頰，那白面漢子羅鶴却不再阻攔，小翠見狀大驚，啊喲一聲便待後退却已不及，忽地蕭遠左手橫出，駢指點向羅鵰肘間曲池穴，羅鵰大驚，倏地暴退，洪聲道：「原來是個會家子，好好，羅某今夜正要領教。」話聲甫落，右掌陡地拍出，虎虎生風。

蕭遠怕他傷及童九環，身子凝立不動，右掌翻出，拍的一聲，兩掌接實，蕭遠不動，羅鵰却一連退了三步。

彭城三英俱都大吃一驚，羅鶴瞥眼見到蕭遠腰際斜掛一柄竹劍，沉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大名鼎鼎孤竹劍客蕭遠蕭大俠，難怪不將彭城三英放在眼裏，羅某只好向蕭大俠討教幾招。」嗆啷一聲，抽出長劍來。

那瘦削漢羅鵬也是嗆啷一聲，抽出長劍道：「大哥，跟我來，這年頭浪得虛名之輩甚多……」

陡然傳來一個清朝之聲：「慢着！」衆人望去，只見一艘巨艟駛來，船舷立着一名五十餘歲的老者，慈眉善目，面色紅潤，羅氏三兄弟立時朝他拱手道：「原來是江南大俠何老爺子，失敬失敬。」

不過片刻，那巨艟已駛近小船，蕭遠聽羅氏兄弟之言，便知來人是俠譽昭著的江南大俠神槍何勳，正要發話，只聽神槍何勳望着他道：「這位老弟腰懸竹劍，想必是近年來飲譽江湖的孤竹劍客蕭遠蕭大俠？」朝他拱拱手。

蕭遠亦回禮道：「江南大俠神槍何老爺子望重武林，今日識荊，幸何如之。」

何勳道：「蕭大俠言重了，不敢當。」略爲一頓，望了羅、蕭雙方一眼道：「如此良辰美景，四位不吟風賞月，却在這裏動刀動槍的，豈非大煞風景，究竟爲什麼？」

當下羅鶴說了原委，何勳捋鬚道：「原來是爲了這點小事，此事易解，老朽意下請諸位英豪及這兩位姑娘同登老朽小船，一併共攬明月，淺斟低唱，如何？」

蕭遠朝何勳拱手道：「冲着何大俠金面，蕭某自當遵命。」又朝彭城三英說道：「羅家兄弟，不打不相識，蕭某這廂有禮。」

羅氏三兄弟正中下懷，立時拱手道：「蕭大俠，方才多有得罪，還望蕭大俠寬宥才是。」

蕭遠轉身朝童九環、小翠說道：「九環姑娘，小翠姑娘，就請同登何爺大船如何？」

童九環柔聲道：「全憑大爺吩咐。」

當下衆人一同登上何勳巨艟。那船甚是寬敞，足有三、四丈寬，衆人上得船來，何勳早命廝僕擺設桌椅，取出水酒，點心招待。

此時正是亥時三刻，皓月高懸，衆人一面飲酒作樂，一面暢談武林軼事，江湖典故。何勳甚是平易近人，豪邁健談，羅氏兄弟亦是高談闊論，莊諧並陳，蕭遠更是逸興遄飛，踔厲風發，童九環，小翠二人不時彈唱助興，氣氛異常融洩和樂。

酒過三巡，蕭遠一時豪興大發，霍地起身抽出竹劍道：「今夜蒙何大俠相邀，吟風弄月，共渡良宵，蕭某不才，當誦詩舞劍，以助酒興。」

竹劍揮動，月光下只見銀虹耀眼，寒星盤旋，蕭遠邊舞邊誦道：「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台。喚厨人斫就，東溟鯨膾；圉人呈罷，西極龍媒。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酒杯？車千輛，載燕南趙北，劍客奇才，飲酣畫鼓如雷，誰信被晨鷄催喚回？嘆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淒涼感舊，慷慨生哀。」

衆人只覺蒼凉激越，悲壯慷慨，豪氣直上雲霄。良久，何勳才道：「蕭老弟談吐名雋，懷抱非凡，何以不入士林去求取功名，却來行走江湖？」

蕭遠喟然道：「何兄有所不知，蕭某早就取得功名，却因一樁大事，而丟官去職淪落江湖。」

衆人俱是吃了一驚，羅鵬道：「莫非蕭兄還中過舉麼？」

蕭遠道：「實不相瞞，蕭某是丙申年二甲進士，立春授八品縣令，未至秋分便丟了烏紗帽，此乃蕭某平生大辱，諸位不要見笑才是。」

何勳面色凝重，望着蕭遠道：「蕭老弟人在江湖亦不忘行俠仗義，何況在朝爲官？必是體恤民情，先憂後樂，何以遭逢不幸？個中是否受到寃屈？」

蕭遠道：「說來話長，十餘年前浙省青田縣發生一樁滅門慘案，便是那鐵胆神判童至中一家三十四口遭人殺戮殆盡之事

，蕭某丟官正與此事有關。」此話一出，衆人哄然。

羅鶴道：「此事與蕭兄有何關係？不成蕭兄正爲青田縣令麼？」

蕭遠黯然道：「唉！蕭某斯時正是青田縣令，此事發生後震驚天下，刑部尅期破案，蕭某偕同江浙兩省捕頭，勘查三月，却是毫無頭緒，蕭某因此而遭革職。」

童九環本來靜默一旁，此時突然插口道：「蕭爺自此浪跡江湖，難道是爲了偵尋此案麼？」

蕭遠道：「姑娘蘭心慧質，一語便中，不錯，蕭某奔走江湖多年，正是爲着此事。」

童九環道：「今年歲次辛亥，那是十五年前之事了，十五年來，不知蕭爺可有什麼重大發現？」

蕭遠道：「鐵胆神判童至中全家遭刦後，竟爲兇徒縱火焚燒，童家莊偌大莊院付之一炬，未曾留下一點蛛絲馬跡，蕭某慚愧得很，至今仍是一無所獲！」

羅鵬插口道：「九環姑娘，那時你尚在襁褓之中，自是不知此事，那童莊三十四口横遭屠戮，又復爲人毀屍滅跡，不僅是轟動全國，就我武林中人來說，更是一樁極大的震撼呢！」

童九環哦一聲道：「照三爺這麼說，那童至中可是武林中大大有名之人囉？」

羅鵬道：「正是，所謂鐵胆担道義，雙筆判是非，那鐵胆神判是個正義凜然，胸懷磊落的大英雄大豪傑，排難解紛，不遺餘力，一對判官筆使得出神入化，罕逢敵手，當年威震天下，直如泰山北斗一般，却落得這般下場，實是武林中數十年來未有之慘事，唉！好人不長命，壞蛋活千年，這年頭啊，好人難做唷。」

童九環道：「那童老爺子既是大俠英豪之流，難道沒有江湖朋友爲他尋死尋兇復仇麼？」

羅鵬搶先答道：「有啊！當時武林中九大門派各推一人出面處理此事，以少林澄智大師，武當玄清道長爲首，結果曠日廢時，也是一籌莫展，無跡可尋！後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成爲武林中的一樁無頭公案。」

羅鵬突然啊的大叫一聲，道：「有了有了，列位當聽過近來武林出現一位大魔頭，便是那聞聲喪胆的斷腸簫。」

羅鵬道：「怎麼？難道那斷腸簫與童莊血案有關連麼？老三，你如此聯想，豈非奇哉怪也。」

羅鵬道：「二哥，那斷腸簫與童宅血案是否有關，我不得而知，但咱們玄清師叔及少林澄智大師相繼喪生於斷腸簫之手，實是大有蹊蹺，你想想看，玄清師叔與澄智大師是當年武林中主持偵辦童莊血案之人，莫非玄清師叔與澄智大師查出了童莊血案的兇徒，這才遭斷腸簫的毒手？」

羅鵬道：「這麼說來，那斷腸簫是想殺人滅口了？」

羅鶴道：「照三弟所言，那斷腸簫即使不是童莊血案主謀，亦必大有關連。」略一沉吟，又道：「然則，不對，不對啊！」

羅鵬道：「大哥，什麼地方不對？」

羅鶴道：「斷腸簫所殺之人，除了玄清師叔及澄智大師外，也有黑道上的人物，如虎鶴雙兇，天毒叟唐震，九尾金蝎史朋，這四人是黑道著名高手，與童至中水火不容，總不成這四人也發現了童莊血案的來龍去脈，才遭斷腸簫毒手吧！」

何勳捋鬚道：「這可難說，眞相未明之前，誰也不能斷定虎鶴雙兇等人之死與童莊血案無關，不過玄清道長及澄智大師之死，據老朽大胆推斷，當是遭那斷腸簫殺人滅口所致。」

羅鵬道：「照何大俠之言，沉寂已久之童莊血案，只要抓到斷腸簫，便能使眞相大明了。」

蕭遠道：「蕭某多年來查訪，雖是一無所獲，却覺得童莊血案是一樁重大陰謀，並非如此單純，當係不少武林高人聯手所爲，否則以鐵胆神判童大俠及他弟弟霹靂劍童至誠，降龍手童至正等的身手，尋常武林人物豈下得了手？」

何勳望着他道：「不知蕭老弟可查出了是那些武林高人所爲？」

蕭遠道：「尚未查出，不過據蕭某所悉，鐵胆神判童至中爲人雖急公好義，勇於任事，却是剛愎自用，不得人緣，故而童至中極有可能名頭太响，而招妬嫉，或於排難解紛中，處置不當，種下惡因，因此暗中忌恨他的人，聯合他的仇家，於深夜之中大舉偷襲，才造成三十四條人命慘案。職是之故，蕭某以爲童莊血案，當另起爐灶，自童至中仇家親友查起才是。」

何勳道：「童至中嫉惡如仇，黑道人物對他恨之入骨，照蕭兄所言，黑道人物個個都與那童莊血案有關了。」

蕭遠道：「那也不見得，常言道，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又道：滿招損謙受益，依蕭某之見，童至中不僅爲黑道所不容，亦可能爲白道所忌，換言之，童莊血案或許是黑白兩道聯手所爲亦說不定。」

何勳道：「黑道人物自是難脫嫌疑，然而白道人物方面，不知老弟發現了什麼可疑之人沒有？」

蕭遠道：「此事茲事體大，人言可畏，蕭某缺乏佐證，不敢無稽胡言。」

何勳莞爾道：「老朽與童大俠雖是泛泛之交，却也時有往來，不知蕭老弟心中，是否也將老朽列爲可疑人物？」

蕭遠失聲道：「何兄說笑了，蕭某怎敢有此種想法？何兄俠名遠播，人人稱頌，蕭某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懷疑到何兄的頭上去。」

何勳捋鬚微笑道：「呵呵，老朽不過隨便說說而已，老弟不要見怪。來來來，咱們痛飲幾杯，何福！去將我窖藏了二十年的西域葡萄酒取一罎來，老朽今夜甚是歡暢，要與這幾位英雄痛飲幾杯。」

站在艙首一名老者應聲而去，不消片刻，那老者何福端着幾隻晶瑩發光的酒杯，他身後一名壯漢扛着一罎酒，兩人來到衆人面前，何勳看來滿面欣喜，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老朽這罎窖藏二十年的西域美酒，須用這等名貴的夜光杯盛裝，才能顯其眞味。」說完，命何福除去泥封，倒在一個酒壺中，再用酒壺斟了六杯酒。

何勳舉起酒杯，道：「蕭老弟，三位羅老弟，還有九環姑娘，值此花月良宵，

人生難得幾回，咱們乾了。」一仰而盡。

童九環舉起酒杯，輕啜一口，緩緩離唇，就月光下瞧去，只見那杯中之酒碧綠澄澈，想係受夜光杯色澤映照所致，驀然發現杯底赫然有篆體小字，時隱時現，倏地面色一變，旋即鎮定如恆，朝何勳盈盈說道：「何爺，這夜光酒杯好生精緻，不知是那家瓷廠所造，奴家也想購他幾隻，堂上招待客人甚是光彩。」

何勳望着那夜光酒杯，雙目精光暴閃，忽地朝何福暴喝道：「何福！你怎地越老越胡塗，這是夫人的遺物，竟用來招待客人，快快收回去。」怒目瞪視何福，何福呆了一下，道：「老爺，夫人她……」

何勳大怒道：「還囉嗦什麼，快收回去，另換玉杯來！」何福唯唯應諾而去。

何勳向衆人歉然道：「這幾隻夜光杯係賤內遺物，老朽一時得意忘形，竟用來招待列位，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來來來，吃菜，吃菜。」

童九環忽然轉向左首的羅鵬微笑道：「三爺，方才你們談到江湖上出現了什麼斷腸簫，那簫聲可是美妙動聽麼？否則怎地令人肝腸寸斷。」

羅鵬癡呆地望着她，楞了一下才道：「九環姑娘，那簫聲是否美妙動聽我怎知道？我要是聽過了，就不會在這兒和你共賞明月啦。」

小翠陡然插口道：「我家姑娘吹簫才眞是靈妙無匹哩！」

何勳道：「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就請九環姑娘吹奏一曲，必也能叫人柔腸寸斷，色授魂與。」

羅鵬笑道：「那可不是斷腸簫，是消魂簫了。」

當下小翠自囊中取出一隻鵝黃竹簫來，足有三尺之長。蕭遠見那竹簫色澤與自己竹劍相同，笑道：「九環姑娘，你那竹簫可是天山柔竹所製？」

童九環望着他道：「這竹簫係他人所贈，奴家也不知道是那兒的竹子製成。」

蕭遠迷惑地望着那竹簫，不再發話。

當下童九環唇就簫口，嚶嚶嚦嚦吹奏起來，這曲兒是「玉堂春」，衆人只覺簫聲纏綿悱惻，哀感頑艷，似有千種柔情萬般恩愛似的，當眞令人神魂顛倒，五臟六腑像吃了人參果一般，酣暢無地。

一曲吹罷，衆人鼓掌喝采，何勳呵呵笑道：「九環姑娘果然絲竹高手，一曲洞簫可眞吹到老朽心坎裏去啦，叫老朽這把老骨頭都要酥散了。」

童九環起身朝他福了一個萬福，道：「何爺既然愛聽，奴家這就專爲何爺吹奏一曲。」

當下簫聲一轉，一闋哀怨凄惻的曲兒奏出，嗚嗚咽咽之聲，衆人均覺嗒然若喪，不禁想起自己失意之事來，越想越是傷心，羅鵬首先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接者羅鵬亦是嚎啕大哭，羅鶴不久亦哽咽抽泣，何勳亦是淚水漣漣，蕭遠亦覺眼眶濕潤，心頭凄惻。

驀地何勳霍然起身，驚叫道：「斷腸簫！斷腸簫！」倏地奔向艙首，那知黑影一閃，一人攔住去路，何勳抬頭望去，那人赫然竟是小翠。

接着嗆啷幾聲，彭城三英亦已翻身站起，拿刀在手。蕭遠亦抽出竹劍，望着童九環，不知如亦是好。

蕭遠凝視着童九環道：「姑娘當眞是斷腸簫麼？」

童九環緩緩起身，嬌軀一個摔轉，衆人眼前一花，只見童九環已去羅衫綺裳，換成一式緣服勁裝，手中持着竹簫。

童九環朝蕭遠拱手道：「蕭大俠，妾身正是斷腸簫。」她這一凝立，氣勢與方才那等楚楚可憐之態大是不同。

此時何勳已在艙首和小翠打了起來，叱喝之聲，此起彼落，打得異常激烈。

蕭遠朗聲道：「難道姑娘又要殺人滅口麼？蕭某在此，斷不容許姑娘再造殺孽的。」

童九環道：「非也，妾身是爲我童家三十四條人命討債而來。」

「啊！」連續响起四聲，羅氏兄弟及蕭遠均失聲問道：「姑娘是童家之人？」

童九環陡然眼眶一紅，落下兩滴清淚來，凄然道：「鐵胆神判正是先父。」

羅鶴道：「咦，童大俠全莊老幼悉數被殺，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姑娘那時最多不過四、五歲，不成自己逃了出來。」

童九環道：「那夜我正爲我奶媽抱去十里外劉大夫處看病，僥倖未遭毒手。」

蕭遠說道：「那玄清道長等六名高手是姑娘所殺，難道六人均曾參與童莊血案麼？」

童九環道：「不錯，這六人殺害我童家三十四口，慘無人道，死有餘辜。」

蕭遠及羅氏兄弟又是大吃一驚，蕭遠道：「澄智大師是少林高僧，玄清道長是武當長老，兩人俱都望重武林，怎麼可能是血案兇徒？」

童九環道：「蕭大俠適才說的沒錯，滿招損謙受益，我爹就是因爲鋒芒太露，樹大招風，才落得遭到黑白高手圍殺，此事我師父已查得清清楚楚，斷無訛誤。」

羅鵬失聲道：「不可能不可能，我師叔那等溫厚長者，怎麼會是兇徒？」

童九環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許多表面上道貌岸然，滿嘴裏仁義道德之人，暗地裏却是男盜女娼，喪盡天良。」

蕭遠道：「不過令師是那位高人？竟能將血案查得清清楚楚！」

童九環說道：「妾身恩師人稱乾坤聖手。」

四人聽了又是大吃一驚，蓋那乾坤聖手慕容浩三十年前便已名揚天下，一身武學修爲深不可測，有武林第一人之譽，只是此人早已於二十年前退隱江湖，武林中盛傳他已坐化，那知還在人世，無怪乎童九環身手超凡。

蕭遠吁了一口氣道：「令師既是慕容老前輩，他說的話，自是不會錯的，」稍爲一頓，又道：「姑娘今夜斷腸曲專爲何大俠而奏，難道說何大俠亦是血案兇徒之一？」

童九環道：「我師父查出血案主謀共有四人，其中三人除了澄智大師及玄清道長外，另一人是鬼谷魔君，餘下一人却是不知。那澄智大師死前良心發現，說出『江南』二字便閉目死去，於是我偕同師妹小翠來到江南探查，直到方才才知道那最後一名主謀就是江南大俠神槍何勳。」

蕭遠道：「姑娘是怎生知道的？」他混跡江湖十多年，就是爲着此事，自是無比關切。

童九環道：「列位請稍候。」倏地一閃，人已不見。片刻後，自船艙掠出，手裏拿着兩隻夜光杯，盛了點酒，遞向蕭遠道：「蕭大俠請看，杯底是否有一『童』字？」另一隻酒杯遞向羅鶴。

蕭遠接過一看，杯底果然有一『童』字在酒中若隱若現。

童九環道：「這夜光杯是我童家祖傳之物，妾身記得年幼之時，我爹便曾以此杯宴客，當係何勳自我童莊順手牽去，證據確鑿，絕非妾身故入人罪，列位當可相信。」

羅鶴道：「唉，眞是人心隔肚皮，委實難測，想不到一代大俠竟是欺世盜名，雙手血腥之人。」轉身朝羅鵬，羅鵬道：「二弟，三弟，咱們走吧！」他因玄清道長亦曾參與童莊血案，甚感沮喪，雖然玄清是自己師叔，却不能替他報仇，只得快快離去。

此時幾聲吆喝，船艙裏奔出十餘位何勳健僕來，人人均手持刀槍，圍了過來，童九環纖手連揚，施出「米粒打穴」的功夫，那十餘名健僕，霎時站立不動。

只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聲，蕭遠，童九環望去，只見小翠手持長劍，正與手持長槍的何勳僵持不下，小翠杏眼圓睜，小臉緊綳，何勳却是目眦欲裂，髮鬚戟張，一副情急拚命之狀。

童九環道：「小翠，讓我來。」一個起縱掠去，那知何勳虛幌一槍，轉身竟然躍入湖中，蕭遠等人站立船舷望去，只見他如浪裏白條一般，飛快遊向岸邊。

蕭遠立時奔向舵房，拖出一艘小船，扔下湖面，三人躍上小船，蕭遠雙手持槳，奮力划去，那小船飛也似的追向何勳，眼看小船離岸尙有十來丈之遙，何勳却已游到湖岸，蕭遠輕功不俗，然而湖面却無荷葉可供落足之處，正暗自焦急，却見童九環忽地抽出一槳折成三截，右手連揚，那三截斷槳便已飛落湖面，正好可供輕功落足之用。

當下三人縱身掠去，踏着湖面斷槳，不消片刻即已奔到岸上，何勳眼看再難逃逸，忽地回轉身子，神態獰惡地衝了過來，喝道：「童九環，老夫與你拚了。」

長槍挽處，朵朵星芒迎向童九環，童九環竹簫一抬，幻起重重簫影磕向星芒，兩人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交手便施出絕學來。

何勳一管長槍使得猶如遊龍出海一般，矢矯靈動，神威凜凜，不枉「神槍」之譽，他於長槍一道浸淫已有四十年之久，此刻乃是性命交關，即使有十分本領也得使出十二分來。

童九環身負血海深仇，十五年前蒙乾坤聖手收錄之後，朝夕惕勵，日夜苦練，慕容浩更是督責甚嚴，全力調敎，不惜損耗本身功力，爲她打通任督二脈，生死玄關，是以她年未二十，却已有一身驚人藝業。

此刻童九環使出恩師晚年所創「竹簫伏魔三十六式」來，只見簫似萬道銀虹，人如掠波燕剪一般，劈、掃、切、斬、鑽、刺、點、戳，端得變化萬端，威力無邊。要知這「竹簫伏魔卅六式」乃是乾坤聖手慕容浩融合刀，劍，棒、棍等短兵器的諸般招式所創，招中藏套，套中含式，童九環配合「追風逐電」身法使出，不過廿幾個回合，已將何勳罩於重重簫影之中。

本來兵器有謂一寸長一寸强，一分短一分險，但是此刻何勳却是左支右絀，長槍反像是多長了幾尺一般，碍手碍脚，任他槍法如神，亦難如意施展。

五十招之後，何勳只剩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蕭遠及小翠眼看童九環穩操勝劵，不禁相互一笑。

忽然一聲暴喝，何勳長槍挽動，使出一招「龍騰八荒」的絕招來，這招是個兩敗俱傷的打法，凌厲毒辣，何勳非至生死關頭，不輕易施展，只見他高大身軀騰空躍起，拚着斷腿折肢，却將長槍凌空下擲，直刺敵人心窩，好個童九環，一聲嬌叱，一招「探海屠龍」使出，竹簫迎向長槍，只聽「噹」的一聲巨响，長槍如斷凫一般，橫掠飛出，接着一聲悶哼响起，何勳撲通一聲跌落地面，面白如紙。

童九環忽然雙膝着地，朝南拜了三拜，淚流滿面道：「爹娘，叔，嬸，何賊即將授首，九環給你們報仇來了。」說完起身朝何勳行去，何勳萎頓地上，閉目等死，童九環竹簫伸出，正待戳去，只聽蕭遠喊道：「慢着！」

童九環不解地望去，只聽蕭遠道：「帮有帮規，國有國法，何勳縱是罪大惡極，也該交由國法制裁才是。」

童九環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此等元兇巨惡，妾身恨不得將其剖心掏肺，寢皮食骨，豈能讓他多活片刻？」

蕭遠緩步行來，道：「姑娘情境，蕭某十分同情，但是……」話未說完，忽地一陣「桀桀桀……」怪笑聲，山岩後轉出一行人來。

三人回頭望去，目光下只見一名峨冠博帶，相貌威猛的老者，龍行虎步走了過來，左右各伴一名紫服老者，雙目碧綠，長髮垂肩，再後是四名面目森冷的玄服漢子，蕭遠識得正是鬼谷四煞。

那相貌威猛的老者一出現，何勳立時高聲道：「神君來得正好，那綠衫女子正是斷腸簫，快將她殺了。」

童九環聽他一說，已知來人是鬼谷魔君，當下問道：「鬼谷魔君東方雄，你來得正好，省得我多跑一趟鬼谷。」

鬼谷魔君東方雄盯着童九環，緩緩說道：「你這小妞兒就是斷腸簫，嘿嘿，這半年來可眞得意，你說：你是童至中的什麼人？」

童九環瞪視東方雄，咬牙切齒道：「那是先父！」語音一頓，又一字一句說道：「東方老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夜你插翅難飛！」

東方雄仰天哈哈大笑，聲如雷鳴，說道：「好大的口氣，好狂的妞兒，即使童至中在世，也不敢對老夫如此輕蔑，你當老夫像澄智禿驢，玄清雜毛那麼容易打發的嗎？」

何勳躺在地上喊道：「神君留心，此女係乾坤聖手之徒。」

東方雄望了何勳一眼，道：「何兄請稍安勿燥，老夫閉關十年，神功已成，世上再無敵手，就是慕容老兒來了，老夫也要讓他嚐嚐老夫九陰神功的厲害，他那武林第一人的寶座，從此便要易主了，哈哈哈！」

童九環怒聲道：「老賊，休得猖狂，我師父一到，管叫你們這些妖魔鬼怪全皆伏誅，不過，還用不着他老人家出手，我姊妹二人便已足矣……」

東方雄又是哈哈兩聲，道：「小妞兒，你跟你老子一樣，狂傲倔强，老夫今天就成全你，你發招吧。」他自恃身份，不肯先行出手。

突然一聲：「且慢！」只聽蕭遠橫在二人之間，鬼谷魔君雙眉一皺，道：「你就是孤竹劍客蕭遠？老夫俊兒可是你打傷的？」

蕭遠說道：「不錯，東方俊傷在蕭某手下，此事暫時擱置，蕭某另有事情要請敎。」

東方雄斜睨他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老夫沒這等閒功夫同你磕牙。」

蕭遠道：「蕭某要問的就是那童莊血案的前因後果。」他爲此事虛擲十多年光陰，自是不得其因由便不甘心。

東方雄望着蕭遠、童九環及小翠三人道：「叫你三人死得瞑目，老夫這就略述原委，十七年前，函谷關外，老夫與童至中狹路相逢，大打出手，是時老夫神功未成，在第三百零七招上，老夫右脇挨了一掌，自知不敵，逃遁而去，自此老夫時思報仇。後來，以黃金美女及武學秘笈，說動澄智禿驢、玄清雜毛及何勳老兒，渠等早就不滿童至中那等睥睨天下捨我其誰的氣勢，我四人一拍即合，於十六年前開始策劃，其後又聯絡黑道上的天毒叟，虎鶴雙兇，九尾金蝎，飛天蜈蚣，黑風三怪及白道上的三才劍，入雲龍等，加上鬼谷雙妖，四煞，一共二十名高手，於丙申年六月下旬深夜，一舉盡殲童莊三十四口，嘿嘿，那一戰可眞殺得痛快淋漓。」

蕭遠道：「難怪後來九大門派派人探查此事，却不了了之，原來探查之人就是兇徒。」

東方雄甚是得意，仰天又哈哈大笑數聲，才道：「你三人現下已經明瞭，當不會終天抱恨了。」略爲一頓，厲聲道：「雙仙，四煞，與我拿下！」

驀地，一聲「阿彌陀佛！」傳來，山谷後竟又轉出一大羣人來，最先是一名白眉老僧，身旁跟着兩名小沙彌，其後是一名仙風道骨的老道，左右亦隨着兩名小道童，老道之後是一名童顏鶴髮，藹然可親的老者，其後便是兩名中年道士以及三名年逾五旬的和尙，最後竟是十餘名官府捕快。

童九環以及小翠見到那位童顏鶴髮的老者，立時奔了過去，伏身下拜道：「師父。」

東方雄見到來人，陰笑道：「好好，慕容老兒，你可眞會未雨綢繆，除了少林掌門澄空禿驢，武當掌門玄靈雜毛之外，還請了六扇門中的飯桶到來，嘿嘿……哼哼……。」

那白眉老僧澄空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若非慕容老施主巧施安排，老衲仍是昏瞶無知。我少林派出了澄智這等逆賊，實是太愧對童大俠滿門老幼了，阿彌陀佛，老衲眞是罪孽深重。」言罷低首合什唸經。

那仙風道骨的老道玄靈道長亦稽首道：「無量壽佛，我武當派出了玄清這等徒賊，實是本派恥辱，唉，貧道老邁無能，坐令豺狼横行，罪過，罪過。」

東方雄陡然仰天怪嘷，如鶴唳長空，猿啼巫峽，嘷聲未絕，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道：「東方雄，老朽領敎你的九陰神功。」語語鏗鏘，透過他重重怪嘷之聲，逼了過來。

東方雄戛然止聲道：「慕容浩，今日是你歸陰之期！」身子凝立不動，雙掌連揚，兩股雷厲狂飆，捲向慕容浩，罡風呼呼，逼得衆人不住後退。

慕容浩仍是掀髯微笑，站立不動，那兩股狂飆却似泥牛入海一般，消失的無影無踪。

東方雄見狀面色一變，倏地五指箕張，駢指連點，幾股銳嘯指風，破空奔向慕容浩，慕容浩大袖上下揮動，將指風化得無聲無息。

此時鬼谷四煞已經施出四絕陣將蕭遠，童九環，小翠等圍在陣中，七人殺做一團。

東方雄左右兩名碧眼紫袍老者正是鬼谷雙妖，雙妖眼見東方雄戰慕容浩不下，遂悄步抄向慕容浩，趁他大袖揮動之際，四隻烏黑手爪抓向他左右要害。

站在一旁的官府捕快眼見到慕容浩將遭毒手，不禁大聲驚叫道：「老前輩，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鬼谷雙妖四爪堪堪遞出，不見慕容浩如何動作，雙妖居然發出兩聲慘叫，如遭雷殛般，倒地呻吟不已，東方雄面色大變道：「無相神功！」

就在此時，忽然「啊喲！」幾聲，鬼谷四煞亦遭蕭遠，童九環及小翠點倒在地上。

東方雄驚駭無比，暴喝道：「慕容浩！老夫和你拚了！」

雙掌凝聚全身功力，轟隆一聲擊向慕容浩，慕容浩驀地收起笑臉，面色莊肅地伸出雙掌緩緩推出，只聽蓬的一聲震天價响，刹那間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塵土迷漫了半個天空。

片刻之後，灰塵散去，只見地上躺了八人，除了鬼谷四煞，雙妖之外，還有神槍何勳，及鬼谷魔君東方雄，四人俱都受傷不輕。

童九環持簫奔去，正欲將八人一一戳斃，却聽慕容浩藹聲道：「環兒，你大仇已報，廢了他們武功，交由官府去辦吧。」童了環依命行事。

十餘名捕快縛看東方雄等人去後，蕭遠望着遠方雲水蒼茫，忽覺大夢一塲，感慨萬千，却聽小翠嬌笑道：「蕭爺，我家小姐請您西湖泛舟呢。」

童九環雙頰緋紅，白了她一眼道：「小翠，你又貧嘴了。」

蕭遠一楞，隨即抱拳道：「但憑兩位姑娘吩咐，蕭某無不從命。」童九環聽了雙頰更紅，低首玩弄衣角。

——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一條街（第二部）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歌和金糊塗等人爲了救回自己的小兒女，只有依言將三車財寶送到黃河北渡口去，接着他們於半夜時分回到「及人善堂」，但是却不見兩個小兒女的踪影，正在焦急萬分，忽見「千手將軍」帶着南仙到來，此刻的南仙已是衣衫襤褸，瘋瘋癲癲的瘋人，看來絕非擄走兩名小孩的人。水蜜桃一路跟踪那批財物，只見幾個黑衣人駕着四輛馬車，載着二十七箱珠寶，直向荒蕪之地駛去，並在一片沙渚上休息，水蜜桃監視了一夜，至天亮仍不見黑衣人動身，心中疑惑，忙走前探視，原來四輛馬車中已不見人影，只有廿七個空箱子，水蜜桃才知上當了……

爲救小兒女

應約赴禹廟

林歌苦笑了。

金糊塗和朱五絕也苦笑了。

凌波仙子則黯然落淚，傷心、絕望已極。

他們原都把希望放在水蜜桃身上，認定她必能跟踪尋到對方的落脚地點，現在聽了水蜜桃的描述，他們的希望成幻了。

朱五絕嘖嘖稱奇道：「這眞是怪事，那二十七箱財寶，他們就那樣乘着黑夜搬取一空了？」

水蜜桃搖頭道：「不是，那些黑衣大漢一共只有八個，就算用袋子裝，也不能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搬走一空，他們是空手逃走的！」

朱五絕聽得莫名其妙道：「我不懂妳的話意，他們若是空手而逃，那麼那二十七箱財物——」

林歌接口道：「船送走了。」

朱五絕一怔道：「哪條船？」

林歌道：「前夜那條船。」

朱五絕道：「可是，水蜜桃明明看見他們在下游北岸靠岸，將船上的二十七箱財物搬上馬車，怎麼又說是那條船送走了呢？」

金糊塗搓手長嘆道：「這是他們的障眼法啊！他們搬下船的其實只是空箱子，箱中財物仍留在船上！」

朱五絕這才明白過來，不禁開罵道：「眞他媽的，他們怎麼會想到這條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

林歌輕嘆一聲道：「由此可見，主其事者的智慧相當高……」

水蜜桃道：「不錯，策畫這件事的人非常精明，他爲了逃避人跟踪，故意將四輛馬車停在沙渚上，那地方有許多淺水，他們乘夜涉水逃去，沒有留下一個足印，我找了半天，甚麼也沒找到！」

凌波仙子悲泣道：「他們把東西拿去了，却不肯放還孩子，這可如何是好？」

大家默默無語。

過了一會，林歌才開口道：「他們殺害那兩個小孩，對他們是沒有好處的，我看他們不放回孩子的原因只有一個：還要脅迫咱們幹別的事！」

金糊塗雙眉深深鎖起，道：「不錯，這件事如是『武林一條街』所爲，那麼他們要咱們幹甚麼也就可想而知了。」

朱五絕道：「爲了那兩個小孩，當『店小二』就當『店小二』算了！」

金糊塗道：「這回只怕不只要咱們當『店小二』而已，可能還要咱們幹許多事情呢！」

林歌點點頭道：「正是，『武林一條街』既在中原開張，那規模之大必非大理那座『武林一條街』所可比擬，他們要咱們幹的，只怕就像賈彎刀一樣——引誘各方武林高手進入『武林一條街』。」

朱五絕打個寒噤道：「若是如此，咱們幹是不幹呢？」

林歌默然。

金糊塗也默然。

這是一項很嚴重的大問題，要他們昧着良心去幹壞事，他們無論如何下不了手，可是要他們眼睜睜的看着骨肉被殺，這也是他們無法忍受的事，所以他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水蜜桃冷冷笑道：「林歌，我告訴你：我的兒子必須救回來，不管你用甚麼手段！」

林歌明白她的意思，因此心情更爲沉重。

水蜜桃又道：「你給我牢牢記住：過去你的行俠仗義所付出的心力太多了，如今爲了救回自己的骨肉，就是昧着良心幹它一件壞事也是情有可原的！」

林歌嘆道：「別急，這件事是不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幹的，現在還不知道，也許過兩天那兩個小孩便會安然回到及人善堂也說不定。」

水蜜桃道：「此事已十分明顯，絕對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幹的不錯！」

林歌道：「妳剛剛回來，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妳一件事——大理『武林一條街』的街長正在咱們及人善堂的地窖中呢！」

水蜜桃一怔道：「你說甚麼？」

林歌便將昨日千手將軍帶來發瘋的南仙的經過告訴她：然後將情況分析給她聽，最後說道：「所以，那兩個小孩是否被開設在中原的『武林一條街』的人擄去的，目前尚難斷定；我總覺得，如果中原武林也出現了一座『武林一條街』，那必是這個自以爲是梅花仙子的南仙所策畫的，而既是他所策畫的，他應該不會忽然一瘋至此，而且『武林一條街』的人若見他生病發瘋，也不會讓他在外面亂跑……」

水蜜桃不待他說完，忙的站起道：「走，咱們去瞧瞧他！」

於是，五人一起進入地窖。

這間地窖，原是林歌建來儲存東西的，其地點就在堂屋外面的空地下面，長八丈寬二丈，可說十分寬大；昨天他將南仙囚禁於此，臨時製造三面堅固的木柵，在地窖的內部圍成一間牢房，爲恐仍然制不住南仙，又在他脚上加了一副脚鐐。

此刻，南仙面向牆壁坐着，口中喃喃自語，不知在說些甚麼；林歌五人來到「牢房」外面，他都聽若未聞，頭也不回一下。

水蜜桃驚訝道：「這個人就是『武林街長』？他當眞瘋了？」

林歌道：「是的，他就是使我們三人滯留南荒數月之久的『武林街長』；由於他深愛的『梅花仙子』被害，他在過度的傷心悲痛之下，精神分裂爲二，白天扮演他自己，夜裏則變爲『梅花仙子』，那座『武林一條街』便是在『她』自以爲是『梅花仙子』的時候完成的。」

水蜜桃聽他再加解釋之後，總算明白了，便問道：「那麼，他昨夜的情形怎麼樣？」

林歌道：「昨夜我們三人輪流暗中觀察了一個晚上，未見他有變成『梅花仙子』的跡象，好像他來到中原之後，已變成瘋子，與在大理的他又不一樣了。」

水蜜桃道：「從昨天到現在，他一直就是這個樣子？」

林歌道：「是的。」

凌波仙子道：「昨日他誤認我爲『梅花仙子』，我就『將計就計』跟他交談了一番……」

她也將昨天的情形說出來。

水蜜桃沉吟道：「如此說來，咱們兩個孩子的被刼，好像不是他策畫的了？」

林歌道：「不錯，在中原建造一座『武林一條街』雖是『她』早就有的計畫，但照目前的情形看，即使在中原的『武林一條街』已經建成，『她』已無力領導控制它，其領導控制權已落入他部屬霍一龍和霍二龍手裏了。因此那兩個孩子的被刼，多半是霍一龍和霍二龍所出的主意。」

水蜜桃道：「如果他們要你們三人聽命於『武林一條街』，爲何到現在還沒消息呢？」

林歌道：「我猜是這樣：那座『武林一條街』距此甚遠，霍氏兄弟尚未見到那二十七箱財寶，等他收到財寶時，應該會有消息來的。」

水蜜桃凝視南仙道：「無論如何，這個人應知『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咱們應善加利用，小心莫讓他跑了。」

金糊塗碰碰身邊的凌波仙子，低聲道：「妳再跟他談談看。」

凌波仙子點點頭，當下啓口道：「南仙，我是梅花仙子，你怎麼不理我啦？」

南仙聽到「梅花仙子」四個字，渾身微微一震，立刻轉過身來，神情激動地道：「妳……妳是若梅麼？」

凌波仙子嫣然一笑道：「是呀！你成天想着我，怎麼見了面反又不相識？」

南仙瞪着一對眼珠子，仔細把她端詳一番，忽然哈哈大笑道：「別騙我，妳不是梅花仙子！妳是鐵山蘭！妳這個心如蛇蠍的女人！妳還有臉來見我麼？呸！妳給我滾得遠遠的！再不要來見我了！」

凌波仙子呆了呆，轉對丈夫金糊塗問道：「鐵山蘭是誰？」

金糊塗皺眉道：「是他的前妻，聽說已被他殺死了。」

凌波仙子一哦，立刻指着南仙罵道：「你這個混帳東西，我是梅花仙子，你怎麼說我是鐵山蘭？你再不正經一些，我可不理你了！」

南仙面色一變，面露驚疑之色道：「妳當眞是梅花仙子麼？」

凌波仙子一點頭道：「我當然是梅花仙子！」

南仙忽然哭了起來，道：「妳……妳是梅花仙子！妳爲甚麼一直躲着我？妳……你爲甚麼一直不理我？妳可知道我想得妳好苦？」

說到這裏，蒙臉大哭。

凌波仙子大聲道：「誰說我不理你呀！你只要說出『武林一條街』在哪裏，我便理你！」

南仙哭道：「武林一條街是妳建來送給我的，怎麼還問我啊？」

凌波仙子道：「我說的是在中原的『武林一條街』，不是大理那一座！」

南仙恍似想起了甚麼，猛的抬起頭來，目光閃閃發光道：「他……他們打了我！他們打了我一掌！」

說着說着，忽然露出極度恐懼之色，全身發起抖來！

凌波仙子訝然道：「你是說：霍一龍和霍二龍打了你？」

南仙顫聲道：「不！不！不！是他們！是他們打了我！是那個天下第一怪人打了我！」

凌波仙子問道：「誰是天下第一怪人呀？」

南仙好像怕得要死，戰戰兢兢道：「就是他！就是他們！他們是『武林街長』！他打了我一掌！打在這裏……」

說着，指着自己的腦袋。

凌波仙子道：「他在何處打了你一掌的？」

南仙道：「在……在……在洛陽！」

凌波仙子追問道：「在洛陽的甚麼地方？」

南仙道：「洛陽的……洛陽的……我想不起來了。」

凌波仙子再問道：「那麼『武林一條街』是不是在洛陽城中？」

南仙聽了連連點頭道：「是啊！是啊！就在洛陽城中！就在洛陽城中！」

凌波仙子看了丈夫一眼，又問道：「你如到洛陽，還記得那個地方麼？」

南仙又連連點頭道：「記……記得！記得！」

凌波仙子大喜，轉向丈夫金糊塗道：「好了！總算問出來了！如今咱們只要將他帶去洛陽，便可尋到那座『武林一條街』了！」

水蜜桃也很高興，忙道：「林歌，去準備馬車，咱們送他去洛陽！」

林歌沉思有頃，才說道：「別急，我認爲咱們最好在家等候兩天，假如他們不放還孩子，再來行動。」

水蜜桃道：「有這個必要麼？」

林歌道：「有的，目前最重要的是兩個小孩子的安全，說不定他們會釋放孩子，咱們若在他們放回孩子之前急急忙忙趕去洛陽，萬一被他們發現，反爲不美。」

朱五絕點頭道：「這話不錯。」

金糊塗道：「那麼，咱們就等他兩天，如不見孩子回來，再去洛陽不遲。」

水蜜桃和凌波仙子均表同意，五人正要退出地窖之際，忽見張嫂（及人善堂僱用的奶媽）神色倉皇的跑進來，手上拿着一枝箭，叫嚷道：「消息來了！消息來了！有人射這一枝箭進入及人善堂……」

林歌一眼瞥見箭桿上綁着一束白紙，連忙拿過來，解開白紙上的絲繩——

『字諭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知悉：本月十五日三更時分，希來三門峽之禹廟相見，事關汝子之生死，不得有違。』

就這麼幾十個字，下面沒有署名，看不出是「武林一條街」所爲或其他綠林人物幹的。

五人看過字柬後，面面相覷，呆了一會之後，林歌才苦笑一聲道：「所料不差，他們是不會輕易釋放孩子的！」

金糊塗問道：「你看這是『武林一條街』發的箭書麼？」

林歌搖頭道：「看不出來，但我猜八成不錯，除了他們之外，中原武林黑白兩道，有幾人敢招惹咱們三人？」

水蜜桃道：「今天是十一日，此處距三門峽也有幾天路程，那麼你們三人今天就得動身了。」

凌波仙子道：「我跟你們一起去好不好？」

金糊塗道：「妳武功比我們高强，有妳同往自然很好，不過妳最好還是留在及人善堂。」

凌波仙子道：「爲甚麼？」

金糊塗道：「因爲這裏的幾十個孩子須要妳們兩人保護。」

凌波仙子聽了這話，只好沉默下來。

水蜜桃道：「三門峽上有一座禹廟的麼？」

朱五絕道：「有，它在砥柱峯的南面一座孤峯之上，以前我曾去過。」

林歌道：「那麼，咱們打點一下，立刻出發。」

他沉吟了一下又道：「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將在本月二十日返回及人善堂，過了二十日那天還不見我們回來的話，便表示我們遭遇困難，那時候……那時候妳們只好將幾十個孩子帶去託交丐帮照顧一下，然後妳們便可帶他去洛陽找找看了。」

他所說的「他」，是指南仙。

水蜜桃點點頭道：「就是這樣了，你們最好小心一些，救孩子固然重要，但是……你了解我的意思麼？」

林歌點頭表示了解。

× × ×

十四日晚上，林歌、金糊塗、朱五絕三人乘着一舟來到三門峽南面孤峯之下。

所謂「三門峽」，即是中神門、南鬼門和北人門，昔年夏禹治水，到此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因又名「砥柱山」；其實河中共有六峯，而較著名的是最北的兩柱相對，舟筏經此，驚險萬狀，如過鬼門關一般。

而禹廟所在地的孤峯，即在兩柱相對的南面，這座孤峯當然也是四面環水，只因峯巓甚是寬闊，因此古人便在峯上立廟紀念「禹」治水的功勞。

此處的河水不若鬼門之湍急，峯腳下有可停泊船隻之處；林、金、朱三人乘舟抵達時，才不過初更時分，還不到對方的約會的時候。

金糊塗問道：「咱們這就上去呢？或是等到三更才上去？」

林歌道：「提早上去，有好也有不好

，好的是咱們可以先摸清禹廟四周的環境；不好的是萬一咱們撞破了他們的甚麼秘密，只怕他們就不肯和咱們相見了。」

金糊塗道：「既是如此，咱們還是等三更一到再上去便了。」

那舟公問道：「你們三位要上禹廟幹麼？」

林歌道：「有人邀約我們三人今夜三更在禹廟見面。」

那舟公聽了知非尋常，便道：「老漢可不能等候這麼久，三位何不就此下船，老漢也好趕回家去。」

金糊塗道：「你老不能把船開走啊！我們三人還要乘你的船回去呢！」

舟公道：「三位幾時下來？」

金糊塗道：「最遲天亮便可下來。」

舟公道：「明天一早就有船隻到這峯下來，三位別怕回不去。」

林歌轉對朱五絕問道：「你以前曾經到過此處，情形是否如此？」

朱五絕點頭道：「不錯。」

林歌便取出船資遞給舟公，說道：「明天一早，你老方便的話，就來接我們三人回去，若是不方便，那就算了。」

舟公口中應着，收了船資，將船撐走了。

三人便在附近一條登山的石徑上坐下，準備三更一到便上峯赴約；林歌打量着四周的形勢，又向朱五絕問道：「這孤峯四面環水，就只這麼一條石級可通上峯頂的禹廟？」

朱五絕道：「這個我不大清楚。」

金糊塗嗒然道：「林歌，咱們先來商量商量，要是那霍氏兄弟提出的條件咱們無法接受，你打算怎麼辦？」

這正是林歌最担心的問題，他實在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只好聳聳肩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他們不要有太不合理的要求……」

金糊塗苦笑道：「那是可想而知的事，難道你還妄想他們對你以禮相待麼？」

林歌皺着眉頭道：「我妻子說我過去付出的心力太多了，如今爲了救回自己的骨肉，即使昧着良心幹一次壞事也不妨的話，你同意不同意？」

金糊塗拍膝道：「我同意！他媽的，天底下幹壞事的人太多了，有許多人爲了個人的利益，甚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幹得出來，如今咱們爲了救兒女，正所謂被逼無奈，當然可以幹一幹了！」

林歌道：「要是他要你去殺人呢？」

金糊塗道：「那就殺呀！」

林歌道：「如果他要你殺的對象是一位好人呢？」

金糊塗舉手連續做「刀砍」的手勢道：「天生萬物以養民，民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朱五絕道：「金糊塗，你瘋了！」

金糊塗憤然道：「沒有，我現在腦子清醒得很，我告訴你：我心裏煩透了，只要能救回女兒，我他媽的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也在所不惜！」

朱五絕道：「不要這麼衝動，你早就該明白，做一位俠客是不容易的——」

金糊塗立刻截斷他的話道：「五絕，你這話錯了，我本來尉不是一位俠客，我一向只幹些自己喜歡幹的事，從來不認爲自己是俠客！」

轉對林歌問道：「喂，林歌！你是俠客麼？」

林歌苦澀一笑道：「我更不是，我幹甚麼事都是爲了銀子，記得咱們三人聯手緝捕宋七刀是爲了銀子，我受雇保護呂留良也是爲了銀子，跋涉萬里去樓蘭古址尋找『俠骨』也仍是爲了銀子！後來咱們三人又聯手去長白山捕殺狠人也一樣爲了銀子！我渾身銅臭味，那裏算得上是個俠客呢？」

朱五絕道：「你們夫妻開設及人善堂收容孤兒，不就是一種俠義的行爲？」

林歌道：「啊哈！你不提這個還好，一提起此事我就有滿肚子苦水！這都是水蜜桃幹出來的好事，起初她只不過收留五六個，我一時糊塗油蒙了心答應了她，誰知這樣一來，他媽的好像天底下的孤兒就來個八方風雨會開封，一股腦兒都跑到我們及人善堂來了，弄得我們夫婦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你想想看，要不是爲了那些孩子，我們現在的日子豈非過得像神仙一般麼？」

朱五絕道：「你肯爲孤兒們出力，總算是不錯的啊！」

林歌咬牙道：「這件事過了之後，我決定解散及人善堂，跟我妻兒遠走高飛，再不幹那種傻事了！」

金糊塗接口道：「對！對！對！有道是『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別人睡覺快活生孩子，咱們憑甚麼要替他們的孩子餵奶換尿布，去他娘的蛋！」

朱五絕嘆息道：「我朱五絕也不是甚麼俠客，可是我總覺得做好事心安理得，做壞事寢食難安……」

金糊塗「哼！」了一聲道：「可是老天爺不長眼睛，咱們做好事却不得善報；我金糊塗爲朋友兩肋插刀，拋下即將臨盆的嬌妻跑去南荒，差點把命丟掉倒還罷了，那想到在下一個女兒見都還沒見上一眼就被人抱走了，似這般情形，好人還幹得麼？」

朱五絕道：「好了，好了，不要發牢騷了，古人說『留正氣給天地，遺清名於乾坤』，咱們幹的對不對，眼前不計，死後却有定評。」

金糊塗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言以蔽之：爲了救女兒，我決定不擇手段！」

林歌道：「對，咱們豁出去了！」

三更將至。

三人起身束裝停當，便踏着上山的石級，向峯上登去。

他們三人都沒有帶兵器，連七首和暗器也沒有帶，爲了救孩子的命，他們準備盡可能與對方妥協，只希望對方提出的索求他們有能力辦到……

石級繞峯而上，如螺旋上伸，他們一邊走一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結果到達峯頂上時，都沒發現甚麼。

峯頂上，一眼便見到那座禹廟，但廟殿上沒點着燈，一片漆黑沉靜。

林歌一直担心對方函約自己三人到此，可能又是一着「調虎離山」計，其目的可能仍在於及人善堂，故這時見廟裏廟外

均不見一個人影，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忍不住大聲道：「在下林歌、金糊塗、朱五絕已應約而至，朋友即請現身相見！」

正以爲不會有人應答，不料話聲一落，便聽廟後有人揚聲答道：「且先更衣，再行候傳！」

話聲中，有一大包東西從廟後拋出，飛過廟頂，落到林歌三人跟前！

林、金、朱三人怕有詐，一齊頓足倒縱數丈，後見那包東西落地之後並無變化，才慢慢走過去，由林歌動手解開。

包內，是三套「店小二」的衣褲！

林歌一見之下，心已瞭然，當下與金糊塗和朱五絕交換了一個眼色，三人隨即脫下身上的衣服，換上「店小二」的衣褲——他們在大理「武林一條街」穿過的衣褲。

三人穿好之後，旋聽廟後那人又揚聲道：「第二號店小二聽令！」

金糊塗快快然道：「聽着啦！」

那人道：「入廟與武林街長相見！」

金糊塗應聲走去。

那人又道：「第三號店小二和第四號店小二站好勿動，等候召見！」

林歌和朱五絕只好站着，目送着金糊塗走入那黑漆漆的廟殿裏去，他們內心中自是忐忑不安，但知大概不會有性命危險，只得隱忍。

今夜雖是十五月圓之日，但天上烏雲密佈，因此天黑地暗，林、朱二人目力雖佳，因所站立的地點距離禹廟還有十多丈遠，故看不見廟中的情形，甚至當金糊塗一腳跨入廟中後頓時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林歌凝神諦聽，也只聽得金糊塗口中應着「是，是……」而聽不見那武林街長向他說甚麼！

過了好一會，還不見金糊塗出來的時候，又聽廟後那人大聲道：「第三號店小二入廟晉見！」

林歌對朱五絕投下一個「告別」的眼色，便舉步走去。

一轉眼，也消失在廟中了！

朱五絕也傾耳諦聽，也只聽到林歌在答着「是，是……」的聲音，而聽不見那武林街長在說甚麼。

他心裏十分困惑，雖然現在已知兩個小孩確是落入「武林一條街」手裏，但他想不出「武林街長」是何許人；他覺得霍氏兄弟雖有可能是「武林街長」，但是他們似乎不是南仙口中所說的「天下第一怪人」……

又過了好一會——

「第四號店小二入廟晉見！」

朱五絕應了一聲，快步走過去。

一腳跨入廟中，但見殿上擺放夏王的「神龕」前面，有一塊黑色的布幔深垂着，不過神案前的左右却挺立着兩個身着錦衣的中年大漢！

這兩個中年大漢均非漢人，他們仗劍而立，雄糾糾，氣昂昂，好像隨時準備殺人！

朱五絕沒見過霍一龍和霍二龍，但他直覺的感到這兩人必是霍氏兄弟，因此對「武林街長」的身份更覺其神秘莫測了。

「跪下！」

中年大漢之一，口氣冷峻已極。

朱五絕却站得挺直。

那中年人臉色一沉道：「朱五絕，你敢抗命不成？」

朱五絕笑嘻嘻道：「不敢。」

那中年人怒道：「那爲何不跪？」

朱五絕道：「向誰下跪呀？」

那中年人一指布幔後面，喝道：「向咱們『武林街長』下跪！」

朱五絕笑道：「那上面供的是夏王，怎說是『武林街長』呢？」

那中年人厲聲道：「叫你跪下你就跪下，那有這許多說話！」

朱五絕仍是滿面笑容道：「別急，別慌，閣下且請稍安毋躁，我朱五絕可不是那種高唱『男兒膝下有黃金』的人，你要我跪，我一定跪，只是我想先弄明白一件事……」

他舉目第二次掃視整個廟殿，接着道：「我攪不清楚的一點是：剛才金糊塗和林歌明明走入這廟殿，沒見他們出廟，怎的這會竟不見了？」

那中年人沉聲回道：「他們都已經走了！」

朱五絕道：「這廟殿別無出路，他們從那裏出去的呀？」

那中年人道：「這你別管，快跪下恭聆街長的教誨！」

朱五絕道：「我想知道他們是不是還活着，只要知道他們還活着，你要我跪我就跪，你要我磕我絕對磕，就是這樣！」

他是個「笑彌勒」一般的人物，外表和和氣氣的，臉上很少有「怒」的表情，可是一旦要起脾氣來，居然也是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那中年人大怒道：「朱五絕，你好大的胆子，見到咱們街長，態度竟敢如此傲慢，莫非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

朱五絕嘻嘻一笑道：「不當人子，這兒哪有敬酒可吃啊？」

那中年人正要發作，布幔後面突然透出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朱五絕，金糊塗和林歌已奉命令執行某項任務去了；短時間內，你和他們將不可能見面，不過你放心，本街長愛才如命，只要乖乖服從，本街長絕不會傷害他們，你應知他們二人的能耐，怎麼可能一進此廟就死得屍骨無存呢！」

朱五絕道：「是的，我知道，可是我就是不放心——這廟殿上另有出路麼？」

武林街長道：「有的，就在本街長身後。」

說到這裏，布幔一角掀起，讓朱五絕見到後面殿壁下打開的一個洞口。

朱五絕一見那洞口，知林、金二人沒有遇害，這才乖乖的跪了下去。

武林街長透出怪裏怪氣的笑聲道：「朱五絕，你是第四號店小二，是麼？」

朱五絕道：「是，在大理的『武林一條街』，我簽下了賣身契，不過那時候的『武林街長』不是你，我不知道你這位『武林街長』是怎麼冒出來的？」

武林街長道：「我現在是『武林一條街』的街長，至於我是誰，我暫時不想讓你知道，你唯一要知道的是：我這位『武林街長』比起那個精神分裂的南仙要好得多！」

朱五絕道：「所謂好得多……」

武林街長道：「我的武功比他好，頭腦比他好，手段也比他高明。」

朱五絕試探道：「就算你樣樣比他好，他怎肯將『武林街長』拱手相讓？」

武林街長道：「他已沒有做『武林街長』的能力，所以我把『武林一條街』接收過來了。」

朱五絕一指左右那兩個中年大漢問道：「這兩位可是霍氏昆仲？」

武林街長道：「正是，他們兄弟是我的心腹，早在大理『武林一條街』的時候，他們兄弟就已聽命於我，誠心誠意要扶我爲『武林一條街』的街長，因爲他們知道只有我才能成大事。」

朱五絕話入正題道：「林歌的兒子和金糊塗的女兒在你手中？」

武林街長道：「不錯。」

朱五絕道：「現在呢？」

武林街長道：「很好。」

朱五絕道：「甚麼時候才肯放他們回母親的懷抱裏？」

武林街長道：「這要看林歌和金糊塗的表現如何去定了。」

朱五絕道：「你打算怎樣？」

武林街長道：「我打算在中原武林立足，並使『武林一條街』成爲領導中原武林的一個組織。」

朱五絕道：「因此你需要人材？」

武林街長道：「正是，你們三人是我首先考慮爭取的對象。」

朱五絕忽然笑道：「我沒有妻子，更無兒女，你拿甚麼來控制我？」

武林街長哈哈笑道：「沒有！我沒有控制你的方法，如果你不願意爲我賣力，現在就可以走了！」

朱五絕苦笑道：「算了，我朱五絕是個最沒出息的最不中用的人，街長不嫌棄，這是我的榮幸，你吩咐便了。」

武林街長狂笑不止。

朱五絕很想突然出手拉下那塊黑色布幔，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聖，但因諸多顧忌，終於不敢出手，仍乖乖的跪着靜候差遣。

武林街長笑了一陣後，才又恢復那陰惻惻的聲音，道：「朱五絕，你仔細聽着：從現在開始，你仍是『武林一條街』的第四號店小二，你對我必須如下人對主人那樣恭敬，若敢三心兩意攪甚麼鬼花樣，那麼你將使林歌和金糊塗受到連累，我這樣說，你明白麼？」

朱五絕道：「明白得很。」

武林街長道：「現在我要派你一件事做，這件事較之我要林歌和金糊塗去執行的任務輕鬆得多，你必須在三個月之內完成，否則的話，林歌和金糊塗將因你工作不力而連帶受罰！」

朱五絕道：「請吩咐便是。」

武林街長道：「三個月內，你替本街長找來十二個最漂亮的美女！」

朱五絕驚道：「要這樣多幹甚麼？」

武林街長怪笑道：「對我來說，十二個美女並不算多！」

朱五絕問道：「小的是說：你要這麼多美女幹甚麼？」

武林街長道：「一國之君，有後宮佳麗三千，我既然即將成爲統管中原武林的盟主，當然需要一些美女來陪襯陪襯。」

朱五絕道：「這個簡單，待小的去秦樓楚館挑十二個——」

武林街長喝斷他的話道：「胡說！本街長要的是黃花閨女，不是處女不要！」

朱五絕皺眉道：「這恐怕有困難，別說人家不願意，要我去哪裏弄來十二個美女呢？」

武林街長冷笑道：「你要化錢去買或是動手去搶，我都不管，反正三個月之內，你必須替本街長弄到十二個美女，一個不能少，不漂亮的也不要，須要個個俱有天姿國色才行！」

朱五絕苦嘆道：「街長容稟，這件事實在不好辦，你想想看，小的一人兩隻手，怎麼可能找到這麼多美女？又怎麼將她們帶到你面前？」

武林街長道：「你可以一個一個帶來，找到一個送來後再去找第二個。」

朱五絕道：「送到此處？」

武林街長道：「不，交貨地點在鬼門下游三里處的河上，時間是夜裏二更過後，你找到了美女，就僱船送到那河上，船上點三盞燈爲號，屆時本街長自會派人去接收。」

朱五絕心知無法拒絕，而且在此時此地拒絕他也是一樁愚蠢之事，當下點頭道：「好，小的盡力去辦，不過小的很想看一看你的面貌，你讓小的看一眼好麼？」

「好！」

黑色布幔忽然從中分開一縫，從裏面露出一張青面獠牙的鬼面具！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孫敬與黃金夫人、白銀夫人一番齟齬後，兩位夫人一氣之下，各自潭中撈起一具浮屍，飛掠而去。她們走後，公孫敬便招呼匿伏樹上窺伺的李秀，公孫敬獲知李秀原是故人李慕雲的兒子，於是公孫敬餵了他一顆功能增進二十年功力的藥丸，並着他立即運功助藥力運行。不一會，公孫敬突然抓起李秀，將他摔落潭中，當李秀由水底冒升半空繼而降落時，力能劈樹，果然功力大增，公孫敬大喜，同時叮囑李秀不可高聲大叫，以免驚動劍尊谷的人聽到，趕來尋仇，話剛說完，二十多個青衣大漢已竄到潭畔，李秀振劍一揮，衆人爲劍氣迫退……

擂台接力賽／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神劍山莊

箭陣

（第十九章：由司馬翎執筆）

——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

時間老人永遠踏着一樣步伐前進，亘古以來，億萬生靈都對之無可奈何。

十年時光，絕大部份的人總難免庸碌平凡虛度。但一些不凡的人，却可以做出很多事，多得令人難以置信。

總之，不論十年廿年卅年都好，反正那些天才傑出之士，一定比普通人所做的事多得多。這一點大概就是天才與平凡的區別了！

上述那些慨歎眞正意思是說，有些人窮畢生之力，也培養不出幾個有用幹部。但有些人短短時間內，便足以人才薈萃，足以叱咤風雲，足以橫行天下。

像「西天劍尊」顯然就是後一類可敬而可怕的人物。

他手下的金銀二女、柳東權以至回天漁隱公孫敬，每一個俱足以震駭天下江湖不說，其實稍次一級的人物，例如左天沖天殘道人等，俱是當代著名凶星。要這些人像奴僕一樣降心以從，問題是多麼不簡單，也就可想而知。

這些人不但眞的都是「西天劍尊」手下，而且到了危急關頭，又都是一個個緊守秘密，毫不洩漏，寧可自戕身亡。事實俱在，證據確鑿。所以「西天劍尊」必是不平凡人物之中的極不平凡人物，這個結論絕無疑問。

當你遇到像「西天劍尊」這種神秘可怕的敵人，你應該如何應付。

× × ×

廿七枝火箭從三個不同方向飛來，目標俱集中在那間不算寬敞的農舍。

勁箭破空之聲，屋中人人聽見。屋內一共有九個人，但沒有一個撲出去抵禦火箭。因爲一來時間上慢了一點，二來這座農舍燒了並不足惜，何必輕舉妄動，爲這座農舍冒險？！

屋內幾個人是鄧飛龍、青青、劍飛，以及劍東等三對夫婦。

他們冷靜對覷，沒有一人激動不安。

鄧飛龍最老最長，所以首先開口，道：「屋子是保不住的了。我担心的是個個箭手外勁內力都很了得，如果另有領隊之人，武功可想而知！」

劍東等三個男人都不作聲，靈芝瞧瞧他們，知道開口任務落在自己身上，便道：「火箭既然分三面射來，我們只好也兵分三路。劍飛你跟隨鄧老，青青當然也是。我們這邊三男三女，分爲兩隊。」

劍東等三個男人雖然只點點頭，却都眉軒鬚張，威勢凜凜。

四壁已有不少處透入火舌，熱力迫人。

青青道：「我們若是倖而大獲全勝，仍然留在此地，等候秀哥回來。若是潰敗，那就不必說了！」

九個人一齊運功作勢，準備撲出。這時人人都聽見靈芝以喃喃自語的聲調說道：「爲甚麼無論我們躲在任何地方，都很快地就被他們找到？」

她並沒有詢問任何人，所以也沒有人回答她。

農舍已經整幢被烈火吞噬，倏然像奇異燦爛的烟花般四下迸射，有些火團飛出十幾丈遠，一時滿空紛飛着大大小小火團，煞是奇觀。

農舍原來的地方，反而一點火星也沒有了。但人却有九個之多，分爲三組，各人向着一個方向。

每一個方向的五、六丈外果然都有一簇人馬。而每簇人馬都是以三個黑色勁裝，挽弓佩劍的大漢，加上一、兩個平常服飾之人組成。

鄧飛龍劍東大起戒心，面色凝重。

青青道：「我們不是出擊，就是枯守，沒有第三條路了。看來枯守比較不划算。」

這主意有劍北白菱金蘭等人附和。

靈芝道：「鄧老和二哥三哥還有劍飛都不表同意，可見得出擊之策，在他們心中有着顧慮。現在那一位能够告訴我，出擊之策有何不妥？」

鄧飛龍道：「敵人分三面包圍咱們，這一點倒不要緊。但由於敵力每面都有三名黑衣箭手，這就使得咱們每一組出擊之時，都受到三面勁箭夾攻。」

青青恍然道：「原來如此，在我們來說，

九人分爲三組，力量是分散了。但他們的強弓勁箭却無此弊，可以輕易將我們逐個擊破。」

靈芝沉吟道：「形勢既然如此，我們若是沒有出奇制勝之計，也就只好暫時集中一起了。不過……」

她微微停頓一下，又道：「不過我們雖是被迫集中，却仍可以爭回一點主動之勢的。」

劍尊谷的三路人馬，似乎對這種形勢很滿意，個個很沉着很冷靜，沒有絲毫的不耐煩之意。

他們既然是獵人，已包圍着獵物，他們當然沒有甚麼好急的。

忽見當中的獵物一齊移動。獵人們心中大喜，只要被獵者忍不住想衝殺突圍，那就一定有空隙破綻。「九九魔箭大陣」便可發揮驚世駭俗的威力了。

可是「獵物」移動的方式却使獵人們忽然感到很蹩扭很不舒服。因爲他們九個人竟是保持着原來方向，一齊向正北衝去。

由於他們每個人面對的方向都不因移動而改變，因此他們的移動跟剛才站着便沒有分別了。換言之，如果剛才獵人的「九九魔箭大陣」不能發動攻擊，現在也一樣無隙可乘。

獵人們還必須趕快行動，以保持三面圍攻的形勢。正北一組往後退，西南東南兩角則趕快前進。

獵物們忽然橫移兩丈，倏又變方向疾衝。獵人們可不能不跟着移動。

這一來獵人們由欣喜變成苦惱，由冷靜變爲煩躁了。

因爲獵物們一看能够把對方弄得跟着自己團團轉，又怎肯停下來呢？！

於是獵人們只好更加苦惱以及煩躁。但獵物方面不但不同情他們，反而得寸進尺。

但見獵物們忽然向正北疾衝，這一次跟前幾次不同的只是速度。以前很多次移動的速度都很平均，所以獵人方面已經有點習慣了。

而這一次突然加快，獵人們就有點措手不及，雙方距離只剩下三丈。

但這還不算得寸進尺，眞正情形是三道劍光倏然飛出，速度加快了一倍還不止。因此一下子就追上還在後退的正北那組獵人。

這三道出擊的劍光由靈芝金蘭白菱三女組成。她們顯然輕功較佳，所以負責這一擊。

此時西南東南兩角的人馬已經馳援不及，因爲劍東劍南劍北三人一組，鄧飛龍青青劍飛三人一組，分頭迅速迎撲。

眨眼間雙方三組都碰上，於是獵人獵物的形勢消失。雙方各以實力決戰了。

劍東劍南劍北一字排開，三把長劍森森冷冷指着敵人。

這三劍佈出陣式威勢非同小可，隱隱有合璧縱橫，無堅不摧之威。

敵方除了三名黑衣箭手，就是一個灰鬢清癯的中年人，左手倒持一對兩尺半金筆。

他左手向前一遞，右手接過金筆，倏然雙筆齊飛，舞出一大片金光。

此時三名黑衣箭手一齊暴退，動作既齊整而又迅快之極。

但劍東等三人也幾乎是同時動作，那中年人金筆甫動，劍東嘯聲便起，三劍齊齊飛去。

劍光筆光如精芒冷電相觸，「鏘鏘鏘」連鳴六響。此時另兩道劍光已從光幕一道裂縫電掣飛過。

劍勢直去，比倒縱躍退的三個黑衣大漢快了不少。

兩道劍光光華暴盛，劍光鳴顫，那是幻劍奇招的先兆。

那三名黑衣大漢身邊各飛起一道劍光。他們拔劍手法奇快，顯然不僅是一流箭手，亦是

一流劍士。

但他們似乎仍然慢了一綫，以致失了機先。假如他們方才不是撤退，而是拔劍出擊，大概情形就沒有那麼糟了。

只見黑衣人三劍盡被對方一劍捲住，彈指間竟發出十七八下「錚錚」之聲。

李家這邊尚有一劍，突然光芒全歛，只剩下如絲如縷，射入重重劍影中。

那一縷痕影若有若無，却刺中兩隻手腕，兩名黑衣人踉蹌退開，各以右手捧腕，面色慘白如雪。

以他們如此兇悍角色，就算身上刺個大窟窿，亦不一定能使他們震駭沮喪至此。但如果你武功有相當成就，忽然眞氣被破，右手也廢了，一身武功盡失，這時活着就倒不如死掉算了。

劍北横劍冷冷監視已負傷的兩人。對於劍東力戰中年人一雙金筆，以及劍南獨對僅餘的黑衣人，居然毫無出手接應助戰之意。

現下整個局勢只有鄧飛龍這一個尚未動手。那邊靈芝等三女將也已三劍聯手出擊，一時劍虹電繞精芒耀目，三丈之內都籠罩在她們劍勢之下。

她們的對手一共有五名，其中兩個勁裝疾服粗漢，面貌甚是相肖，使的都是一式一樣的鬼頭刀，刀身特別厚闊。餘下三個是黑衣箭手，俱已拔劍應戰。

神劍山莊的三名女將氣勢遠遠不及她們丈夫們激厲迅悍，但却另有一番氣象。只見她們三把劍織出一面綿綿密密大網，互相呼應配合得天衣無縫。

在她們劍網內每個敵人，無不感到她們三支長劍好像只專門對付自己一個，對別人却不怎麼理會。

那兩個粗悍大漢起初微微冷笑，但五招不到，都「哇哇」大叫怒叱如雷。第八招過後，兩人各中一劍，一個左肩上一個大腿上都見紅掛彩。

兩人齊聲大罵，甚麼粗言穢語都出籠了，但雙刀一合，招式陰冷狠毒之極，絲毫沒有火氣，與他們怒極狂呼大叫神態全不相襯。

靈芝等三女的劍陣，其實一直是金蘭、白菱兩劍雙翼齊飛，靈芝極少當眞出手攻擊。她們三人聯手，威力比單獨出手强大了十倍也不止。所以敵方雖有兩人負了輕傷，但靈芝心神湛湛明明，冷靜如恆，仍不肯大意認爲敵方實力不强，亦決不被對方粗言穢語激怒。

她是三劍之首，只要她把持得住，其餘兩劍便不會失態脫軌，因此她們那張劍網仍然綿綿密密張開纏捲着敵人們。

當此劍氣刀光叱咤奔逐，每一個人都在生死邊緣之時，其中大多數人仍然聽得見鄧飛龍蒼勁的話聲。

他說：「如果我沒有看錯，你一定是東海名宿靈岩散人。我却希望看錯了，因爲你這種對手，自是不碰上爲妙。」

率領着三名黑衣箭手的人長得高高瘦瘦，年約六旬，灰眉垂頰。一身勁裝外面有件皮背心，前面兩排一共十二把六寸短刀。左脅下則挾着一把兩尺半連鞘短刀。

他微微而笑，道：「我正是靈岩散人。」聲音清越有如鶴唳。

鄧飛龍道：「那眞是我的不幸了！不過看來你們三路人馬都不好惹。使金筆的想必就是揷天筆何遠，另外那兩位使鬼頭刀的我見過，是雙胞胎郴州雷大忍雷二忍，這回我大概也沒有說錯吧？」

靈岩散人的微笑仍在臉上，頷首道：「你沒錯，五湖龍王眼力自應高人一等。」

鄧飛龍皺眉道：「但我聽說你靈岩散人縱橫湖海三十餘年，身經百戰，却從未脫過黃色長衫。爲何今日竟然勁裝疾服上塲？」

靈岩散人道：「問得好，那是有人告訴過我們說，你們這九個人，由你鄧龍王算起直到最年輕的一個，都可以列入當代高手。而且直到現在爲止，我們這邊還無人能確實估計得出你們每個人的份量。」

鄧飛龍道：「你們太瞧得起我們了。」

靈岩散人搖搖頭，道：「我們沒有，但雖然已多加小心，却仍然不能順利得手，反而有兩人報了廢。我看我們實在還是太低估了你們的實力！」

鄧飛龍道：「假如我們實力眞的這麼强大，我們應該去找你們麻煩才對，但我們却東躲西藏，一直被你們追殺……」

靈岩散人道：「起先我也不明白這一點，後來才知道你們根本就是[illegible]隱藏實力，用意大概想陸續引出我們的人加以誅殺。既然有人這樣告訴我，我可不敢不信，所以我破例脫掉外衣，你不會怪我這樣做吧？」

鄧飛龍又泛起苦笑，道：「想不到你竟是這麼小心謹愼的人……」

現在劍東那邊以及靈芝這邊兩組人馬，總算明白鄧飛龍這一組爲何還不出擊之故了！從這些對答中，鄧飛龍已强烈暗示這靈岩散人當眞是一代高手，所以不敢貿然出手，極力找尋有利機會才出擊。

否則要是他這一組人馬落敗傷亡，勢必大大影響劍東靈芝他們，說不定今日便是慘敗覆亡的下塲了！

劍飛挺挺胸道：「鄧老，我先拚他一塲，你們對付其他的人！」

他說的聲音很低，顯然不想被對方聽見。

鄧飛龍苦笑未歛，目光如隼一瞬也不瞬盯住靈岩散人，也低聲道：「青兒妳怎麼說？」

青青道：「我看靈岩散人縱是武功極高，但他仍只是高手，不是殺手。眞正殺手只怕仍在那三個黑衣人之中。」

她聲音比蚊子叫響亮不了多少，如果鄧李二人不是凝神攝聽，只怕也聽不見。

鄧飛龍心一跳，道：「妳的看法通知了劍東他們沒有？」

他已來不及等候青青回答，因爲靈岩散人等四人已緩步走來，生死之門一觸卽發，實是一絲一毫心神也不能分散的。

青青却可以分散心神，因爲她躲在兩個男人後面。她迅快低語道：「爹爹，你如果能接得住他三十招，我們父女合力就可以接住這路人馬四十招以上，這短短時間內，劍飛就是我們的殺手！」

鄧飛龍還未表示，已感到敵方殺氣宛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壓將過來。當卽收攝心神，右手分水刺稍稍向前遞出兩寸，左手也摸出一把尺半短劍爲輔。這一來總算抵住敵人凌厲强大的殺氣。

靈岩散人冷笑道：「你們商量好沒有？」

鄧飛龍道：「我女兒問我，能不能接下你三十招！」

靈岩散人短刀刀柄在握，一時尚不拔出，問道：「你怎麼回答的？」

鄧飛龍聲音中充滿自信，道：「直到現在我才有了答案。」

靈岩散人垂頰灰眉無風自拂，道：「爲甚麼現在才有答案？」

鄧飛龍道：「如果你右手一直不沾刀把，三十招之數我全無把握，但現在莫說三十招，一百招我也敢打賭！」

青青提及的「殺手」，意思就是說這個人所接受的武功訓練，由頭到尾都以殺人爲目的。他一定是學最有效的殺人方法，而不必注重甚麼內外兼修攻守兼善等原則。

因此這種人上不得大塲面，換言之，他一定不能打擂台不能印證武功。但他却一定能够殺人。

× × ×

當鄧飛龍青青突然先發制人，聯手出擊之時，李劍飛像一隻餓瘋了的豹子，連眼也不瞧瞧鄧家父女的情形，宛如閃電般貼地疾竄，身形像勁矢像流星一下子到了李劍南左方。

他必是已看準那黑衣人會跨到這個方向，而事實也正如此，所以他變成突然出現的伏兵，一劍刺入那黑衣人小腹。

他用空着的左手抓住劍北（此人一直閒立觀戰），猛然向靈芝她們的方向推去，聲如悶雷震人心絃，道：「去帮她們！」

跟着用右肩一頂劍南，接道：「帮忙二叔。我去了……」

聲音倏地，人也倏然撲反原先那邊。

這回他是稍稍兜點圈子，以弧形路綫避過敵人耳目，猝然迫近一名黑衣人身後。

只見他長劍斜豎一送，劍尖由於刺裂了骨頭而發出輕微聲響。兩丈長劍已斜斜從那黑衣人的背脊骨向上剖裂許多骨節。

緊接着，他已橫向滾開，身形滾過的後面地上，連續出現了五把飛刀刀柄。

那正是靈岩散人威震武林的「奇幻飛刀」，據說從來無人看得清楚他是如何出手，而飛刀却已到了你鼻尖。當然這時候這個人就算看得出他怎樣出手，也絕無機會告訴別人了。

劍飛一劍疾出，人也跟着改變方向滾開。他的劍刺中另一個黑衣人脚踝。但另一方面他身形滾過之處，除了又有五口飛刀揷在泥土裏之外，到他停止滾動時，還有一口揷進他身體裏。

好個劍飛悍勇無比，當人家飛刀刺入他身體，剛剛刺破皮膚之時，他的劍也自脫手飛射，如電光一閃，從一名黑衣人背心刺入，前胸透出。

青青俏目餘光正好瞥見飛刀射中劍飛，玉面連顏色也來不及變，掌中長劍不知如何內力陡增數倍，削破敵人短刀刀氣形成的厚幕，「嗤」一聲幾乎削下靈岩散人鼻子。

雖然這一劍沒有傷得了敵人，却恰巧斬落了他背心上僅餘的一口飛刀。

鄧飛龍暴聲大喝，揉身貼近肉搏，左劍七、右刺八，一共一十五下搏命殺着使出。

這時青青屈膝彎腰，反手連刺三劍，迅如電光石火，都刺向敵人足踝穴道。

靈岩散人無可選擇，氣沉下盤，手中短刀一口氣接住了鄧飛龍十五記殺手，順使左肘一頂，蓬的一聲將鄧飛龍打了兩個觔斗，飛出兩丈，砰然落地。

但靈岩散人雙足足踝已連中三劍，只一呼吸間，眞氣散竄，雙臂已無力抬起，雙足無法移動了。

青青疾然斜掠，落在父親身邊。鄧飛龍抬起頭，嘴角溢血，却仍然笑道：「我不要緊，去看看小飛。」

誰知人影一閃，劍飛已經躍到，穩穩站在青青身邊，道：「您眞的沒事？」

鄧飛龍道：「當然是眞的！」噗地跳起身，屹立如山。

劍飛登時呲牙咧嘴，道：「我却不很妙，屁股痛死了……」

原來他右邊臀部還揷着一口飛刀，刀柄兀自在厚厚的肉上搖顫。

當他尚在拚命階段，這把小刀雖是深深入肉內，却一點不痛。現在心志一懈，自然痛不可當了。

青青回頭望去，先看看靈芝那邊情況。

只見劍北已趕了過去，站立靈芝等三女所佈劍網邊緣，虎視眈眈，却壓劍未發。

旁人看來，劍北暫時很難揷手助戰。因爲靈芝三女的劍陣綿密合拍得如裁雲剪月，如天孫織錦，全無針縷痕跡。正因如此，她們才得以纏捲着五個兇悍敵人而好像不大費力。假如劍北硬是揷手，會不會影響整個劍陣反而予敵人可乘之機呢？

這大概就是劍北沒有出劍的最大理由吧？

青青是這樣想的。當下道：「爸，你看守靈岩散人，我去助靈芝嬸她們一臂之力。至於劍飛只好暫時忍着疼，待會才治傷包紮。」

劍飛立刻道：「不要去！」

青青笑道：「我那一招『黑獄犂田』好像能帮得上忙。那靈岩散人就是被我這一招截穴斷脈，傷處雖僅在足踝，武功却失去大半。」

她剛才那一劍已顯示出專攻下盤的特色，的確可從三女劍網下面襲敵。

劍飛用力搖頭，目光轉投劍東劍南那一邊，忽然露出緊張神情。

原來此時揷天筆何遠恰從兩道矯矢劍光夾攻中飛起七八尺。他下半身繼續上昇，登時變成頭下脚上。左手金筆一絞，圈住了敵方雙劍進攻殺着，右手的金筆閃電揮落之際，陡然幻化爲六團金光，劍南由手腕臂肘以至頭頸百會穴，都籠罩在金筆威力範圍內。

劍飛一瞧之下，便知劍南唯一拆法就是矮身斜竄。但這一竄一回，那揷天筆何遠至少可以集中全力連攻劍東五招，他雖然不知道何遠有些甚麼驚世駭俗絕招，但既然何遠用意要拆開雙劍，不問可知必定大有古怪。

他一時緊張得連臀部的傷痛又給忘了，但測度距離，自己就算拚全力衝去，亦不見得比劍南回劍相助得快。現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眼睛睜得更大些而已。

劍南果然竄開六尺。

揷天筆何遠冷叱聲中，身子無端端昇起一尺，看來似是藉雙脚翻上空中之餘勢而昇高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而是劍東長劍碰觸對方左筆時，劍上勁道忽然失去大半，宛如被敵筆吸走，何遠使是以這種怪異內功配以奇奧手法利用敵人勁道，使自己昇高些。

另一方面他右筆電掣戳到劍東面門，筆風動盪激射，封閉劍東五官七竅。

這一招極盡險毒之能事，若論招式手法之精絕，以及逆運陰陽內功之怪異，當世武林實難得覩。

李劍東可也絲毫不慢，口中長嘯聲幾乎與對方叱聲同時並起，雙脚牢牢釘在地面，寸步不移。手中長劍「嗤」一聲刺向敵人脅下要穴，左手劍訣封住面門。

何遠右手金筆一縮，在長劍劍身碰一下，改用左手金筆疾戳，仍然是筆未到，銳風先已封閉敵人五官七竅。

劍南恰似劍東的身外化身，他們修習李家神劍多年，朝夕一齊參研磨礪，心意身手已融合無間。

他當時竄避的角度，以及劍東雙脚不移寸步，都是一招劍式的細微變化而已。

事實上劍南人才竄出，手中長劍便已脫手射出。劍光淡淡，風聲若無。但時間恰到好處，速度則快得連念頭亦不容轉。

劍尖輕輕易易無聲無息刺入空中那人的小腹，一下子已透穿過去。

何遠筆尖殺人勁氣剛剛射出，忽然臂腕一軟，眞力洩散了八成。但餘下那兩成力道仍是非同小可，劍東盡力一側頭，總算避開百會穴要害，但左肩一陣劇痛，如中刀劍，登時連退三步，左手軟軟垂下，動彈不得。（未完）

（下期仍由司馬翎執筆）

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鴛鴦手（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顧世勇與師傅山的鬥畫眉，雙方賭注相當大，除現欵一萬塊外，還以左手右脚押上，輸了使要自毀。顧世勇以他的「長勝將軍」畫眉王鬥師傅山的「善仔」「順德先生」。約定之後，顧世勇越想越不對勁，何以師傅山竟敢以「順德先生」鬥他的畫眉王？同時賭「外圍」的還有孫廣富和田遜，兩人的賭注更大，而且地方名人沈亨還插手作公證，田遜却賭「順德先生」獲勝，顧世勇覺得師傅山之所以敢貿然以弱敵强，作孤注一擲，其中必有蹊蹺，於是他憂慮了，便去要求師傅山取消這場賭博，但師傅山不同意，因爲沈亨也下了重注……

畫眉王鬥敗　輸命輸農場

不殺人的女殺手

（一）

田遜捧着一杯酒。

這是師傅山親自釀製的。

蛇胆酒。

「不錯，很香、很醇、還有點甘甘涼涼的味道呢。」田遜呷了一口酒，緩緩地說。

師傅山冷漠地一笑：「你倒不客氣，居然自斟自飲。」

田遜聳了聳肩：「對不起，請恕我太無禮。」

師傅山道：「你下了重注，喝點酒也許會對自己的神經有鎮靜的作用。」

田遜笑了笑：「別忘了，我叫田遜，也叫田賭，是個不折不扣的賭徒。」

師傅山道：「倘若說，眞正的賭徒，內心永遠不會緊張，那只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不錯，」田遜彷彿被他一語道破，嘆了口氣說：「每當一個人面臨鉅大賭博的時候，無論他外表怎樣鎮靜，內心可能比初戀少女第一次接吻還緊張。」

師傅山皺了皺眉，似乎對這種狂野不羈的說話有點不接受。

田遜又說：「但這一次，我的確很鎮靜，因爲我有把握。」

「畫眉王從未一敗。」

「但牠畢竟只是一隻扁毛畜牲。」

「順德先生也只是扁毛畜牲。」

「但牠們的主人却大有分別。」

「顧師傅雖然年紀比我細小，但養畫眉的手法和經驗都在我之上。」

「可是，他欠缺了一顆好的腦袋。」

「他的腦袋有甚麼不好？」

「太笨。」

「我呢？」

「恰恰相反，」田遜看着師傅山，笑了笑說：「當你在上海橫掃七間大賭場的時候，顧世勇恐怕還在吃奶。」

「嘿嘿！」

「陳師傅，我對你有信心，只要你下了重注，就算我陪着一起輸，也是心甘情願。」

師傅山瞪了他一眼。

田遜放下杯子，杯中蛇胆酒已一滴不剩。

「何況你賭的是左手右脚，我這五十萬又算得上甚麼？」

師傅山默然半晌，道：「你是因利乘便，遇上了這個機會，正好替姚骨香出一口氣。」

「姚骨香本來就是咱們帮會派出去對付孫廣富的女殺手。」

「女殺手？」

「不錯，但她並不殺人。」

「不殺人又怎能稱爲女殺手？」

「她不殺人，但殺錢。」

「殺錢？」師傅山「唔」的一聲：「她爲你們的帮會殺進了多少錢？」

「這是業務上的秘密，很抱歉。」

「她也想殺孫老闆的錢？」

「當然想。」

「但她曾經失敗了。」

「現在她又再捲土重來，」田遜淡淡道：「跟我一起來。」

「這是一場豪賭，」師傅山說：「有沈亨作證，我若輸了，你也賴不掉。」

「我沒有想着要賴，」田遜緩緩道：「但我却認爲我根本沒有賴帳的機會。」

師傅山道：「你是認爲，我一定會贏囉？」

田遜道：「這已不必多說幾遍。」

師傅山道：「你這次南下，就是要找孫老闆，狠狠的贏他一注？」

田遜微笑道：「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師傅山道：「還有呢？」

田遜道：「找你。」

「找我？」師傅山淡淡道：「你找我這副老骨頭有甚麼用？」

田遜沉吟半晌，慢慢的說：「暫時我還不想透露，現在我等待的，是三天後九如茶室的戰果。」

師傅山點點頭：「不錯，我若輸了，到時就會變成一個廢人，那麼就算我以前是齊天大聖，也不中用了。」

田遜目注着他，滿懷信心地說：「我知道，你一定會贏。」

師傅山忽然除下了金絲眼鏡，揉了揉眼睛：「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田遜微微一笑，忽然用極其地道的廣府話說道：「既然咁樣，唔阻你瞓覺叻，拜拜。」

（二）

三天後的清晨，九如茶室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哄動場面。

以往，這間茶室是雀鳥的世界，可說是人多，雀鳥更多。

因爲不少人雖然單身隻影，但却捧着兩籠、甚至三四籠鳥一起進入九如茶室之內。

甚至有個叫「鳥痴」的矮漢，他人雖矮小，但却天天左手三籠，右手也三籠地進入九如茶室。

一個人怎能捧六籠鳥？

偏偏「鳥痴」就有這種本事，他利用鳥籠鈎勾着籠底板「底抽」的方法，一籠勾着一籠，像兩串「臘腸」般搖搖擺擺的去喝早茶。

可是，今天的情況却很特別。

九如茶室裏第一次出現「鳥少人多」的局面。

那些平時大清早就「盤踞」在茶室的「雀友」，除了少部份有頭有臉的人還能「爭一席位」之外，其餘的都紛紛變成「向隅客」，只能有望門興嘆的份兒。

只見茶室內外，都擠滿了人。

而這些人之中，絕大多數都不是「雀友」。

他們之中，有軍政界的紅人，有工商界的闊亨，買辦級的「打工皇帝」，也有黑社會裏三教九流的人物……

噓！

好熱鬧！

好難得一見的「偉大場面」。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平時天天在茶室裏窮磨菇的雀友，今天就只有在外面瞧瞧熱鬧的份兒。

雖然如此，人們還是賭得興高采烈。

現在，盤口已經改變。

仍然是畫眉王「高盤」，但盤口却不再是一博十，而是一博二。

換而言之，畫眉王若贏了，就可以憑十塊贏五塊。

可是「正路雀」仍然是未曾一敗的畫眉王。

本來，這個盤口不該如此。

倘若不是田遜和沈亨的介入，竟然以一博一賭順德先生獲勝，那麼盤口該是一面倒。

但順德先生却忽然「熱」了起來。

那就像是「跑馬廳」賽馬，一匹本來是冷得要命的馬匹，但在出賽前却傳出某種消息，謂有「大戶」下了重注。

於是乎，冷馬變熱了。

順德先生也是這樣。

那可以說，是「因人而熱」。

但這不能說是「熱得無理」。

田遜是由三歲開始一直賭到現在的賭徒。

而沈亨更是十七歲混到七十歲的老江湖。

這一老一少，絕不會胡來一番，貿貿然去碰個大釘子。

而師傅山看來也不像個呆芋，更不像個「玩雀玩到發癲」神經漢。

還有那姚骨香，這個女人久歷風塵，外貌騷媚，骨子裏却是精明得厲害，她又怎會碰上去再讓孫老闆咬一口？

於是，人們的結論是：

——論畫眉，畫眉王該勝。

——論人，本來居於劣勢，「玩雀道行第九流」的師傅山，忽然變成了一個「令人莫測高深的一流高手」。

所以，已有不少人「扒逆水」、「燒冷灶」、「搏低盤」、「老虎就老虎」博順德先生獲勝！

（三）

七點正。

人羣發生一陣哄動之聲。

師傅山來了。

他左捧一籠，右提一籠的，徐徐不急地來到了九如茶室。

左捧一籠的是雌畫眉。

那是令能到雄畫眉爆發大戰的「火藥引」。

畫眉重色。

牠們一爭長短，拚個你死我活，往往就是爲了會發出「啤啤」聲的雌畫眉。

粵人習慣，以細小的鳥籠養雌畫眉，而却以寬闊的大籠養雄畫眉。

師傅山左手捧着細小的鳥籠，裏面養的自然是雌畫眉無疑。

但他却忽然把鳥籠布打開。

鳥籠布一打開，不少人都在懷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毛病。

籠中何來鳥？

籠中竟然有隻瓷碟，碟裏還放着一條熟鷄腿。

師傅山把鳥籠高高掛起，却把熟鷄腿取出，慢慢的吃。

衆皆愕然。

愕然之又愕然。

這是甚麼把戲？

是不是師傅山很想吃鷄？

吃鷄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少了一隻雌畫眉引起順德先生的戰意，那才是令人震驚的。

× × ×

難道順德先生不必雌畫眉，就可以擊敗畫眉王？

立刻有人把這個問題提出。

師傅山的回答是：「先生打架，女士們還是避開一點的好。」

× × ×

不少人在私私竊議。

師傅山是太驕傲？還是不懂？

擁護師傅山，「扒逆水」的人，都不由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這時候，顧世勇早已在茶室內等候。

他的畫眉王，一直都在鳥籠中唱個不停。

決戰很快就要展開。

師傅山看了田遜一眼。

田遜却悠閒地在喝茶。

九如茶室的茶，一向被人譏爲「茶中垃圾」。

但田遜現在喝的，却是茶中絕品——隆興雙井茶。

師傅山忍不住說：「好茶。」

田遜道：「陳師傅也是同道中人？」

師傅山點點頭：「我國西漢時，川西已有飲茶之風，南北朝時，好之者益衆，乃至中唐，飲茶之風更盛。」

田遜道：「現在却連滿洲清朝也已完蛋了。」

師傅山道：「朝代雖改，漢人嗜茶之風，却永遠延續下去。」

田遜道：「喝茶本來是一種享受。」

師傅山道：「但却不够刺激。」

田遜道：「喝茶的確不是一種刺激的事。」

師傅山道：「所以，除了喝茶之外，我還喜歡打架。」

「打架似乎是一種野蠻的行爲。」

「但看別人打架，有時候也是一種享受。」

「鳥兒打架呢？」

「那是一種很自然的事，在天地間，每天都不知有多少流血的事發生。」

「不錯，這本來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嘛。」

「誰的本領強，誰就是王者。」

這兩人侃侃而談，好像把九如茶室裏所有等待觀戰的人，都當作是石頭、木偶似的。

這時候，顧世勇忽然走了過來。

「該開始了。」

× × ×

決戰的確該開始了。

畫眉王決戰順德先生！

每個人都在拭目以待。

將軍亦難免陣中亡

(一)

騎虎難下之局已形成。

顧世勇再無選擇的餘地，唯有付諸一戰。

畫眉王勇態畢呈，而且又是在九如茶室中能征慣戰的悍將，這一戰牠本該立於不敗的地位。

雙方接戰之下，激烈異常。

畫眉王畢竟是畫眉王，自有牠的一股威勢。

但順德先生居然也非善類，雖然身材體態均遜於對方，但一經接戰，却是有捨死忘生的勇氣。

雙方都打出了快功夫。

顧世勇、孫老闆的眼睛，幾乎快要從眼眶裏跳了出來。

說來可笑。

這兩人這一輩子的命運，竟然繫在這兩隻扁毛畜牲的身上。

畫眉大師若有知，該作何感想？

× × ×

圍觀這一場決戰的，大多數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但眞正懂得怎樣看「戰況」的人，却只有幾個。

因爲這些人越是「有頭有臉」，就越不是行家。

在人叢後，有兩個老者，他們伸長了脖子，總算看到戰況。

「你看畫眉王今天怎樣？」

「不妙。」

「不妙？不妙之處在哪裏？」

「牠的『火』不够逼，不够實。」

「牠剛才豈不是還在唱得很起勁？」

「這才是不妙的先兆，牠若在最佳情況下，是不大願意開口的。」

「換而言之，牠已在回落之中？」

「不錯，而且回落得很多，比起早幾天，最少相差一半，也許更甚。」

「怎會這樣的？」

「天曉得。」

「但牠現在還很勇猛……」

「錯了，老夫若沒看走了眼，畫眉王已是強弩之末，快要敗陣了。」

「不錯，順德先生的反撲已凌厲起來了！」

「畫眉王已變成虎頭蛇尾，連眼角都已被對方重嘴叩殺，鮮血直冒。」

「師傅山果然有兩手，他把『善仔』

養得這麼出色，勇猛得連畫眉王也抵擋不住……」

話猶未了，畫眉王已戰敗，在籠中拚命飛撲。

人羣立刻爆出一陣哄然的叫聲。

有人長嘆。

有人喝采。

也有人面上木無表情，一雙眼珠直勾勾地瞧着那曾經威霸一時，如今却狼狽敗走的畫眉王。

× × ×

王者已非畫眉王。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人如此，畫眉鳥也如此。

(二)

顧世勇敗了。

他已贏得太多。

只是，無論他以往贏了多少，現在都已一下子就輸掉。

他已帶了錢。

他很快就把這一萬塊，雙手奉送給師傅山。

「陳師傅深藏不露，顧某人佩服！佩服！」

師傅山收下了錢，喟然嘆道：「令師一梅神僧，已等你回去多時。」

顧世勇楞住。

「陳師傅，你早已知道家師是誰？」

師傅山道：「一梅神僧與先祖父，乃多年相交知己，陳門武功，本就與少林頗有淵源。」

顧世勇神態頹唐。

「顧某已無顏面，重回師父處。」

「這是甚麼說話了？」

「顧某馬上就要變成手足殘廢之人，又豈能讓師父看見我這等模樣？」

說到這裏，忽然猛地一聲大喝：「康虎子，拿刀來！」

康虎子是他的弟子。

他一向都很服從顧世勇的命令。

但這一次，他雖然早已揹着一口紅衣大刀，却沒有立刻走了出來。

顧世勇瞪了他一眼，厲聲喝道：「大丈夫願賭服輸，敗了就是敗了，手足可斷，帳却不可賴！」

康虎子哆嗦着，終於，緩緩的走了過來。

顧世勇怒道：「拿刀來！」

康虎子終於解下大刀。

顧世勇一手掠過，朗聲道：「你們聽着，畫眉王敗了，我也敗了，顧某賭得起，也輸得起，從此之後，這地方上再也別提顧世勇這三個字了！」

說着，刀光一閃！

衆皆譁然。

× × ×

刀光雖然閃起，却沒有血。

因爲顧世勇根本就不是一刀砍向自己的左手右脚，而是砍向師傅山的脖子！

(三)

賭徒最不喜歡的事，莫過於遇上了另一個賴帳的賭徒。

顧世勇輸錢不賴。

但到了輸手輸脚的重要關頭，他不但要賴，而且還要反咬贏家一口。

而且，這一口咬得很兇。

那就像是一頭發足了狠性的獅子，一撲過來就要取掉別人的性命。

× × ×

一刀砍下，有人驚呼，有人連臉色都變成一片雪白。

只有一個人最鎮靜。

這人也就是給顧世勇一刀砍過來的師傅山。

只有刀光，沒有血光。

因爲這一刀雖然兇悍，但却傷不了師傅山分毫。

當那一刀砍過來的時候，別人的驚呼聲還未响起，師傅山的身子已的溜溜一轉，閃了開去。

顧世勇獰笑。

「要老子斷手斷足，除非你的腦袋先丟掉下來！」

他在窮吼。

窮刀聲中，他的吼又已瘋狂地潑了出去。

那已不是一刀、兩刀，而是無數刀，無數咄咄逼人的兇險殺着。

他已立下了歪心，寧願不要面皮，不顧一切，也要幹掉師傅山。

他殺師傅山，是要爲自己出一口烏氣，也要爲畫眉王出一口烏氣。

只可惜，這一口氣，是「越弄越烏」了。

他犯了兩個不可饒恕的錯誤。

他曾輕視順德先生於前。

而此刻，他又輕視師傅山在後。

他一向對自己的武功很有信心。

他是「鋼拳」。

很少人能挨得住他的拳。

但他這一次，連拳頭都認爲不管用了，索性出其不意，打算一刀把師傅山的腦袋掉砍。

但師傅山確然是深藏不露。

在雀塲，他向來每戰皆北。

在武術界，他的名氣也及不上這位「鋼拳」顧世勇師傅。

但眞要拚命的時候，順德先生贏了，他也贏了。

× × ×

刀雖快，但刀刀落空。

人雖兇惡，但着着殺着都變成了中看不中用的銀樣蠟槍頭。

是不是顧世勇徒負虛名，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武林高手？

不！

顧世勇並非「省油的燈」。

今天，在九如茶室裏的，並非以往的一千玩雀人士，而是來自各方各面的江湖人物。

其中不乏身懷絕技的一流好手。

他們也不能否認，顧世勇的刀法和步法，確是一絕。

若以「銀樣蠟槍頭」來形容他的武功，那是不對的。

可是，他這一次却遇上了師傅山。

他狂攻。

但狂攻無效。

在比武的時候，凡是狂攻不下的一方，再鬥下去必敗無疑。

因爲他的氣力已耗盡。

師傅山終於在他的胸前拍了一掌。

這一掌，登時把顧世勇打得吐血。

顧世勇已受傷。

但他仍然不顧一切，非但不肯承認失敗，還繼續揮刀，向師傅山追殺。

在衆目睽睽之下，顧世勇已是不顧一切的豁了出去。

但就在這時候，九如茶室中突然响起一聲佛號。

「阿彌陀佛！」

每個人都給這一聲佛號弄得一怔。

怎麼在這個時候，居然會來了一個和尚？

× × ×

一個老和尚，捧着一隻木魚，像一股旋風般衝破人叢而來。

金翅鵬王

（一）

老和尚一身灰袍，頸下鬍子皚白宛如雪花。

但他的臉色却很黑。

他的一雙手更黑，黑得就像是鑊底。

他的左手手背，繪畫着一枝梅花。

這枝梅花是白色的，白得令人目眩。

他的出手也同樣令人目眩。

「孽徒！」

繼「阿喱陀佛」之後，老和尚喝出的就是這兩個字。

說這兩個字，並不需要很多的時間。

就在這一霎眼間，顧世勇臉上可說是難以形容的。

那不但是驚悸、錯愕、還包括着一種無窮無盡的悲哀。

這老和尚，當然就是他的師父一梅神僧。

× × ×

顧世勇是高手。

他的師傅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一梅神僧雖老，但一身武功仍在。

他絕未血氣衰弱。

他出手殺人的時候，還是那麼快，那麼重！

休說現在顧世勇已是强弩之末，就算他還是在最佳狀態中，仍然絕不會是一梅神僧的敵手。

師父畢竟還是技高一籌。

蓬！蓬！

顧世勇立刻給一梅神僧重重的擊了兩拳。

顧世勇是「鋼拳」。

一梅神僧的是「老拳」。

「鋼拳」雖硬，「老拳」却更可怕。

別人很難擋得住「鋼拳」，但「鋼拳」也同樣挨不住「老拳」。

一梅神僧給弟子「饗以老拳」，而且兩拳就殺了他。

這是江湖上的「清理門戶」。

一梅神僧是空門奇俠。

他本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

然而，他也嫉惡如仇。

顧世勇雖然是他的弟子，但却太令他失望。

自從顧世勇在廣州設立武館之後，不知幹盡幾許傷天害理的事。

一梅神僧早已知之。

而且，他也已到了廣州。

他只有顧世勇這麼一個俗家弟子。

可是，他終於殺他了。

人羣又是一陣譁然。

等到他們看見顧世勇已死的時候，一梅神僧居然又已在衆目睽睽之下，不知去向。

× × ×

稱霸一時的畫眉王已易主。牠的主人不再是顧世勇，而是一梅神僧。

原來他走的時候，連畫眉王也一齊帶走。

他會怎樣對待牠。

一直飼養牠？

還是把牠帶到名山大川，恢復牠的自由？

沒有人知道。只是以後，再沒有人看見畫眉王，也沒有人看見一梅神僧。

（二）

擾攘了很久之後，九如茶室總算平靜下來。

但孫老闆的臉色却仍然是一片雪白。

沈亨走過去：「你已輸了。」

孫老闆額上在冒汗，身子顫抖得很厲害。

「沈老先生……」

「顧師傅剛才賴帳，所以絡於身敗名裂，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轍。」

孫老闆的額上雖然在冒汗，但喉嚨却乾涸得像是沙漠裏的石頭。

他好像已甚麼話都不懂說了，只是又重覆着那一句：「沈老先生……」

但沈亨却已不理睬他，走了。

孫老闆怔在那裏，一雙手顫抖得像是暴雨下的梨花。

姚香骨却挨了過來。

「唷，孫大老闆，眞是宽家，咱們又再碰頭了。」

孫老闆忽然筆直地站了起來：「妳……妳好狠，居然帮着別人來對付我！」

姚骨香吃吃一笑。

「從幾年前我第一次故意接近你的時候，我就已經是有預謀而來。」

「妳要錢，我已給妳不少！」

「錢，怎能使我滿足？」

「妳要甚麼？」

「要你的農場，更要看見你身敗名裂，就像顧世勇一樣。」姚骨香的聲音變了，笑聲也變了，變得冰冷而殘酷。

孫老闆怒道：「我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妳？難道妳一生下來就和我有仇？」

「那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甚麼意思？」

「你可知道，我眞正的姓名？」

「妳……妳不是姓姚？」

「當然不姓姚，而是姓楚，我叫楚斐斐。」

「楚斐斐？妳姓楚？」孫老闆的眼色又變了，就像個剛做了一個噩夢的人。

楚斐斐嘿嘿一笑。

她冷冷的盯着他的眼睛：「你一定不會忘記楚中雪，因爲你這座農場，本來就是他在賭桌上輸掉的。」

孫老闆的聲音變得更嘶啞：「但不是我贏了他，而是另一個人……」

「我知道，那人叫胡笑。」

「不錯！是胡笑手風太旺，一夜之間

就把老楚的農場整間吞掉。」

「不是手風太旺，而是千術高明！」田遜忽然插口，冷冷一笑接道：「他是個千門高手，一向在天津稱雄，而你却暗中與他勾結，去欺騙楚斐斐的父親！」

孫老闆的汗水已比黃豆還大。

「姚骨香……妳是老楚的女兒……」

「咱們楚家，本來很美滿，雖然不算有財有勢，但最少不算窮，不必挨餓，更不必使我淪落風塵！」楚斐斐目中燃起仇恨的火燄。

田遜冷冷道：「現在，你只是輸掉一座農場，但當年，楚中雪却連命也輸掉，跳河自盡死了。」

孫老闆神色木然。

他臉色發白，目光有如白痴。

畫眉王敗了。

顧世勇死了。

他的一切，他的農場也完了。

× × ×

兩天後，一人遺書河邊，投河自盡。

遺書上只有簡短而潦草的字跡：

「他能投河，我爲甚麼不能奉陪？」

除此之外，就是一個人亂草般的名字——孫廣富絕筆。

（三）

十二月三日，北風把沈亨的長衫吹得獵獵作响。

現在還很早，天氣很冷。

沈亨每天起床時，總是喜歡喝杯熱奶。

今天當然也不例外。

奶很香，很燙熱。

平時，只有他一個人喝。

但現在却有兩個人陪着，他們也喝熱奶。

那是田遜和師傅山。

× × ×

坐在鋪滿金絲面子湘繡靠枕的老式大靠背沙發上喝熱奶，的確是一件很舒適、很寫意的享受。

沈亨公館的大廳，無論甚麼時候都供着色澤明艷的鮮花。

沈老爺子不但喜歡看花，也喜歡看女人。

在他的居處，經常都會出現一些很好看的女人。

只是，這位老人家從不會讓自己的身邊，同時出現兩個美麗的女人。

他不喜歡看見女人吃醋時的樣子。

由此可見，雖然沈老爺子老尚風流，但却絕不糊塗。

這兩個月以來，一直陪伴着沈亨的，是個叫蘇葆兒的蘇州女郎。

她樣樣都好，就是貪睡一點。

現在還是那麼早，天氣又那麼陰寒，她當然還鑽在被窩裏不肯出來。

沈亨從不勉强自己喜歡的女人幹任何事。就算她睡到黃昏才起來，他也絕不會在她未醒覺之前，把她叫醒。

所以，現在陪他喝熱奶的，就只有田遜和師傅山。

沈亨已把熱奶喝光。他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們可知道，每當我喝奶的時候，心裏想着的是甚麼？」

田遜想說「女人」。

然而，他沒有說出來，因爲那的確有點無禮。

但師傅山却說：「是雪。」

「雪？」沈亨的眼睛忽然亮了：「你怎知道這答案？」

師傅山仍然坐在柔軟的沙發上，緩緩道：「沈老爺子本是北方人，自從卅年前南遷移居此地後，一直沒有回返故鄉。」

沈亨的眼色又變了。

他不能不爲之驚訝。

只聽得師傅山又說：「奶是白色的，就像北方的雪一樣。」

沈亨搖搖頭。

「不，奶雖然香甜，但還是比不上雪呢。」

師傅山說道：「那只是因爲老爺子有病。」

沈亨一怔：「我有甚麼病？」

「思鄉病。」師傅山緩緩道：「你的故鄉有雪，在這種季節，那裏已經是白雪的天下。」

沈亨目中一片茫然之色。

他點點頭，喟然道：「不錯，但此地無雪，只有奶。」

師傅山道：「老爺子認爲雪比奶好，那是因爲每個人的想法都有不同之處。」

沈亨凝視着他：「陳師傅言下之意，是認爲奶比雪好？」

師傅山道：「雪雖白，雪雖好看，但却不是一種有營養的東西，而且它也塡不飽肚子。」

沈亨皺了皺眉。

師傅山不等他反駁，已接着說：「坐在這裏舒舒服服的喝奶，老爺子會想着北方雪景的美麗，但在北方雪地中飢寒交逼的人，他們一定寧可天下無雪，只有奶，而且是又燙熱又香甜的鮮奶。」

沈亨怔住。

他忽然笑了，笑得就像個正在雪地裏捱餓的人，忽然看見了可愛的熱奶。

「正是耳聞不如目睹，陳師傅果然不愧是人中之傑，說得有理！有理！」

語音甫頓，忽然又臉色一沉：「只是，陳師傅對沈某的事，似乎着實知道的不少。」

師傅山道：「在下的事，沈老先生又何嘗不是瞭如指掌？」

沈亨道：「何以見得？」

師傅山道：「最少，沈老先生早已算準，在下的順德先生，必可擊敗顧世勇的畫眉王。」

沈亨「唔」的一聲，緩緩說：「陳門三代，從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你既然敢賭重注，這一戰最少有九分勝算。」

他看了田遜一眼，接說：「但眞正賭下去的，還不是我這個老頭子，而是田先生，我只不過是個保證人而已。」

師傅山道：「也正因爲有沈老先生這麼厲害的一個保證人，孫廣富才作繭自斃，脫身不得。」

沈亨冷冷道：「陳師傅是說，我這個老頭子是藉着權勢，壓垮孫廣富？」

師傅山微笑道：「以事論事，確然如此。」

沈亨冷冷一笑：「陳師傅是認爲我幹得太過份了？」

「那又不然，」師傅山搖搖頭，「孫廣富本來就是爲富不仁的混蛋。」

「哦？」沈亨面色緩和下來，「你倒知道，孫廣富是個爲富不仁的混蛋。」

師傅山道：「與顧世勇相比，他這個人還更陰險毒辣，行事不擇手段。」

沈亨點點頭。

「別的不說，就是這幾年來，他巳害過不知幾許良家婦女。」

「而且，他這座農場，本來就是騙回來的。」師傅山淡淡地說：「所以沈老先生就算是怎樣對付這人，在下也絕不會有甚麼異議。」

沈亨看着他，半晌才緩緩道：「玩畫眉，我是個門外漢，但決戰之前，大多數的人還是比較看好畫眉王。」

田遜插口道：「但最後，還是陳師傅贏了。」

沈亨道：「我倒想知道，以一隻藉藉無名的畫眉，怎能一舉挫敗强敵？」

師傅山微笑着說道：「你們一定要我說？」

沈亨道：「你可以不說，咱們也絕不會勉强，只是，我這個老頭子雖然年紀巳一大把，但還是你年輕時同樣好奇。」

師傅山沉吟着，終於道：「好，我說，實不相瞞，倘若以眞正的實力拚搏，順德先生絕非畫眉王的對手。」

「這一點我知道，」沈亨淡淡道：「我現在想知道的，是順德先生如何能以弱勝强。」

師傅山笑了笑：「川北有位『金翅鵬王』，沈先生可曾相識？」

沈亨一怔，繼而目光大亮：「你是說方百翼？」

師傅山道：「正是方百翼。」

沈亨點點頭：「他是個老怪物，也是我的老朋友，在他的宅院裏，最少養着逾百籠雀鳥。」

師傅山道：「方百翼對於畫眉，曾下了極大苦功，他費了十五載光陰，終於研製出兩種極厲害的藥散。」

沈亨問道：「這兩種藥散，是什麼名堂？」

師傅山道：「第一種叫做『大起狂力散』。」

沈亨道：「它有甚麼功用？」

師傅山道：「它可以使畫眉進入瘋狂的境界，發生一種可怕的戰鬥潛力。」

沈亨皺了皺眉：「還有第二種是甚麼名堂？」

「第二種是『鬆頭軟脚散』。」

「這名堂倒古怪。」

「它的效力更古怪，」師傅山緩緩道：「無論怎樣兇猛的畫眉，只要餵下這種『鬆頭軟脚散』，三天之後，就會變成外强中乾，就算外表看來兇神惡煞般，但一經接戰，不消兩三分鐘，就會漸漸崩潰，喪失了戰鬥能力。」

沈亨的眼睛彷彿升起了一層霧。

「順德先生當然巳餵下了『大起狂力散』，但畫眉王一直都在顧世勇手中，難道……」

師傅山淡淡道：「他當然不會把這種藥散來餵畫眉王，但他却有一個弟子做了叛徒。」

「你利用這弟子，暗中算了畫眉王一把？」

「不錯，顧世勇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最信任的一個弟子，其實早巳想置他於死地！」

「是不是顧世勇曾經幹了些得罪別人的勾當？」

「他在六年前，迷姦了一個女人。」

「這女人是誰？」

「那弟子的親姐姐。」

「可惡！」

「但顧世勇却不知道，半年後還收了那女人的弟弟爲徒。」

「這是他的禍根。」

「但這條禍根，本來就是他自己一手種下來的。」

沈亨嘆了口氣，緩緩道：「女人，既是男人的命根，也是男人的禍根，是福是禍，往往也在於一念之間的善與惡。」

師傅山道：「勉强女人的事，的確最好不要幹。」

沈亨道：「六年前他迷姦一個女人，六年後却給你迷掉畫眉王，使他身敗名裂，實在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師傅山瞧着他。

「沈老先生也相信有『報應』這麼回事？」

沈亨微微一怔，繼面嘆道：「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像我這種人，早就巳滿手血腥，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放下屠刀』的打算，這種事，又何苦提？」

說到這裏，忽然問田遜：「小田，你看我是不是巳經老了？」

田遜默然半响，才道：「一個人是不是老了，並不重要。」

沈亨道：「你認爲什麼最重要？」

「心境。」

「心境？」

「不錯，一個人要是心境開朗，活得愉快，那麼就算老得連牙齒都沒有了，他仍然是一個幸福快樂的人。」

沈亨苦笑。「有錢財有勢力，是不是一定就活得愉快？」

田遜道：「那總比勢孤力弱，捱窮抵餓幸福得多了。」

沈亨點點頭：「不錯，最少我現在想的不是一杯熱奶，而是故鄉的雪。」

田遜道：「比起在雪中挨餓，寧願天下無雪，只有奶的人，那的確是幸福得多了。」

「別再奶奶雪雪了，這不是正經事，」沈亨忽然長長吸了口氣，目注着師傅山：「小田這一次南下，是要找一個人。」

「找一個怎樣的人？」師傅山問。

「一個可以對付鴛鴦手的人。」

「鴛鴦手？」師傅山的臉色，忽然一變。

「不錯，一個千門中的曠世奇材！一個連胡笑也栽在他手下的人物！」

「胡笑可不簡單，他也栽了？」師傅山的眼色頓然一變。

「正是一山還有一山高，胡笑擅長於賭術，但在行兵佈局方面，他却輸在鴛鴦手的手下。」

「那與在下有甚麼關係？」

（以下轉入一〇二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凉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一諾如九鼎　生死安足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九臉龍王以唐方作要脅，迫公子襄自毁面容，公子襄爲了唐方的生命安全，決然在面上斬了幾刀，一時傷痕縱橫，血流披面，但九臉龍王並不履諾，放走唐方，及再脅迫公子襄自斷一臂，公子襄正舉刀之際，海難遞却奮身阻止，九臉龍王見計不逞，即命走鬼婆婆殺掉唐方，走鬼婆婆正要動手，梁王府的援兵也正好趕到，攔住走鬼婆婆。這時龍王廟的高手也飛掠而至，雙方劍拔弩張，嚴陣以待，而瘋玩老人却乘機偸襲公子襄與唐方，他以童子功純陽之力向兩人一擊，却被海難遞以左拳右掌圓形綿力阻截，未能得逞，反而受傷頗重……

能殺得了人就是好劍

這是巳近正中，天光白日了，陽光耀眼。

瘋狂老人和海難遞瞬間鬥得個兩敗俱傷，而九臉龍王可發動了攻勢。

開始時他只是把傘柄揑在手上轉，轉到後來，越來越快，快到傘面全然未轉一般的程度，絲絲的破空之聲，越來越尖銳，公子襄一直凝神貫注待他發動攻擊，但九臉龍王只在旋動雨傘，一直沒有出手。

到了後來，九臉龍王的脚步不足地走動起來，走動由慢至快，由前至後，不消片刻，傘影巳將公子襄、秦歌衫、唐方三人幢幢包圍。

公子襄憬然而悟，九臉龍王這套傘法，是需要一段時間來醞釀發揮的，一旦發揮到淋漓盡致完美無缺之時，要破巳無從；他一念及此，大喝一聲，手中短刀「嗤」地劃出一道驚虹，劈入重重傘影之中。

秦歌衫本待出手相助，怎奈眼前只見影影綽綽，淨是傘子，她欲出手也無從，若不是公子襄先破傘影而入，她光在這裏只有被傘面窒死或被傘沿割體一途，耳際只傳來公子襄的喝聲：「照顧唐姑娘海兄弟！」秦歌衫才來得及應了一聲，公子襄的身影和聲音，巳在漫天傘影中消失和切斷。

公子襄的刀，逢着九臉龍王的傘，兩件兵器，可以說是完全配搭不上的，公子襄的刀原是兵家所謂「一寸短、一寸險」，必須近身相搏的武器，九臉龍王的傘，却是以守爲攻，旁人根本攻不進去的，兩人搏鬥七八十招，唐方都見不到兩人身影，只有漫天遍地的傘影。

原來九臉龍王這一套傘法，叫做「無法無天」，傘面旋至急時，似全然不動一般，但教人眼睛瞧久了，大受影响，而且傘沿，旋轉着橫割，只要給他掃中，直比朴刀劈中的殺傷力還大。

但是公子襄的刀，每次要破傘面而入，公子襄手上的刀，是柳五遺物，自是神

兵利器，九臉龍王的紙傘，儘量避免與他短刃相碰，無形中「無法無天」威力便大打折扣，同樣公子襄竭力挪開九臉龍王傘沿施割，也左支右絀，只見兩人時遠距離閃挪騰移，時縮時短距離閃電般交手數招，又各自退開，看得秦歌衫等倒捏一把冷汗。

唐方在歌衫手中暗捏一下，道：「妳設法助公子一臂……」只是秦歌衫見九臉龍王前後左右，渾是傘影，直如「老鼠拉龜，無從下手」一般，又從何助起？

九臉龍王是以守為攻，公子襄是疾攻遠守，兩人攻守了一陣，公子襄臉上創痛加上內傷發作，漸漸被傘面困在一幢幢鋼山鐵壁之中。

公子襄暗一咬牙，此時此際，他傷已重，絕不是九臉龍王之敵，唯一的辦法，就是使出那五招刀法，是勝或敗，決於數招，當下長嘯一聲，第一刀就劈了出去。

這五刀正是當年柳隨風苦心詣創的五道絕招，柳五招法本來就深微激越，不講法度，這五招將他一生所學，盡收在內，更是推輪大輅，恣肆浩瀚，這第一刀劈出，宛似公子襄暴長七尺，一尺七寸短刃，也變作十丈神兵一樣，破傘而入。

就在這時，傘影頓滅。

公子襄竟劈了個空。

他因內力不繼，要與九臉龍王數招間分出生死，但才出了第一招，已然劈空。

九臉龍王驟然收招，掠向唐方。

秦歌衫清叱一聲，拔出玉釵，電光火石的剎那，刺向九臉龍王的眉心！

九臉龍王雨傘一架，運力一旋，秦歌衫頓覺大力湧來，被迴力帶飛出了八尺之外。

公子襄此時已然趕到，但九臉龍王却是第二次再用掌抵住唐方背心死穴，九臉龍王的手一貼在唐方背門，回首便笑道：「你輸了。」

公子襄硬生生止步，此時他已氣憤到了頂點，罵道：「慕容不是，你真比我想像中還卑鄙無恥！」

九臉龍王笑嘻嘻地道：「你却比我想像中還是蠢笨無知得多了！」

公子襄跺足道：「你要怎樣？」

九臉龍王慢條斯理地道：「你要她活，自己便得要死。」

公子襄怒道：「剛才你不是答應過不殺唐姑娘，而今食言，你不是人麼？」

九臉龍王笑道：「第一，我不是人，我是龍王，第二，剛才我答應，是剛才的事，我已放了唐方一次，等於饒她一命，誰叫你沒護着，讓我再次捕着唐方？」

公子襄只覺一陣羞愧，恨不得死了好，海難遞也氣憤憤地罵：「剛才那是你放的！明明是我救的……」

九臉龍王臉色一整，道：「公子襄，我不跟你講這些，總言而之，你不死，她就死。」

公子襄怔怔地道：「我死，我死，我一定死……」

忽響起一個清冷的聲音道：「誰也不必死，要死，我死。」

忽然眼前一花，一人已擋在九臉龍王和公子襄之間，九臉龍王和公子襄俱是一怔，只聽那人叫道：「放唐姑娘。」九臉龍王只見那人十分白皙，鼻子很挺，但口裏竟如此托大，不禁罵道：「見你的大頭鬼……」

公子襄那邊只見那人一笑，笑得極為倨傲，却又謙和好看，一個人的笑容兼有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味道，可是少有，就在這時，那人已出手了。

九臉龍王身前是唐方，但那人一出手，就擊中唐方背後的九臉龍王！

九臉龍王不知對方出手如此之快，已不及閃躲，一掌回擊過去，但那人竟不閃不避，「砰砰」二聲，兩人均着了一掌。

兩人俱是身形一晃，那人搶前一步，已趁機扶過唐方；九臉龍王見人質頓失，「呼」地擊出一拳，待那人格這一拳，他乘隙奪回唐方，控制大局！

但那人仍不閃避，將唐方輕輕一托，輕巧地將唐方托向公子襄，反手一拳，正中九臉龍王胸膛！

但聞「蓬蓬」二聲，那人和九臉龍王各中了一拳，九臉龍王一生出道以來，幾時試過此等奇恥大辱？發出一聲龍嘯，傘面竟離柄飛旋，「唰」地割入那人腰際！

那人居然也不閃不避，傘沿割中腰肌，但他這時左右手一動，黑光白光，同時一閃，九臉龍王清嘯變作怪吼，踉跟倒退，身上有兩道傷口濺血不止，只聽他怪叫疾退：「『黑白神劍』！」

那人淡淡笑道：「管他黑劍白劍，能殺得了人就是好劍。」說着，吐了一口鮮紅的血！

九臉龍王長嘯一聲，再也不敢戀戰，返身就逃，他可是說走就走，清嘯過去，走鬼婆婆和他座下六大高手，俱失鬥志，紛紛撤走，人雖走遠，半頃刻之間，清嘯猶在隔山傳來，回音不絕。公子襄親眼見九臉龍王先着了海難遞二下重擊，再捱那持黑白雙劍青年一拳一掌，外加兩道劍傷，但退走時居然仍如此迅疾，內力如此充沛，不禁為之心驚。

× × ×

只見那青年鼻子滲出些微血來，身上衣衫，甚為破舊，但一看過去，覺得他如王孫公子，十分倨傲，公子襄從未見過此人，亦從未見過如此捨身不惜的打法，但知自己一行人，全仗此人相救，才免受九臉龍王淩辱命喪，當下長揖道：「感蒙閣下相救之恩，未知高姓大名……」

那人截道：「公子襄，你應約而來，那是最好。」

公子襄一呆：「閣下約了我？」

那人說：「蜀道垣口，正是我們一決生死之地。」

公子襄心頭大震：「一決生死？我們無怨無仇，素不相識，却是為何？」此刻他如在五里霧中，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

那人道：「我姓方，上覺下閑，山居野人，一事無成，你叫公子襄，是大俠梁斗後裔，這便不是相識了麼？」

公子襄道：「既蒙方兄相救，又已識荊，更何必相鬥？方兄三招敗龍王，武功自然遠在區區之上，不必交手，便已分曉。」他以為方覺閑要分高下，乃青年人好勝之心，所以一上來便自甘認輸，圖免一戰。

方覺閑搖搖頭，疲倦地道：「公子襄，你有所不知，咱們此戰，既然你來了，便斷斷不能或免。」

公子襄奇道：「區區實是……實是不解。」方覺閑苦笑一下，也沒答他。原來他少時曾受容肇祖客身避雨之恩，而容肇祖又因感恩於蕭七，蕭七因愛慕唐甜，而唐甜欲殺公子襄甘心，故此方覺閑允諾殺公子襄以報當年之恩，及至他眼見公子襄挺身護唐方，絕不似唐甜口中所說的欺騙唐方的不義之徒，心中很感懊悔。

他曾下戰書請蕭七送交公子襄，約其于蜀道垣口一戰，書中說明，他亦不欲戰，但因允諾在先，若公子襄屆時不至，便可作罷，而他一生一世隱逸山林，永不涉足江湖，就當沒見過公子襄好了，他約好時間正好是中秋前三天正午，不料公子襄雖收了信，但因與「懷抱五老」決戰，被純正罡氣激得紙束粉碎，並未讀過束中所書，自然無從知道此事。

上蒼撮弄，公子襄為救唐方，趕赴垣口，跟九臉龍王從黎明鬥到天亮，時近正午，方覺閑趕到赴約，及時以驚人聲勢打跑了九臉龍王，但兩人一戰，已在所難免，這點公子襄自然不解。

方覺閑道：「公子襄，你還是不解，我也沒有辦法，但這一戰，上天入地，無人能阻，自是不判生死不回頭。」

公子已聽他這幾句說話說得斬釘截鐵，絕無挽回餘地，知江湖中人說話，一言九鼎，自不像九臉龍王狡詐詭辯，食言而肥，便黯然歎道：「如果此戰方兄一定要堅持……區區只好捨命陪君子……只是，只是區區跟方兄向無怨隙，何生誤會，盼方兄告知一二，致令區區亦不致不明於九泉……」

公子襄這幾句話，原是說得極謙，自認非方覺閑之敵，方覺閑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已答允別人，非殺你不可，待會兒公子出手，務請全力施為，不須客氣。」

公子襄問：「却不知道誰人能請動方兄殺我？」

方覺閑本想說是容肇祖，但又不忍說，也想說陰謀出自於唐甜，却又不屑去提她，便道：「其人不值一提……只是我允諾在先，事在必行。」

公子襄長嘆道：「我了解。」

方覺閑道：「你受的傷不輕，但我剛才也故意着了九臉龍王一拳一掌，創傷看來也不比你輕多少……我們一戰，還算公平。」

公子襄苦笑：「我們的命，都是你救的，沒什麼不公平的。」方覺閑點點頭道：「這樣最好，大家可以全力出手，不必顧忌些什麼。」

公子襄茫然道：「我們就在此地一戰麼？」

方覺閑移目四顧，目光最後停在還有幾間未倒塌的樓房，道：「這裏人太多，我不想有人打擾。」

公子襄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也樂意替他說出來：「那我們在其中一間房裏動手是麼？」

方覺閑頷首道：「那房間寬約十一尺有三，長約六尺半，以我們兩人武功，在這樣狹窄地方動手，當無妨礙。」此語一出，秦歌衫與幾名公子襄門人，大爲震服，這青年竟在一瞥之間，道出房間大小度量，眼光之準，世仍罕見，其中一名門生，精研土木，更知道方覺閑判斷分毫不失，更是嘆服。

公子襄對此戰勝望不大，也不願唐方從旁見了徒自担心，便道：「在房內一戰更好……不過，若我死于兄台之手，這位唐姑娘……尚請兄台代區區匡護，直至她穴道自解為止。」

這下臨危授命，竟當方覺閑為知交，方覺閑一向恬淡，心境明照若虛，也不覺震動，道：「若我僥倖能不死……必替唐姑娘負着蕭大俠為止，這點公子放心。」

公子襄笑道：「這樣就好，我死無怨懟……」遂轉首向衆人咐囑道：「我要與這位方兄一戰，毋論生死，各安天命，不得報復……我去後，你們要好好照顧唐姑娘……」秦歌衫等聽公子襄出言不吉，不禁痛哭失聲，唐方聞公子襄臨戰尚念念不忘保護自己，情懷激盪，不知要說什麼話是好，只聆公子襄又道：「海兄弟。」

海難遞上前一步，肅然答：「在。」此際他身受重傷，腕骨俱折，但神態之間，邪氣反而盡消，眉清目朗，挺胸昂腹，端然立在公子襄身前候命。

公子襄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照顧唐姑娘。」

海難遞道：「不！」這個回答也是斬釘截鐵，猶如用斧鑿在石碑上一樣不容抹去。

公子襄倒是奇道：「為什麼？」

海難遞道：「因為你不會死！」

公子襄眼中閃過一絲痛苦之色：「……：生死乃是定數，我……也只不過是交代明白，好放心一搏而已……」

海難遞還是道：「你不用交代清楚，縱要交待，也不必與我說，我不會替你去完成。」他頓了一頓，用堅決無比的聲音道：「因為我們剛剛約過，雖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我們剛剛才結拜，我倆已是兄弟，你難道忘了嗎？」

然後對已經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的公子襄鼓勵地笑了笑，用腳踢了他一下，道：「兄弟，你好好打這一戰，不能輸……如果輸了，你死，我也不活！」

公子襄怔了半天，忽然用盡全力，指着海難遞的鼻尖罵道：「你瘋了！我跟你萍水相逢，不過才相識半天，你是魔頭，我是君子，你那有資格跟我稱兄道弟，你……你……」

海難遞神色不變，冷笑道：「你用這種話相激，是看小了我，也小看你自己。」然後厲聲喝道：「枉你還孝敬蕭大俠，嚮往『神州結義』……當年神州兄弟的一句話：『一朝是兄弟，一生是兄弟』，你難道沒聽過麼？你難道忘了麼！」說着「呸」了一聲，竟吐了公子襄一臉口水，然後鐵青着臉，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記住，為了我，為了唐姑娘，為了你的門人和武林正義……我要你……活着從房間裏走出來！」

公子襄一句話也沒說，大步走向那房間去。這跟他剛才委靡氣沮的神態全然不一。

因爲他知道幾條性命全懸在自己的手裏，他已不能敗。

× × ×

方覺閒見公子襄踏步而去，他也跟着起步，只不過在午間的陽光底下，山谷裏的稀薄空氣、鳥喳松靜的寂寥裏，方覺閒有千萬般感觸，微微凉在心頭。

——他沒有這樣的兄弟。

——他沒有這樣的知音。

他只是一個平常人，最大的願望是閒居在山林，既不想在權力上獲得什麼，錢財武功，除了能活下來及自衛能力外，他也沒什麼企求。

他也不想多交什麼朋友。

但惟一給他帮助過的朋友，是容肇祖，那是在他還不會武的時候，他爲了他，今日，他要來殺公子襄。

他跟着公子襄，走進那屋裏，陽光都被隔絕在外頭。公子襄先走了進去，反過了身子，朝向他，他轉身將門掩上，屋子裏頓時一團黑暗，只留下潮濕、悶窒、和兩個受傷的人，而其中一個人頃刻之後，就要逝去。

公子襄道：「我們眞的要比？」

方覺閒道：「而且要一決生死。」

公子襄緊抿着唇，他握刀的手，也緊了一緊：「分出高下便好。」

方覺閒接道：「可是我答應了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公子襄沉默，良久，道：「你要怎麼比？」

方覺閒鼻子一挺，道：「聞說你有五刀，叫『五瓣蘭』，我也有五劍，叫『五展梅』，咱們以劍搏刀，不死不休。」

公子襄在幽暗的房間裏沉默良久，終於說了一聲：「好。」

公子襄在練「五瓣蘭」時，年紀還小，不知道那跟他投緣的年青師父的身世來歷，如果當時知道了，以他身爲大俠梁斗的後裔，恐也能接受被日爲邪魔外道高手的柳五公子絕學；方覺閒師承趙師容，但他少涉足於武林，對趙師容、柳隨風一代的情仇恩怨，也無從得悉。無論如何，這一戰，是他們上一代師父所始料不及，而且也是極不願見的。

可惜他們都不知道。

× × ×

然而目送兩人走入木屋的人，心情好像懸在崖壁上，唐方等明知勸阻不住兩人，故未勸沮，歌衫急得什麼似的，不曉這兩個男人爲何而戰；海難遞却最清楚，因爲換了是他，他也只好走進木屋裏。

男兒在世，有些事非做不可，有些事寧死不爲。

那四名公子襄門生，也趨近來，張盼木屋；木屋裏面靜悄悄的，什麼聲音也沒有。

物是人非

泰歌衫歎了一口氣，又幽幽歎了一口氣道：「我眞不明白。」唐方微微一笑道：「我也不明白……不過，有些陣戰，男兒在世，是只可戰不可退的。」她此刻心中正想起了蕭秋水，不覺心頭一陣溫柔甜蜜。

這時陽光漸漸西墮，山中日月，變化瞬息，只見山間的霧氣，漸漸昇上來，却是越來越濃。

唐方等注意力一直在木屋那邊，惟木屋未見動靜。

濃霧裊動，東一簇、西一團的，若隱若現，時有時無。唐方想起峨嵋山洗象池的濃霧之夜，好像人在太虛裏，飛雲在頭上脚下身邊疾走，一切却是動的，一切都是浮的，沒有什麼事物能把握得住。……轉念之間，一團雲霧向她飄來，忽然想到，這山並不太高，而且正是午後，斷沒有理由有這樣濃急的霧氣……這一驚之下，立時省起，叫道：「遠離那霧！」

這一聲叫，在場的人，一時皆未意識過來是何事。只聽「咕咚」一聲，四名門生中，一人已被團團濃霧罩住，摔倒地上。另一人也被灰霧困住，臉上似笑似笑，搖搖晃晃，狀甚詭異。

海難遞詫道：「這霧……」

話口未完，「叭」地一聲，那名門生又仆倒下去，另一門生也沾着烟霧，似盡力左衝右突，但未能移動半步。唐方疾道：「唐門『雨霧』！」

秦歌衫和另一門生想去拉拔，「碰」地一聲，那門生又告不支倒下。剩下的一名門生，半聲驚呼，竟又沾着霧氣，糾纏不脫，秦歌衫想去牽扯，唐方急喊：「不行，這霧氣內蘊淬毒暗器，不得接觸……」秦歌衫忙縮手跳開，未幾，那門生又砰地跌倒。

唐方道：「用掌風……」

秦歌衫和瘋玩老人怕霧氣及身，一以曼妙袖風，一以純剛掌風驅霧；歌衫內力不足，但勝在袖曳及地，搧起風來，很是方便，瘋玩老人本不想帮人，只是他自己怕死，當然全力施爲，他掌力本來渾厚，大部份霧氣却在他凌厲掌風下一捲即散。

原來這霧氣是唐門一種極其特異的暗器，叫做「雨霧」，昔日「神州結義」在「夜雨洒金街」黃果飛瀑前一役，唐方便以「雨霧」分了「三絕劍魔」孔揚秦的心，殲除此魔。「雨霧」勝在僞裝霧氣，不留心者稍不覺察，很容易便爲敵所趁。只是「雨霧」也並非什麼高深暗器，雖難閃避，但速度太慢，只要對方稍爲留心，便不易奏効，而且對方若內力修爲相當不弱，只須用掌風便可驅散「雨霧」，故「雨霧」只能攻其不備，而並非當者披靡。這是「雨霧」長處，也是弱點。

瘋玩老人因心懷恐懼，怕自己步入公子襄門生後塵，所以全力出掌，他負傷之下，抖擻神威，如山中狂風，吹得「雨霧」七零八落，紛紛亂散。

只聽空谷中一個女子聲怒道：「瘋玩老人，你當眞玩瘋了麼？」

瘋玩老人聽得一震，縱在山中涼爽氣候中，也不禁大汗涔涔而下，怔怔地看着自己雙手，顫聲道：「可是，這霧……」

唐方忽厲聲接道：「甜兒，妳別裝神弄鬼了！」她施放暗器，尤其是「雨霧」，在唐門中輩份遠在唐甜之上，只因她全神貫注于木屋，所以才發覺較遲，而現在她又穴道未解，無法立即破却「雨霧」。

只聽那甜得發膩的聲道：「好呀，唐方，那末好的眼光，那麼好的耳力，無怪乎蕭秋水公子襄海難遞，在妳石榴裙下拜倒了。」只見盈盈走出一人，腮孕春風，貌勝春花，身後跟了兩個人。

海難遞怒道：「妳敢汚衊蕭大俠！」

唐甜冷冷笑道：「蕭大俠又怎樣？就算公子襄又如何？反正就沒有你姓海的份！」唐甜悻悻然地道：「當日你加入『剛極柔至盟』，對我如何，有眼的人都看得出來，而今見了唐方，冬瓜纏到茄田裏，東攀西爬，我看你見異思遷，也不過是燈盞無油白費心！」

秦歌衫左看、右看、東看、西看、正看看、側看看，越看這女子越不順眼，截道：「憑妳也配叫唐姑娘名字？快叫小姨。」唐甜稱人名號，屢被糾正，十分無趣，氣得不去理她。

海難遞被唐甜一輪數落，脹紅了臉，心裏却難堪。他平生無大惡，只是稍微好色了一些，在西域一帶蹙久了，被唐甜甜言蜜語所吸引，便到中原來，又因唐甜貌美甜蜜，被她柔膩言語誘得神魂顛倒，也是有的是，只是他一見唐方後，一顆心就傾了過去，不屬於他自己了，却也定了下來，待唐方眞心誠意，倒是給唐甜舊事重提的這麼一說，只覺自己正所謂「飢寒起盜心，飽暖思淫慾」，更愧自己以前有千般不是，萬般惡劣。

唐方却道：「甜兒，海兄定力是弱了些，但不失爲一位好漢子，妳誘他在先，又諷譏他於後，實是不該。」

海難遞只覺腦中心裏，「轟」地一聲，好像血液一齊冲了上來，唐方這幾句替他解圍的話，說得他又感動又羞愧又赧恥。唐甜冷笑道：「說來說去，錯都是在我了。」

唐方一笑道：「那也不見得，這世間上，痴痴錯錯，總會有人說。」

唐甜也甜笑問：「但我鍾意人說我好，討厭聽人說我壞話。妳說該怎麼辦？」

唐方淡淡地道：「一個人若聽人評語活着，就無快樂可言了。」

唐甜故作憂悒地道：「但我又喜歡聽人怎麼說我……」秦歌衫瞧不慣她說話作狀，低罵了一聲：「裝腔作態，無聊至極。」唐甜不去理她，逕自說下去：「我倒有一法。」

唐方笑笑，不去理她。唐甜道：「趁公子襄、方覺閒未知生死……我先把說我壞話的人，盡皆殺了，豈不是好？」這幾句話她說來如柔情蜜語，其實聽來讓人驚心動魄。原來她迫方覺閒與公子襄一決生死，又遣使蕭七送挑戰書，自然對決鬥時間地點，知曉得一淸二楚，這次她來，便爲瞧「兩虎相鬥，兩敗俱傷」之局，不意遇上唐方等，而看來海難遞身負重傷，雖以動手，唐方又顯然穴道受制，自己估量形勢，大是有利，便萌殺機，先以「雨霧」，暗算了公子襄座下四名門生，只剩下秦歌衫便不足畏，至於瘋玩老人，也算自己一路人馬，可謂佔盡了優勢上風。故此她才現身。

唐方冷笑道：「要人不說自己不好，原有千方百計，殺人滅口，却是最愚蠢不過的事。」

唐甜臉色一變，却忽然一笑，道：「妳看我」唐方看看，只見她笑得很甜，也沒感覺出什麼來。唐甜盈盈笑道：「我終於有了酒渦，妳難道沒看出來？」

唐方看去，果見唐甜兩頰酒渦深深，就她記憶中唐甜小時候是沒有酒渦的，微覺訝異，隨而却有一種心生畏怖的寒意湧上心頭。

只聽唐甜說：「我小時候，看見妳笑，便有酒渦在臉上，我只恨自己沒長出一對酒渦兒來……所以天天用筷子戮刺，也戮不出酒渦，拿三千她們那幾張臉來試，也不生效……」唐方想到唐門中幾個婢僕無緣無故長出一臉疵皮，似被刺戮，但當時相詢，她們都眼有懼色，不敢說穿，原來唐甜竟然狠下得了手！唐方心中，更覺一陣悚然。

唐甜甜咪咪地笑道：「後來我研究了出來，酒渦是人臉肌肉接銜處有了鬆弛的隙縫，才會釀放酒渦……所以我日日夜夜，都綳緊了臉上『觀髎』、『地倉』、『巨髎』等穴，而放鬆腮部肌膚……妳看，我最近便長了兩個酒渦，跟妳一般美麗，跟妳一般迷人，比妳更討人喜歡了嗎……」唐甜笑得花枝亂顫，目光散亂，又一斂笑容道：「可見人是可以被取代的。」她一字一句地說：「我一定取代得了妳。」

她一說完了這句話，人就像風中的一朶紅花，「吹」了出去，在極端柔美中，對唐方下了七道殺手。

秦歌衫一直在等着她的出手，唐甜一出手，她立刻出手。

她在唐甜背後下了五道殺手。

但在刹那之間，唐甜的七道殺手，忽然變了，變得不是對唐方，而是對秦歌衫下的，就像本來就預算到秦歌衫會中途攔截一般。兩人一接之下，秦歌衫頓漸下風，飛退。

她退的原因有三：一她在五對七招中已發覺，唐甜武功只在她之上，不在她之下，她只好以退爲進，卸開唐甜主力；二，她對自己輕功最有信心，希望以輕身功夫與之周旋；三，遠離穴道被封的唐方，以免她受傷害。

但是她這般心思，唐甜焉看不出來？她並不追趕，一出手，又是向唐方身上招呼。

秦歌衫怕唐方受傷，急忙趕了過來，全力急攻，唐甜似也不想殺唐方，收掌轉戰歌衫。這一來，秦歌衫再也不敢稍有閃離，而她的輕功也無從發揮，不消片刻，便佔盡劣勢。

唐方瞧得大急，只覺衆人都爲了她受到折磨創傷，叫道：「歌衫，快點走，快走……」唐甜「呼」地一掌向她「天靈蓋」拍了下來！

歌衫急煞，迴掌架住唐甜向唐方一擊，這一下是繞身過來險陰接住，腰身暴露在唐甜另一手下，她武功原本就遜於唐甜，當下腰身「胞肓穴」一麻，渾身無力，給唐甜一脚踢倒。

唐甜怒笑道：「還不是給我拿下了——」只聽悶哼一聲，那邊海難遞奮起力戰，瘋玩老人想在唐甜面前戴罪立功心切，先纏住了他，海難遞因重傷未癒，力不從心，便終於給瘋玩老人點倒制住。

唐甜見公子襄手下盡歿，唐方、歌衫、海難遞盡爲自己等人所擒，心中高興，

無可形容，「哈」地一聲，一拍雙手，雙眼發出一種明亮至極的光采來，向身後垂手而立的甄厲慶，江傷陽，瘋玩老人道：「你們看，我是不是打倒了唐方，取代了唐方？哈——」

忽聽「哈！哈！哈！」三聲，遠遠傳來。這三聲如三聲鼓擊，衆人聽在耳裏，猶如心房被「碰、碰、碰」撞了三下。

緊接三聲大笑之後，一人陰陽怪氣地道：「你笑什麼，蕭大哥走了七年，剩下我們，和尙，還不如大哭一場的好！」

說罷，有人道：「好，哭就哭。」又聽「哇、哇、哇」哭了三聲，這人功力更高，如雷鳴三响，直震得瘋玩老人臉黃，江傷陽臉青，甄厲慶臉紫，唐甜也白了臉，疾道：「快，將他們移入木屋……」

江傷陽、瘋玩老人和甄厲慶等知道來人內力已到了非同小可的境界，而且語態之中，跟蕭秋水還是舊識，怎容他們見着唐方？三人行動極快，一人抓住一個掠入另一座未塌的木屋裏，輕輕地掩上了門。

三人掠入屋內，屏住了呼吸，又點了唐方、海難遞、秦歌衫身上穴道，忽聽一人道：「哇！這裏死這麼多人！」聲音响起，只隔了一道木板，江傷陽、甄厲慶、瘋玩老人等均嚇了一大跳！原來來人在瞬息間，已到了木屋之前，只因毫無腳步聲息，若不是開口說話，衆人都不知有人迫近了。

只聽那語音是女子之聲，聲音甚爲响亮，江傷陽等均感納悶，武林之中，何時出了武功如此犀利的女子？正猶疑間，有人道：「怎麼死了一地的人？」另一人道：「才不過幾個，那裏算是一地，誇張！」先頭那人反問：「天有幾個？」第二人頓了頓，道：「頭上青天，當然是有一個，難道還有假冒的不成？」原先那人又問：「地有幾個？」第二人又怔了怔，答：「一個呀！」第一人罵道：「我是說死了一地的人，又沒說一地死了很多人，地的的確確只有一個，我那點說錯了？」

第二人被這樣一問，倒楞了半天，忿忿回罵道：「你……你這是強辭奪理嘛！」第一人哈哈笑道：「你才吹毛求疵！」又聽一個女音勸道：「你那够他不講理，要是小邱在，就跟屁王旗鼓相當，你呀——光黑，嘴巴可不行囉！」第二人甚爲不服，氣呼呼道：「哼，哼，嘿，嘿！」忽聽一人唸道：「阿彌陀佛，你他媽的哭就哭出來吧，不要哼哼唧唧！」

衆人聽這一羣人胡言亂語，心中大奇，又聽這人先唸佛偈，又罵粗話，更感稀罕。這時只聽人再長吸了一口氣，這一口氣吸得甚長，從兩人相罵第一句起巳開始吸氣，吸至此居然不吐氣，反而又再深深一吸，即時有另一個說話極急疾的女音道：「喂喂，少林洪你別再吸氣大哭了，剛才三聲震得我好不舒服！」那人便沒有再吸氣。在屋裏衆人倒是悄悄舒了一口氣。

江傷陽、甄厲慶、瘋玩老人面面相顧，不知來者何人，但知唐甜一定在外躲了起來，頗爲放心，但又怕萬一屋裏唐方，給這干人發現，以這些人說話內力充沛，自己等萬萬非其所敵，不覺担心了起來，想到此處，江傷陽是負責抓唐方進來的，連忙悄悄將唐方放到地上，自己心裏忐忑，稍爲算了一下，連同那相罵者二人，大笑大哭者二人，說話一响亮一急速二人，以及一個唸佛的人，總共來了七個人。

聽這七個人說話，眞氣充沛，內息悠長，却不知是何人？不禁自板縫張了張，瞥見全場，高高矮矮，男男女女，黑黑白白，肥肥瘦瘦，不只七人，一共站了八個人！

他這一張目出去，立即有一人，向他這兒瞟了一眼，這一眼猶如陡亮的燭芒，使得江傷陽眼前一花，心中一寒，一顆心怦怦亂跳着，只覺那眼神有莫大的威力，不敢與之對視。

又過得一會，才敢再瞥去，只見那人一直無聲無息地閑站着，却是又肥又胖，眼小頷長，鼻孔朝天，樣貌忠厚，身體臃腫，但來時不帶半點聲息，因他一直不出聲，使得江傷陽等以爲只有七人，可見此人內力輕功皆巳至爐火純青之境界。

另外七人，江傷陽一面細聽他們說話，一面仔細分辨，才知道强辭奪理的那人，頭細腿粗，一口白牙，滿臉皺紋，瞧他樣貌，巳是老人家，但行爲舉止，却似幼齡小童。跟他對罵的人，膚色黑得像塊爆炭，腮幫子漲卜卜的，正在沒好氣的翻白眼。

另一個獅鼻闊口，高大壯碩的銀鬚老人，就是發出三聲大笑的人，至於大哭三聲者，却是一個戟髮鐵臉，沉着蹙眉的漢子。

還有兩個女子，一個正急急如律令唸咒似的說着話，挽髻束髮，皮膚甚爲白皙。另一個女子，一足微跛，矮人半截，但不時加一兩句話，聲音遠遠地傳了出去，响亮至極。

剩下的一個是和尙。額角突出，油光滿臉，肚子漲出來，巳經到了眼往下望不能見趾頭的地步。江傷陽只覺這羣人相貌古怪，不倫不類，隱隱似乎聽過形容這幾人形狀的傳說，却一時想不起是誰。

江傷陽正想詰問甄厲慶，却見他一張慘青的臉，早巳轉爲蠟黃，見到他欲開口要問，連忙搖手不迭，宛似驚嚇過度，怕自己一出聲招來大禍一般。

× × ×

唐方在地上眼睛剛好對着板隙，別人不知道那八人是誰，她可比誰都清楚。要不是穴道受制，啞穴被封，她早就呼叫出來了。

這八人不是誰，正是蕭秋水尙存的八名義結弟兄，强辭奪理的鐵星月、大肚和尙大渡、刁鑽古怪的李黑、肥頭大耳長下巴的胡福、白皙高挑的施月、嗓門大人瘦小的陳見鬼、銀髮威猛大笑老人是藺俊龍，精悍短髮大哭漢子是洪華，這八個人，有的是「神州結義」的兄弟，有的是「兩廣十虎」中好漢，有些在浣花蕭家突過圍，有些渡過烏江，有些還在丹霞山苦守過，有些更在長坂坡擂台大會下殺過元兵……這八個人，當年叱吒風雲，而今各有疲態。

唐方瞧得心口一陣痛。

只聽「雜鶴」施月正說到：「……我們這些日子，心灰意懶，也不是辦法。」李黑截道：「那有什麼辦法？蕭大哥去後，人心思散，岳元帥被害死後，江山難復

，更輪不到咱們說話了，這江湖嘛，也不是昔日的江湖了。」言下不勝疲憊，又蘊無盡唏噓。

藺俊龍「砰」地一聲，一拳打在一塊橫架的木板上，道：「難道蕭大哥去後，咱們就此委靡不振嗎？若蕭大哥未死，咱們對得起他麼？」洪華冷冷加了一句：「就算巳死，也對不起。」他極不好多言，說話簡短，却語必中的。

李黑苦笑道：「就算對不起，也是沒法子的事。沒有了蕭大哥，咱們也湊合不起來。咱們在一起，偶爾聚聚，巳不容易，還是罵架的多，和氣的少，又焉能做出一番什麼勞什子事業來？你看陳見鬼就好了……」

衆人向陳見鬼望去，陳見鬼豎眉瞪目。「看什麼？有什麼好看的。」李黑滋遊淡定地說：「就是沒什麼好看的……從前嘛，還水深火熱，救人千里，急人之義，解人之困，到了今天……」

陳見鬼截道：「你別盡對我拿着鐝頭找黃蓮來挖苦我！人心思散，人人不都是這樣！你拿燈籠打招呼，光照別人，不照自己，你這副德性，不也死裏活氣的！平日儘找忙呀累呀的藉口，到頭來叫河山色變，還不是坐着空喊——」

胡福歎了一口氣道：「這也難怪，外邊人人傳說，蕭大哥投元去了，高官厚爵，享福去了，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也怨不得人。」洪華道：「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大肚和尙道：「沒有證據，別冤枉人。」

胡福垂下頭不語。唐方聽得一口氣蹩在心頭，氣得心肺都恨不得代替嘴巴來說話，只惜還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一顆飛石

過了一會，施月「轉」了個話題說：「這兒死了人，橫七豎八的倒了幾具屍體，想必有人在此交過手。」李黑道：「廢話。」

施月怒道：「什麼廢話了，這兒明明有場格鬪，難道不是！」李黑懶洋洋地道：「明明有人在這裏打架，鬼都看得出來，妳還來多說一次，不是廢話是什麼？」「雜鶴」施月爲之氣結。

却聽鐵星月即接道：「我說你才是廢話。」李黑似對鐵星月甚爲憚忌，「我不跟你說。」鐵星月哈哈笑道：「你怕了，所以不敢跟我說話。」李黑怒道：「我才不怕你，你別蛤蟆打噴嚏！」

鐵星月大笑道：「你說『鬼都看得出來』有人打架，世上那有神鬼？你這才是廢話嘛……」却聽大肚和尙低聲唸道：「有鬼倒好，我相信蕭大哥巳經……這也可以回來看看我們……」

衆人笑罵到這裏，聽到此語，只覺在大白天裏，殘垣廢墟的荒野上，生起一股寒意。

陳見鬼嘀咕道：「大白天的，你說這些來幹什麼……」突聽藺俊龍喝了一聲道：「難道我們就壯志全消，天天打打罵罵了事？」

衆人頓感臉上無光。鐵星月道：「你這面破鼓，也別敲了，大家沒了頭領，心裏總不是勁兒，也不是不難受的……」施月嘆道：「找了那麼久，也沒箇訊兒。」

洪華一個字一個字地道：「雖無音訊，也要尋覓。」胡福道：「這個當然……但我又聽人說，蕭大哥極好色，入了唐門，被唐門那些丫頭迷住了……」唐方聽至此，心裏罵了他們一千個不是，就算蕭秋水如此，該氣的是她自己，也輪不到這些人來胡妄揣測。

却聽李黑囁嚅道：「據近日江湖傳聞，說當日蕭大哥抗虜之擧，只是爲了個人權力……」說到這裏，沉吟着沒說下去，陳見鬼問：「有人說他好色，有人說他好權，有人說他投元……總之有他在時顯赫一時，雖艱苦但快活，人一旦不在了，便什麼流言都有了，只是……只看我們信不信？」

衆人都一時沉默了下來，忽聽「喀喇」一响，一塊木板忽折爲二，落下地來，原來是剛才被「千手劍猿」藺俊龍擊了一拳的木板，此刻拳勁才發，木板方告斷落。這一下功力先凝後發，簡直匪夷所思，甄厲慶等目縫中見了，莫不惴惴。

過了一會，只聽鐵星月道：「不管如何，蕭大哥是我們大哥，這危難當口兒，我們不該懷疑他才是。」李黑說：「不管如何，我們天涯海角，都要找到他。」這幾句說話說得斬釘截鐵，絕無挽回餘地。

陳見鬼站了起來，道：「我們這就是去蜀中唐門，再找一遍，此生縱上窮碧落下黃泉，跟蕭大哥不見不散！」她人雖矮小，一但大聲說話，却有不勝豪慨。

忽聽一人拍掌嬌笑道：「好，好，好。今日幸蒙得見名動江湖的八位大俠，幸何如之……」

鐵星月最怕跟女子嘮叨，故意刁難截斷道：「妳年紀輕輕，娘娘腔的，怎知道我們是誰！」

那女子聲音抑揚頓挫，甚是甜膩動聽：「哎喲，我雖出道未久，但對鐵星月鐵二哥，大肚和尙大度三哥，陳見鬼陳六姊，李黑李八哥，胡福胡九哥，施月施十姊，藺俊龍藺十一哥，洪華洪十二哥……諸位聲名，如雷貫耳，江湖上傳誦巳久，武林中名聞八方，小女子又焉會不知？」

這幾句話說得幾人心中舒泰，藺俊龍和雜鶴施月却甚瞧不慣，一個心罵，「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往後退了幾步，不欲親近，一個罵了出口：「裝腔作態！」

這句罵得最小聲，秦歌衫却聽了個清楚，心中大是同感，因爲冒出來說話的正是唐甜，而她剛才也用過同樣一句話罵過唐甜。

可惜她也無法出半句聲，否則一定拍手歡叫：「罵得好！」

× × ×

唐甜這一輪報告，却嚇傻了在木屋中的甄厲慶、江傷陽與瘋狂老人。

大肚和尙等八人武功，雖遠不及蕭秋水，但也闖下一番名聲事業，從萬里橋之役，到一公亭之戰，尤其七星巖決戰劍王，雪夜牢冒死救岳飛，更是動人心魄，家喻戶曉。這八人均曾受蕭秋水指導過「忘情天書」上的武功，自非「十方霸主」能敵。

瘋狂老人等唬得綠了臉，唐方也氣得臉色煞白。她算準唐甜出來，準沒好話說

的——

果然唐甜道：「諸位對蕭大哥的義氣，我很明白，但世間上的事，要用腦袋去想，光義氣是不行的。」施月怒道：「妳這算什麼——？」

唐甜笑得斯文淡定，道：「我聽人說，蕭大俠的兄弟是一條腸子通到底的，老說義氣，愚忠盲動，聽不得人勸的。」

鐵星月「虎」地跳起來說：「誰說受不住？妳說，我聽！」唐甜嘟起腮幇子道：「我屢次說話，都給打斷了，是沒有人聽。」鐵星月怒道：「誰不給妳說，我打他老丈耳括子！」

唐甜媚笑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李黑沉下了臉，道：「妳要說就說吧，囉嗦什麼！」

唐甜含笑檢衽，道：「小女子叫唐甜，正是唐方唐小姨姪女。」胡福微笑道：「我一見妳容貌酷似，又有酒渦，想必是跟唐姑娘有關的人了……」

唐甜得意至極，遊目往木屋那邊流盼一眼，故意問胡福道：「我像唐小姨麼？」藺俊龍在旁忍不住大聲道：「不像！」倒是唬了眾人一跳。李黑沉着臉壓低了聲調道：「妳要說什麼快說。」

唐甜一昂下頷，道：「蕭秋水到唐門大鬧之後，揀男的殺，揀女的受用，早已遁跡江湖，投身官宦享福去了，那還記得你們！」鐵星月怒得握緊了雙拳：「胡說！大哥不是這樣的人！」

「那要看你們怎麼瞧了！」唐甜目光像甜滋滋的蜜汁般掃了全場每人一眼，道：「你們各位，也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大宗師，更是武林中人所尊重的老前輩，你們往昔些年來，跟蕭大俠可謂剖腹獻肝胆，死盡忠心，只是眞正飲譽天下的，還不是蕭秋水個人來着！」藺俊龍低吼了半聲：「蕭大哥！」

「好，叫蕭大哥就蕭大哥，」唐甜冷笑道：「你們的『蕭大哥』形象，不容人輕侮，未免太講感情義氣，腦袋瓜子擰直了談！——他有義軍統帥之位，一代大俠之稱，還不是你們辛苦堆搭出來的抬面？看騎着駱駝牽着鷄，高的高，低的低，我不客氣說句：瘸腿驢跟馬跑，一輩子也趕不上！」

眾人都寂靜無聲，顯然在各想各的心思。唐方氣這干人直腸直肚，聽了唐甜甜言蜜語，便等於拿舌頭磨剃刀，吃虧的是自己，心中急極，只盼望另一木屋中有打鬥聲傳來，能引眾人進去查詢，援救自己，出聲解釋破疑。只是木屋那邊，仍靜悄悄地，全無打鬥聲息，卻不知公子襄、方覺閑二人怎麼了？

唐甜的口好像油漱過口，又道：「你們也有精忠報國的人，但秤鈎打釘，以曲求直，光衝動嚷嚷，是不行的，你們也該好好充實身手，作一番事業，別跟錯了人，破開屋樑做火把棍，變成大材小用。」

眾人又默然不語，唐甜連忙加了一句：「我看你們，還是不用找蕭……你們的蕭大哥啦。」原來她剛才伏在另一間木屋旁，貼得較近，已聞兵刃輕微緩慢勒動之聲，所以趕緊躍將出來，不住說話，以圖掩蓋兵器交擊之聲。唐甜說的話句句打動了陳見鬼等，而木屋裏兵刃之聲又極端微弱，不見增強，所以洪華等武功雖高，失於大意竟未察覺。

胡福沉聲道：「我們對蕭大哥為人，自有分寸，妳說的也有道理，但我們甘心情願，絕不會出賣大哥的。」

唐甜嘴兒微撇一下當是笑容：「那你們想怎樣？」陳見鬼毫不考慮就說：「我們還是要找他的。」

唐甜眼珠一轉，也學唐方抿嘴先笑道：「那也罷了，諸位雖實心實眼，但忠肝義胆，小女子佩服得緊。」她也瞧得出八人中早已有些人動搖了心，她反正不急在一時，露了痕跡，便不說破，笑問：「諸位可知往唐家堡捷徑所在？」

胡福抱拳道：「正要請教。」

唐甜還禮道：「不敢當。此去出垣口右轉上山坡小徑，可見掬霞谷，谷中有一株千年紅檜，紅檜下正中小徑，可直入向欣巖，轉十八洞天，便可提早一天抵蜀中唐門。」

胡福在這羣人中最是謙厚，也最不虞人有詐，抱揖謝道：「多謝姑娘指點。」

忽「嘯」地一聲，一條白影，一晃而至！

這白影迎面向唐甜疾撞而來，來勢之急，不可思議，唐甜及時一蹲，那人疾閃而過，撞向一棵大樹，一面叫道：「原來你在這裏！」但身法無法即止，只聽「刷」地一聲，那人一挺臂，一劍穿樹而去，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已衝到樹後，雙指一拑，挾住樹後突出白亮的劍鋒，劍柄仍在樹前幹上，白衣人這一扯，劍嵌入樹中，使得他去勢一頓，這才止住了脚步。

白衣人露了這一手，唐甜嚇得幾乎魂飛魄散。那人輕功之快且急，是怕當世罕見，而出劍之迅疾，尤在輕功之上。他以劍穿樹身，再自樹另一邊穩住去勢，可謂詭譎至極，而如果白衣人來意不善，早在越過自己的剎那間，已足可把她殺死十次八次了。

唐甜猶有餘悸，只聽李黑眼快，歡欣叫道：「林七哥！」陳見鬼眼也不慢，叫：「七弟來了！」

來人正是東海林公子。

× × ×

這一干人，正是大俠蕭秋水往昔的義結兄弟，跟蕭秋水一齊闖過，立過不少大功大業，自然也經過大少大風大浪。他們都以義氣為先，俠氣崢嶸，只是蕭秋水自權力帮瓦解後，赴蜀中唐門一戰，這一戰迄今無人知其結果，只知唐家堡實力也因而消解，而蕭秋水去年所作所為，也眾說紛紜，乘機落井下石，添油加醬的流言更是不少，眞正關心尋覓，力闢流言者也有，這些對剩下兄弟的堅定信心，確也影响不少。

唐方見林公子趕至，很想呼叫出聲，但苦于無法出聲。唐方原在「神州結義」中排行第五，跟鉄星月等份屬兄妹，自有至親之情。

只聽林公子微微喘息，道：「我……我探得大哥消息……」

李黑、鉄星月、大肚和尚同時搶着問：「是什麼消息？」

林公子顯然因趕來報訊，不惜大耗眞力，身上隱隱蒸發了薄薄霧氣：「聽說一

個以前在蕭大哥與唐老太太一戰中未死的老僕人揭露：蕭大哥可能還在唐家堡一帶地方……」藺俊龍跳起來道：「那還等什麼！我們現在就去！」轉頭望向洪華。

洪華人雖矮小，但說話挺有分寸，微一沉吟，疾道：「去！」眾人携手攬肩，立刻要走，唐甜沒想到他們說走就走，心裏也巴不得這些瘟神去得越遠越好。

忽聽林公子問道：「唐家的路，我可不識……」胡福道：「我早問過了……」聲音傳來，已在山腰遠處。

此刻唐甜心中，暗笑不已，她對諸人的指點路向，實則謬誤千里，「掬霞谷」中確有路通往唐門，只是近日路面坍方，碎石堆積，就算留心也萬萬看不出來該處路徑，而另一條小路，位於中央，完全無損，料九俠一定循那條路走去，的確也能到「向欣巖」等地，唯同名不同地，只是離唐家堡愈離愈遠，待得眾人知曉折返時，已不只是一兩天後的事了，那時唐家堡中，也不會留下東西讓他們來檢。就算眾俠責問起來，她也可推說不知有坍方一事，而亂石後確曾有一小徑直達唐門，只恨他們自己大意了。

唐甜一念及此，忍住偷笑起來，一張緋紅的臉，脹得像紅蘋果一般。

× × ×

唐方却被氣煞。

唐家堡的路向，她也清楚得很，雖不知路徑被巖石所沒，但知道唐甜故意引諸兄弟誤入另一歧徑，心中着急，但又無法出聲相喚，實是苦極。

只聽「依呀」一聲，唐甜推門進來，笑道：「那幾個傻瓜麼？已給我三言兩語，支開到大江南北去了，也沒見過那麼沒腦袋的。」唐方心中暗忖：他們一根腸子通到底，宅心仁厚，可不像妳這般心思。唐甜得意洋洋的叉腰站着，忽問：「你們說，這三人，該怎麼辦？」

江傷陽搖搖頭道：「這些人留着累贅，不如殺了……只是唐方……是蕭大俠的未過門妻子……殺了等於開罪天下英雄，總是不好。」

甄厲慶搖搖頭道：「依我看，還是一併宰了……反正別人去唐門，還要唐方引路，我們赴唐家堡，有『小妹』在，還怕什麼，還是殺了好……只是……殺掉唐方，要讓人知道，這罪名可大哩……還是多周慮一些的好……」

瘋玩老人點點頭道：「殺是要殺的，只是要嫁禍給別人，自己萬萬担不起這個罪名……」

唐甜側首問：「那你認為如何將罪名扣到別人身上去？」

瘋玩老人遲疑了一下，只見唐甜一雙妙目看着他，有說不盡的美麗，也有說不出的狠辣，知道不能不說：「不如將公子襄那四個手下衣服脫了。把唐方裝成自殺而死，好教人以為是公子襄的人圖逞獸慾，同歸於盡……」

唐甜蹙眉道：「既是於此，只好依你之計……不過既要嫁禍公子襄門下，不如連公子襄也一同宰了，罪名担到他身上，最好不過。」她心裏却暗度：自己引瘋玩老人出謀獻策，這惡名也就卸下來了，有日自己得了天書神令，練就一番無敵藝技，將今日在塲的人全殺光了，天下之間，有誰知箇中內情？

瘋玩老人猶豫道：「公子襄武功高強，縱受重創，也不好對付。」

唐甜笑道：「公子襄跟方覺閑拚這一回，就算不死，也沒賸半條命，殺之易如反掌。」

江傷陽有些驚心動魄，囁嚅問：「……如果公子襄戰死了呢？」

唐甜道：「你這人，死人豈不更好？省了功夫，……你們男人，脫了衣服，不是一樣！」唐甜說的時候，笑意盎盎，一對妙目，瞧住三人，倒是三人却有些不自然起來，目光改投他處。

就在這時，木屋裏傳來尖銳風聲。

那風聲銳厲得似五十個人，拿着鐵哨子在咀裏用盡吹一般响。

唐甜變色道：「終於動上手了。」此時她笑靨如花，覺得事事好不順就，心中自是高興。

× × ×

忽聽一人在遠方長嘯，聲音一起一落，瞬間已近，宛若兩頭大鵬，一在高空，一盤低處，交互長嘷急進迫近一般，但聽嘯聲，又似為一人所發。唐甜乍聽這聲音熟稔，却想不起來的是誰。

這不過頃刻間的事，嘯聲已然非常貼近。

唐甜忽瞥見唐方臉有喜色，猛想起一人來，疾喝道：「動手！」

江傷陽等不明，問：「嗄？」這時一條青影已出現在眼簾山坳處。

唐甜一個轉身，已閃至唐方處，手中扣了一枚飛叉，直往唐方頭上插下，就在這時，「嗖」地一聲，一枚石子，破空而來，襲向唐甜！

唐甜見來勢勁急，顧不得殺害唐方，忙將金叉一架，「叮」地一响，叉石齊飛，唐甜只震得左臂發麻，「刷」地右手又抽出一支小劍，向甄厲慶等喝道：「擋住他——」說着一劍翻刺，直插唐方後腦。

這時那白衣人又迫近了很多，「嗤」地又發出了一粒石子！

由於他來勢甚速，已拉近了數丈距離，石子勁道更是遒急，甄厲慶大喝一聲，以袖袍一兜，想兜住飛石，「波」地一聲，石子竟裂袖而出，江傷陽猛跳一步，五指如鈎，想抓住石子，但五指觸及飛石，如遭電殛，震得五指一陣亂抖，表皮竟被石子削去，瘋玩老人及兩人都接之不住，及時將頭用力一摔，一把灰髮，橫掃而出，打在石上，這下是他絕技，叫「散髮萬鞭」，就算高手着了他散髮一掃，也得皮開肉綻，普通兵器給他這一甩髮纏上，也告脫手，但這一下灰髮擊在石上，「奪」地一聲，數十綹灰髮飄落，那勁石竟斷髮而去，其勢不易！

這時唐甜的短劍劍尖已點在唐方腦上，只要刺入，唐方便神仙難活，就在這千鈞一髮間，「噗」的一聲，石子射在唐甜左手劍鍔上，唐甜只覺一股奇急奇銳的大力一震，五指握拿不住，虎口破裂，短劍脫手飛出，跟石子一齊「拍拍」射入樹幹中，石子直嵌入樹身裏，劍也直沒及柄。

這小小一顆石子，竟有莫大的威力！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漢等羣俠夜襲武統邦，結果殺了武統邦的五絕叟吳一同及刺龍獨孤威、火龍獨孤烈以及九名三品殺手。並將整座大廟燒光，直到天亮，武帝還不知道無名鎮昨夜發生的事情，因爲當白丞相接得急報「大廟起火」後，他第一道命令就是不許驚動武帝。大廟方面的殘餘人馬，於巳牌時分全部撤來無奇不有樓，晌午，武帝升帳，這時兩儀搜魂手才將昨夜遇襲、損兵折將的詳情稟報，但却不提無奇不有樓這邊按兵不動，應負部份責任，而只說吳一同擅離職守，死有餘辜……何変代，以致爲敵所乘。武帝聽罷，認爲吳一同離開時未作任

合衆志成城　翦除大瘟君

接着，白丞相請示下一步的行動。武帝的指示是：由左右丞相會同兩位護國公，成立行動小組，不計代價，全面搜殺！取得敵方首級一顆者，除晉爵一等之外，另賞紋銀千兩！

最後附帶的指示是：非遇重大事故，可逕行處理，毋須向上呈報！

這一番指示，聽起來堂皇之至，其實重點全在末尾幾句話上。

意思也就是說：最近幾天，你們應該識趣一點，像這種芝麻綠豆大的事情，最好少來麻煩孤家！

武帝的弦外之音，這幾位高級大魔頭焉有領會不出之理？

× × ×

這幾位大魔頭經武帝授權之後，他們會草擬出什麼樣的毒辣而有效的計劃？

× × ×

稍具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一項近乎定律的事實：看上去最危險的地方，却往往就是最安全的藏身地方！

原因是：敵人很難相信你會有這份胆量，居然敢在這種地方停留！

唐漢利用了這項常識。

他們十一人如今隱藏的處所，就是目前無名鎮上猜疑紛紛的焦點。

一壺香！

唐漢聲稱他可以和任何人打賭。

他賭無奇不有樓如果發動搜查，第一個光顧的目標，無疑就是山脚下獵戶羅二虎一家居住過的那座山谷！

其次才是飛天豹子以前經常出沒的那些山洞。

若在附近山區搜索無功，範圍縮小到鎮區之內，他相信其先後次序，必將是：丁呂子久夫婦的舊居，趙老頭的壽材店，丁麻子的豆腐店，長安藥店，黃金賭坊，三家客棧，以及一些居處寬敞的民房！

所以，他最後的結論是：除非他們這一夥馬上離開無名鎮，目前最安全的藏身之處，便是大門緊閉的一壺香！

刁四夫婦的日子一向過得很舒服，各種生活必需品，儲存得極爲豐富。

三五日之內，他們十一個人即使足不出戶，也不須爲飲食問題担憂。而最難得的是，除了果腹之外，他們還可以儘情享受各種茗茶！

× × ×

如今，他們大夥兒圍坐一起，每人面前就放着一碗熱氣騰騰淸香四溢的雨前雀舌！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唐漢面帶笑容：「我們在一夜之間，消滅了該邦一名靈魂人物首座護國公、兩位大將軍、九名高等殺手，而我方却未損一兵一卒……」

多事公子高凌峯笑着插口道：「你應該先告訴大家，本少爺收拾火龍獨孤烈的那一梭，該有多精彩，該有多絕！」

飛天豹子瞪了他一眼道：「這件『傑作』，你小子到底要提多少次？」

多事公子也還瞪了一眼道：「我宰了那條臭火龍，你不高興？」

唐漢笑喝道：「小高，對長輩不可如此無禮！」

多事公子應聲道：「一個人對恩公也該客氣點！」

飛天豹子嘆了口氣道：「這筆人情債，看樣子我這輩子是還不清的了。」

多事公子道：「誰要你還什麼人情債？只求你以後少在人前數落我幾句，就已經够本公子感激不盡的了！」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們笑的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無論「武功」或「舌功」，老一輩的似乎都要「看開」一點了。

唐漢笑了一會，正容道：「小高，別皮了，事情並不如你想像的那麼輕鬆。我們雖然開頭佔了點便宜，但你可知道，目前的無奇不有樓，還有多强的實力？」

多事公子道：「多强？」

唐漢道：「除武帝之外還有兩位護國公，兩位丞相，一位散騎常侍，三位金星特使，以及四十多名三品以上的殺手！」

他望着多事公子，又接了一句道：「以上這批人物，你小高自信能勝得了他們之中的那一位？」

多事公子回答得很坦率：「我誰也勝不了！」

唐漢道：「你知道這一點就好！」

不意多事公子又接着道：「不過，無論多狠的角色，只要我高凌峯碰上了，照樣要鬪他一鬪。就像我雖不是那條火龍的對手，而結果他依然被本公子一梭送上了東天一樣！」

飛天豹子搖頭嘆氣。

又是那條火龍。

又是那一梭！

黑笛公子孫如玉微微一怔道：「你說什麼？送他上了東天？」

多事公子翻着蛙眼道：「我說錯了？你以為獨孤烈這種人够資格上西天？」

他是個老實人。

多事公子一張利咀，連他師叔飛天豹子都不得不退避三舍，像他這種木訥的老實人又怎抵當得住？

衆人又笑了一陣。

唐漢道：「好，大家的精神都不錯，我們可以分路出發了。」

多事公子道：「去那裏？」

唐漢道：「去我們昨晚來的地方。」

多事公子道：「山脚下那片谷地？」

唐漢道：「不錯！」

多事公子一呆道：「你剛剛不是說，無奇不有樓不發動搜索則已，否則第一個要找去的地方，就是那片谷地麼？」

「對，我說過。」唐漢微笑：「守在一個地方被人找上門來是一回事，知道敵人要去什麼地方，而我們能搶先一步以逸待勞，則又是一回事！」

多事公子蛙眼一轉，恍然大悟道：「啊，我明白了，我懂你的意思了！」

唐漢笑笑道：「只要你小子多動腦筋，少要咀皮子，有一天我會把你收歸門下也不一定。」

衆人再度大笑。

大家以為這位多事公子這下大概要發脾氣了，誰也沒想到，這位多事公子不懂得發脾氣，反而蛙眼一凸，指着唐漢道：「說話不算數的人，就是混帳王八蛋！」

唐漢笑着嘆了口氣道：「好厚的一份拜師禮！」

× × ×

仲夏。

午後。

梅雨季終於過去了。

漫長的陰雨季，只為人類帶來煩惱，帶給樹木花草的，則是一股沛然生機。

蟬聲和鳴。

空谷沉寂。

斜坡上，一排茅竹屋前，一男兩女正在四下張望。

男的是個老頭子，身材瘦小，臉色枯黃，一目已眇，但剩下的那隻左眼，却灼灼如電，精光懾人。

兩個女人年約三十左右，一身苗裝，體態健美，面目姣好，尤其那兩雙黑黑亮亮、像冬夜曉星般的眼睛，更隱蘊着一種令人心動的魅力。

山坡下的草坪上，三三兩兩的走動着二十多名標悍的年輕漢子。

這些漢子到處遊蕩，就像一羣餓狼在等候兔鹿一類的獵物出現。

也許他們等的時間太久了，有幾個已經坐下去，隨意以刀鋒砍着附近的青草。

砍草當然不及砍人來得刺激。

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護國公沙高樓好像很有把握，堅稱這一帶是唐漢等一夥人藏身的巢穴，他們只有遵命行事。

有幾名漢子大概喝多了茶水，也不顧人前人後，拉下褲子就向草叢中放溺。

另有幾名漢子背剪雙手，佯裝觀察天色，其實却是以眼梢偷瞄那兩名苗裝少婦身上惹火的部位。

× × ×

遠處，另一座峯頭的樹林中，有人低聲交談。

「那老傢伙也是一位護國公？」

「唔。」

「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是什麼來路？」

「不知道。」

「武功如何？」

「也不知道。」

「咦，我這是在跟誰講話？是一塊木頭？還是一頭驢子？」

「是你未來的師父！」

問話的長長嘆了一口氣。

然後是一陣沉默。

「那兩個女的呢？」

「金星特使。」

「我不是問這個。」

「你問什麼？」

「我是問她們的出身來歷和武功！」

「勾魂雙艷！」

問話的好像一下呆住了。

又是一段沉默。

「你——你說什麼？你說這兩個騷婆娘，就是住在滇緬交界、伊洛瓦底江上游惡鬼爐，萬妙仙姑月月紅的兩名女弟子，丁玫瑰和丁薔薇？」

「你曉得的好像比我還要多呢！」

「我當然要比你懂得多，家師白衣書生年輕時，有一年差點就在惡鬼爐送掉性命。」

「他碰到了萬妙仙姑月月紅？」

「這種倒胃口的陳年往事，不提他也罷。」

「你弄清楚了這個女人的出身來歷，是不是還想過去試試你高大公子鋼梭的威力？」

高大公子當然就是多事公子高凌峯。

知道了問話的人是多事公子高凌峯，另一個老是拿他尋開心的人是誰，自是不問可知。

× × ×

多事公子高凌峯如今挨了一記悶棍，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隔了一會，他訥訥地道：「好男不與女鬥，咳咳，現在……我們……難道……就一直這樣，像白痴似的，陪他們無窮無盡的耗下去？」

「快了。」

「什麼快了？」

「好戲馬上登場。」

「什麼好戲？」

「來了！」

× × ×

來的是一匹雄健的青驄快馬。

馬上是名驃勁裝佩刀漢子。

這漢子一身黑衣，頭戴范陽笠，騎術精絕。他從谷口如飛馳入，有如一名身懷加急文書的使者，弓腰執韁，人懸馬背；鐵蹄過處，沙飛石走，氣勢好不驚人。

但當他發覺谷中氣氛有異後，上身後仰，雙韁一勒，坐騎希律律一聲厲嘶，前

蹄高提，人立而起。

然後，原地一個旋風疾轉，立即又循原路如飛出谷而去。

眇目老人振臂雷吼道：「別放走這個傢伙，追！」

剎那間，身形如亂矢，包括兩名苗婦勾魂雙艷在內，全跑得一個不剩。

谷地上又回復一片岑寂。

× × ×

「馬上那名黑衣漢子是誰？」

「孫如玉。」

「好小子！」

「這話什麼意思？」

「想不到這小子平時斯斯文文的，居然還有這份胆量，這麼一套馬上功夫！」

「人家只是忠厚老實一點，別的玩藝可不比你差勁。」

「小子如今來此亮相，目的何在？」

「帶路。」

「帶去那裏？」

「省城。」

「分散對方實力？」

「對！」

「我們現在去那裏？」

「進攻無奇不有樓！」

× × ×

無奇不有樓前面，是一片佔地七八畝的大廣場。

這片大廣場有很多用途。

譬如晒穀、乘涼、集會、玩燈、猜謎、舞龍、宴客等等。

總之，不管它有多少種用途，當初設計留出這片廣場的人，敢保證他絕沒有要將這片廣場變作戰場的意思。

但很不幸的，這片廣場終於變成了戰場。

× × ×

陽光强烈而燦爛。

殺氣嚴霜。

× × ×

血戰即將開始。

這是一場衆寡懸殊，實力不成比例的戰爭，誰都可以看得出來，血戰一旦爆發，這片「戰場」，勢將立即變成一座「屠場」！

× × ×

無奇不有樓紅漆大門前的台階下，四十名勁裝殺手，刀槍如林，橫列兩排，人人殺氣騰騰，如狼似虎，待命撲噬。

這批殺手，只是刻下無奇不有樓中殺手總數的三分之一。

大門是敞開的，只須一聲令下，樓門裏隨時都可以像怒潮一般湧出更多的殺手來！

兩排殺手前面，站着五個人。

他們是護國公兩儀搜魂手沙高樓，左丞相白天燈，右丞相魚太平，散騎常侍玄機道人一塵子，七號金星特使侯門公子顏名揚！

而相距五丈的對面，全部人馬，只有老少六人。

他們是：飛天豹子歐陽俊，玉樹公子謝雨燕，以及飛刀幫的四大堂主。

「子母刀」曹如冰。

「穿楊刀」柳燦陽。

「追魂刀」溫良玉。

「流星刀」陳青雲。

且不說武統邦中的護國公和左右丞相是何等人物，此刻只須那四十名殺手一湧而上，這邊老少六人，就恐怕很難討得了好去。既然實力懸殊，飛天豹子為什麼還要這般不自量力？

這豈非自取滅亡，拿自己的性命跟別人的性命加在一起開玩笑？

不！

他們的想法，並非如此。

玉樹公子謝雨燕在這以前，不僅一身功力喪失，而且幾乎性命不保，傷害他的人，便是武統邦一名已於別處為他人所殺的金星特使。

傷害他的手段極為卑鄙。

傷害他的原因是為了一個女人，因為玉樹公子長得比他英俊漂亮，他以為那女人不愛他的原因，就是為了這位玉樹公子，事實上玉樹公子連那女人姓什麼叫什麼都不知道。

飛刀幫本是個名氣响亮的大幫，結果幫主受傷，迄今未癒，全幫財務窘困，瀕臨瓦解，這都是拜誰之賜？

至於飛天豹子歐陽俊，那不用說了。

他埋名隱姓落脚無名鎮，這麼多年來，他忍辱負重，為的是什麼？

他們今天來到無奇不有樓前，難道事先一點也不知道將會有什麼後果？

他們知道。

他們不在乎。

× × ×

在武統邦中，「護國公」和「丞相」這兩個名位的權職，實在很難分別高下。

他們誰也不是誰的上司，誰也不受誰的指揮。他們平起平坐，彼此間，或稱官銜，或稱兄弟，甚至連規定的月俸，也不差分毫。

有人說，這種安排，正是武帝精明過人的地方。

因為這樣可以收到制衡之效。雙方誰若想掌握更多更大的權力，只有一個辦法，誓死效忠！拾命立功。

左丞相白天燈不是個歡喜多說話的人，右丞相魚太平為人奸猾，他知道身處這種局面，誰的話多，誰就有第一個落場的危險，所以他也學左丞相白天燈，儘量避免開口。

而那位護國公兩儀搜魂手沙高樓則恰恰相反。

他眼紅五絕叟吳一同在世時的權力，亟想取而代之，因而他處處都想表現得特出一點。

他待雙方陣脚紮定了，第一個指着飛天豹子道：「喂！姓唐的小子，怎麼沒有來？」

飛天豹子道：「他要等着會見你們那位什麼武帝。」

兩儀搜魂手怒聲道：「他小子算是什麼東西？」

飛天豹子道：「小子自己也承認他不是個東西。」

兩儀搜魂手一怔，頗感意外，但旋即點頭道：「這倒不能不說是他小子唯一可取的地方。」

飛天豹子緩緩接着道：「正因為小子他覺得自己不是個東西，所以他才決定留

着等會兒單挑武帝，他說這叫做品質分等，物以類聚！」

兩儀搜魂手臉都給氣藍了，厲叱道：「老混球！」

飛天豹子道：「客氣，客氣，彼此，彼此！」

兩搜儀魂手向前大跨三步，高喝道：「滾出來！」

飛天豹子自是恭敬不如從命。

兩人見面，如有血海深仇，一言不發，同時發掌搶攻。

人海釣客鐵鈎銀絲魚太平這頭老狐狸，料得一點不差，江湖人物都喜歡逞口舌之利，却又都受不起語言刺激，所以，江湖上的打打殺殺，幾乎十有九次，都是由於「一言不合」，「是非只爲多開口。」

白丞相扭頭低聲道：「沙護老跟歐陽老兒精擅的都是拳掌功夫，你看兩人誰的功力較爲深厚？」

魚太平沉吟了一下道：「歐陽老兒招式剛猛霸道，起手也許會稍佔上風，如果曠持一久，仍然沙護老贏面較大。」

白丞相點頭不語。

他們都是大行家，一點即透，自然不須多作解釋。

玄機道人一塵子本來也是一頭老狐狸，但由於武帝已面允將封他爲全國三十六路諸侯的總監，深覺得如不趁這機會表現表現，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於是，他拂塵一抖，也走出行列，遙向玉樹公子點點頭道：「小施主，來，貧道陪你走幾招。」

玉樹公子是武林中的名公子，已經年屆二十四五，聽了這聲小施主，心頭相當不是滋味。

不過，他的修養好，不像多事公子高凌峯，口頭上一點虧也吃不得。

他什麼也不說，從襟底抽出軟鞭，大步迎出。

霍霍勁氣激盪，軟鞭與拂塵，頓時絞成一團。

就在這時候，遠處大路上，忽然滾雷似的傳來一陣馬蹄聲。

敵我雙方，同時露出驚疑之色。

來的是些什麼人？

× × ×

來的是三十七匹快騎。

爲首一人，人高馬大，鞍橫長槍，威風凜凜，正是數日前從黃金賭坊不別而去的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

他身後的三十六騎，正是這位大馬場主人，生死禍福與共的一支子弟兵，太原三十六神槍。

金滿堂衝進廣場，坐騎一勒，雷吼一聲：「住手！」

被他這份天神般的氣勢震懾，交手雙方，果然同時收兵後退。

大家心中都在猜疑，這姓金的，究竟是那一邊的人？

抑或兩邊都不是，只是來調停的？

× × ×

金滿堂雙目灼灼發光，跟以往沉緬於黃金賭坊時，彷彿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先瞪着飛天豹子道：「唐漢那小子呢？」

飛天豹子道：「等會就來，大概也快到了。」

金滿堂沒問第二句，又轉向白天燈道：「你們那位五絕叟吳老頭那裏去了？」

白丞相道：「出了意外。」

「翹了？」

「是的。」

金滿堂突然仰天哈哈大笑。

白丞相臉色微變。

金滿堂笑畢又問：「吳老頭一身武功幾已臻神化之境，是誰下的手？」

白丞相道：「還沒查出來，也許是火種子漢唐小老弟幹的好事。」

金滿堂又轉向飛天豹子。

飛天豹子點頭。

金滿堂又大笑，「好！好！」他突然一夾馬腹，坐騎立即如矢奔出。

金光閃動。

有人慘呼！

衆人尚未看清是怎麼回事！金滿堂已一槍戳到玄機道人的喉嚨。

玄機道人最後聽到的一句話是：「姓唐的小子够朋友——」

頭兒已經出手，三十六神槍自然不會閑着。

× × ×

沙塵飛揚。

喊聲震天。

一場血腥大混戰，終於展開。

× × ×

在總人數上，武統邦方面仍佔極大優勢。

但現在的關鍵是來自太原，由金滿堂率領的這支「騎兵」！

從太原馬場挑出來的馬匹，品種當然是沒有話說。

人和馬，長久相處，靈性相通，再加上三十六人的槍法，都是金滿堂親自傳授督練，人、槍、馬，三位一體，威力之强，自是想像可知。

四十名殺手，轉眼去掉一大半。

這些送掉性命的殺手，幾乎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被那些訓練精良的馬兒踢死或踏死的。

無奇不有樓中，殺手一批接一批繼續衝出，戰況也愈來愈慘烈。

飛天豹子跟兩儀搜魂手重又戰在一起了。

玄機道人已死，玉樹公子謝雨燕如今的對手是侯門公子顏名揚。名公子對名公子，人品相當，才藝相當，武功名氣相當！雖是一場生死之戰，招式出手，身形起落，處處仍流露着一股洒脫風度，在充滿血腥味的武林史上，這是一場難得一見的「儒戰」！

左右丞相，白天燈和魚太平，則被飛刀幫的四大堂之以二對一的方式緊緊地纏住。

只是四大堂主在人數上雖然佔了優勢，戰績却不怎樣樂觀。

人海釣客鐵鈎銀絲魚太平的一根「魔桿」，忽棍、忽鞭、忽鈎，已够人頭疼的，白丞相白天燈的一套「穿花蝴蝶掌」，更是威力驚人，令人有無從捉摸之感。

很少人知道這位白丞相的來歷，過去江湖上也沒聽說過白天燈這三個字，但有

一件事絕錯不了，今天武統邦中，除了武帝，可能就只這位左丞相練過某種玄功。

他身形飄忽，叫人找不着發招的目標，而他發出的每一掌，則挾具一種能摧折人五藏六腑的柔勁。

結果，十合不到，第三堂堂主追魂刀溫良玉，首先被這位左丞相一掌擊中左邊肩胛骨。

「拍」的一聲脆响，溫良玉臉色發青，一條左臂頓時頹然盪垂。

跟他同組的第一堂堂主曹如冰厲吼道：「老三退下，這老賊有我曹如冰一個就够了。」

追魂刀溫良玉痛得眼冒金星，渾身戰抖，他自知眞氣難聚，如仍雜在戰圈裏，自已送掉性命不打緊，同時還妨碍了別人的手脚，於是，只好咬牙抽身後退。

子母刀曹如冰說他一個人就足以對付白天燈，自然只是一種場面話。

追魂刀溫良玉一退，他立刻被罩入白天燈詭異的掌風之內，眼看不出三招，便要爲白天燈掌所傷，下場可能比追魂刀溫良玉還要悽慘得多。

這一邊，追魂刀溫良玉剛剛退出戰圈，便遭一名眼尖的二名殺手發現到了。

這種便宜不檢，豈非白痴一個？

他飛步趕來，揚刀便劈。

沒想到！他的刀只揚起一半，便從手中跌落下來了，而他自己的身軀，則像烤鳥似的，被一支金槍高高挑上半天空。

只聽金滿堂的粗嗓門大罵道：「老子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他奶奶的這種卑鄙傢伙！」

他一回頭，突然大喝道：「姓曹的別慌，金大爹來也！」

子母刀曹如冰被白丞相掌緣掃中胸口，心頭正隱隱作痛，金滿堂一支金槍突然插了走來，他才算暫時鬆了一口氣。

太原三十六神槍已先後倒下十二人。

無奇不有樓的殺手當然死傷更多。

這一場血戰，是否一定要戰至最後一兵一卒，雙方才肯罷休？

武帝怎麼還不出現？

唐漢怎麼還沒趕來？

× × ×

一片烏雲，冉冉掩至。

艷陽失色。

雷鳴隆隆。

通！通！通叭！叭！砰！砰！

梅雨季節，難道尚有一段尾巴沒有過去！

衆人正在驚疑間，廣場上突然形勢大變。

原來那不是雷鳴，而是一種强勁掌力擊中血肉之軀的聲音！

太原三十六神槍經過半天苦戰，斃敵無數，才折損了十二人，如今只不過指顧之間，便告一下去掉了六人六騎！

發出這種排山倒海般掌力的，是一名臉戴金色面具的銀衫老人。

武帝！

這是一個可怕的突變。

不僅飛天豹子和花槍金滿堂這邊人人魄飛魂散，就是武統邦的那些殺手們，似乎也都嚇呆了。

他們顯然只知道自己的主子神功蓋世，而絕未想到他們這位主子的一身玄功竟然厲害到這種程度！

武帝銀衫飄飄！寬袖拂掃，如入無人之境。

就在武帝這般無堅不摧的掌力，正向另一名已驚惶得不知閃避的神槍弟子攻去時，一聲長嘯，陡地破空而至。

長嘯聲中！一條身形倏而降落。

人未落實，掌已亮出。

然後是一陣隆隆不絕，歷久不歇的悶响，方圓五丈之內！塵土飛揚，如烟如霧，令人雙目難張，幾名走避不及的殺手，爲這股激盪的罡氣波及，全如滾地葫蘆般滾了出去。

廣場上突然靜止下來。

大家已無心戀戰。

因爲雙方的命運，已不再是人手多寡的問題，目前場中這一老一少的勝負，才是雙方生死存亡的關鍵！

× × ×

武帝與唐漢四掌並未接實。

在兩人之間，這時彷佛橫隔着一道無形的厚牆，兩人似乎都正在拚盡力量，想把這道厚牆推倒，壓向對方。

時間慢慢流逝。

情勢漸漸變化。

唐漢臉色酡紅如醉，挺抵的雙掌也在微微發抖。

如非有所顧忌，武邦統這邊的殺手們，這時一定會轟然歡呼。

飛天豹子這邊，則人人臉孔變色。

如果唐漢輸了這一陣，武帝那種如颶風般的掌力，誰人承受得了？

衆人正在憂慮之間，情勢又生變化。

× × ×

武帝忽然緩緩向後移動。

這不是一種好現象。

它無疑說明：老少兩人也許修爲相當，但唐漢顯然在年齡和體力上佔了便宜。

當然這跟那位刁四娘子也不無關係。

武帝遲不露面，很可能是因爲另一場「戰事」一時無法「結束」，一個從「第一戰場」馳赴「第二戰場」的人，體力方面，自然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武帝已後退七步。

他如今不僅雙手比唐漢抖得厲害，甚至身軀也在微微顫抖。

武帝臉上的金色面具，終於因抖動而掉落下來。

大家也終於看到了這位武帝的廬山眞面目。

一張恐怖駭人的面目。

誰都沒有想到！這位武帝因眞力耗損過度，一張面孔已青紫浮腫，五官變形，咀唇也因咬嚼使勁的關係，皮肉破裂，流血不止！

再看唐漢，除了臉孔通紅，雙掌微抖之外，則別無其他異狀。

這一戰，勝負已極明顯。

如今，唐漢只須再堅持片刻，這位武帝恐怕就要跟方才死在他手底下的那十二名神槍弟子一樣，變成一團肉餅了！

就在這時候，一陣泣血厲呼，突自遠處傳來。

「啊，天啦！小唐，求求你，他是我爹！」

一路哭奔而來的，是一名姿色秀麗的年輕婦人。

武統邦方面，也許很少有人認識這名少婦是誰，而飛天豹子這邊，不僅人人認識她，而且個個大感意外。

原來這少婦不是別人，正是呂子久的妻子潘秀雲！

潘秀雲稱武帝爲「爹」，難道這位武帝竟是天雷派掌門，『天威老人』潘將夫不成？唐漢心頭一震！便擬收掌暫退。

不料，他眞氣一卸，武帝不僅毫不領情，反而趁機發難，驀然眞氣一吸一吐，對準唐漢胸口一掌拍去。

若換了平常時候，就算唐漢同樣練過大天無相玄功，這一掌也能把他打成團肉醬。

幸虧這位武帝如今已是強弩之末，這一掌的力量，僅及平時兩成還不到，但饒是如此，唐漢仍被震退兩三丈遠，張口噴出大股鮮血，悠然昏迷過去。

武帝身軀搖搖欲墮，無力地揮揮手道：「殺，殺……」

有人果然遵命開殺。

武帝第二個殺字剛剛出口！一柄利刃却應聲插進了他的胸膛。

武帝僅在絕氣之前聽到了一句：「你這個無恥的老淫賊！」

他沒有看清這個殺他的人是誰。

因爲他已無力睜開眼皮。

武帝沒有看清殺他的人是誰，別人却會瞧得清清楚楚。

侯門公子顏名揚。

白丞相又驚又怒道：「小顏，你瘋了不成？」

侯門公子冷笑道：「巴東顏家，累代書香，縱有子孫不屑，也不願於與匪寇爲伍，你們看不透本公子的眞正用心，那只能怪你們有眼無珠！」

多事公子高凌峯喝彩道：「武林五公子這塊招牌，又變得乾乾淨淨的了。」

站得較遠的幾名殺手，已悄悄轉身開溜。

白丞相眼光轉了幾轉，忽然道：「你年紀太輕，老夫不會同你一般見識。」

語音未亮，身形倏起，疾掠而去。

右丞相人海釣客鐵鉤銀絲魚太平也想效尤，不意他身子剛剛離地，便聽金滿堂宏聲大笑道：「有點小禮物！請一起帶走留作紀念。」

金滿堂的「禮物」是他手上的那根「金槍」。

金光一閃。透背而入。

魚太平沒有能帶走這份禮物，它太「重」了，當他身軀落地時，他才看到從自已胸口冒出那一截槍尖。黃澄澄的槍頭。

然後，他就斷氣倒下，沒人知道他是被槍戮死的，還是被那截槍尖嚇死的。

廣場上經此劇變，頓時亂成一片。

飛天豹子高呼道：「不要追殺，給他們一條生路！」

多事公子笑喝道：「只有這一個放不得！」他指的是兩儀搜魂手沙高樓。

這位護國公以爲飛天豹子「不要追殺的」對象也包括他這位「護國公」，正想趁亂逃命之際，三枚鋼梭巳然破空射至。

他跟人海釣客的情形差不多，只因爲鬥志喪失，耳目欠靈，以致平時輕而易舉便能加以化解的攻擊，也成了致命之傷。

兩儀搜魂手倒下後，這邊衆人即未再行出手。

× × ×

唐漢根基深厚，生死大夫說「這小子」是他近年來「病情」最輕的「病人」，至少要比呂子久的老婆容易醫治得多。

因爲後者傷的不是「身子」，是「心」。生死大夫除了開點鎭神寧智的藥物外，別無他策，他在這方面，並非高手。

白天燈溜離廣場，居然繞道返回無奇不有樓，除携走大批財寶之外，還帶走了一個女人。但這個女人並不是他一向寵愛的四姨太花夫人，而是刁四娘子。

另一位護國公眇目老人，運氣最好，他從省城回來，半路聽到消息，立即帶着丁家那對姊妹花掉頭回走，不知所踪。

童子飛和無眉公子，已漸漸康復。

兩人都很慚愧，因爲他們沒能參予這最後一戰，他們認爲這次太原神槍弟子傷亡如此慘重，他們兩人該負最大的責任。

金滿堂則聲稱太原弟子這次再出來就沒打算還能活着回去。

如果武統邦不滅，五絕叟不死，太原馬場早晚要遭血洗，以少數人的生命，換取千萬人的幸福，生死俱榮！

武統邦瓦解了！無名鎭也回復平靜。

一場爭戰，雖然消滅了不少罪惡，但也制造了不少寃魂和傷心人，武林中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出現眞正的和平？

（全文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應之元向葉彤提出想娶他的女徒向枝梅爲妻，徵求葉彤的同意，葉彤則提出：只要他武功勝過枝梅，便即答應他。應之元完全接受了這個條件，於是與葉彤擊掌爲誓，議定比武，三場兩勝。翌日，應之元與向枝梅比武，由葉彤作公證，第一場，比試輕功，一開始，應之元就巳遙遙領先，但未幾即覺兩脅酸痛，不能運勁，卒之被向枝梅先到終點，勝了一場，原來應之元與葉彤擊掌時，被葉彤暗運內力傷了他的脅筋尚不自覺。但第二場他仍勉力以赴，企圖取勝，拉回平手，再在第三場爭勝，豈料第二場比掌，應之元又輸了，至此巳成定局。應之元對這門婚事，巳經無望，只得告辭下山，向枝梅因事先不知這番比武是他師父決定爲她「比武招親」的，及至事後葉彤將曾暗傷應之元才會連輸兩場的事告知她，她聽罷所言，却深感師父手段卑鄙，不偭其所爲，但敢怒不敢言，只有伺機出走，終於機會來了，便留下一封信……

郞原非薄倖　卿何情不專

向枝梅留給他師父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師父，也許我這麼作是不對的，也許我不該離開你，可是請原諒我，因我將永遠不會回來了。

世上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也都有他自己的生活領域，我也不例外，我不願一輩子偎依在你老人家的膝下，因爲我已大了，而且承你教了我一身驚人的武功，我要把你教我的武功，用來造福人羣，這樣才不負你老人家對我的期望。也許你看了這封信會很傷心，可是我的心已決了，你老人家也不要找我，因爲你是找不到我的，有一天冷魂兒向枝梅的名字在江湖上爲人贊仰時，我想第一個值得高興的應該就是你了，那也就是我對你老人家的報答，否則，就讓你老人家對我永遠失望吧！

弟子向枝梅拜上」

她留下了這封信後，就飄然的離開了黃山，這姑娘到也是說得到做得到，她首先把太原府的惡紳劉一州剪除，外號鐵領子的莊大鵬，在她手下，那領子就好像是豆腐作的一樣。

她除了這兩人之後，心情十分暢快，連又除了幾個貪官惡霸，一年之中，冷魂兒向枝梅這個幾字，果然傳遍了江湖。

這姑娘從江南跑到了江北，從江北又到了西南西北，用了足足有三年的時光去找一個人，可是她眞是失望了，生死掌應之元這個人，就好像爲人們所淡忘了一樣，她在青城山的先天無極派門戶裏，也去找了好幾次，可是掌門人不在家，代理門戶的是應之元的師兄鐵扇子佟羽，對於應之元的事，他們似乎比向枝梅更不淸楚，一問三不知，到了這個時候向枝梅才算是灰心了。

她一個人於失意之下，竟是遠走大漠，在新疆的大草原上，蒙古的戈壁大沙漠裏，冷魂兒三字可是叫得比天還要响……可是她來去如風，人們都喊她向小王爺，如果讀者看過王度盧著的「鐵騎銀瓶」那部書的話，這位向枝梅就和王君所描述的秦雪瓶姑娘是一樣的，可是她却是一個失意的人，在心情上應和玉嬌龍差不多。

「陰差陽錯」這四個字，往往給人們帶來的是悲劇，也就是這四個字，把這位不可一世的俠客阻隔斷送了，在冷魂兒向枝梅是已灰心了，她一生遇見俊秀美男無計其數，可是鍾情者，仍是那個第一次見面的應之元，除了這個人以外，她不留戀任何人。

另一面應之元，挾奇技遊俠江湖，無非仍是企圖能一會向枝梅。

他找她的目的，一來是心愛此人過甚，再者他要把所練成的功夫，拿來和她比一比，要把過去丟掉的臉再拾回來，當然如果他能够勝過了她，那項諾言仍可有資格履行的。

他無數次上黃山，又無數次下黃山，冷魂兒三字確實也讓他有些「冷」了。

一在天之角，一在地之涯，兩個人即使是各自心存响往，可是以彼時交通之困

難，以吾國山河之廣大遼闊，要想見面，套一句俗語那是「談何容易」啊！

何況先天無極派因掌門人無故失踪，已無形中散亂了，亟待整頓，生死掌應之元，也就接受了這項使命，化了三十年，把這一個呈散亂流離的武林宗教，完全使之整頓改觀，這時候他才再交于師兄鐵扇子佟羽，自己四處飄流，他偶然聽到了風聲，沙漠中有冷魂兒向枝梅的風聲，他單身孤劍用了八個月時間，找到了大沙漠，嘿！又是陰差陽錯。

原因是向枝梅靜極思動，且已暮年，想到了自己半生埋沒在大沙漠裏，已把整個青春浪費了，如今年歲大了，也就較以往想開了。

對於年青時候的那些往事，想起來固然仍多感慨，可是已不會那麼傷感了，因為一個老年人的心情，和少年時代的心情，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有時候想起來年輕時的事情，她常會這麼想道：「唉！我當時也太痴心了！這一生葬送得似乎太不值得了。」

因爲，她有了這種感想，所以無形中，也就不再把中原放在她心中的禁區之地了。

她就這麼離開了沙漠，重入中原，在年齡上來說，她已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婆了。

可是由於她擅駐顏之術，所以人們乍看起來，她似乎僅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沙漠的風沙使她膚色變黑了，可是那並沒有損她的嬌柔和艷麗！

她在杭州處不出名的小山上，出資與建了一所庭園，佔地極大，又由各處移來了些奇花異草，點綴其間，自己給這座宅子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翠園」，她喜歡讀書，養魚，散步，因此住在附近的人們都叫她作翠園軒主，他在這裏生活是如此的愜意，不知不覺的又是十幾年過去了。

這期間，她收了兩個徒弟，可是都不大得意，因感一身絕技沒有傳人，太以可惜了，也就在這個時候，由當地仕紳推薦來了一個女學生。

這女學生是京裏的提督的掌珠，到杭州是來投娘舅習畫來的，因她這位舅舅素仰向枝梅是本地最負才名的女學士，這才託人代引入門。

這個被引進的女學生，正是本書的女主角之一的江雪勤，她隨舅努力習畫已有根底，改投翠園軒主以後，立刻豪這位軒主評爲奇才。

於是明裏習文，暗中習武，十年之後，把江雪勤造就成了一個允文允武的奇女子！

尤其是冷魂兒向枝梅，把那套「蝴蝶散手」，也傳給她了。

那時候江湖中，擅此掌功的，僅有她師徒二人，黃山異叟雖是這套功夫的首創者，可是那個時候，聽說已經物化了！

向枝梅就像根本忘了這個師父一樣，雖然她是他一手造就出來的人，可是她從來沒有想過他……她的心很硬，正是當上了她那「冷魂兒」的綽號。

再往後的歲月，似乎更容易打發了，甚至於她連當初令自己遠奔大漠，守身一世的應之元，也忘記了，她曾經告訴她徒弟江雪勤說：「純潔無知是最快樂的，有一天妳有了知識，妳就不如以前快樂了再如果有了感情，妳就是世上一個最痛苦的人……」她又說：「永遠不要去接近男人，那會令妳痛苦和傷心或失望的。」

可是她的徒弟並沒有聽她的話，以至於落得今日下場，她的遭遇似乎比她師父更淒慘，更可悲。

生死掌應之元，老年到了北京，他一直像一個老漁夫似的，其實他並不是以此求生，捕魚對他不過是一種興趣和打發寂寞的一種玩藝兒而已，却想不到，爲此却得了一個「無名釣叟」的綽號！

他倒也樂得因此逍遙，北海什剎海及公園內，經常是他垂釣的地方。

却想不到應之元遇到了管、江、丁三人，三個少年的心情，他雖不能說得很清楚，可是多少也看出了些，對於這三個俊秀少年的一段情，他挺感興趣。

起先他並沒有發現丁裳，只偷聽了些江雪勤和管照夕的對話，對他們兩人，他覺得很同情，正想設法促成他們這一段姻緣，却不想照夕突然拂袖而去，對這個年青人的定力他很佩服，因而心中又想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管人家閒事作甚。

想着遂也就平下了心來了，想不到却在這個時候，又發現了丁裳，二女的一番對話，令他大大的發生了興趣，起先他覺得丁裳實在有些蠻不講理的，誰知二女一動上手，等到江雪勤施出了那套蝴蝶散手之後，他這才突然怔住了。

因爲這套功夫，在他來說，那是至死也不會忘記的，所以雪勤這一施展出來，令他大吃了一驚，他知道如今武林之中，除了冷魂兒向枝梅以外，是沒有別人再會的，那麼這個小女孩既擅此掌法，無可疑問的那定是冷魂兒向枝梅的弟子無疑了。

這一個突然的發現，把那些已逝去的往事，都又重新復甦了。

於是向枝梅的一切，重新不停的在他腦中轉念着，他覺得這正是一個極爲難得的機會，正可借此看一看，自己苦心創造出來的功夫，是不是能勝過向枝梅的「蝴蝶散手」？而且或可由這一方面，令自己能見到向枝梅，六十年前的一面之交，六十年後的今天，却並沒有褪色，這份感情，應該是很珍貴的了。

生死掌應之元有了這種想法，所以這才假作池邊垂釣，戲耍了丁裳一番，最後才激其和雪勤爲敵，把自己苦心創造的一套專爲對付「蝴蝶散手」的「追星拿月手」傳給了丁裳。

丁裳正愁敵雪勤不過，想不到來了這位老前輩，居然傳授了自己如此一套絕技，心中自是狂喜，由是夜夜至北海，隨着應之元苦心練習，居然福至心靈，把這套功夫練了個爛熟。

隨後生死掌應之元不告而去，丁裳因在北京躭誤時日過久，生恐歸後師父見責，這才化成一男子模樣，至管府造訪，却想不到途中出來了一個管母，說出了她的廬山眞面目，死勸活拉，非要她搬到府中去住些時不可，丁裳也就半推半就的答應下來了。

她心中埋着一個秘密，沒敢告訴管照夕，因怕他從中干預，你道這是什麼秘密呢？

筆者爲使讀者瞭解前情，所以拐了這麼一個大彎了，到了這時，可又該書歸正傳了。

丁裳匆匆離開了管宅，一個人想着心思，胯下坐騎可是疾行如風，不一刻已馳到了北海公園門前，她翻身下了馬，往前走了幾步，把馬繫好了，這才大步往公園之內趟去，拐了一個小彎，找到一個小亭子，她不由臉上帶着一絲冷笑，心說：「我當妳是一個守信的人呢，原來竟然是一個小人！」

想着她就走到亭子裏，一隻脚放在石櫈子上，愈想愈氣，暗想：「妳不來就行了麼？我不會找妳去呀，哼！」

想着：正要離去，忽聽到亭外一人冷笑道：「來人可是丁裳麼？」

丁裳不由猛一回頭，原來身後柳樹下面坐着一個人，想是因爲身子一半爲柳樹枝子遮住，所以丁裳初來時未曾發現。

此刻這人一叫她，她才注意到，當時仔細往這人看了一眼，一面點頭道：「不錯是我，妳是……」

這個人冷笑着，欵動蓮步由柳樹下面步出，一面嬌聲道：「哼，我還以爲妳忘了呢，我等妳半天了？」

丁裳這時才看清，這人正是江雪勤，她穿着一身黑色緊身夜行衣，肩下披着一襲黑綢披風，爲風吹得與肩水平，頭上紮着一帕黑綢，打着蝴蝶結子，月光之下，眞是如同月裏嫦娥也似。

丁裳看了，也不禁心動中了一下，她羞得臉色紅了一下，恨聲道：「我約妳的，怎會不來，妳來了很好，我們把那一段過節，今天好好算一算！」

雪勤也不說話，一步步走近到了她面前，此時看了她幾眼，冷笑道：「妳到底是男是女，怎麼打扮成這種鬼樣子？」

丁裳不由臉又是一紅，暗忖道：「好呀，我當初怎麼罵她，現在她竟原樣的罵起我來了，眞是死丫頭……」

當時也冷笑道：「我高興，怎麼？只許妳化裝就不許我化裝，哼，妳眞是想得好啊！」

雪勤一雙眸子翻着她直看，眉頭半皺着道：「我眞是想不懂妳，妳小小年紀，幹麼有舒服日子不過，專門找麻煩，妳這是何苦呢？我又和妳到底有什麼仇呢？」

丁裳冷笑道：「仇？仇可大了！妳忘了，我可是一輩子也忘不了！妳只要也掉一下池子，嘗嘗味道就好了。」

雪勤仍是皺着眉道：「那是妳自己要找我鬧，又怎能怪得了我呢，算吧了，妳快回去吧，我眞沒心給妳瞎鬧！」

丁裳雙手一叉腰，冷笑道：「哼！妳說的比唱的還好，算了吧？除非妳跪在地上給我磕個頭，自認服輸，我就饒了妳，要不然，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雪勤倏地秀眉往兩下一分，嗔道：「妳這小姑娘怎麼這麼不知好歹？難道我還會怕了妳不成？嗨！眞是莫名其妙。」

丁裳一撇嘴道：「唷！開口小孩，閉口小姑娘，妳到底又比我大多少，我看妳才是莫名其妙！」

雪勤氣得也一插腰道：「那麼妳到底打算怎麼樣呢？」

丁裳一挺胸道：「怎麼辦？我還得要領教領教妳那套『蝴蝶散手』，看看有多厲害？」

雪勤不由吃了一驚，她後退了一步，張大了瞳子，心道：「怪了！這小女孩子，居然會認識我師傅的獨門秘功，這不是怪事麼？」

想着冷笑了一聲道：「妳怎麼會知道我師父獨傳的功夫？妳的師父是誰呢？」

丁裳見她吃驚，暗作得意，當時晃了一下身子，笑了笑道：「妳那點玩藝兒，還想瞞過我的眼睛，我非但看出了妳那套功夫的家數，連妳來路也早看得淸淸楚楚，妳還當世上就只妳能呢！」

雪勤不由愈發驚異，因覺對方稚氣未退，說話尤帶鋒芒，覺得有些氣笑不得之感，當時莫可奈何的翻了一下眸子道：「那麼我是什麼樣來路呢？」

丁裳冷笑了一聲道：「妳師傅是冷魂兒向枝梅是不是？哼！向老太婆有什麼了不起！」

雪勤不禁怔了一下，微停才又怒道：「妳是聽誰說的？」

丁裳冷笑道：「我聽我自己說的，怎麼樣？」

雪勤這時微微皺了一下眉道：「這麼說，妳倒是有爲而來，那我可也不能放過妳了！」

丁裳因嚐過她手中味道，知道她功夫確是比自己高明，自己所以敢再找她，完全是想把新學的那套「追星拿月手」來試試手！

但是無名釣叟曾指明過了，要叫自己用這一套功夫來對付她的「蝴蝶散手」，並囑咐自己萬萬不可以用出來對付她別的掌法，以免讓她事先看出了朕兆，此時看見她爲自己激得已動了眞怒，不由的心內有些情虛，當時冷笑道：「妳不放我，我也不會放妳，正好！妳快把妳那套蝴蝶散手施展出來吧！」

雪勤微微冷笑道：「對付妳這種人，還用得着蝴蝶散手麼？來！我倒要看看妳有什麼本事，胆敢欺人？」

她說着話，纖腰一擰，已如同一隻夜鳥也似，突然竄了出去，向地上一落，回首叱道：「丁裳妳來！」

江雪勤身形向下一落，回頭招手道：「丁裳妳這裏來！」

丁裳冷冷一笑，嬌軀遂自騰起，在空中玉臂一分，翩翩如一隻夜鳥，已落在了雪勤身前，並沒帶出一些聲音來，雪勤見狀，暗自忖道：「這個姑娘也並非軟弱之流，這身功夫也確實不容易！」

丁裳身子站定之後，冷冷的道：「我是專門來會一會妳那套蝴蝶散手的，妳施出來看看是否能勝我？」

雪勤心中動了一下，暗想這女孩眞奇怪，怎麼專門要逼着我施出這套功夫？我偏就用別的掌法來對付她，看她又如何？

想着冷笑了一聲道：「那來這麼多廢話，看掌！」

她猛然向前一縱，身形一彎，用「弓形手」，暗以少林家數的「觀音掌」力，霍地向外一掌打出，直往丁裳小腹打去。

丁裳猛一旋身，用「單掌伏虎」招式，玉掌向下一按，直往雪勤脈門上捺去。

江雪勤倏地一個轉身，唰！地一聲，飄出了丈許以外，她臉色莊正的道：「丁裳，妳可是眞心與我爲敵麼？」

丁裳怔了一下道：「誰給妳開玩笑，妳還不快把妳那套蝴蝶散手施出來，等什麼？」

雪勤輕輕的冷笑一聲，身形一旋，又到了她的面前，駢中食二指，照丁裳「靈台穴」上就點，丁裳一撥她伸出的手，就勢「順水推舟」，朝向雪勤肩上就劈。

雪勤反扣四指，想抓丁裳腕子，因爲那裏有一處穴道名叫「分水穴」。

丁裳焉有不識厲害之理，身子向下一矮，唰地掃出一腿，可是即爲雪勤輕描淡寫的躲過了。

雖只是三招兩式，可是打得却十分緊湊，丁裳心內暗暗發急，暗想：「她怎麼不施出那套蝴蝶散手呢？這麼打下去，恐怕我還是佔不了便宜！」

想着不由有些發了急，當時叱道：「姓江的，妳到底施不施妳那套得意的功夫？莫非不堪承教麼？」

雪勤冷笑道：「妳只能勝我這套掌法，已是好的了，何必心存遐想？」

她說着雙掌由兩側，突地往當中攏來，直向丁裳前胸兩側抓來，這種招式，要是由男的施出來，就有些下流了，可是雪勤因是個女的，所以沒有這項顧慮，儘管如此，丁裳仍自羞了個面紅耳赤，杏目一睜叱道：「好賊婢！」

她身子跟着一旋，雙掌合什，猛然向外一推，內力貫足了，竟把「小天星」掌力施了出來。

雪勤是存心戲耍她一番，殺一殺她的銳氣，此時見她掌力如此深厚，不由也吃了一驚，因見她掌勢迫近，想避已恐不及，當時把心一狠，暗提眞力，雙掌霍地向外一推，雙掌指尖一挑，現出掌心，內力也自發出，雙掌拍來，發出了「碰！」的一聲。

丁裳的內力不如雪勤深厚，頓時爲她內力震出了四五步以外了，一時只覺得雙臂齊根酸痛，差一點連眼淚也流出來了，她的心中由是更把江雪勤恨到了極點，嬌叱了聲道：「江雪勤，我們沒有完，妳別想走！」

雪勤昂然立着，冷冷的道：「妳還不服輸麼？丁裳，我看妳也不像是個普通的人，妳何苦這麼與我過不去？如果妳願意，我倒很願意給妳交個朋友，妳看……」

丁裳氣得眼淚在眸子裏轉來轉去，啐道：「誰希罕，姓江的，妳太欺侮人了，妳有本事，就施出那套蝴蝶散手來，看看能勝得過我麼？老實告訴妳，我這一次就是專門來會一會妳那套功夫的，妳要是眞怕我，乾脆說一句，我馬上就走，用不着這麼婆婆媽媽，我就是見不得這個……」

雪勤不由臉一紅，當時柳眉倒豎道：「妳爲什麼一定要會我這套功夫呢？」

丁裳道：「上一次你就是以這套功夫，取巧勝了我嘛！」

雪勤想了想，哼了一聲道：「好！我就用這套功夫對付妳，可是如果贏了妳，妳可不許再耍賴。」

丁裳不平道：「我什麼時候耍賴？哼！妳想贏？」

雪勤嘆了一口氣，實在這些日子以來，自從她由照夕處返家之後，心情可謂之惡劣透了，楚少秋傷勢重極了，固然這個丈夫對自己來說，是沒有什麼感情可言，可是既嫁給他了，道義上就有一種責任。

這種「責任」就像鉛塊也似，重重的壓在她的心裏，只要一想起來，就似乎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偏偏這個時候，這無聊的丁裳，竟會投書約期要給她比武，對於丁裳這個陌生的姑娘，她實在沒有興趣，再說也沒有精力，想去和她週旋，可是人家既點着名約自己，在武林規矩上來說，就是刀山劍樹，也沒有理由不去的道理，左思右想之下，這才依言到了北海丁裳約晤的養心亭，原想見了面善意開導她幾句，彼此沒事算了，誰知這丫頭，倒是成心來打架的，居然非打不可。

雪勤無可奈何之下，這才和她動手，可是內心仍是極爲茫然。

對於丁裳來說，她眞是一個謎。她的一切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此時心情，那有閒心再去給她胡打亂鬧，再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一個人，尤其得罪像丁裳這麼一個討厭的小孩，實在是很麻煩的事。

有了以上這些原因，所以她更無心再想多與丁裳打鬧，只想早一點打發她去了算了。

所以聽她一再要自己施展那套蝴蝶散手，心中固不能懷疑，仍存下早一些打發她走之心了，所以應允點頭答應了。

她自知這套師傳的功夫，威力極大，她絕不相信，丁裳這個女孩子，能有能力勝過她。

當時冷笑了一聲，對丁裳道：「我們可先說好，我們只是比這一陣掌法，不管誰勝誰敗，可都不許再無理取鬧，妳要勝了我，我自然沒有話可說，回身就走，可是我如果勝了妳，希望妳也不要再找我麻煩了。」

她說着看了丁裳一眼，很愁苦的接道：「我不像妳，一天到晚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我這些時候，很多事煩我……」

她幾乎帶着要求的口音道：「我求求妳好不好？」

丁裳翻着眼睛道：「唷！這是幹嘛呀！求求我？」

雪勤目光在丁裳身上轉着，心中眞想不透，這位姑娘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來路，她只是發着怔。

丁裳催問道：「妳到底還打不打？我看妳是有點病吧！」

雪勤苦笑了笑，實在也是懶得再去答理她了，她只求早一些事了，當時隨意的一分雙手道：「那麼妳就請吧！這是妳自己要找的，不要打輸了又說我欺侮妳！」

丁裳哼了一聲，早巳迫不及待的竄身而進，雙掌往前胸一合，道了聲：「我可不客氣了！」

遂見她身子向下一彎，倏地雙手一分，各駢二指，分點雪勤兩處「氣海穴」，江雪勤見她這一招式特別，果然不像是尋常家數，由不住心內一驚，當時不敢怠慢，遂也把師傳那套得意的蝴蝶散手展了開來。

三招之後，雪勤立刻驚覺出，對方奇特的招式，彷彿是爲對付自己這蝴蝶散手

的功夫，她不由心中一動，當時竄身外出，丁裳見她突然停了，不由也一怔，雪勤閃着那雙智慧的眸子，在丁裳身上，上下打量了幾眼，她搖搖頭忖道：「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夠在短短的幾天時間之內，創造出這麼一套厲害的功夫，不要說她，就是她師傅，恐怕也不行的……」

丁裳轉着一雙眸子道：「怎麼又不打了？」

雪勤冷笑了一聲，身形一閃，又巳到了丁裳身前，玉掌翻處，「秋扇揮螢」直向丁裳面上掃去，丁裳用「撥雲見日」去分她的腕子。

可是雪勤冷笑了一聲，她不容這一招打實了，倏地向下一沉腕子，改「輪翅手」，下劈丁裳胸前，可是丁裳却是胸有成竹的霍地向外一擰腰，蓮足飛踢而出，直向雪勤「門坎穴」上點去。

江雪勤見這麼厲害的招式，仍然爲她避過，心中不由又驚又奇。

她明明記得，十數日之前，自己這套功夫，和她對敵時，她那種手忙脚亂的樣子，却想不到今日竟如此鎭定，而且所施招式，更是奇異無比，自己出道以來，也會過不少知名之士，可是像丁裳今天所施展的招式，自己竟是生平僅見！

驚恐之下，不禁把先前輕視對方之心，去了個乾淨，立時抖擻起精神，和丁裳剎時之間打成了一團，二人拳來掌去，此騰彼伏，只聞得掌風呼呼，衣衫獵獵，一時之間幾分不出二人面影人形，即天上星月，身側花草，也爲之失色不少！

這一陣疾戰，眞可說是險到了極點，只看那呼呼的勁風，已可猜忖到，二人掌上內力的充沛，要是一方不小心吃上一掌，那可是不敢想像之事。

到了此時，雪勤更證實了，她先前的猜測並沒有錯，因爲丁裳這一套掌法，只是專爲對付自己這一套蝴蝶散手的專門功夫，每一招每一式，都湊合得又巧又妙，而於巧妙之下，總是別有殺手，令自己防不勝防的，二十招之後，江雪勤已經發覺出了，如不改換招式，恐怕是敵不過對方了。

可是她一生要強過甚，因爲先前曾經說過大話，此刻不容反悔，心中正自着急，可是動手上已有了勝負之分，丁裳的身形半躬，正用「倒甩菩提」的掌勢，玉掌如梭直打江雪勤小腹，雪勤用「彩翅映日」的式子，驀地騰身而起，按理說丁裳這時正是回身發掌力的時候，可是她却猛地向地上一伏。

可嘆雪勤那會想到，她這一招誑敵的招術，即以爲是一手漏式，心中大喜，暗道：「我看妳這一次怎麼？」

她的腦中對於這一種概念，只不過是一閃即過的，却不容仔細的思量，當時以爲機會難得，在半空之中嬌叱了聲：「看掌！」

她身形如同是一隻當空的巨鷹也似，驀然向下一掠，雙掌一前一後，先後推出，發出哧！哧！兩股勁風，分打了丁裳背後兩處「肩井穴」，

同時間左足尖，由上而下，疾點丁裳第七節背脊之「桑前穴」

這一手功夫，在「蝴蝶散手」整個過程之中，是一招十分特出的招式，有極大威力，數十年來，冷魂兒向枝梅以這一手功夫，不知敗過多少武林中成名的英雄。

今宵在雪勤施出來，也是充滿了極大的信心，因爲她與丁裳，到底是無怨無仇，自不忍對她有所傷害，所以內力都減了三成，打在對方身上，只不過稍感痛楚，呈露敗象而已。

她這裏用心良苦，那裏又想到，情勢完全兩樣，動手過招講究的是「狠」「快」「準」，一動開手來，決不容對方少緩須臾。江雪勤這裏身子方自落下，雙掌一足，已堪堪臨到了丁裳背後，就在這一瞬之間，忽見那蜷伏的丁裳，倏地一個翻身，四肢齊出，反崩了出去。

這種功夫，名叫「爬天」，是採自蒼鷹搏兎子反抗時最辣手的一招，江雪勤怎會料到有此一手，當時便驚叱了一聲：「妳敢！」

她驀地一振二臂，勉強把身子騰起了些，可是仍然爲丁裳右脚在後胯骨蹬了一脚，頓時只覺得後腰一陣火熱，身子也跟着如球也似的朝當空猛地騰了起來，足有一兩丈高下。

等到往下一落，她身上那襲披風，即掛在了突出的一段樹枝之上，偌大的身子向左右忽悠悠的盪着，看起來眞是駭人巳極！

雪勤自出道以來，幾曾吃過這種大虧，只是這一剎時，也不禁嚇了個魂不附體，她身子垂在半空，即不上，又不能下，一時手舞足蹈，偏是無從着力，那樣子可眞是好笑極了。

丁裳見狀不由笑嘻嘻的抬頭道：「江雪勤！味道如何？」

雪勤不由冷笑道：「臭丫頭，這又算什麼？我……」

忽然領披風劃破了一道口子，她身子下垂了些，不由嚇得她打了個哆嗦，丁裳得意的笑道：「妳也知道不是味兒了吧？哼！妳再想想我那天晚上掉在池子裏的味道吧！」

雪勤這一剎時正是又羞又氣，想不到竟會敗在一個沒有名姓的小女孩手上，如今高高吊在樹枝上，雖有一身功力，却是莫可爲力，有心想摔破披風落下去，可是那猛力墮地，又恐摔傷了自己，一時眞是又氣又惱，不由長嘆了一聲道：「丁姑娘，妳快把我接下來吧！這一陣算是妳勝了就是！妳又何必這麼缺德呢！」

丁裳見她竟然開口向自己服輸了，心中不禁十分暢快，老實說，對於雪勤的一身功夫，她是由衷的欽佩不巳，她知道如此功力，自己是不如她的，此刻見她開口向自己服輸了，心中不禁十分暢快，老實說，對於雪勤的一身功夫，她是由衷的欽佩不巳的，她是知道的如果論功力，自己是不如她的，此刻見她開口服輸，氣也就因此消了一半！

她仰着頭笑道：「上面怪涼快的不好麼！」

雪勤很本對她並無惡感，且愛她慧心玲瓏，和她動手，亦只不過如同遊戲一般，並且心中還有一些話，想和她談一談，此刻四下又無一人，就算自己巳是個大人，也無所謂！

因此，無形中也就不再認眞的計較，當時微微皺了皺眉道：「妳不要再說這些風諒話了，要是妳願意，妳把我放下來，我們再比比看，看看誰贏誰輸？」

丁裳張口啐道：「別沒羞了，妳方才自己不是說好了麼？只比這一陣，誰也不許賴皮，現在妳怎地又不服氣了？莫非妳說話不算數麼？」

雪勤見她盡管說笑，且不設法把自己弄下來，雖是四下無人，可是這麼牟吊着，也頗感不是味兒，也不由杏目一睜道：「妳倒是放不放我下來？」

丁裳這時眞是樂不可支，在下面笑得前俯後仰，不時走來走去，完全一派孩子作風！

雪勤眞是看得又氣又笑，心忖這種小孩，給她生氣才划不來呢！

丁裳走了幾轉，才抬頭微笑道：「妳先不要急，到時候我仍會讓妳下來，不過現在可是不行！」

雪勤皺着眉道：「妳到底想怎麼樣？我承認輸了還不行呀！」

丁裳格格一笑道：「妳不是本事大得很麼，現在妳怎麼不能了呀？」

雪勤不由柳眉一豎，冷笑道：「妳當我自己就下不來了麼？」

丁裳忽然大笑了幾聲，她對着樹上的雪勤深深鞠了一躬道：「對不起夫人，我本來想帮忙妳下來的，可是妳既然這麼說，那還是妳自己下來吧！我走了！」

說着轉身而去，雪勤被她這「夫人」兩個字，深深刺痛了心，不由臉一陣紅，見她竟眞的揚長而去，不由焦急的喚道：

「喂！喂！丁姑娘！」

可是丁裳却是頭也不回的走了，雪勤一直目送她消失在視綫之外，一時連羞帶氣，不禁淌下淚來，她心內咀咒道：「這丫頭心可眞狠！」

想着正思拚着受些輕傷，用千斤墜的方法，將樹枝給折斷墜了下來，不想就在這一刹之間，忽聽得一聲笑道：「江姑娘不要急，老夫來放妳下去就是！」

雪勤不由吃了一驚，當時尋聲望去，却見就在身下不遠的小亭之內，走出了一個人來。

這人頭上還戴着一個大斗笠，自己方才和丁裳打鬥近在咫尺，竟是沒有發覺出亭子裏還有人，這人是什麼時候來的，自己都不知道，這可眞是怪事了。

想着不由一時呆住了，她怔怔的看着這個人，見他一步步踱下了亭子，直向自己這邊走過來。

雪勤才發現，原來是個很老的人，因為他留着三股很長的鬍子，為風吹到一邊，就像三條白色的綾子一般，看起來，就如同是畫上的仙人一般！

他個子並不很高，但是瘦得很，好像背後還插着一條像魚竿也似的東西！

雪勤不由吶吶道：「你……你是幹什麼的？用不着你多事，我自己會下來。」

那老人呵呵大笑了兩聲，雙手向前互攞着，站定了身子，他看着樹上的雪勤道：「妳不要好強，在我老人家面前丟臉是沒有什麼的，唉，丁裳這丫頭也太惡作劇了！」

他喃喃的自語道：「我只叫她將妳嚐嚐味道就夠了，想不到她這麼作怪，這要吊一夜還吊死了呢！」

雪勤這時聽了他的話，更是大吃一驚，由他口中聽出，分明這個老人和丁裳是一路之人，他們可能對自己是有計劃的行動。

當時不由愈發氣惱，因為從這個老人口中說出，似乎丁裳的無理取鬧，還是受了這個老人的指示後才做的。

這叫她的心中又如何能夠不發怒呢，當時便把牙一咬，拚着下地摔一下狠的，也不能當着對方如此的丟人。

想着暗中提氣，向下猛地一墜，只聽得「克察！」一聲，那樹枝忽為她內力折為兩截，人也直墜了下來，可是也就在這一刹時之間，忽然一條黑影，如燕子也似的掠起，驚慌之中，雪勤似覺自己領上一緊，似為人抓住了領子，她嬌叱道：「你放開我！」

可是身子即為這人帶着竄出了五六丈之外，輕飄飄地已落在了地上。

雪勤猛一回身，見站在自己身前的，正是那個清癯長鬚的老漁人。

他含着微笑的對雪勤點了點頭道：「還好，沒有摔着，否則，我可就對不起妳師父她了！」

雪勤驚魂乍定之下，她向後退了一步，日視這個老人道：「你，你是誰？」

這漁人嘻嘻一笑道：「妳先不要管我是誰，我只問妳，冷魂兒向枝梅是妳什麼人？」

雪勤怔了一下道：「那是家師，你……你……」

老人呵呵一笑，他點了點頭，目光之中，閃爍着興奮，痛苦，總之，是一種鬱沉不易為人猜透的光芒，他注視着眼前這個亭亭玉立的姑娘，他眞不敢想，這姑娘竟是六十年前，在黃山頂上，在那草堆中，那個同樣，或還要小一點的姑娘的弟子，這眞是比夢還要給人以離奇神秘的一種感慨。

六十年了，六十年來，應之元由一個中年人，變為一個老人，也可以說，他是在走他生命最後的一段路了，就好像是窗前的一盞燈似的，不知什麼時候，只要括一陣小風，他的生命之燈，就可能會熄滅了！

一個人的生命到了這個時候，如果說還有什麼值得興奮或是留戀的話，那只有回憶了，老年人的生命，是生活在回憶之中！

生死掌應之元，在這一刹時，他的感慨又是如何呢！

他面對着雪勤，他想得很多，他想到了她那年青時代的師父，自己也就是為了這個一個人，葬送了一生，在這時候，在他生命疲累到了極點的時候，才算第一次聞到了故人的氣息，他看着眼前的雪勤，由於她代表着故人的某特殊身份，彷彿她就是當年的向枝梅了。

應之元這一刹時，內心翻湧着六十年前，黃山大霧中的一瞬間，不要小瞧了那匆匆的一瞬，它却影响着他們彼此今後的一生。

他張大了瞳子，頻頻的苦笑着，他鼻中的出息之聲極大，可是他一句什麼也說

不出來。

雪勤簡直是莫名其妙，因為應之元這種表情，幾乎近了癲痴模樣，她吶吶道：「你……你到底是誰啊？你怎會認識我師父呢？」

「孩子！我……我太失禮了！可是……妳要原諒我，這都是——都是妳那狠心的師父！」

說着他幾乎覺得，喉頭有些咽哽，鼻子也有些酸酸地感覺，他知道這是要哭的前奏。

可是「哭」或者是流淚，對於他來說，那是多麼的陌生的一種感覺，他一生之中，並不曾落過幾回的淚水，這是一種困難和羞澀的動作，也許他早就應該要放聲的大哭了，因為六十年來，每一天或是每一時每一秒，均是他慘澹痛苦生命之淚的結晶，為什麼不值得他大聲的一哭呢？

他忍着要流出的眼淚，因為他已強硬了六十年，那是應該堅持到底的，他接着道：「妳不要吃驚……我是妳的師父的老朋友了，我的名字叫作應之元，當然這一個名字，妳是聽過妳師父提過的！」

雪勤先是一驚，可是後來她又搖搖頭道：「原來是應老前輩，你的大名我是久仰了，可是我並沒有聽我師父說過你！」

她好奇的審視着眼前的這個老人，她幾乎有些不敢相信，因為她認為一個超奇的人，無論如何是應該具有超奇的特徵的，而眼前的人，似乎是太平凡了！

應之元前進了一步，重覆他的話道：「難道向枝梅從來沒有向妳提起過我？提起六十年前的一個老朋友？……啊！」

他中止住了他這句話，也許他覺得這「老朋友」三個字，似乎用的太牽强，太自作多情了！

他傷感的搖了搖頭，自語道：「是的！她是不會對人說的，我……我幾乎給忘記了。」

雪勤只是好奇的看着他，應之元苦笑了一下，他的興奮時刻已經過去了。

雪勤心中充滿了疑慮，她問道：「我師父過去曾和你有仇是不……」

應之元苦笑着搖了搖頭道：「不要亂說，我們沒有仇！我們沒有仇！」

雪勤怔了一下道：「那你老人家，為什麼要這麼欺侮我呢？」

生死掌應之元，像是很累的坐在了一塊石頭上，他頻頻苦笑道：「孩子！妳不明白！不明白，這事一言難盡，我沒有工夫給妳來說，總之，妳千萬不可誤會我，我對妳是沒有惡意的。」

雪勤由他失意傷情的臉上，體會出他的話也許是眞的，因為他的外貌很和善！

只這一會時間，這老人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他不是應該很興奮嗎？可是他却如此傷感，他睜着那雙看來惺忪疲倦的眼睛，無力的道：「妳師父如今還在麼？」

雪勤不解的點了點頭，他於是也點了點頭：「她在那裏？」

江雪勤遲疑了一下，應之元嘆了一聲道：「我沒有惡意的！」

雪勤於是道：「杭州西子湖邊翠園，你只問翠園軒主就知道了！」

生死掌應之元重覆了一遍，就從石頭上站了起來，他用手拍了拍身上的泥土，點點頭道：「謝謝妳姑娘，我這就找她去！我已經找了她許多年了！」

他轉過身來，蹣跚的行着，雪勤心中還有很多疑問，不由追上了一步，輕輕喚道：「喂！老前輩稍慢！」

那漁翁慢慢的轉過了身來，他揚了一下微禿的眉毛道：「妳還有什麼事麼？」

雪勤欠了一下身子，吶吶道：「那位丁姑娘，和你老人家是……」

生死掌應之元臉上現出了一絲笑容，他「嗯」了一聲道：「不是妳提，我倒忘了！」

他又慢慢轉過了身子，給人一種很難想像的意態，你不會想到他是成名武林的一個風塵奇人，因為他是如此的老朽了。

他臉上帶着微笑，很感興趣的點了點頭，只要一想到丁裳，他總是會情不自禁的要笑的。

他擺了一下手道：「她不是我什麼人！不過這孩子師父，和妳師父，想必也認識的。」

雪勤皺眉道：「她師父是誰？」

應之元微微笑道：「她師父是個很難惹的人，妳可曾聽過鬼爪藍江這個人？這人就是她師父！」

江雪勤不由吃了一驚，因為這個老婆婆，師父倒是一再提起過的，此人除了個性奇特以外，倒是一個生性良善的人，只是她有個丈夫，人稱血魔，姓洗叫又寒的人，這個人却是一個大大的魔頭，為人亦在善惡之間，師父一再關照自己，如果遇上了這一對夫婦，自己要特別小心應付，這麼想起來，怎會不令她大驚失色？她又那裏知道，她心上人照夕，正是那個老魔頭的得意弟子！

她看着應之元，冷笑道：「鬼爪藍江，後輩自是知曉，只是後輩並沒有什麼地方開罪她師徒，何故如此欺人？」

應之元連連搖頭道：「所以我剛才叫妳不可誤會，妳還是不聽。唉！叫丁裳和妳比武的是我不是鬼爪藍江，妳要弄清楚，至於丁裳和妳也並沒有仇，只是……」

他嘆了一聲道：「唉！妳莫非眞不明白麼？」

雪勤茫然的搖頭道：「到現在為止，我始終不知道！她是為什麼老找我麻煩，妳老家知道麼？」

應之元嘆了一聲道：「妳和管照夕固是世交深厚，可是他們也是比隣多年的朋友呢！」

江雪勤不由心中一動，到了此時，她才恍然大悟，她很緊張的問道：「怎麼會呢？」

應之元微微一笑道：「這我可就不清楚了，不過我可以告訴妳，丁裳是很愛那個姓管的……」

江雪勤微微顫抖了一下，應之元頓了頓，繼續說下去道：「感情這種東西眞是怪，那姓管的小子，我也眞想不懂他，我看丁裳對他眞是够痴心的，可是他表情很冷淡，也許他心裏是愛妳，可是……」

他說着笑了笑，搖了搖頭，下面的話，想是碍於出口，却沒有說下去。

雪勤心碎了，她低下了頭，眼淚直在眸子內打着轉兒，她急於想聽下文，可是

她却羞於出口，不由把那雙噙着淚水的眸子，向應之元瞟了一下，生死掌應之元長吁一聲道：「我雖然與妳是素不相識的，可是我很是同情妳的立場的，妳的情形，我也很清楚，我很担心妳……」

他接道：「一個人一生，最不幸的就是爲感情所束縛住，妳們目前，都是很不幸的！」

雪勤心中暗自驚疑，因爲這種論調，和當初師父告訴自己的論調完全一樣。

她靜靜的聽着，不置一言，應之元苦笑了笑道：「我很慚愧，因爲我並不能幫助妳們，我只能奉勸妳多攷慮，如果在妳每作一事之前，妳都要詳細的攷慮，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走了。」

他說着嘆了一聲，又慢慢轉過了身子，逕自頭也不回的去了。

雪勤看着他的背影，眼淚就像是斷了綫的珍珠也似，一滴滴都滴在了地上，並不是傷感於應之元的離去，而是應之元的話，又把她帶入了痛苦殘酷的現實裏，本來她是決心不再去想這一件事情的，可是現在却不得不再去想它了！

其實她又有什麼能力去不想它。在感情上來說，她只是一個柔弱的女人，有人說，女人是爲了感情而生存的，這句話如細思之，確也有他的理由。

江雪勤也好，丁裳也好，一任妳是多麼了不起的少年的俠客，在情感的這一方面來說，一樣都是一個弱者，任何人如果遝撐了這一個敵人，那他結果也定是會要落敗的了。

她勉强把心定了定，暗忖道：「原來丁裳是爲了這個恨我啊！唉，丁裳妳也太不必了，我已經够可憐了！」

她暗暗想着那一晚上，自己曾用話暗探了一下照夕，似乎照夕對她並沒有什麼深厚的感情，也許眞如方才那應之元所說，照夕對丁裳，是很冷淡的。

這麼想着，她內心似乎舒暢了一些，雖然她已認爲自己是沒有什麼希望，可是她們女人都是一樣的，那怕是自己丟下的東西，也不願人家去拾起來，更何況是她內心深深愛的！

她慢慢地往前走着，小蠻靴踐踏着地上的枯葉，吱吱喳喳的响着，月色如銀，很冷，四週的瓦礫裏，蟋蟀也在叫着……月亮把她那窈窕的影子，拉得更長了，她眞是想扒在地大哭一塲的，如果哭能够解決事情的話……

她覺得眼睛酸酸地，想到未來，她腦中不時重覆的問自己道：「我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辦呢？」

一方面是豐神俊儀的照夕，他那看來似乎已經消瘦的面頰，那像當空寒星也似的一雙眸子，沉鬱憂愁的嘆息之聲，唉！多麼能把一個人的感情，完全的消蝕啊！對他的感覺，那是自卑、自憐、或是高攀，他永遠都像是蒼穹裏閃爍着的最明亮的一顆寒星，給人的感覺是羡慕與憐憫，妳似覺得它太孤獨，太可憐，可是妳却不配去慰藉它的……。

這調調兒，正合上了李後主的那首「相見歡」：

「剪不斷，理還亂，還離愁，別的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她想到了那多情固執的管照夕，眞是嘆一陣，恨一陣，哭造化的作弄人，恨情郞的弱，她緊咬玉齒，憤憤的想道：「江山無限，大地至廣，如果能和他比翼天涯，又何嘗不樂，偏偏他又爲了顧全仁義道德，什麼是『仁義』？什麼又是『道德』？呸！你們這些紙老虎，假虛僞的……」

想到恨處，淚珠點點滑腮而下，說來可笑，她本來一向看重道德仁義的，甚至是它們忠實的信徒，她也曾去恥笑那些失節的女人，也曾憤恨過那些不顧道義之徒，可是等到了事情已經面臨到了她自己的頭上的時候，她却失去了理智。

可是她所恨憤的只是那狹義的，不公平的，虛僞的道德的束縛，而不是人人自己內心敬服的仁義道德，因爲前者是「紙老虎」，只是道德的幌子，而後者才是至大至剛，人人需敬守的準則，這兩者却是不可混爲一談的。

江雪勤——這一個淡裝的少婦，徘徊在思想的綫上，她恨管照夕，恨他太軟弱，其實是對方較她更爲痛苦，只是她們的人生哲學的不同，在照夕認爲堅忍才是最高的美德，和江雪勤的追尋至上，却是互相背道而馳的。那是兩個極端，不幸他們合在了一塊，眞不敢預料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結局！

江雪勤漫步在月夜之下，她惆悵，她悲傷，那是一種極難排遣的感覺。

另一方面，她又看見了高臥在楠木花榻上，身受重傷的丈夫，老實說，她對他的感情很淡的，那是施捨的，一個靠施捨來過日子的人，是很可憐的。

可是不可否認，楚少秋是愛她的，不管他爲人如何陰險毒辣，可是對自己的情意，却是很眞切的，如今他爲照夕重傷至此，又何嘗不是爲了自己！

江雪勤想到此，不禁又油然生出了些愧疚的感覺，她苦笑了笑，暗忖道：「我還是等他傷好了，再……總之，楚少秋，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到此爲止了。」

她噙着淚，慢慢的住回家路上踱着，腦子裏繼續想道：「管照夕要是肯，我就跟着他走，他要是不肯，我就一個人跑，反正是天涯海角，我一個人也不怕就餓着了，就像當初師父一樣的，她老人家一個人在新疆住了幾十年，還是挺好？也沒聽說她愛過誰？」

這麼想着，不禁愈法覺得自己師父，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其實冷魂兒向枝梅早年的傷心往事，以後顚沛流離之苦，又怎是她所能想像到的？

她就這麼一路上昏昏沉沉的想着，不知不覺到了楚家大門，當時縱身而入，先到前面書房，看了看楚少秋，見他已睡着了。

燈光映着那張青白的臉，現出他那凸出的兩腮，兩道垂搭的眉毛，雖在病中，亦顯得十分猙獰，在平日還不覺他如此難看，可是這時仔細端詳起來，愈覺其面目可憎，他那凸出的一雙瞳子，在睜開時佈滿了紅絲，閉起時即現出青色的筋，江雪勤不禁呆呆的怔在了他的面前，她像是大夢初醒似的，自己問自己道：「奇怪，我怎會嫁給了他？怎麼會呢？」

「我對他並沒有感情啊！可是我怎會嫁給他呢？這莫非就是姻緣前定麼？」她立在榻前，良久良久，直到眼淚從她臉上滑下來，才不禁驚覺的輕咳了一聲，用手背把臉上的淚痕抹了抹，暗想道：「我眞傻，要是他醒了，看見我這身打扮，不知又如何要疑心我了。」

想着不由放輕了脚步，一步步向屋外走去，誰知才走了幾步，却聽見一聲：「站住！」

雪勤猛然回過身來，却見楚少秋正自睜着一雙眸子，怒視着自己，她不由吃了一驚，才知原來他並沒有睡着，不由笑了笑道：「你還沒睡麼？」

楚少秋眼睛裏，散放着怒火，原來他也是正在隱忍着無比的憤恨。

他獰笑了一聲道：「妳上那兒去了？剛才我叫了半天。」

雪勤陪笑道：「有一個人她約我去比武，很是無聊，我已打發她走了。」

她皺了一下眉道：「你的傷勢好些了沒有？」

楚少秋忽然狂笑了一聲，可是馬上爲一陣咳嗽和疾喘之聲所代替，雪勤不由吃了一驚，她担心的偎近牀前，吃驚的道：「你……你怎麼了？……」

楚少秋咳了半天，伸出一隻顫抖的手，指着她冷笑道：「妳也不要再騙我了……妳上那裏去我都知道……妳是看我這傷好不了？是不是？」

他掙扎着坐起，雙目赤紅，那隻顫抖的手，仍然指着雪勤抖動不已。

雪勤一陣心酸，差一點流下淚來，她嘆道：「少秋！你不能這麼說我，我並沒有作對不起你的事！你怎能……」

楚少秋哈哈大笑了兩聲，那起伏的胸脯，顯示他確實是受了重傷，他緊緊咬着牙齒道：「妳胡說！妳……妳現在想謀害我是不是？哈……告訴妳，我不會死！我永遠也不會死……」

他疾喘着道：「江雪勤！妳這淫婦……我告訴你，只要我活一天，妳就是我楚少秋的女人，妳不要想……那姓管的小子……你們不要想……」

雪勤忍着滿腔的凄楚，轉身就跑，可是一聲可怕的尖叫道：「回來！」

接着有重物墜地之聲，把她嚇了一跳，她猛然回過身子，却見楚少秋身形前翻，他胸襟上沾滿了鮮血，唇邊也沾滿了血跡，雪勤不由嚇了一跳。

她趕快跑過去，把他抱上牀，一時急得淚如雨下，她泣着道：「你……你這是何苦！我並沒有作什麼呀！你難道不想活了？……你……」

她說着一時悲泣了起來，楚少秋仰臥牀上，他一隻手緊緊的握住雪勤的脖子，半天，他才睜開了眼睛，他嘿嘿的獰笑着，臉色眞是嚇人已極！

江雪勤一面用她枕旁的白綢汗巾，小心地把他臉上的淚抹乾淨。

楚少秋口中沙啞的道：「水……拿水來……」

雪勤答應了一聲，妳想去桌子上去拿水，可是楚少秋仍抓住她不放，她流淚道：「你放手……呀！」

楚少秋獰笑着看了她一眼，才鬆開了手，雪勤過去用瓷壺倒了一杯水，小心地送到他面前，忽然楚少秋掄起一掌，把那杯子打到壁角，摔了個粉碎，江雪勤不由嚇得後退了一步，她睜大了眼睛，不解的道：「你……你瘋了麼？」

楚少秋霍地翻身坐起，他緊緊抓住她兩隻手，用力的喘着，他獰笑道：「果然不錯……果然不錯，妳好狠的心……」

雪勤本可把他掙開，可是目睹他傷重至此，却是於心不忍，她驚慌失措的道：「我怎麼了？你……你簡直是變了！」

楚少秋厲聲道：「不錯，我是變了，好賤人，妳想害死我，妳想害死我，妳好狠的心……」

雪勤有些莫名奇妙，同時她爲楚少秋這麼辱罵着，也不禁動了些怒，她張大了眸子道：「你不……不能這麼欺侮我……你怎麼能這麼冤枉我呢？」

楚少秋嘿嘿的冷笑道：「妳明明知道我才吐過血，是不能喝水的，可是妳却要倒水給我，哈！妳……妳好狠的心！」

雪勤秀眉一挑道：「是你要喝的呀？你不是要水麼？」

楚少秋惡狠的冷笑道：「我那是故意試試妳，不想妳竟想乘此機會害我，哼！你害不死我的……」

雪勤不由秀目猛然一睜，可是轉念一想，他如今傷重至此，我又何必與他一般見識呢？當時不由嘆息了一聲道：「你要這麼想，我也沒辦法，我眞想不到，你若會這麼想，那你當初又何苦要娶我呢？」

楚少秋仍然緊張的拉住了她的兩隻手，他的頭上暴露出着一條條的青筋，顯示他確也是怒到了極點，他獰笑的道：「我……我是可憐妳，我要知道妳這浪，呸！妳倒貼我也不要妳！」

雪勤只覺得頭一陣昏，只氣得全身顫抖，她眞想舉掌向楚少秋劈去，她也準知道，只要這一掌，也就能把這一條醜陋的生命結束掉。

可是她並沒有這麼作，她下不了這種毒手，她忽然咬緊了銀牙，點了點頭道：「好！這是你說的話，你永遠記住，你一輩子不要後悔！」

楚少秋嘿嘿笑着，唇角尚帶着血，他那雙目像血也似的紅，他冷笑道：「我只問妳，妳剛才上那去了？妳說！」

江雪勤繃着臉，道：「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

楚少秋啐了一口，兀自大聲吼道：「臭婊子，妳說，妳說，妳是不是去找那姓管的小子了？妳說呀！」

江雪勤哼哼的笑了兩聲，冷冷的道：「你叫吧！你爹你媽都來了都沒關係，你簡直不是人，我眞是瞎了眼了！」

才說到此，即爲楚少秋一掌打在了臉上，因爲不注意，楚少秋的這一掌又打得很重，直把她打得向前一栽，她不由猛的撲上前，伸手就向着楚少秋身上就抓，一面哭道：「好！你打人，我給你拚了……我們都不要活好了！」

可是當她緊緊抓住楚少秋雙臂時，却爲楚少秋口噴出的第二口血，濺了一身。

她打了一個冷戰，嚇得「啊！」了一聲，當時忙鬆開了手，楚少秋跟着躺了下來。

（未完）

國際間諜大綁票揭秘

第二夫人

金剛·文
丁岡·圖

掉包頂替　綁架夫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KGB」組織的頭子伊洛夫將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發現了一位女演員費薇娜的相貌酷似美國總統夫人浦藍莉，因而啓發了他的思維，希望能把費薇娜訓練成一個有力的秘密武器，一旦計劃成功，在適當時候，就可將眞正的美國第一夫人掉包，成爲蘇俄掌握美國總統秘密的最佳通道……

費薇娜經過「KGB」組織三年多的嚴格訓練，成功地把自己改變成假「浦藍莉」的替身……

蘇俄準備召開國際婦女會議，並邀請美國第一夫人浦藍莉參加，浦藍莉雖然不喜歡如此頻繁緊湊的旅行，但她又不想引起輿論的不滿，而總統也希望她去參加，她只好答應了。當晚，浦藍莉爲了要寧靜的入睡，吞下一顆安眠藥便熄燈就寢……

在莫斯科，此刻正是早上七點五十五分。他們四個都已在薇娜的起居室裏，面朝她那座大型的電視螢幕坐着，費薇娜金色的長髮束在頸後，身穿粉紅色襯衫，藍長褲及一雙希臘涼鞋。緊靠她右邊坐的是伊洛夫，他的眼睛死盯着空白的電視畫面，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助手祖柯上校，及他在中央委員會裏的最好的朋友葛拉明。

看了一眼手錶，伊洛夫宣佈道：「她已經到了，把電視打開。」

祖柯上校立刻起身走過去把電視打開，畫面上慢慢出現了影像。首先進入眼簾的是陰暗天空下，隨風飄揚的美國旗和蘇聯國旗。接着便有個聲音用俄文宣佈，美國總統夫人的座機，已經降落在偉努克機場，轉向跑道的盡頭。

祖柯上校坐回椅上時，螢幕上出現另一個畫面，那是由蘇俄總理夫人露蜜娜所率領的一些官方人士，在場準備迎接美國總統夫人。曾經是一位高音歌唱家的露蜜娜，有頭灰髮和豐滿的身材，顯得端莊而穩重。站在她旁邊的是辛雅禮，費薇娜看着鏡頭上穿啡色西裝的辛雅禮，是那麼瀟洒、英俊，忍不住滿心歡喜的微笑起來。

他們四人繼續看着浦藍莉和她的新聞秘書朱蘿娜以及柏文詩等從噴射客機裏走下階梯的實況轉播。

× × ×

在靠近克里姆林宮，圍牆出口處的國會廳裏面，裝修得十分現代化。在龐大的講堂裏，蘇俄的婦女領袖——柯露蜜娜正站在台上，對着來自九十個國家，二千名與會代表發表閉幕詞。

這是國際女性會議，最後一天的議程，浦藍莉很高興它終於要結束了。

柯克里夫人已經做結論了，藍莉本想專心聽她說些什麼，但她的心已在飄浮不定了。

大體上而言，這個國際性的會議正如她所想像，沒有重點，以致整個會議，乃至蘇聯的餘興節目，都顯得無聊而乏味。

更可怕的是，藍莉和其他許多美國旅客，對蘇聯的感覺一樣，覺得自己在這兒彷彿被隔絕起來，遠離了所有熟悉事物，再加上和浦安雷的分別，使藍莉更覺得孤單脆弱，她從沒有如此思念過安雷，她決定開完會回到旅館時她就要打電話給他。

柯克里夫人還在繼續演講，隨着她單調的聲音，辛雅禮連珠炮似的翻譯，一直灌入她的耳朵，藍莉眞想把耳朵塞起來，把自己藏起來。她的思緒開始回溯這三天來的經過：三天來冗長而乏味的報告，走馬燈似的參觀，公式化的交際，使她感到十分疲累。她簡直有承受不了的感覺，而此刻她的腦細胞已經不聽指揮，渾身上下，也沒有一塊肌肉不酸痛。

忽然，她發現耳機裏一片靜寂，原來柯克里夫人已發表完畢。大廳裏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爲她鼓掌，藍莉趕忙拿掉頭上的耳機，也站起來鼓掌。

此刻，她沿着走道緩緩向前移動，前面帶頭的是兩名蘇俄的安全人員，後面則緊跟着她自己的二名便衣侍衛。沿途上，分別被其他國家的女性代表們糾纏過四、五次，要與她合照，她都同意了。現在走入樓下大廳，攝影師們跟着她移動，鎂光

燈閃個不停。

在門外的街道上，兩輛八汽缸的黑色轎車，已停在門口等待着他們上了車，離開會場。

× × ×

夜色已籠罩莫斯科，但在燈火通明的克里姆林宮內還有動靜，尤其是在總理柯克里那龐大而通風的辦公室內。

在這間辦公室的四面牆上，都貼飾着白色的眞絲，除了馬克斯及列寧二人的肖像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壁飾。在屋子中央，玻璃燈飾下，一張會議桌舖着綠色的桌巾，在這六角形辦公室的一角，擺着柯克里L形的桌子。他坐在桌子後面的深咖啡色皮椅上，摸着鋸齒形的鬍子，透過無邊的眼鏡，望着環繞他而坐的同事們。他們是柴可夫斯基將軍、祖柯上校、中央委員會委員葛拉明和亞柯夫，另外還有二個非洲事務專家。

「我已經收到你們的建議，謝謝你們。」柯克里說：「避免誤會起見，在我們出席倫敦的高階層會談之前，我要把我們和美國的目前的局面，與各位簡單說明一下。」

他靠着皮轉椅的背後坐着，摘下了無邊眼鏡，閉上眼睛，開始慢慢的敍說——

波恩達雖是中南非一個只有三千萬人口的小國，但由於它有豐富的鈾礦，身價開始提昇。美國和蘇俄都想控制它的開採權和掌握所有的鈾礦，問題就在於總統季班谷，他完全是美國的傀儡，因此，必須支持瓦帕上校，推翻季班谷的政權，才能扭轉局勢。現在蘇俄向美國建議，將在倫敦舉行一次高層會議，就必須知道美國總統浦安雷的眞正意圖。

但如何才能預知這點，使我們在這次會議中取勝呢？我想，除非我們有一項不爲人知、可以確保勝利的秘密武器，否則不可能勝利的。

把身子坐直，柯克里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各位，你們當中有些人已見過這項秘密武器，沒見過的，現在也知道有關它的一切。現在我們的秘密武器，已完成準備工作，在出發之前，我想諸位見識一下。」

他把手伸到桌上，按了一下按鈕，朝通往會客室的兩扇門望去，在座其他人隨着他的目光，也都把頭轉過去注視着。

那兩扇門一彈開，伊洛夫昂頭走了進來，他向旁邊跨了一步，停在原處。

接着，她在門口出現了，面帶微笑，風姿綽約，慢慢穿過辦公室，經過其他人身邊。她直接走到辦公桌前站住，將手伸給坐在桌後的柯克里，他立刻站了起來，非常鄭重其事的握住了她的手。

「柯克里總理。」她開口說：「非常榮幸終於見到你，我是浦藍莉，我先生美國總統會要我向你轉達他誠摯的問候。」

總理帶着一份意外的驚喜笑道：「太好了。」他挽着她，朝那些看得目瞪口呆的同事們說：「也難怪你們會覺得意外與迷惑。諸位，這位便是蘇俄最偉大的女演員——費薇娜同志，伊洛夫替她搬張椅子，你們大家也坐下。」等到薇娜坐下後，他坐進了自己的椅子，對他的同僚們說：「雖然你們都或多或少的，知道了我們的計劃，但我想你們或許不相信，它的眞實性。但這卻是千眞萬確的，你們可以看看她。」

柴可夫斯基老將軍，簡直無法將目光從她的身上移開：「太奇妙了！」他搖搖頭喃喃說道：「沒錯！我知道你們打算幹什麼，但我還是難以置信！」

總理和坐在他旁邊的伊洛夫都顯得相當開心。柯克里說：「這便是我們的秘密武器。她的出現，將會使我們在下個禮拜的會談，取得勝利。」他偏過頭加了一句：「伊洛夫，你這次的表現十分出色。」

「謝謝！」柯克里把目光轉向費薇娜：「你準備好了嗎？第一夫人？」

「是的！總理。」

「有沒有把握？」

「沒問題。」

「那我就放心了。」柯總理說道：「蘇聯的前途，乃至於未來世界的均勢，都操在你的手中。」

「我知道這項賭注的嚴重性。」費薇娜說。

突然之間，柯克里露出担心的精神，「或許我不該批准這項計劃，風險太大，只要一點點錯誤，我們便會一敗塗地。」

薇娜點點頭：「總理大人！請相信我，不會出半點差錯的，我會圓滿達成任務的。」

「那就表示我們的計劃將可成功。」他站了起來，再次伸出了他的手說：「祝好運，浦安雷夫人，請代向總統致意。」

× × ×

雖然很累，浦藍莉不得不承認，眼前的場面相當盛大。在克里姆林宮的聖喬治廳內，藍莉和她的隨員們，被安置在晚宴首席桌上。她坐在辛雅禮及楊奧斯大使的中間，在他們的旁邊分別坐着朱蘿娜、柏文詩及禮賓司官員衛福瑞！

浦藍莉放眼環視着，金壁輝煌的大廳，瞥了一眼正在包廂上，輕快的演奏百老滙名劇曲的樂團。接着，她的注意力，被正在收盤子的侍者吸引住了，她的菲利牛排，大部份都還留在盤裏，杯子裏也剩了一大半的紅酒。她不知道現在幾點鐘了，但她猜可能已是午夜。好在，主菜收下去後，甜點馬上會上，然後這漫長的一天一夜便會結束。

雖然曾在墨西哥、巴黎、羅馬及白宮享受過各種不同風味的國宴，但從沒像今晚這樣被强迫吃了那麼多。她試着去回想今晚吃過的每道菜，樣樣都極爲豐富美味，但她每樣都只吃了一半，而現在還有甜點沒上，她準備回去告訴浦安雷，白宮的國宴相形之下就太寒酸了。

想到她的丈夫，藍莉記起她飯前曾因爲沒有聯絡到他，而感到非常的沮喪。那時候她剛穿上黑絲絨的晚禮服，順手撥了個電話到白宮找安雷。結果，是他的私人秘書小姐接的，她告訴藍莉總統正在開內閣會議，特別囑咐不准任何人打擾。藍莉的失望可想而知，因爲她迫切的需要跟他談話，向他述說她的寂寞與疲憊。她讓秘書小姐留了話，要安雷給她回電話，而她一過半夜就應馬上回到旅館，否則又會錯過了他的電話。

她的思路突然被侍者打斷，他正送上

甜點，是水果及咖啡，接着她發現，他正把香檳往她的水晶玻璃杯內倒。她正打算抗議，因爲她實在討厭香檳，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她的杯子裏已注滿了香檳。

突然間，所有人都將頭轉向中間的桌子。相隔十二個座位左右，她看見一個男人站了起來，高舉他的香檳杯，她很訝異的發現，那是柯克里總理。本來他的位子是空着的，整個晚上，他的太太都是單獨主持着晚宴，顯然他是剛剛到達，正在用俄文致辭。透過辛雅禮的翻譯，她知道，他先是祝賀世界各地所有女性，能成功的扮演她們的角色。接着，他以較爲肅然的神態，預祝即將在倫敦舉行的高階層會議，能爲全世界帶來永遠的和平。

這個時候，藍莉看到每個人都站了起來，一起舉杯祝賀，她立刻跟着站起來，舉起香檳杯子，很不情願的沾了一點，意思意思。隨即發現辛雅禮在注視她，藍莉說道：「我沒辦法乾杯，我實在討厭這玩意兒。」

辛雅禮靠近她，耳語道：「拜託夫人！你務必要喝完它，否則是很失禮的。」她無助的轉向身邊的楊奧斯大使，他點點頭，再看看他旁邊的蘿娜，儘管和她一樣憎惡香檳，却也正把它往嘴裏倒呢？咬緊牙，藍莉閉上了雙眼，一口氣把整杯的香檳吞了下去，這杯香檳，似乎比她過去喝過的要苦些。一喝下去，她馬上咳了幾聲，好不容易喝完，放下空杯子，她坐了下去，鬆口氣。

接下來，有人透過麥克風宣佈，今晚的壓軸節目，是由蘇俄女性們所表演的。

隨着燈光的熄滅，舞台照明燈，已投注在大廳中央的芭蕾舞團身上。儘管已經非常疲倦，藍莉仍試圖讓自己專心於地板上不斷旋轉跳躍着的舞者們。但漸漸的，她發現自己愈來愈昏沉、暈眩，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時候，她突然聽見音樂停了下來，大廳恢復一片明亮，大家都在鼓掌，藍莉也想跟着拍手，二隻手却不聽指揮，老碰不在一塊兒。她正慶幸節目終於結束，想要從椅子上站起來的時候，却被辛雅禮又按了回去。

「拜託！浦安雷夫人。」他壓低嗓門說道：「現在還剩最後一個節目了，是由我們的世界冠軍體操選手所表演的，請你看完它再走。」

不得已，藍莉只有繼續坐在那兒觀賞下去。想不到，她的眼睛已閉了起來。楊奧斯大使把她搖醒，扶着她的肩膀，讓她站起來，此時大廳燈火通明。

在楊奧斯大使的攙扶下，她磨磨蹭蹭的擠在人羣中，朝大門口走去。在她周圍，都是她自己的便衣侍衛和「KGB」的警衛們，她一邊走着，一邊心想，蘿娜現在一定也是昏昏欲睡的。突然，她絆了一下，但立刻被有力的雙手扶住沒有摔倒。

「擁抱我吧！」她想，「擁抱我，可愛的睡眠！」

× × ×

他們已走出電梯，進入羅西亞飯店的三樓走道。方才下車時，藍莉清醒了一會兒，但現在在走道上，慢慢朝向她的套房走去時，她又感到一陣暈眩，四肢幾乎都要癱瘓了。她的便衣侍衛，歐里範及阿求奇，分別在她左右，一人扶住她一支手臂，以免她隨時昏倒。在他們的後面，柏文詩正扶着東倒西歪的朱蘿娜。

對藍莉而言，這條走道似乎永遠也走不完。好不容易，他們終於抵達第一夫人的皇家套房門口。她的貼身女僕，莎拉看到她，立刻把房門打開：「夫人，我服侍你上床好嗎？」

藍莉拒絕了她，柏文詩把蘿娜交給一旁的阿求奇，也趨前問道：「藍莉，你沒有不舒服吧？」

「很好……我很好……大概是太累了吧！」

「那就好，好好休息吧！你實在是太累了。」

柏文詩退回莎拉身邊，和阿求奇一起扶着她繼續走回房裏。藍莉靠在門框上，望着他們遠去。

就在她轉身要進去的時候，歐里範侍衛還抓着她的膀子，他憂慮的望着她說道：「夫人，我扶您進去好嗎？」

「不，不用。」她拉開他的手說：「你盡管回房去睡覺。」接着便幌進起居室，歐里範在她後面說：「我整晚都會在你門口，有事儘管叫我。」她點點頭，隨手把門關上。

拖着沉重的脚步，她迷迷糊糊的進入臥房，快到床邊時，她突然停住，費了半天勁，才把身上的衣物全部脫掉。套上睡衣後，她摸索到床邊，手一鬆，整個人就像塊石頭般，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她動也不動的躺着，這輩子，她從未如此虛弱、無助過。除了腦子還能活動外，簡直一點力氣都沒有，她告訴自己：「我一定醉得一蹋糊塗。」但突然間，腦子裏似乎靈光一閃，「不對！我不該會被那杯香檳醉成這樣，會不會有人在其中下了藥！該不該打電話給楊奧斯大使，或者叫門口的便衣侍衛？」她的心裏在盤算着，想作個決定，但大腦却不聽指揮，裏面似乎有個風車在慢慢的旋轉，將她帶入一個一片漆黑的境地。終於，她整個人都昏睡過去，這時候，床頭櫃上，鬧鐘的指針顯示出時間——十二點四十分。

黑暗中，床頭的鬧鐘已跳到二點十分，浦藍莉毫無意識的沉睡着，整個屋子裏都是靜止的，突然有樣東西在移動，那是她床前那塊四尺見方的地毯在移動。慢慢的，地毯的一端被掀起來，先是一英吋，後來漸升高爲五英吋。

原來地毯下的橡木地板，已經同時被掀開了二塊。一雙大手伸了出來，它先把地板上的地毯移開，再一塊塊的把周圍的地板掀起來，放在一旁。

不一會兒，臥房裏出現了一個不規則的方洞，寬約四呎，長約五呎。接着，從這個洞裏，便冒出了一個瘦長身穿黑衣的男人，他撐着雙手爬上來後不久，洞口又出現另一個男人。他們兩個躡手躡脚的走到床邊停下來，低頭望着床上熟睡的女人，有一個向另一個點點頭，然後不約而同的把手伸進外套口袋，一個掏出一條手帕，另一個掏出一支皮下注射針筒。二個人再度互相點頭示意後，一個手帕蒙在藍莉的嘴巴，另一個同時把針頭插進了藍莉的手臂，針刺的疼痛使她受驚嚇。她挺直身



軀企圖醒過來，睜開眼睛，她注視着，眼中顯露出恐怖的神情，但不一會兒眼簾便又垂下，緊緊閉着，她的頭也歪倒一邊。這時，她嘴上的手帕紮得更緊，針筒裏的藥也完全注射下去。

鬆軟的躺在床上，她已完全沒有知覺，那兩人用被單把她包起來，合力將她從床上抱到洞口。

柯克里總理在克宮召開秘密會議，費薇娜推門而入

非常小心地，他們把她從洞口放下，洞裏立刻伸出手臂謹慎的接牢她，把她往下拉。不一會兒，她便從洞口消失了，那兩個人，先是在臥房裏等待着，後來又分別爬下洞去。大約隔了一分鐘，洞口又冒出一個人頭來，這次上來的是個女人。她爬上來後，先拉平身上的綠睡衣，靜靜的站了一會兒，試着讓自己的眼睛習慣於室內的黑暗，適應之後，她快速而優雅的，把地上分散的橡木地板，一塊塊檢起，仔細的沿着洞口把它們放回原處。那個洞便消失了，地板又恢復原有的完整，彎下腰，她把那塊活動的地毯拉過來，平整的覆蓋在床前的地板上。

在黑暗中，她檢視着臥房裏的擺設，在她眼裏，每樣東西都回歸原位，沒有差錯。把頭朝起居室的門口探了一下，很安靜，門口走道上的便衣侍衛顯然沒有受到干擾！

放心的對自己笑笑，她赤足走回床上，輕巧的滑進毯子中，平躺在還熱的床上，她把毯拉至頰上，瞥了一下床頭上的旅行鬧鐘——二點廿六分。她伸手在床頭櫃上，摸索找尋着安眠藥，却發現安眠藥藥瓶，旁邊的一杯水還滿滿的。顯然她今晚並未服用，因此她知道自己也不必服用。

她滿意的躺了回去，望着天花板，她傾聽自己沉重而穩定的心跳，她實在毫無睡意，全身都因危險的刺激而悸動。她現在的情形，就和她過去每次演出前，在舞台簾幕後等待出場時一樣，對於自己此時的清醒與警覺，她很滿意，認爲這是一種成功的主要條件。

再見了費薇娜，我是美國第一夫人浦藍莉！

× × ×

當藍莉甦醒過來，辛雅禮伊特洛夫連忙上前解釋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經過。

藍莉簡直楞住了，差點說不出話來，好不容易才說道：「你們趁我睡覺時綁架我？這怎麼可能？」說到這兒，她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憤怒的接下去：「除非是你們對我用了痲藥？」

「當然。」伊洛夫竟理直氣壯的回答她：「我們就是在晚宴時你喝的香檳中下了痲藥。」

「你瘋了？」藍莉提高嗓門叫了出來，「你一定昏了頭，如果讓我丈夫知道這件事……」

「浦夫人，你丈夫不會知道這件事的。」伊洛夫面帶一抹挑釁的微笑回答道：「我可以向你保證，他絕對不會知道。」

她只好再看看伊洛夫。「我是在做夢吧！」她說：「告訴我這只是個夢。」但伊洛夫却漠然的回答道：「你不是做夢，這是眞的。」

「我快瘋了。」她說道，聲音由於歇斯底里而顫抖着，「這簡直不可能，只有瘋子才敢綁架美國第一夫人，你一定是瘋了，你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嗎？你們想做什麼，藉此向美國總統敲詐勒索？告訴我，你們到底想要什麼，讓我們開門見山的談，不要躭誤時間，我早上八點鐘還要搭機回家呢！」

「你早就來不及了。」伊洛夫平靜的回答：「現在是下午四點，你的專機在幾小時前便離開了。」

「看來你還沒弄清楚，我乾脆告訴你整個經過情形，否則我今天都別想做其他事了，如果我講完後，你還有其他問題，再讓辛雅禮爲你解答。」伊洛夫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浦夫人，你丈夫和我們的總理將於下個禮拜在倫敦舉行會議，其結果將對世界和平將有極大的影響，對我們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設法先知道你丈夫的計劃與腹案，才能在有利的情況下進行會議，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希望能在白宮裏埋伏一位間諜，以便得悉你丈夫的想法，幸運的是，大約三年前，我們就想到了這點，並找到一個適當的人選，因此，在他入主白宮之前，我們便開始進行這項計劃，很巧的是，我們在蘇聯所找的這個人選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不可能，人就像指紋一樣，絕對沒有完全相同的。」浦藍莉不相信地說。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伊洛夫說道：「相信我，這種事是很有可能的，我們找到的這個小姐跟你簡直難以區分，一樣的臉孔、身材，她甚至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不可否認你們之間確實有些差異，但都被我們克服了，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非常嚴密的訓練你的替身——」

「我的替身？」藍莉簡直嚇呆了，「我從沒聽過如此荒謬的事，一個國際知名人物的替身？」她慌亂的搖着頭，「不可能會成功的，這種事從來就沒發生過—」

伊洛夫朝後做了個手勢說道：「辛雅禮，你是學歷史的，你來說服她，讓她相信我沒騙她。」

辛雅禮很不情願的走上前去說道：「嗯！浦夫人，我想你大概不知道，我們現在所說的這種『掉包』計劃已不再是新聞了，在過去的政治史上便有數不清的案例可循，而且也都成功了：拿破崙就曾有過一個替身名叫歐羅包德。你們的羅斯福總統有時候也用替身露面，還有你應該聽過英國的將軍蒙哥馬利在二次大戰期間曾雇用過一個名叫詹姆斯的替身，這些都是事實。」

「是啊！我們剛剛說的也是，而且它也一定會成功。」伊洛夫對藍莉說道。

藍莉還是搖頭不肯相信，她瞪着伊洛夫：「那我呢？你們打算把我怎麼辦？」

「不怎麼辦，放心夫人，你將十分安全的被隔離在這克里姆林公寓內約兩星期左右，只要我們的間諜——我們不妨稱她爲『第二夫人』得到我們所需要的情報，使我們在會談中取勝，我們便會在倫敦會談的最後一天，把你送到倫敦與那名替身交換，然後你就可以跟着你丈夫回家，也沒有人會知道其間發生過什麼事。」

「永遠沒人知道？」藍莉叫起來，「你以爲我會一字不提？到時我會告訴我丈夫揭穿你的陰謀，把全世界都攪翻掉！」

「夫人，看在你自己的份上，千萬不可。」伊洛夫說道：「你難道以爲你丈夫或任何人都會相信如此瘋狂而大胆的陰謀嗎？你自己都不能相信此事，誰還會相信？如果你毫無憑據，却堅持要揭穿它，那只會使你丈夫在世人面前出醜，而你自己將會在精神療養院終老一生，這對你自己又有什麼好處，所以當你回去後，你最好一字不提，我們也不必担心它會被揭穿，這個計劃的瘋狂性與不可能，正是我們最有力的護身符。」

伊洛夫從口袋裏掏出一支雪茄對藍莉說：「我眞的非走不可了，辛雅禮會爲你提供一切的服務。我們有各種美國影片、錄音帶與書籍，你可以隨意取用，我建議你讓自己放鬆心情，適應目前你這個的狀況，這樣你便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伊洛夫說到這兒，面上露出威脅的神色說：「但你如果企圖逃走或與外界聯絡，這一切的享受都會被免除，而且你將因此而受苦，爲你自己着想，你最好暫時認命，在此期間，你若有任何需要，只要是合理的，辛雅禮都會提供給你，我自己有空也會來看看你的。」說着，他便走向房門。

藍莉在他身後叫吼着：「你不會達到目的的！」扶着門把，伊洛夫對她露齒一笑，「不會達到目的？我們已成功了，辛雅禮拿給她看。」說完頭也不回的走了。

辛雅禮走上前，小心翼翼的坐在她對面的沙發上，她還是用懷疑的口氣問道：「這是眞的嗎？」辛雅禮悲哀的點點頭道：「是眞的，夫人。」

她愁眉苦臉的說：「那——你是不是跟他們一夥的？前幾天你看起來都好像蠻和善的。」

「我還是跟以前一樣的善良。」他眞誠的說道：「至於我是否與他們一夥，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這完全是KGB的作業，我反對這個計劃，但我不是他們的一員，只是被迫參與他們，這或許因爲我是個美國人吧！我母親是美國人，我在美國長大，十五歲那年母親去世後，我跟着蘇俄籍的父親回到這兒。」

「你爲什麼不回到美國去？」

辛雅禮站了起來，沉思了一會兒，才告訴她：「誰說我不想回去。」接着他把上次去美國被驅逐出境的經過大略提了一下，却隱瞞了他是KGB特務身份前去的事實。

藍莉聽了之後表示只要他肯帮助她，她願讓他丈夫解除對他的禁令，但辛雅禮表示既不可能帮她逃走，也不可能傳達任何消息給任何人，包括楊奧斯大使在內，因爲任何輕舉妄動都只會使他們兩人受害而無半點好處。

勸了半天，藍莉終於同意他的說法，她很洩氣的問道：「他們眞的不會傷害我嗎？」

「不會的，爲了他們本身的利益，他們一定會讓你好好活着，因爲他們很可能還需要從你這兒得到一些『第二夫人』所不知道的事，在會議後你便可以安然返家了。」

藍莉沉思着，想到有個女人正冒充她回到美國去，她抬頭望着辛雅禮：「不可能成功的，當她步下直昇機走到白宮的草坪上時我丈夫立刻會發現她是個冒牌貨。」可是她又突然憶起剛剛伊洛夫說要辛雅禮證明給她看的話，她向辛雅禮道：「剛剛那個人不是要你拿什麼給我看嗎？」

辛雅禮點點頭，從手提箱裏拿出一捲錄影帶開始放給藍莉看，同時告訴她：「這是我們剛剛透過人造衛星轉播錄下來的，是一段你今天抵達白宮的影片。」

藍莉全神貫注的望着電視螢幕，看到總統專用的直昇機已停在白宮南面的草坪上，機門慢慢打開，浦藍利出現了站在那兒揮着手。

螢光幕上的她，慢慢走下機梯，站在草坪上，鏡頭轉向她丈夫浦安雷，他正邁開步子朝她走去，到她面前停下，他們互相擁抱，親吻着，當他再度親吻她，挽着她走向記者們，四周響起了掌聲，她開始簡要的談着莫斯科之行。

坐在沙發上看着這一切，藍莉不得不承認這個蘇俄的冒牌貨所表現的眞是絲毫不差，無懈可擊，這時候螢光幕上安雷已帶着她走進外交接待室，他就像帶着他自己的太太一樣，回到他們的家。

藍莉張口結舌的坐在那兒，辛雅禮把電視機關掉，悲傷的望着她：「你都看到了，連你丈夫都分不出來她不是你，可見伊洛夫是對的，他已經成功了；我很抱歉，浦夫人。」

藍莉雙手交叉在胸前，手指緊扣着肋骨，開始在沙發上，激動的顫抖着，可恨的KGB，他們的掉包簡直完美得令人難以置信，如今KGB已深入白宮，到這種地步誰還會相信她是假的？

忽然，她心裏出現了一絲希望，明天她將飛往洛杉磯，然後將發表一場演說，接着她會和她父親重聚，她的丈夫或許能被這冒牌貨騙過，但她的親生父親却不會上當，他會立刻發現有問題，並進而揭發KGB的這項陰謀。

另一種想法却又激勵了她：說不定今晚這個騙局就會揭穿，那就不必煩勞父親了，今晚，那冒牌貨不知道她必須停止行房四星期，而企圖與安雷做愛，這樣安雷便會開始懷疑！

但如果這點行不通，最後只好仰賴她父親了，不管怎樣，總還有點希望。

好不容易，她讓自己從沉思中回復過來，對辛雅禮露出一抹讓步的微笑：「好吧！第一輪算你們贏了，但記住我的話，事情還沒結束，對你們的『第二夫人』而言，這只是她陷入困境的開始。」

在白宮的總統晚餐室用過晚餐後，費薇娜、蘿娜及柏文詩三個人轉移到隔壁的綠屋去看電視，薇娜坐在藍莉看電視時習慣坐的老位子上，柏文詩和蘿娜分坐在她的身邊。

由於他們剛從莫斯科回來，明天接着又要飛往洛杉磯，很自然的，今晚他們不需工作，可以放鬆一下，早早上床休息。

電視正在放映一部由亨弗利鮑嘉及英格麗褒曼主演的老片子——北非諜影，薇娜知道這部片子蘿娜和文詩都已看過二、三遍，而藍莉也看過一次，但實際上薇娜自己從未看過，而她在看的過程當中，還要不停的假裝其中有很多片段是她所熟悉的。

表面上看起來，她是專心在看電視長片，其實薇娜心裏却在回溯着她在白宮渡過的第一天。

× × ×

薇娜心裏最担憂的是如何讓自己馬上去接納那所謂的「丈夫」。但當她步下飛機，站在白宮的草坪上一切的憂慮都消失了，她感到平靜而信心十足，彷彿她原來就屬於這兒一樣，當她進入總統的懷抱，她覺得自己就是浦藍莉，而白宮裏的一切，由於早在反覆的預習中熟悉了，實在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親切自在而舒適。

兩個黑衣男人躡手躡脚走近浦藍莉的床邊。

當然，這多少也得歸功於總統的忙碌，她回來後，他並沒有放下手邊繁重的工作多陪她一會兒，這一整天她都沒看見他，幾個小時以前他還從總統辦公室打電話來致歉，表示不能陪她吃晚飯，因爲他和顧問他們要繼續討論有關倫敦會談及波恩達的事。

在樓上的總統臥房裏，她先讓莎拉把行李打開，挑出幾件準備帶到洛杉磯去穿的衣服，接着在家庭晚餐室裏，她請了三位參議員的太太共進午餐，由於事先經過充分的準備，她表現得很好，午餐時她談了些莫斯科之遊的觀感，也聽了那些太太們討論女權及一些閒話，將近黃昏，賴百瑞和他的助手帶着她要去倫敦穿的禮服來，給她做最後一次的試穿，大體上都很合身，只須稍稍改修便可，賴百瑞當晚便把衣服先帶回倫敦，等她一到便可把衣服交出。接着柏文詩拿了一份她到洛杉磯演說的初稿事先給她過目，她提出了一些意見，讓內容更爲生動，文詩深表贊同，她本想糾正其中有關蘇俄女性的生活情形，但想到自己身份的重大改變，她壓住了這種念頭，由於平時浦安雷太忙，不能藍莉進晚餐時，都是由文詩和蘿娜陪她一起吃晚餐，因此這個晚上，薇娜只得如經常一樣邀請他們二人和她共進晚餐。

好在這頓晚餐吃得相當輕鬆愉快，蘿娜在談到離開莫斯科前的盛宴時，曾懷疑她和藍莉是被下了迷藥，費藍莉對她這種懷疑故意表示荒謬，並且一笑置之，她說：「蘿娜，不要胡思亂想了，他們怎麼敢如此大胆？或許是因爲他們的香檳比我們强一倍，所以我們才會醉成那樣。」

在進餐時，文詩提到藍莉的家人，他曾拜訪過他們，過二天又將和他們再見，薇娜以一種傷感的語調懷念着她去世多年的母親，並爲她父親的鰥居而感到悲傷，文詩在聽她談論這些時，曾用錄機音錄了下來，薇娜知道他純粹是爲了那本自傳而搜集資料。

晚餐後，他們進入綠屋看電視直到現在，從回憶中回到現實，費薇娜爲了避免身邊的蘿娜和文詩起疑，强迫自己專注於這部影片的結尾。

好不容易片子終於演完，文詩站了起

來說道：「除了中間插播的廣告外，眞是部好片子。」他走向電視機向藍莉道：「還要不要看看別的電台演什麼？」薇娜故意打個呵欠，瞥一眼手腕上的金錶說：「已經過了十點，好長的一天，我想我已經差不多了。」

「我也是。」蘿娜說。

文詩把電視機關掉，問明他們明天出發的時間便和蘿娜一起告辭退下。

在總統臥房裏，薇娜一個人慢慢的卸裝，由於這一整天的順利，她忍不住感到沾沾自喜，在毫無支持的情況下，她居然騙過了每一個敵人，其實，說她是毫無支援也不盡然，在臨行前莫斯科方面曾告訴她，白宮裏有二個同黨知道她的身份與任務，但除非萬不得已，在倫敦會談以前，她最好不要與他們或任何KGB在華府佈署的間諜有所接觸，一旦有緊急事故發生，她可以撥一個華府地區的電話，對方即會通知KGB與白宮內的間諜聯絡，要他們以一種特殊的暗號向費薇娜顯示身份。

想到這點，薇娜自信不會有什麼緊急事故發生，她也不需要去驚動任何一個蘇俄間諜，脫下褲襪，薇娜走進藍莉的更衣室，在衣架裏挑了一件嫩黃色的睡衣穿上，看到衣櫃裏掛滿了各色各樣的衣服，薇娜忍不住眼花撩亂，薇娜不得不承認藍莉對衣着的鑑賞力是一流的，這也表示只要她一天是藍莉，她就可以讓自己好好的享受一番。

她愉快的躺進雙人床，全身因爲成功的興奮而發熱，這一切都應該感謝辛雅禮，她的指導人，想到這兒她突然發現這一整天她幾乎沒想過他，不知他在遙遠的莫斯科可安好？他現在可是那前任「第一夫人」的指導人了，可憐的藍莉，不知道她如何去接受這個事實，這個念頭只閃現了一下便很快消失了，薇娜告訴自己現在唯一値得關心的是她自己，去演她的「浦藍莉」！

她把手伸到床頭櫃上，抓了幾顆安眠藥吞下去，順手拿起蘿娜已打好的明天日程表看看，由於明天下午五點她就要搭飛機飛往洛杉磯，因此明天沒有安排什麼事情。

正要把日程表收好，她看見總統進入臥房，他走到床邊彎腰親她一下後，一邊脫衣服，一邊漫不經心的問她這次旅行的經過情形，他把背心脫掉後，光着膀子，薇娜忍不住想要看，雖然他不是辛雅禮，但她發現自己對他的體型頗爲欣賞，在他這年紀還能保持這種身材已經不錯了。

當他進入浴室梳洗時並未把門關上，他們繼續聊着她的莫斯科之行和她今天的活動，再出現時，他已換上條紋睡衣，一邊關掉床頭燈，一邊坐到床邊說：「過了今晚，我又有二天看不到你，爲了怕我明天會忘記，先請你代我向你父親問好。」

躺在床上，他把她擁進懷裏，對着她輕聲說道：「藍莉，我好好想你。」愛撫着她的臉，頸項，他把手滑進她的睡袍裏，輕輕撫摸她的胸部，她很訝異的發現自己的身體居然立刻有了敏感的回應。

「親愛的，我被你逗得興奮起來了。」她說。

「我忘記這樣對你不好的。」他說着，把手縮了回去。

「好多了。」她小心翼翼的回答。

「那就好，希望你能早日痊癒，我實在等不及了。」

「我也是。」

躺回自己的枕頭上他說道：「上帝，我簡直累慘了。」

「你一定要忙到這麼晚嗎？」

「沒辦法，非洲的波恩達情勢已愈來愈緊張，俄國人逼得我們很緊，過二天會談會是場苦戰！」

她很想繼續套他的話，但終於克制下來，她想起伊洛夫曾指示過——除非肯定他會說出來，否則不要逼他，免得他提高警覺。

此刻，他沒有再往下講的意思，她也就保持緘默，在毯子下，他的手指碰碰她的手說道：「藍莉，眞高興你能回來！」

「親愛的，我也是。」

翻過身去，他隔了一會兒，便發出輕柔的鼾聲，進入睡夢中。

在黑暗中睜大眼睛，薇娜輕吁了口氣，與他共渡的第一個晚上總算過關，而他就像隻即將上鈎的魚，已吞下了她所設置的餌，這是個好的開始，她感到信心十足，不過，想到明天要和藍莉的父親重聚，心中不免嘀咕，這該算是最後一項的測驗只要能順利通過這關，以後便容易多了。

距離洛杉磯還有一個半小時的旅程時，費薇娜把文詩召來，要他一起坐在總統機艙裏的沙發上，她本想小睡一會兒，突然又改變主意要和文詩繼續進行自傳的工作，文詩很高興的去拿了手提錄音機過來，開始邊談邊錄。

「記得我們剛開始談話的時候，你曾經告訴過我一些你在洛杉磯時報工作的情形，以及你與你丈夫認識相戀的過程，在去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們曾說到你和總統相戀的經過，現在我們來詳細談談你在洛杉磯時報的記者生涯吧！」

「好呀，我記得我曾經告訴過你在那兒的第一篇採訪稿寫得多糟吧！」

「對，你說過齊喬治救了你一命。」

「不只是齊喬治。」她說：「還有吳士廸，就是那個替我把稿子整個改寫的人，這些你都知道了吧？」

「是的。」他遲疑了一會兒說：「有件事我想你應該知道，幾天前齊喬治親口告訴過我，替你把稿子改寫過的不是吳士廸而是他自己，他本來不讓我告訴你這些的，但是我想你有權知道實情！」

她顯得有些困惑說：「他這樣告訴你的？」

「對啊！」

她搖搖頭笑道：「這個人一定是老糊塗了！因爲我曾爲了這件事去吳向士廸致謝，而他也承認了稿子是替我改寫的。」

文詩把這句話重複的問她一遍，她毫不猶疑的再一次肯定，文詩聽了這話，忍不住心中的驚愕，但嘴裏只好稱是，不敢再繼續追問下去。

他們繼續談了四十五分鐘，薇娜先停了下來，說她想在飛機抵達洛杉磯前小睡一會兒，文詩謝了她，慢慢順着走道，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他實在很意外！這麼久以來，他第一次發現藍莉對他說了謊話，齊喬治明明在他們去莫斯科前親口告訴他，世界上根本沒有吳士廸其人，完全是他揑造出來的，而那篇稿子也是他自己親手改寫的。藍莉卻堅持她見過吳士廸，並且向他道謝過，他在想，她是不是那裏不對勁？

結束了在洛杉磯的一天，文詩，蘿娜和其他隨員先行飛回華府，在飛機上，文詩如往常一樣把這一天內發生的事都記錄下來，他花了十五分鐘才把總統夫人及他自己這一天的活動行程記載完畢，翻開剛剛寫完的這一頁，他把其中的內容再看一遍——

在藍莉的家鄉——洛杉磯，我和她渡過了奇怪的一天，早上九點，在世紀飯店的總統套房裏她分別接受了洛杉磯時報及美聯社記者採訪，談到她的莫斯科之行，回到洛杉磯的觀感以及他對即將陪同總統出席倫敦會談的看法，向來在早上沒有好臉色的蘿娜居然很愉快的表示，這些採訪進行得非常圓滿，藍莉對每一個主題都有精闢的見解，對蘇俄了解程度尤其驚人。

中午，我和其他隨員陪同總統夫人，出席她世紀飯店大廳內舉行的演講會，整個大廳坐滿了來參加美國婦女俱樂部會議的代表，藍莉將對他們發表她這次出席國際女性會議的心得與收穫。

在藍莉被引導至首席座位上坐下時，她竟把美國婦女俱樂部的主席誤認爲她在洛杉磯的老友——涂愛絲。並親熱的提起她的手臂稱呼她爲「親愛的涂愛絲」而當蘿娜帶了另一個女人走過來向她介紹說：「你的老友涂愛絲來了。」時，藍莉才知道自己認錯人了，趕忙道歉。

中午進餐時，我被排在蘿娜旁邊，當侍者送上牡蠣時，我聽見蘿娜在旁輕呼了一聲，原來她忘了告訴他們藍莉不吃這玩意的，但更令人訝異的是，藍莉在侍者送上牡蠣，一反常態，居然津津有味的把它們都吃下去，蘿娜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過去藍莉即使是爲了禮貌，也不曾有過如此的表現。

除了這兩件小插曲，其他的事情都進行得非常順利！尤其是藍莉的演講，成功得令蘿娜都忍不住握緊我的手。

演講結束，藍莉被簇擁着走出旅館，本想直接趕車前往馬里布，與她的家人歡聚，却接到總統來的指示，臨時將她的行程延後，改成先去爲洛杉磯道奇隊及加州天使隊的一場棒球義演主持開球典禮。原來道奇隊的領隊曾經親自打電話給總統的新聞秘書，希望總統夫人能應邀出席這場比賽，以贊助這項慈善義演，總統知道藍莉的父親是個棒球迷，她自小受到薰陶也頗好此道，因此便擅自替她更改行程，希望給她一項意外的驚喜。

但是我可以從藍莉滿臉的不情願看出，她對這項意外的安排一點也不驚喜，在去球場的途中她一言不發，到了球場後，我們受到熱烈的歡迎，當麥克風宣佈總統夫人駕到時，會場掌聲雷動，無數的鎂光燈隨着藍莉走進包廂不停的閃動着。

當時，防守的是加州天使隊，道奇隊的領隊遞給她一個球，請她站在投手的位置開球，天使隊的捕手已張開手套等待她的投球，然而她却站在那兒彷彿不知如何投出那個球似的，接着我聽見道奇的領隊對她說：「浦安雷夫人，我聽說你的臂力很强，現在是否可以請你展露一下身手。」藍莉彷彿沒聽見這些似的，還是不知如何是好，直到那個領隊作出了示範動作後，她才恍然大悟地把球投出，全場響起了掌聲，不一會兒，比賽便開始進行。

在看球時，我發現藍莉顯然不像個狂熱的棒球迷那麼專注於球賽，相反的，她把大部份的注意力都放在隔壁包廂裏的一對祖孫身上，那位祖父在比賽進行同時一直在對她的孫女講解，藍莉把身子靠過去傾聽着，後來她並且對那位老人說她希望能聽他講解，因爲她想知道如何對小孩講述棒球賽的經過。她的理由實在很奇怪。

藍莉的父親在卡爾彼恩海灘有一棟木造二層樓的別墅，我們沿着太平洋海岸的高速公路奔馳而去，前面有開路警車，後面有一輛大巴士，裏面坐滿了電視台記者與攝影記者們。

當我們這幾部車子在那棟房子前停妥後，只見大門開啓，藍莉的妹妹藍凱蒂飛奔而出衝進藍莉的懷抱裏，攝影師們在一旁趕緊搶鏡頭。

接着大家開始轉進屋內，成羣的攝影記者們也跟着進來，我走進屋子時，看見藍莉已經和她父親坐在一角，親熱的交談着，而凱蒂則忙着遞送茶點給大家。

當藍莉把她從蘇俄帶回來的禮物分送給家人後，我們終於在咖啡桌旁坐定閒談，過了一會電鈴響起，凱蒂去開門，把她的丈夫韋諾斯及兒子瑞奇迎了進來，藍莉先後親吻她的妹夫及侄子，並且把他的侄子好好端詳了一番說：「老天，瑞奇，我都快被你趕上了，一年沒見你眞長大了不少。」

凱蒂走上前說道：「姐姐，你怎麼了？你難道忘了上個月你才見過瑞奇的？」

藍莉聽了用手掌拍拍自己的額頭說：「唉！你看看我的記性，瑞奇，抱歉，等你到我這個年紀你就會知道腦子開始不管用了。」她把瑞奇拉過來再親他一下。

韋諾斯走向門口回頭說道：「你還有個訪客等着要見你呢？」接着他便衝進車子，卅秒後他回來了，手上抱着一隻黑色的狗，這原來是藍莉的狗名叫哈姆雷特，因爲得了關節炎，需要經常接受加州的陽光，所以藍莉把它留給韋諾斯照料，韋諾斯把牠放在磁磚地板上，藍莉興奮的叫了出來，立刻蹲下去伸手要抱它，但是當她叫着它的名字時，哈姆雷特却絲毫不動，只是不斷煽動着鼻子聞着她的氣息，然後便開始後退，並且朝她憤怒的狂吠着。

藍莉試圖去逗弄它過來，但它依舊叫個不停，她只好尷尬的站起身，自我解嘲的說道：「我從小把它養大，它老喜歡跳到我身上親吻我，今天它怎麼了？」然後她用手指着那隻狗說道：「哈姆雷特，你這小壞蛋，你再不乖，以後我都不來看你了。」大家都笑了起來，她很快便把話題轉到其他事情上面，我們繼續聊了半小時後，才離去。

在這一天所發生的奇怪事件當中，以這隻狗的反應最令我不解，我不斷的想到希臘神話中有關奧德賽的故事，當他離開家鄉——伊瑟加十九年之後，化妝成一個

乞丐回來，第一個認出他的便是他那忠心耿耿的老狗，我想，不論經過多久的分離，狗都不會認不出它的主人或女主人的。

當我們離開洛杉磯國際機場，即將登機回到華盛頓時，我曾和蘿娜獨處了一會兒，我曾向她提起此事，但蘿娜認爲那只是因爲哈姆雷特對藍莉疏遠的關係。

× × ×

由於藍莉回到華府時已經深夜，總統曾關照上午十點以前不要叫醒她，讓她多睡一會兒，他自己則先下樓到白宮游泳池游了一下泳，然後梳洗，穿衣，吃早餐，在八點時趕到總統辦公室，主持倫敦會談前有關波恩達問題的最後一次會議。

他坐進高背的旋轉椅上時，國防部長雷德利上將、國務卿寧愛華、非洲事務專家畢傑克、總統私人秘書李桃樂等都已環坐在辦公室裏，唯獨總統顧問紀韋恩還不見踪影，總統正要按鈴找他時，他挾了一疊文件進來。

「抱歉遲到了，我必須等這些最新資料。」他一邊道歉着，一邊把文件攤開，抽出最後一張給總統，他繼續說道：「請轉告總統夫人，我看了她這次在洛杉磯的演講，非常成功，這對你們都有很大的帮助。」

「當選舉期間到來時，我們必須盡可能的爭取這一張選票。」總統淡然說道：「波恩達事件也是一樣，這不僅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安全，也是第二次選舉的主要關鍵。」

他打開紀韋恩給他的資料，很快的看了一遍，那是對目前波恩達的政府及反對黨雙方情勢的一項分析，總統要非洲事務專家畢傑克先就美、蘇在此次會談中所處的地位作一個分析報告。

畢傑克原是阿拉巴馬大學的非洲歷史教授，後來才被延攬進入政府部門，他不急不緩的說道：「根據我們的情報估計，在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下，波恩達的總統季班谷絕對可以壓制瓦帕上校的共產勢力，替我們控制住這個國家，但是如果蘇俄給予瓦帕最現代化的武器與技術人員，情勢就會完全改觀，蘇俄也會因此而掌握波恩達所有的鈾鑛，要想避免這種局面，除非我們供應季班谷相等的武器支援，瓦帕才不敢輕舉妄動，我們才能繼續支配波恩達。」

接着，國防部長雷德利上將和國務卿寧愛華都提出了精闢的意見和看法，但雷德利却强調美國對波恩達的軍事干預必須插手，否則，未來的情況，必然由柯克里掌握，那末，美國無疑就要失敗。

「不錯，」總統說道：「所以，這整件事必須保持機密，我們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們給季班谷的軍火實力。」

「對，這件事就到此爲止。」國務卿寧愛華同意道：「我們的秘密武器就是保持機密，一旦洩密我們就輸定了，我們未來十年的世界局勢中將會處於極爲不利的地位。」

雷德利上將接口道：「但是，總統先生，如果你現在已準備好，決定主動去干預這件事，那麼你現在就可以阻止他們，把他們擊退。」

「那也等於是阻撓、打擊了我自己。」總統說：「我會在明年大選裏落敗，我們會有個新總統，那你們就必需另謀高就了。」

「對的。」紀韋恩說道。

總統把手掌按在桌面上，使自己站了起身，他結論道：「諸位，我們除了保持原有作法別無選擇，不過可以考慮在情報作業方面略作改變，至於目前，我們必須讓對方的情報人員相信我們在那兒有强大的軍力，而保持緘默便是我們致勝的方法，好啦，就這樣，在我們抵達倫敦會談開始前，我們還會再開一次會，在那以前，讓我們套用一句二次大戰的老口號『封上你的嘴』謝謝諸位，再見。」

剛過中午，薇娜和蘿娜已經在白宮的總統晚餐室裏用過簡單的午餐，蘿娜正在對薇娜唸着她下午的活動與約會，對薇娜而言，那些節目都相當容易應付，沒有什麼困難，蘿娜從記事簿中抽出一張日程表交給薇娜，另外她又交給薇娜一疊剪報，那是各報對她在洛杉磯的活動所反映的報導，蘿娜說：「看了這些頭條新聞與評論，你會覺得非常舒服，就像我們平常告訴你的一樣，你眞是棒極了。」

費薇娜捏住那些剪報，極力忍住心中的歡愉，露出淺淺的微笑，在她過去的表演生涯中，從未接受過如此熱烈的讚譽，她沒想到如今自己僅僅是露個面，便換來這麼多的反應與讚賞，心中不由得感歎——美國眞是個新聞世界。

「啊！還有件事，」蘿娜說道：「我剛剛排好了你明天的行程表，因爲你後天就要飛往倫敦，所以明天我特地少排些事情，讓你有充裕的時間與心情去對付四點鐘的約會。」說着她遞過去一張明天行程表的影印，啜着咖啡，薇娜接過這張紙瀏覽着上面的行程，當她看到四點鐘的那一項時，把目光停止，口中唸道：「重要約會——三點四十五分出發，四點鐘到胡迪克醫師的辦公室，五點鐘回來。」

她悶坐在那兒，彷彿僵住了般，眼光盯視着「重要約會」那四個字，她極力壓抑內心的慌亂想在蘿娜面前保持常態，但腦子裏却不停的思索胡迪克醫師這個名字，好半天終於想起來他是個婦科醫生，但她依舊攪不清楚爲什麼要去看他？何以蘿娜把這件事列爲「重要約會」？這種摸不着頭緒的感覺讓她感到一陣莫名的惶恐與焦慮，到底這是次例行的檢查或是關係到某種特殊的病症，她發現自己絕不能這麼茫然，一無所知的便去赴這個約會，接受這個醫生的檢查。

「胡迪克醫師，」薇娜說道：「我都忘了這件事了，」蘿娜驚訝的抬起頭來看她，「還有爲什麼這是個重要約會，你是不是因爲對方是醫生而强調了它的重要性？」薇娜接着說道。

「藍莉！那是因爲你自己也這樣告訴我的，你忘記了嗎？你去莫斯科之前特別要我這樣做的。」

「是的，我想起來了，我大概是太過敏了，不過我想等到從倫敦回來後再去看他，我現在已有分不開身的感覺，你們跟胡迪克醫師聯絡延期——」

蘿娜打斷她的話說道：「藍莉，你和胡迪克醫師都重視這件事的，去莫斯科之

前你曾給他檢查過，他希望你回來後盡快再去見他，但去洛杉磯前沒空，只好拖到去倫敦前，爲了配合你的時間，他還挪開別的病人特別爲你安排出時間，我不知道這件事爲什麼那麼重要，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今天和胡廸克的護士聯絡過，她要我轉告你你的檢驗報告已經出來了。」

「啊！對了，那個檢驗報告，」薇娜虛假的應和着：「我不知道我怎麼攪忘了，當然，那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樣我明天還是去見他好了。」

蘿娜的表情不再迷惑，她鬆了口氣說：「我很高興你決定去，如果你不去我恐怕——」

「好啦！就這樣決定，現在我們來看看明天其他的約會怎麼樣。」她們簡要的商討了一會兒，剛談完，蘿娜皮包裏的呼叫器響了起來，她立刻站起身，向薇娜欠欠身，走向電話機旁打電話詢問是誰找她，原來是一個名叫伊伯德的好戰派人士邀她去參加他的記者會，蘿娜走回座位對薇娜報告後說：「藍莉，你還有什麼事，我要去帶外籍學生參觀白宮了。」

「謝謝，蘿娜，你儘管去好了。」

「半小時後你要接見外籍學生，你可利用這段空檔，做些你自己想做的事。」

「好，我會在藍屋裏等你們。」

朱蘿娜一離開，費薇娜獨自一人留在總統晚餐室裏，前一刻的平靜完全瓦解，她可以感到自己內心愈來愈紛亂，離開餐桌，她走出房間，進入大廳，直接走入藍屋。

到目前爲止，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洛杉磯之行雖然有些瑕疵，但她都一一掩飾過去了，除了那隻狗，她騙過每個人，包括藍莉最親近的家人，相較之下即將來臨的倫敦之行就更不足慮，那兒的人對藍莉並不熟識，她輕易便可應付過去，只要她也能解決這項突如其來的障碍，一切便毫無問題了，然而，現在這個胡廸克醫生却擋在中間，而這項不在預料中的「重要」探訪很可能會使她前功盡棄，走上毀滅之途。

走進藍屋，她還在思索着，找了張椅子坐下，她靜靜的望着壁爐，告訴自己絕不能驚慌，至少她事先知道了這件事，而且有機會去找出必須赴這項重要約會的原因。

在赴約之前，她只剩下廿六個小時去找出這個原因，伊洛夫將軍會不會同意這算是「緊急事件」，他應該會同意才是，在出發以前，他曾經告訴她除非是發生了會影響全局的緊急事件，否則絕不准她與KGB在美國的任何人員接觸，而現在她所遭遇的正是這種情形，她決定自己一定要冒險設法求援才是。

出發前他們曾給她二個電話號碼，一旦發生緊急事故時，要她把其中一個號碼告訴白宮的總機，電話接通後，她指名找史密斯先生，然後對方會告訴她沒有這個人，她撥錯號碼了，把電話掛上，她再把第二個號碼告訴總機，除了最後一個數字，這二個號碼完全一樣，當電話那頭響起另一個聲音時，她重覆同樣的話，對方的答案還是一樣，她再把電話掛上，這樣，KGB就知道她需要帮助，並通知他們潛伏在白宮的一名間諜，這個人會立刻與她聯絡並且對她說出暗語——「這是廸斯奈大餐」，她便可儘快而簡要的說出她的困難，稍過一會，另一個KGB的情報人員會把她要的答案轉告給她。

薇娜看看腕錶，現在距離蘿娜回來還有廿分鐘，她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電話機前，照着指示一步步去做，當第二次聽到對方回答「你撥錯號」時，她把電話掛掉，覺得自己不再孤單，心情輕鬆多了，因爲至少現在在白宮裏有一個她的同謀立刻會知道她需要帮助，並且與她聯絡，儘管她不知道他會在何時，用什麼方法來與她聯絡。

她在藍屋裏一邊打轉，一邊思索待會兒如果有回音來，她要用什麼方法把自己的困難傳達給對方，爲了避免自己太過焦慮，她決定轉移一下注意力，先回臥室去換件衣服再回來，特她走到門口時電話鈴却在她背後響起，她當被刺一下，飛快的跑回去接電話。

「浦藍莉夫人？」那是個帶有法國腔的聲音。

「是的，我是！」

「我是厨房裏的領班毛里斯。」她想起來說話的是個矮胖的法國人，她見過他二次，發現他相當親切。

「你好，毛里斯。」

「抱歉打擾您，夫人，但我想您或許想了解一下今天晚餐的菜單。」

她此刻實在沒有耐心去管這些，便說：「不用了，我信任你，就照你認爲最合適的去準備好了。」

「對不起夫人，不過我想今晚的主菜你或許會喜歡，那是『廸斯奈大餐』。」

她先是沒有領悟過來，幾乎忽略了最後那句話，後來才發現他很技巧的說出了他們的暗語——「這是廸斯奈大餐」，這個法國厨師！

她握了握話筒，把它貼近嘴唇輕聲說道：「我現在不能決定，毛里斯，那好像是道不尋常的菜，或許我們該好好商量一下，請你立刻把你的菜單拿來給我看，我會在總統起坐間等你。」

把電話掛上，她感到自己一陣虛軟，强打起精神，她快步朝臥房走去。

她先讓女僕莎拉去通知蘿娜說她要晚幾分鐘到，然後她換了一件襯衫，當門上響起敲門聲，她緊張的拉直身上的衣服，一言不發把這個胖厨師引進門，仔細的把門關好，她緊靠他坐着，把身子湊近，輕聲問道：「今晚的菜單呢？」

他把一張黃色的便箋放在她的膝上，壓低嗓音說：「你儘管說吧！」她用耳語的方式，把明天四點的約會告訴他，並且告訴他她必須先知道它的原因與重要性，她才能赴約，否則很可能會出錯，毛里斯向她保證他一定會將這些資料搜集齊全，向她報告。

另外，薇娜並且告訴他，儘可能的不要讓胡廸克醫師親自爲她做內部的檢查，因爲他曾經爲藍莉檢查過許多次，或許很容易便能區分出費薇娜的構造與藍莉不同而生疑心。

毛里斯聽完她的吩咐後，答應她晚上定把一切問題處理好，明天一大早她就會

接到有關的報告，接着他便告辭離去。

但是晚上當她和浦安雷上床後，她又想到了這個問題，她先爬上床，在等待浦安雷上床的時候，她故作不經心的提到了會談的事情。但問了半天，却一無所獲，當她發現浦安雷回答得既閃爍又含糊時，她決定不再追問下去。

浦安雷上床後，他們在黑暗中躺在一起，他親吻她的雙唇，愛撫着她的身體，說道：「你一定會對明天四點鐘的約會，感到不安。」

「有一點。」

他安慰她道：「我一點也不担心，胡廸克醫師是一流的。」

「我也試着不要担心，我想每個女人在見婦產科醫生前，難免都會有點害怕，這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樣。」

爲了刺探一些有關藍莉身體的資料，她問道：「浦安雷，你會担心嗎？」

「當然不會，」他躺回自己的枕頭上說：「反正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要相信醫生，晚安，親愛的。」

「晚安。」她虛弱的回答道，心裏却在回味他剛剛說，「不管發生什麼事」到底是在指什麼？由於自己對這件事的無知與茫然，她感到沮喪而恐慌，但是一想到求救信號已發出，KGB一定已派人出去搜索有關資料，明天早上她就可以知道原因，她心中就舒坦多了，她開始因感到安全而有了睡意。

×　×　×

這是一棟新近完成的十層樓現代化辦公大樓，座落於華府的十六街上，白天裏面進出的都是些會計師、醫師及上班的人，而此刻已是午夜，除了一樓大廳有個警衛坐在門口的櫃台裏，到處都是一片黑暗，不見半個人影。

二個穿着工作服的管理員出現在門口，一個結實粗壯留着鬍鬚的中年人，手裏拿着一個大型眞空吸塵器，另一個瘦長的年輕人，臉上刮得很乾淨，手裏提着一個木製的工具箱，他們推開玻璃門，直接朝櫃台走去。

那個警衛正在看書，意識到有人進來，抬起眼來望着他們。

「嗨！」年紀大些的那個管理員先開口打聲招呼，放下吸塵器，他抓起一支鉛筆簽了個名，警衛把他們二人看了半天說：「我可沒看過你們，是不是新來的？」

「是啊！」年輕的那個說道：「頭一回，清潔管理服務中心派我們到四樓的一些套房加班，這是今晚的最後一站了。」

「奇怪！」警衛說道：「大樓經理並沒有留話給我，要我注意，他大概忘了，有沒有服務證？」

年紀大些的那個管理員從上衣口袋摸了半天才掏出一張皺巴巴的服務證，把它遞給警衛，當警衛在審視這張證件的同時，年輕的那個管理員在一旁吹着口哨閒幌着，慢慢繞到警衛的背後，那個警衛正要拿起電話核對一下這張證件，這個時候他突然被推倒在椅子上。

那個年輕的已用一隻黑色的左輪槍頂住他的背，卸下他的武器，和另外那個管理員一起押着他走向第一座電梯，進入電梯後，年長的那個按了八樓的按鈕，電梯到了八樓停止，他們步出電梯，進入漆黑而又空無一人的象廊，年輕的再用槍戳戳警衛，要他向右轉到女厦所去，他們熟練的從工具箱中拿出繩索和膠帶把這個警衛細綁在一間厠所的馬桶上，嘴巴還用膠帶封上，以免他發出聲音，一切弄妥後，他們拾起工具箱，走出厠所，把門關上，沿着走廊走向電梯。

電梯在四樓停止，他們走出電梯，繞過第一個轉角，停在一間套房的門口。那個門口懸掛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婦產科醫師胡廸克博士與陳露明博士」。

那個年長的名叫葛復新，他彎着腰只花了十五秒便把門鎖打開，進到黑漆漆的室內，他們並未開燈，却找出自備的手電筒，在微弱的燈光下，他們把整個診所搜索了一遍，然後回到候診室的病歷櫃翻了半天，終把浦藍莉的病歷找出來，葛復新拿着病歷走到候診室的桌上，坐下來準備仔細翻閱一下，他讓那名叫伊爾夫的年輕人拿着手電筒帮他照着，好讓他看清楚。

那份病歷約有六頁，葛復新從第一頁開始審閱翻到第二頁時他說：「這些都是二年半以前，她開始來看胡廸克醫師以後定期檢查的時間和紀錄，似乎沒有什麼特殊的病症。」

「何不翻翻最後一頁，或許從她上次的看病紀錄，可以看出我們要的資料。」

「對，不過我最好還是把她其他的病歷看一遍。」葛復新翻了半天，看到最後一頁時却傻住了，他楞了一會，才抱怨道：「這寫的是什麼玩藝兒？」順手把病歷遞給伊爾夫看。

「這是速記嘛！」伊爾夫說。

「從沒見過這種速記。」

「大概是他自己發明的，嘿，等等，這上面不是用紅筆寫着『要翻譯』嗎？」

葛復新把病歷拿到面前看了看說：「都是那該死的護士，她爲什麼不把它翻譯出來，用打字機打好，其他的病歷都打得清清楚楚的，這下我們可死掉了，我一點也看不懂這上面寫的是什麼。」

伊爾夫想了半天，建議何不現在去找那個護士，逼她立刻把這份病歷翻譯出來，但葛復新認爲不妥，只好放棄研究這份病歷，他要伊爾夫把病歷放回原處時，自己在桌旁打轉着，突然他想起什麼似的在黑暗中叫道：「伊爾夫！」

「我在放病歷啊！」

「既然第一個辦法行不通，我們何不試試第二個辦法，你另外找六個女人的病歷過來。」

「好的。」

幾分鐘之後，他們二人在桌上翻閱着過去一年中，曾來找過胡廸克醫師看病的六個女人的病歷，連看了三份都不合意，到了第四份時，他抬起頭來露出一絲微笑說：「就是這個，」順手把桌上白色的電話抓過來，撥了胡廸克醫師家裏的電話，接通後他自稱是一個女病人的丈夫，因爲他太太病重，希望胡醫師能立刻出診，他把他的太太病情說得很嚴重，胡廸克醫生不得不相信，答應他四十五分鐘後會到。

把電話掛掉，葛復新對伊爾夫展露出一個勝利的微笑，接着他又撥了另一個號碼，接通後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葛復新

說道：「『G』和『I』已經行動，二號計劃開始。」

「什麼時候？」

「馬上，他已經在穿衣服準備出診。」

葛復新把地址告訴對方後說：「他三刻鐘內會到那兒，你們來得及趕去嗎？」

「可以！」

「祝好運！」葛復新說完把電話掛上，站了起來，把屋內所有東西放回原處後，他和伊爾夫拿起他們帶來的清潔裝備，準備離去。

「好啦！總統夫人交待的任務，至少我們已完成了一半。」葛復新說：「至於另外那一半，去他的，她不是個演員嗎？她自己會有辦法過關的，走吧！」

午後，白宮樓上的綠屋裏，費薇娜坐在沙發上假裝專心聽蘿娜講話，眼睛却不住的留意屋內的時鐘，蘿娜正在告訴她到倫敦後的行程，可是費薇娜心裏却爲時間的消逝而感到焦慮。

再過一小時廿分鐘，她就要去見胡廸克醫師了，而到現在她還是一無所知，跟昨天一樣，她不知道KGB什麼時候才會找人跟她聯絡，提供她所需的情報。

隨着時間一分一秒的消逝，她愈來愈恐慌，却安慰自己要對KGB有信心，突然她聽見蘿娜正在對她說：「這就是你在倫敦第二天晚上的活動，希望你不會覺得太緊湊。」

她趕緊回答：「哦！不會，很好，你是否可以再重覆一下這天晚上的行程？」

「我剛剛說過，爲了適應時差，第一天晚上，妳可以好好休息，社交宴會從第二天晚上開始，英國首相西德利夫婦將爲您和總統舉行一個盛大晚宴表示歡迎，當然，蘇俄的柯克里也會參加。」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薇娜的心跳陡然急速起來，她想一定是毛里斯，那個法國大厨，蘿娜正準備站起來去接電話，但蘿娜已站起來說：「我來接，我正在等一個電話。」

電話連響四聲後，她抓起話筒說道：「喂！」

「請問您是浦藍莉夫人嗎？」電話裏傳來一個高頻率而略帶英國腔的聲音，她一時無法分辨出那是個男人或是女人的聲音。

「是！我是。」

「我是禮賓司的衞福瑞。」那個聲音說道。

薇娜想起來這個聲音的主人，她常常看見他，他接着說道：「有關倫敦之行，我必須馬上見你。」

她的心一直往下沉，這根本不是她所等待的電話，她現在那有時間與心情去談那些無聊事，她斷然拒絕了他，但是電話那頭的衞福瑞却以一種近乎歇斯底里的尖嗓門表示他必須馬上見她。

或許是他的語氣中有某種東西觸動了她，她遲疑了半天，勉强同意撥出幾分鐘給他，把電話掛上，她很氣自己爲什麼要答應見他，蘿娜已把東西收好準備離去，臨走前再叮嚀她一次不要忘了四點鐘與胡廸克醫師的約會。

看着她離去，把門關上後，薇娜注視着時鐘和毫無動靜的電話，心想，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她還是沒有對KGB完全死心，因爲距四點鐘還有一小時，她不相信KGB會讓她一無所知，茫然無助的走進胡廸克醫師的辦公室。

門上響起輕輕的敲門聲，衞福瑞跌跌撞撞的進來，那是個小個子、白淨的男人，他先向薇娜鞠個躬，感謝她撥空見她，薇娜坐在椅子等他開口，却見他拉張椅子緊靠着她坐下，他靠近她，耳語道：「這是廸斯奈大餐。」

她愣了半晌，才領悟過來，坐在椅子上，她重新審視着他，小聲說道：「你？你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曾想過可能是你，但馬上又否定了這種可能性。」說實話，她怎麼也想不到衞福瑞會是KGB的一名伏兵，由此可見，KGB在政府部門及白宮的滲透有多成功。

「眞沒想到會是你。」她接下說：「感謝老天，你及時趕來，快告訴我吧！」

衞福瑞低聲說道：「首先，有關你去看醫生的特殊理由，我們試過，但是無法找出答案。」

她倒吸一口氣說：「哦！糟糕，至少有些綫索吧！」衞福瑞搖搖頭說：「一點也沒有，不過，幸好我們已完成了你交待的第二件事，今天四點鐘的時候你將不會碰到胡廸克醫生，他的助手陳露明將代他爲你診治。」

衞福瑞向她解釋：昨天晚上胡廸克出診時，在路上出了車禍，他被另一輛車撞得昏迷不醒，而對方在肇事後已逃逸無踪，胡廸克身受重傷，現在醫院裏，他不會死掉，但可能要在醫院呆上好幾個月，而且以後很可能不能再執業。

衞福瑞接着說：「由於你的身份特殊，而你又即將出國，陳醫生特別把他自己的病人挪開來配合你的時間，你沒有給他檢查過？」

薇娜回憶起辛雅禮以前告訴過她的資料說：「沒有。」

「那就沒有什麼好担心的了。」衞福瑞說。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去看醫生。」

「如果你去見胡廸克，那會比較麻煩，但你現在是去見陳醫生，應該沒什麼問題，除了胡廸克的紀錄，他對你的身體情況一無所知。」衞福瑞把臉移開她的耳邊，對她微笑道：「而且，浦藍莉夫人，從你前幾天的表現看來，你實在是個一流的演員，我敢担保你一定會應付得很好。」

下午三點五十五分，薇娜已經一身素雅妝扮。坐在陳露明醫生辦公桌的對面，標明浦藍莉的病歷放在她面前還沒打開。

剛剛進門時，她還怕自己會認錯人，因爲根據浦藍莉過去的資料，她應該認識陳露明。幸好，進門後一個年輕護士立刻迎了上來，把她直接帶到陳露明醫生辦公室。

陳醫生握住她的雙手，親切的迎接她，那顯然是個和善的中年女子，褐髮、圓臉、身材矮胖。

「浦夫人，眞高興再見到你。」她說道。

「我聽到胡醫師出車禍的消息後，都嚇壞了，可憐的人——」

「是啊！眞可怕。」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薇娜用一種焦慮關懷的語氣問道。

「沒人知道確切的情形。」陳醫生說：「警方說車禍是在半夜發生的，好像胡廸克醫生正要去出診。反正——」她繼續向薇娜陳述胡廸克受傷的情形；最後她結論道：「我們只能祈禱他能早些痊癒。」

接着，她翻開浦藍莉病歷表的最後一頁。「還沒翻譯過來。」她喃喃說着：「還好，除了他的護士以外，我是這辦公室裏唯一能看懂他自己發明的速記的人，我來看看他寫了些什麼。」

她要薇娜先去驗尿，在這同時，她把浦藍莉的病歷看了一遍，等到薇娜回來後，陳醫生說：「好了，我大概知道你的情形了，你知道，你有二個問題。」

「是的。」薇娜緊張的點點頭。

「我知道你最近四處旅行，上次來過以後有沒有覺得好些？」

「好多了。」

「那就好。」陳醫生站了起來說：「我先替你檢查一下。」薇娜跟着她走進一間檢驗室，然後一個人留在裏面，把衣服全部脫掉，換上寬大的手術袍，坐在檢驗枱上，接着，一個年輕的護士走進來，替她量血壓，一會兒陳醫生也進入檢驗室。

薇娜躺在檢驗枱上，兩腿分開，陳醫生一面調整燈光，一面問道：「還在出血嗎？浦藍莉夫人？」

「出血！原來是爲了這個，」根據這個綫索她回答道：「唔！一直在斷斷續續的出血，不過五天以前就完全乾淨了。」

陳醫生點點頭說：「很好，正如胡廸克醫師所預期。」

陳醫生右手戴上橡皮手套，掀起她腿上的被單，開始替她檢查下部，她可以感覺陳醫生的每一個動作，躺在那兒，薇娜不斷思索剛剛得到的那個綫索會與浦藍莉的病因有什麼關聯。

過去她在莫斯科及基輔也經常作同樣的檢查，但這次的感覺似乎完全不同，因爲她在冒充另一個女人，她想到自己的子宮構造或許會使她暴露冒牌者的身份，忍不住顫抖起來。

終於她看到陳露明醫生帶笑的臉孔升起。「好了。」陳醫生說：「沒有什麼好担心的，你可以起來把衣服穿好，到我辦公室來，我們談談。」

薇娜鬆口氣，坐起身，等到醫生和護士先後走出去後，她揭開被單和罩袍，急忙跳下來穿好衣服，把自己梳理整齊，進入陳露明的辦公室的時候，這位婦科醫生剛剛掛下電話，把椅子轉向她說道：「浦夫人，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讓我們先說壞的，你去莫斯科之前我們曾經爲你驗過幾次尿，而最後一次的檢驗報告很明顯的指出你並沒有懷孕，我很抱歉。」

一直屏着氣傾聽着每個字的薇娜，聽到這兒，先是感到如釋重負，但繼而一想，浦藍莉一定是非常盼望能懷孕，如今，檢查出來結果是否定的，她的反應一定很難過才對。

過去在基輔演戲時，薇娜收放自如的流淚功夫，一直是備受讚揚的。而現在她知道自己這套可以派得上用場了，她開始流露出一種失望而略帶悲傷的神情，雙眼濕潤，她把臉轉開，手在皮包裏摸索，拉出一條乾淨的手帕輕拭着眼角。

陳醫生站在她身邊，用手臂摟着她想安慰她。「我知道你心裏難過，浦夫人，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和總統一定會有小孩，最重要的是你很健康，絕對有懷孕生育的能力。」

「謝謝你！」她興奮而感激的說道：「對不起，我實在太想要小孩了。」

「沒有問題，你一定會有的。」陳醫生一邊安慰她，一邊坐回辦公桌前，「現在我們來談好消息，關於你出血的情形，並不嚴重，多半是由你的情緒波動不安所引起，而現在你已經好幾天不出血了，再加上我們剛才的檢查結果顯示，你現在已完全復原了。」

聽到這兒，薇娜彷彿卸下心中的大石，開始覺得輕鬆而愉快，但直覺告訴她，不可得意忘形，他必須像浦藍莉一樣，既爲好消息感到愉快，也爲沒有懷孕的壞消息感到悲傷。

「還有一個附帶的好消息。」陳醫生說：「根據胡廸克醫生的所作的紀錄，你和你先生要中止性生活六個禮拜，如果從今天算，還剩四個星期。其實，根據你現在的情況，應該馬上就可以恢復性生活，但是爲了安全起見，我特地將這個期限延後五天，這也就是五天後你便可以恢復性生活，能夠儘快的懷孕了。」

薇娜的心開始緊縮，她問道：「性生活？五天之內？」

「是的。」

薇娜極力想讓自己顯得平靜，但她知道自己已經快要崩潰了，好半天才勉强鎭定下來說：「我——我很高興，我想馬上讓我先生知道這個好消息。」但她知道打死也不會告訴他，她會騙他，讓他以爲他們還需等四星期才能作愛，唯有這樣她才不會被識破。

「啊！那眞抱歉！」陳醫師說：「我應該讓你親口告訴他這個好消息的，可是他剛剛打電話來詢問你的情形時，我已經告訴他了，雖然他對沒有懷孕的檢驗報告感到失望，但他同時也爲你出血情形的好轉而感到寬心，坦白說，當他知道在一星期內能與你恢復正常性生活時，相當的愉快。」

薇娜發現自己幾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她只能鼈着一肚子氣道：「既然他已知道了，那就謝謝你！」但她心裏却咒道：「謝你的鬼，你這好管閒事的笨女人！」

薇娜在乘車回白宮的路上，深思着：雖然記不得確切的時間，但她知道近五、六年來，總統幾乎每天都與浦藍莉同床，他們或許一個星期做愛三、四次，對彼此的身體與在床上的習慣都非常熟悉了解，而如今她竟要來取代浦藍莉在床上與總統做愛，這實在是太可怕了。因爲，她對浦藍莉與總統的性生活一無所知，她不知道浦藍莉是主動或被動，熱情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他們倆的前奏需要多久？

薇娜曾先後和三個男人發生過關係，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特殊癖好，她相信總統及浦藍莉也一定有他們個別的奇癖，只是她一點也不知道。

這簡直像場惡夢一樣，薇娜憶起在莫斯科接受訓練的三年期間，辛雅禮和KGB曾想盡辦法去搜集有關這方面的資料，辛雅禮本來是充滿信心的，但是隨着時間過去，KGB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是一無所獲時，辛雅禮的信心幾乎瓦解，好在後來他們由總統的情婦得悉他和他太太將有六星期不能行房，辛雅禮和伊洛夫才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必知道浦藍莉的性生活，而可以按照原訂計劃進行這項陰謀。

此刻，薇娜覺得自己彷彿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還是需要這方面的情報，而KGB依舊無法爲她搜集到，所不同的是她目前的處境較當初更爲危險。

隨着轎車進入白宮，薇娜全神貫注的在設想自己和總統在床上的情景，她不知道自己和他赤身相向的時候，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情報，她只有全憑運氣，但萬一有一點不像浦藍莉的反應出現，總統便會由訝異進而懷疑到她不是他一向所熟知的牀上伴侶，既然發覺她不是浦藍莉，他就會去查明她究竟是誰，這麼一來，不但整個計劃，甚至她都要完蛋。

對她和蘇俄而言，這不只是個緊急狀況，也是個要命的處境，她決定不論用什麼方法，一定要設法去擺平這件事才行。

於是，像前次一樣，她連打了二個搭錯綫的電話，等到有人來與她接應時，她只好向伊洛夫將軍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

「美國的總統夫人在床上是如何對待美國總統的？」

「見他的鬼，我們怎麼會知道？」伊洛夫一邊把來自華府的詢問密碼，交給他桌子旁邊的辛雅禮一邊咆哮着。

很快的把這份電碼掠過一遍，辛雅禮的表情由驚訝轉爲關切，他喃喃說道：「實在沒想到。」

「在如此重要的計劃中豈能容許意外發生！」伊洛夫非常憤怒的說着，這個時候，他的辦公室門被推開，祖柯上校、政治局委員葛拉明及KGB的精神病主治醫師盧恩慈博士魚貫進入，他們都是爲了此事而被緊急召來開會的，在大家都坐定後，伊洛夫把這突發的情況和薇娜的處境對他們敍說後指出：「現在我們除了搜集到資料提供給她，帮她渡過這一關外，就是在倫敦會談前把整個計劃放棄。」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們來得及取消它嗎？」

「當然來得及；我們只要在總統可以與她發生關係的前一、二天，把她從倫敦弄回莫斯科，同時把浦藍莉換回去，這件事就算結束了，可是我不願這麼做，因爲這樣她就不能替柯克里主席取得倫敦會談所需要的情報了。」

「把她弄回來？」葛拉明抱怨道：「就算這三年的投資是白費了。」

「那更糟。」伊洛夫說：「這樣不是使我們的主席在會談上成了孤軍作戰，瞎子摸象嗎？他說不定會因此而向資本主義者臣服呢！我可不願如此，我們一定要設法弄到這方面的情報，並且儘快把資料傳遞給薇娜。」

「可是要如何才能弄到手呢？」辛雅禮問道。

「這便是找你們來的原因，大家都來想想辦法。」伊洛夫說，他曾建議了好幾種方法，可是都行不通，最後想到乾脆直接由浦藍莉身上取得。

至於取得的方法，伊洛夫曾很天眞的建議要直接問她，或用各種强硬方式套出她的話；但都爲辛雅禮及盧恩慈醫師所否定了，討論了半天他開始急燥起來，便對其他的幾個人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直接了當的方法，乾脆進屋去把她强姦了，這樣我們就可從她的反應得到一手資料。」

「我們會得到什麼？」辛雅禮問道：「你以爲她被强姦時還會有正常的性反應，絕不可能。」盧恩慈醫師也支持辛雅禮的說法反對這樣做。

伊洛夫忍不住火大了，「你們每個只曉得說不行，沒有一個提得出可行的構想，那我找你們來幹嘛！我們今天一定要想個對策才行，否則一切都完蛋了。」頓時屋內一片寂靜，每個人都陷入了思索中，好半天，辛雅禮擧起一隻手，打破了沉寂說道：「伊洛夫將軍。」

「怎麼樣？」

「現在只有一種辦法可能行得通，我想到了主意，請你們聽我說。」他開始慢慢的敍說，辦公室的每個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他身上。

× × ×

在她被幽禁的克里姆林宮套房裏，浦藍莉穿着灰色運動衫，白色寬鬆的長褲坐在餐桌上，毫無胃口的吃着她面前的俄式早餐，她吃得很少，一方面是因爲那些食物令她反胃，另方面她也不怎麼餓，她之所以會吃一點東西，只是爲了維持起碼的體力去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故。

幾分鐘之前伊洛夫出現在這兒，說是要來拜訪她並與她一起喝杯咖啡時，她着實嚇了一大跳，現在他已走進廚房，去替他自己煮杯咖啡。

她抬起頭來看見伊洛夫正端着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由廚房走出來，他走到她對面的沙發坐下慢條斯理的攪動着他的咖啡。

浦藍莉心想他所謂的「第二夫人」計劃一定失敗了，但他却故意不告訴她，想吊她胃口，她想：「哼！我偏不讓你得逞，就是不開口問你。」

可是她還是忍不住先冒出一句話：「失敗了，是不是？」

他好像不懂她指的是什麼，問道：「什麼？」

她急切的盯着他說：「你的計劃呀！在洛杉磯被我父親識破了吧！」

「哦！那個啊！」他把頭往後仰，開懷的笑道：「親愛的浦夫人，你父親一向愛你，今後也是一樣，前幾天在洛城你們相處得親近而愉快，尤其是你和你丈夫，比以前更爲親密。」

坐在那兒，她像被當頭棒喝一般，整個人都麻掉了，伊洛夫越過他的咖啡瞪着她說：「說實話，你有沒有好好的想過，我們怎麼可以讓苦心經營三年的計劃泡湯？我很抱歉讓你失望了，不過你現在在全美國比以前更受歡迎。對於這點，你從錄影帶及廣播中，已經看到也聽到了。」

的確，她看到了也聽到了，但就是無

法把它當作事實來接受，伊洛夫露出一抹微笑繼續道：「浦夫人，你從來不曾失蹤過，像過去幾年一樣，你還是原封不動的在白宮裏，而且馬上就要出現在倫敦。」

浦藍莉咬咬牙齒依舊頑強的說：「你們不可能成功的。」

伊洛夫說：「你還要我說多少遍？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們已經成功了。」

「但是你們不會繼續得逞的，你難道看不出來它遲早會被揭穿，趁它還沒破壞這次的會談以及我們二國間的關係，你最好趕快中止它。你可以想想看假如今天是我們綁架了貴國柯克里總理的太太，使用同樣的陰謀，你們會怎麼樣？」

伊洛夫很得意的笑道：「我很佩服你的想像力，不過你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這件事不可能在其他國家發生，因爲你們美國人不夠聰明，不够有胆識去冒這個險，至於這項計劃在此次會談中所下的賭注，我們當然考慮過。不但有把握贏，而且一定要贏，這就是說我們將擁有維持世界和平的力量，操縱整個世界局勢。」

「我們等着瞧吧！」浦藍莉仍然嘴硬的回答他。

「不用等，我們已經看到結果了。」伊洛夫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到目前爲止，事實證明我的計劃是順利成功的；除了辛雅禮和我們的政治局沒有人知道你在這兒，相反的，人人都以爲我們在白宮的第二夫人就是你。明天，英國人將會在倫敦迎接你。」他停了一下繼續說：「浦夫人，你如果還存有一絲妄想，那我勸你趁早放棄，認命與我們合作。那麼你在二個禮拜內就會平安回去，不會有什麼損失。」

「跟你合作？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攪鬼，乖乖回答我的問題，實際上我現在就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你要問什麼？」她說道，意識到伊洛夫終於要談到他來訪的目的了。

「是關於你丈夫的。」伊洛夫掏出一支雪茄說：「他是不是不論何時何地都像在民衆面前一樣，平靜而沉着？」

「你是想知道一切事情。」藍莉說：「我何必浪費口舌重覆你已知道的事。」

「我聽說他私底下脾氣很壞。」

「是嗎？」她忍不住咯咯譏笑了起來，「眞可笑！」接着她注意到伊洛夫身後的門被打開，辛雅禮走了進來，他向她點個頭，逕直走向附近的一張椅子坐下。

伊洛夫不理他，把眼睛瞇起望着她說：「好，浦夫人，你現在的態度顯然是不願與我們合作。」她緊閉着嘴，回瞪他。伊洛夫忍不住發怒了，粗聲粗氣的對她說道：「小姐，我建議你改變你的態度，否則你將會有苦頭吃。」

「你是在威脅我？」

辛雅禮見兩人越談越僵，就上前勸伊洛夫暫時離開，讓他單獨跟她談談。

門關上後半晌，辛雅禮才慢慢轉過身來，走向浦藍莉，坐在她身邊。「我很抱歉！」他說道。「上帝，我眞恨他！」浦藍莉衝口而出道：「他簡直不是人。」隨即她感激的望着辛雅禮說：「你是用什麼辦法讓他離開的？」

「我只是告訴他他不了解美國女人，用強硬的手段只會得到反效果，尤其是對你這樣一位高尚、敏感的女人，更何況他的問題又是那麼不合理，難怪你會拒絕回答他。」

她朝辛雅禮露出一抹感謝的微笑說：「眞謝謝你。」他站起來爲他們倆各自倒了一杯酒，說道：「這裏的男人，尤其是像伊洛夫這種有權勢的，多半把女人當作奴僕或玩物，他們不了解西方女性，也不懂得如何去對待她們，我從小在生長在美國，對蘇俄男人這種態度很不欣賞，這也是我一直想回美國的原因之一。」

「你既然那麼喜歡美國，爲什麼要讓自己參與這件事呢？」

「求自保啊！」他簡要的回答，把她的酒帶過來遞給她，舉杯向她祝賀：「祝你健康，夫人。」

「謝謝，」她喝下杯中的威士忌，覺得暖和些，她向辛雅禮說：「剛才你來以前，伊洛夫告訴我，我的替身非常成功，沒有人對她有一點懷疑，甚至我最親近的親友，我實在難以相信，這是眞的嗎？」

「夫人！是眞的。」

「我還是無法相信，那個假裝是我的女人怎麼會對我那麼熟悉？」

「她是聰明的女演員，正好又長得很像你，由於我的背景和英語能力，我奉派去協助她，雖然我痛恨這個任務，却不得不服從，實際上，從某個角度來看，和這個女演員合作也有引人之處，不過我不是愛她，而是她所扮演的角色吸引。」

「她扮演的不是我嗎？」

「對的，自從你開始出現在大衆面前，我就知道你而且深深被你吸引着。」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或許因爲你正是所有美國女性的典範吧！你不但美麗、明朗而且風趣，我年輕的時候曾經交過一個美國女朋友，她也是如此。」

「你過獎了。」浦藍莉說。

辛雅禮愁眉不展的說道：「不要這樣說，我很後悔，自己竟爲了太傾慕你，而把這項任務做得那麼好。」

「這麼說來我是沒有機會了？」

「你是說讓那個女演員自己露出馬脚而被揭穿？不，我可不敢有這種指望。」

「那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設法由這裏逃出去，到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不可能。」

「只要你肯帮忙就可能，就像第一天到這兒來，我會經答應過你，你只要肯帮忙，我將設法把你弄到美國去。」

辛雅禮低頭望着地板，好半晌把頭左右搖幌着說：「不，就是我帮你，也不可能成功，他們會發現是我在攪鬼，那麼，我——」

「我死也不會說出來的。」

他淡淡的說道：「好了，我們不要再談它了。」嘆了口氣，她再度拿起杯子，把剩下的酒一口喝盡，說：「剛剛伊洛夫提到有關我丈夫的性生活，他眞的找人去查證過嗎？」

辛雅禮笑道：「當然沒有。」他遲疑了半晌，終於開口說道：「我老實告訴你好了，現在發生了一個意外的情況，他們不願意讓你知道，如果你能絕對保密，那

我就告訴你。」

藍莉舉起她的手說：「我發誓絕不透露。」

「你是否跟你的婦產科醫生有約？」

「我的婦產科醫生？啊！我想起來了，胡廸克醫生，是啊！」她很快的反問：「難道你們的女演員去替我赴約了？」

辛雅禮點頭說是，並且約略告訴她經過情形，當他告訴她說她並未懷孕時，她木然的坐着，感到既失望又心疼，眼眶裏佈滿了淚水，却強忍着不讓它掉下來，她爲自己也爲浦安雷難過，但又安慰自己以後還有機會。辛雅禮接着告訴她關於她出血的情形，他先問她是否還在出血，她回答說已經好了，辛雅禮接着說：「我們本來以爲你的替身可以不必和總統發生關係，因爲根據醫生原來的指示是要你中止性生活六個星期，但是這一次檢查你的替身時，發現她已停止出血，醫生便宣佈你已復原並且告訴你丈夫和你的替身說，他們可在五天後恢復性生活。」

「五天後，」藍莉點點頭，「我懂了，這表示我的替身現在必須知道我和我丈夫在床上的喜好。」

「你猜對了。」

藍莉偷偷的對她自己微笑了一下，但繼而面容嚴肅的對辛雅禮說：「對不起，我想你知道，我不打算用任何方式討論這件事，更不想去帮助你們的女演員。」

辛雅禮說：「當然，這不能怪你。」

「很高興你能理解，我或許開放但還沒有那麼過份，我認爲有些事情是屬於個人的隱私。」

「我同意，但現在有個問題，我之所以能使伊洛夫離開這兒，不傷害你，是因爲我向他保證我能用平和合理的方法使你與我們合作，如果我交白卷，他便不會再信任我，而再度對你動粗，所以爲了你本身的安全起見，我一定要提供一些資料給他，那怕是蛛絲馬跡也好，否則我將無法給他證明我的辦法的確比他的辦法好。」

她瞪着他說：「你到底想從我這兒知道什麼？」

「隨便什麼！任何小節都可以，只要是眞的。」藍莉斟酌着要如何答他，她知道這個男人剛才說的是眞話，只要他能證實他的辦法有效，伊洛夫就不會再來威嚇她，雖然對陌生人，乃至於這些敵人，談論浦安雷的性行爲實在是違反她的意願，但她衡量了半天，決定自己與其非對伊洛夫說，倒不如告訴辛雅禮，她吞吞吐吐的說了半天，還是覺得難以啓齒，辛雅禮安慰她說：「我也不願爲難你，只要稍微透露一點，能讓伊洛夫不再騷擾你就好。」

「好吧！我丈夫，我想你可以告訴他們，我丈夫在我們的性生活中，他不喜歡正常的方式，就是這些，給那些混帳東西讓他們住嘴，或許還可因此救她一命。」

辛雅禮顯得很高興，趨前拍拍她的手說：「謝謝你，我知道你很爲難，但這樣已足够了，你不用再說什麼，這句話對我們倆都會有所帮助。」

「我，我很感激你對我的關懷。」

辛雅禮站了起來對她說：「浦夫人，只要做得到我願意爲你做任何事，你放心，一切有我，再見。」

（未完）

鴛鴦手

•本文承自61頁•

「田遜希望你能北上上海，鬥一鬥鴛鴦手！」

「我？」師傅山笑了起來。

他搖頭不迭：「這一次，你們找錯人了。」

他立刻就推辭。但沈亨却說：「小田沒找錯人，而且你也非要到上海不可。」

師傅山道：「在下不懂得這是甚麼意思。」

沈亨道：「你可知道小田的大老闆是誰？」

師傅山一怔。

「田先生本來就是一個大商家，還有甚麼大老闆？」

沈亨道：「他沒有靠山在背後撑腰，恐怕剛離開上海，就已在途中給人亂槍射殺，到不了廣州。」

田遜苦笑，點頭。

師傅山嘆了口氣。

「上海的確是一個多姿多采的地方，包括殺人這種事在內。」

「不錯，在那裏，殺人的手段，往往比女人的裙子還更多花樣。」田遜說：「好像我的老闆，他在半年之內，已遭遇到五次兇險的暗殺。」

師傅山道：「每一次，他都能逃出大難？」

田遜道：「他逃過了四次。」

師傅山目光一變。

「第五次呢？」

「他中了三槍，直至現在，仍躺在床上。」

「他沒有死？」

「沒有，」田遜點頭道：「連那位老醫生都說，這又可算是一種奇蹟。」

「他是誰？」

「他和我一樣，姓沈，叫沈力，」沈亨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他流的血也就是我的血。」

師傅山怔住。

「他是你的……」

「兒子，唯一的兒子。」沈亨的聲音，每一個字都沉重得像塊鉛。

師傅山吸了口氣。

沈亨的目光，遙注在窗外遠方的雲層：「雖然，他母親對不起我，但他却是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

師傅山不想聽下去。

這是沈亨家族的秘密。

對於別人的隱私，師傅山一向都沒有興趣去打聽。

但現在，他並不是打聽，而是沈亨坦坦白白的說了出來。

「他母親外貌看來很高貴，彷彿神聖不可侵犯，但其實却是個婊子，只要是有財有勢的男人，她可以隨時隨地和他們一起上床。」

師傅山只好聽着。

田遜也聽着。

現在，兩人只好聽下去，却不便隨便說些甚麼。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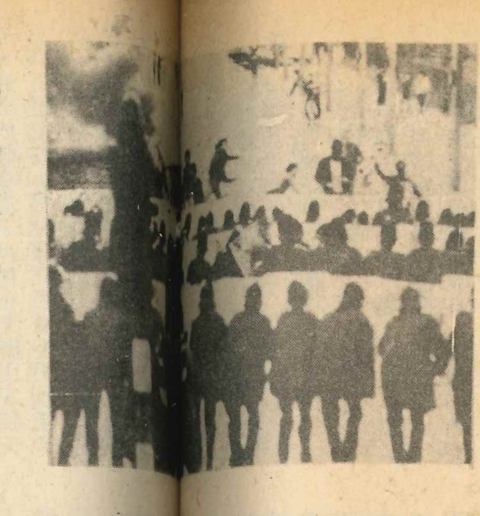
說明：

①英國利物浦街頭，一排排警察持盾與暴徒對峙。

②連續發生幾晚暴動後，事件中起碼有一百人受傷，利物浦一家購物中心被破壞無遺。

③暴徒肆意燒車。

④騷動後市面行人絕跡，到處殘垣敗瓦。



新聞透視

英國二百年來最惡劣的暴亂事件

利物浦遭暴徒瓦碎了

看來英國政府正面臨一次考驗，究竟這個自由社會的形象會否受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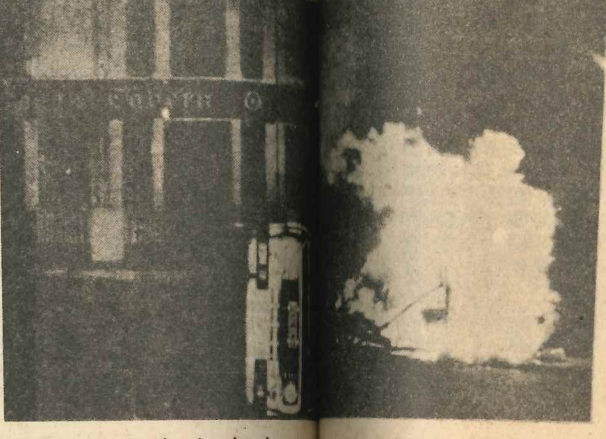
·瓊珠·

在英皇子大婚的月份裏，英國應該是一片上下喜氣洋溢的，但暴動事件却是此起彼伏，弄得多區的居民生活在恐懼和担憂中，維持治安的警察乃首當其衝，成為暴徒的襲擊目標，受傷人數不斷上升，看來英國的政府正面臨一次考驗，究竟這個自由社會的形象會否受損呢？

最先爆發暴動的地區是倫敦的西郊，鬧事的白人是兩百多名的「光頭黨」份子，在七月三日晚上，在亞洲人集中的南堂區有兩名亞洲老婦人遭到一些白人的襲擊而受傷，稍後白人青年便與亞洲青年發生打鬥。那班白人都是「光頭黨」的成員，他們將頭髮都剪去，所以稱為「光頭黨」，是一羣右翼的青年。據稱這羣激進的民族主義份子經常與該區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發生衝突。

大約二百名「光頭黨」份子，黃昏時分湧入南堂區參加一個流行歌曲音樂會，會場設在漢堡酒店，「光頭黨」份子隨即與亞洲青年發生衝突。

當地警察進行干預，但遭受暴徒使用燃燒彈和磚塊襲擊，數以百計的警察要使用塑膠防暴盾牌以作保護，但依然有四十多名警察受傷入院治療。



漢堡酒店，一個汽油站，以及數架汽車，均被縱火焚燒，趕到現場的救護人員和消防人員要在警察的保護下進行撲火，致使四名救護人員，兩名消防員和至少十五名平民也受傷。

這次暴動在國際時間零時三十分左右結束，共有二十七人被逮捕。

此暴動事件引起了旅英的印度僑民協會和巴基斯坦的有關組織的關注，認為白人種族歧視，圖迫使移民離開英國，這使移民地區的白人和有色人種的關係更見緊張。

然而表面上與種族歧視無關的暴動亦在其他地區爆發了，地點就是英國的一個港口——利物浦。

利物浦移民聚居的托斯狄夫區發生暴動是發生在七月四日凌晨，據稱：當時因一名白種青年與警察發生爭執，在場的其他的白種青年，即以石頭擲擊警察。

隨後，一羣羣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用車胎設置路障，跟着又把車胎焚燒，然後在濃烟的掩護下，向警察投擲磚塊和燃燒彈，警察被迫撤出一些區域，而這些區域內的商店、銀行和商業建築物竟遭受到刦掠的洗刦，更有五十間公司遭縱火。

有一位目擊者說：他看見四、五歲的孩子推着載滿食品的超級市場的手推車在街上跑。

有一條街道全部商店都遭人刦掠過，一名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發現自己的傢俬店遭襲擊，價值數千英鎊的古董被焚毀之後，他便放聲哭了起來，這些無辜的遭遇眞値得人同情！

暴動在凌晨三時許達到高潮，當時大約有六十名青年向警察投擲磚頭和玻璃瓶，間中更投擲汽油彈。

警方要增援人力，以鎮壓暴亂，及制止暴徒進入利物浦市中心，一隊警察為避開暴亂者的攻擊，迫得使用催淚彈，這在英國是罕見的。

暴動曾一度迫使警察躲在防暴盾牌後面，在木板、磚塊和土製炸彈的擲擊下，曾撤退達三小時之久。

在衝突高潮時，救護人員曾與教會人員以及發動暴亂的領袖會談，並獲允疏散一間老人院中的九十位病人，由於暴動者正不分皂白地向各樓宇縱火。

目擊者說許多暴動者都只有十一、十二歲，非常年輕。

暴動歷時八小時，現場有如二次大戰，德國空軍閃電轟炸後一樣，酒瓶及玻璃碎片遍佈街頭，瀰漫一片濃烟。

一位警察說：「我在警察部二十年所見最嚴重的一次。」

暴徒在凌晨散去，警方這才控制了局面，在凌晨四時三十分前，有十四人因行刦而被捕，有四十五名警員受傷。

暴亂在平靜兩小時後又再爆發，四十名以黑人青年為主的青年從一座市立屋邨衝出，向警察投擲物件，雖然有很多警察均配備有防暴盾和面罩，然而很多被石塊擊傷，負傷離開現場。

消防人員在警察戒備綫後面，向焚燒中的汽車進行救火工作。而英國廣播公司一支攝影隊在採訪衝突事件時遇襲，一批價值一萬二千英鎊的攝影器材被人偷去。

在黎明四時左右，情況已趨穩定，警方在記者會中透露，在兩晚的暴亂中，共有二百五十五名警察受傷，其中有四十三人要留院治療，警方更指出黑人及白人都牽涉入暴亂及搶掠中，而且有大量白人暴徒出現。

教會和社會區領袖，呼籲居民不要上街，並約束兒童留在家中，大部份街道顯得非常靜寂。

警方曾警告，如果利物浦繼續第三晚爆發空前嚴重的暴動，警方便會發射在北愛使用的長達六吋的塑膠子彈，由於過去八小時暴動中，暴徒非常凶殘地攻擊警察，這是不得已的措施。

國會議員甚至呼籲加强保護警員，他們在正常狀態下，是沒有武裝的，只有一些輕型的防暴裝備。有人提議應該用水龍來對付暴徒，警察只佩備警棍，而沒有配帶槍械，不足以構成對暴徒的阻嚇性！

然而暴動並未因此而平息，鬧事的青年在利物浦連續第三次的暴動，焚燒了一座貨倉，並搶刦一間超級市場。

警方出動一支二千人的警察部隊，其中許多是由附近市鎮調來的，目的是防通宵的零星衝突會演變成另一次大規模的暴動與刦掠事件。

警方又要求各汽油站關門，斷絕暴動者的燃料供應，因為汽油可用來製汽油彈。警方又搜查離城的汽車，希望搜獲暴動用的武器以及搶掠所得的物品。

黑人家長更組成了和平巡邏隊，並拿擴音器到暴亂的街上大聲呼籲地說：「大家回家，我們不要再有麻煩，為了你們的父母，為了你們自己，請回家吧！」

這第三晚的暴亂情形不太嚴重，並無汽油彈擲向警察，只有零星的石塊擲向警察，結果只有一名警察輕微受傷，而有六十二人被拘捕。

利物浦的暴亂剛平息下來，而倫敦北部又爆發黑人青年與警察發生衝突的事件，成為英國連續第五天的暴動，大約二百五十名黑人聚集於烏德格林鎮的大街，攻擊警察，隨即爆發暴動，警方立即加派人手趕到現場，警方其後表示，大約有四百名青年搶掠商店，結果二十三人被捕，只有二人受傷。

暴亂事件並未漸漸平息下來，令人担憂的是暴亂蔓延到英國第三城市——曼徹斯特，數以百計的黑人青年在利物浦三十哩的曼徹斯特向商店搶掠及放火，暴動爆發在當地時間上午三時。

大批青年暴徒向商店投擲汽油彈及其他物件，並且與警察發生衝突，當暴亂達至最高潮時，其程度據說是英國二百年來最惡劣的暴亂事件。

暴動事件接二連三地在各處有色人種居住的區域發生，不由使人對英國施行的種族政策產生懷疑，種族歧視的毒瘤固然不單是英國的產品，而在經濟不景、失業率高漲的惡劣環境下，有色人種的處境就更困難，在多次暴動中有不少白人參與其中，就可見其本土居民，亦身受失業窮困之苦，而藉此暴行來洩憤，看來這連串暴動是種族歧視和失業窮困的混合產品，要迅速解決實非易事，相信在皇子大婚之日不發生暴動事件已是萬幸了。（完）

內幕揭秘

上帝唯一的法律就是愛！

瓊珠

我在長洲一個朋友的家中接受一個記者的訪問，他一開始便直截了當地問我：「你爲什麼會加入了上帝之子這教派的？」我一時眞不知如何作答，幸好我的朋友爲我解圍說：「她識了一個朋友，那人是上帝之子的信徒，於是她就漸漸受他影响了，後來就加入了那教派。」這番說話使我記起了兩年前的事，那時我離開了家庭，過着獨立的生活，在大嶼山租了一層樓，與兩個朋友住在一起。我天天都要坐船往香港上班，生活很有規律，然而，有一天早上當我踏上甲板時，偶一不愼，滑了一交，整個人就差不多向海衝下去似的，幸好有人一手把我抓住，我才不致掉下海裏，我驚恐之餘，只記得那人扶着我到座位上坐下，一兩分鐘後，我才鎭定下來，想起要向那人道謝，於是朝隣座的人望過去，才發現我的救命恩人竟是個外國人，他善意地向着我微笑，我趕忙用生硬的英文羞澀地向他道謝，他很有禮貌地和我傾談起來，幸好他聽得懂我的英文，而且他又懂一些廣東話，於是我們便這樣攀談起來，原來他叫尊尼，也住在大嶼山，每天也去中環上班，自從那天相識後，他除了約我每天早上搭同一班船上班外，亦有約我在假期出外遊玩，我開始時還多數推辭，因爲與外國人在一起，畢竟是非常觸目的，但我後來回心一想，多與外國人交往可以練習我的英文，而且又可以令我的朋友刮目相看，何樂而不爲，於是我就樂意時常與他在一起了。

相識個多月後的某一天，他約了我吃晚飯，我去到餐廳時，他和一個男子已經在座，經過介紹後，原來那人是他的教友，那時我才知他是一個教徒。開始時大家談天說地，不知怎的，扯了去談論宗教。

他的朋友彼得問我道：「你有沒有信教？」

我望着尊尼微笑答道：「怎麼哪，想勸我入教啊！」

彼得說：「有信仰眞是很好的，這樣人生才有目標啊！」

我問：「你們是信天主教嗎？」

彼得答道：「不，我們信的是上帝之子。」

我這個宗教門外漢分不清什麼教派，只知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信奉上帝的，我想他們是屬於什麼分會吧！

尊尼開腔道：「我們教會是非常團結，教友們都非常好，找一次機會，我帶你到教會，識識我們班教友吧！」

尊尼那種眞誠和熱切的態度，儘管我心裏不大願意，但也不能拒絕，唯有點頭贊成。隨後彼得還很關心地問到我的職業和家庭情況，因爲他們的年紀已約有四十多歲，我也不懷疑有些什麼企圖，心想他或許非常關心年靑人，又想勸我信教，於是問長問短，我也就很坦白地說了許多有關我的家庭和社交生活的事，這次晚飯大家都非常輕鬆愉快，我有些覺得他們外國人的思想總是比我們中國人有深度，有哲理，我覺得自己的見識增廣了不少。



過了兩天，尊尼約我去他的教會，說他在聚會中演唱，要我去捧他的場，我想不出理由來推辭，於是唯有應約赴會了。心想就當是增廣見聞吧！

我去到尊尼的那一間教會時，心中覺得有些意外，並不像一些天主教堂那麼有整幢教堂，只是普通的一層住宅樓宇，裏面的裝飾不見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例如耶穌像、聖母像、十字架等，倒是在牆上貼滿了一些海報，上面寫着些這樣的字句：「來跟隨我，我要你們成爲釣人的漁夫，從今以後，你要捕人了；」我看上去也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我正想問尊尼時，剛巧聚會開始了，主持人就是我上次見面的彼得，他領導着大家唱詩，然後尊尼出去獨唱了一首詩，隨後主席就領導大家讀經，我拿起那本聖經，上面寫着是「摩西書」，我記得我見過的聖經都不是這模樣的，但內文究竟有什麼分別，我就全然不懂了，跟着是分組聊天。參加聚會的人共有六十多人，有許多都是中國女孩子，有一些外國男孩子，甚至還有一些小孩子。

我和尊尼被分在同一組內，此外還有幾個中國女孩子，開始時他們談了許多我聽不懂的聖經內容，我都沒有插嘴，後來尊尼派了張報名表給我們，我仔細看看，原來是他們教會舉辦什麼研討營，爲期五天，在大嶼山某個地方舉行，這時尊尼低聲對我說：「這次宿營是很好玩的，我也參加，你也來吧！」我心是喜歡和尊尼在一起，但又不願意參加他們的聚會，正在猶豫之際，尊尼又對我說：「你不是說你今年的大假還沒有放的嗎？今次你可以有假期哪，快些決定啊！名額滿了，就沒有機會的了。」在他的催促下，我不由自主地答允了他，於是他就替我塡了表格，隨而說：「到時我來接你一起去。」

這五天的宿營生活險些毀了我的一生，僅僅幾天，我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就好像被人洗了腦一樣。早晨七時左右起床，吃過早點後我想找尊尼，只是不見了他的踪影，有一個中國女孩子自我介紹地對我說：「我是瑪麗，你是新加入的會友嗎？」她就這樣跟我攀談起來，隨着遞給我一本小册子，名叫「致傳播界的——來自一位靈師——有關小宗派門：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你是誰的傻瓜？」，她不

停地講解教義給我聽，又整天重覆對我說：「耶穌是愛你的。」又塞了本「摩西書」給我讀，還要我跟她背誦，倘若我困倦要停下來時，她就提醒我說：「我們要爲耶穌付上一切代價。」就這樣過了四天，我已經覺得自己痳木了，完全沒有判斷是非，眞僞的能力，腦子裏滿了那些聖經內容。加上營裏沒有報紙雜誌，我覺得自己對世界上發生的事一無所知，而營裏的人個個都是這樣捧着本「摩西書」來讀，我想跟其他的人談些別的話題也沒有機會。

第五天早上我有機會碰到尊尼，他一見到我就問我：「你覺得我們這教派好嗎？」我這時根本就給那些經文攪得糊塗，還來不及回答，他就緊追問下去：「你參

「天父的孩子」創辦人一家

加我們教會好不好，那麼我們可以時常在一起！」他拉着我的手親切地懇求，我後悔自己太心軟了，一下子我就點了頭，於是他就興高采烈地拉着我去見彼得，說要爲我舉行入教儀式。

我發夢也想不到入會的第一次手續是要拍一幅裸照，我聽了彼得這樣說，整個人都楞了，但他解釋得很有理由：「這些照片只是爲了會方要留一個記錄，我們會將照片保密寄到瑞士總會去的，因爲我們的會長摩西．大衛．白克認爲我們每一個教徒都應該甘心樂意將身心奉獻給教會，這樣才是愛耶穌，照片用意是表示在神面前坦誠相向啊！」這個人的說話太有說服力，結果我照做了，後來才知道那些新會員的照片是寄往瑞士編印一些帶有色情成份的書刊。

入會儀式做完後，我以爲可以鬆一口氣，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原來如果想成爲一名上帝之子，那麼必須放棄自己的工作學業，把自己的積蓄、財產統統轉到教派的帳戶裏。我開始時大加反對，認爲這樣太過份了，我沒有打算去做傳教士，我只想過正常的生活，但尊尼却振振有詞地對我說：「我們加入教會，是爲了要進入光輝的世界，在新世界裏，我們要擺脫那些政治家、資本家的種種陰謀，我們要身心完全自由，不再做錢的奴隸，給世界來縛着。更不再替爲利是圖的人工作賣命，只爲了福音，將福音傳開，將神的愛傳揚開來，這才是我們的目標。」聽來他又說得頭頭是道，我不喜歡辯駁，找不到更充份的理由，只有啞口無言，但心中却是一萬個不願意。尊尼對我說：「不要多想了，明天我陪你離營，去辦好各樣手續，你便可以專心跟我們一起去傳播福音了。」我心亂如痳，覺得很多事情不對勁，又不知如何脫身，這天晚上我睡不着，只覺得自己正要沉下去，却是求救無門。

在離營的途中，我一直想着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忽然我想起了父親有一個做牧師的朋友，他一定有辦法帮我的，於是半途中，我對尊尼說：「我先回公司辭職，然後才去辦其他事吧！」他不疑有詐，於是先陪我去公司，到了公司我便叫他在外面等我，然後我便從另一處出口離開了公司，趕搭的士到父親處，我心想幸好他並不知道我的家人是住在那裏。回到家中，父親帮忙我找到他的朋友，帶我到他的教會去，一踏入教會，我就感覺到這是一間正派教會了。我一五一十的將多天來的遭遇告訴了牧師。

牧師聽完後，對我說：「幸好你醒覺得快，他們是一班異教徒，信仰非常極端，而且將聖經的教訓曲解了，他們根本就不是傳福音。他們曲解了聖經中勸勉基督徒做釣人的漁夫的教訓，你知道他們鼓吹用什麼方式來傳福音嗎？」

我搖搖頭，心想一定不是好事了。

「他們鼓勵濫交，更强迫女孩子爲組織的金錢利益去勾引有錢的男人，換言之，他們讓女會員到大酒店或酒吧結識有錢的人，從而進行所謂「募捐」，他們解釋這是因爲傳福音不應限於在教堂，應把福音帶往每一角落。試問這樣敗壞的行爲怎可以算是傳福音呢？」

我聽得口呆目定，牧師繼續說下去：「你如果仍然留在他們的教會裏，你便會被迫做這些事了，不過你不用怕，現在他們不能對你採取什麼行動的，但他們的組織亦不會輕易放過你，看情形，你還是快些搬家，不要讓他們找到你，過了一段時間，他們便會放棄追尋你的下落了，你要緊記不要再與那班人來往，不然便後患無窮了，有什麼事立刻找我，我會替你想辦法的。」

我問道：「他知道我在那裏工作的，我返工豈不是會被他找到？」

我父親直截了當地說：「辭職好了，還是不要再自己一個人在外面住了，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法照應！」

我心想這次眞是倒霉了，爲了這件事，丟了一份好工作，惹來一身痳煩，都是怪自己頭腦太簡單了。

後來我躲在家中個多月，才敢露面，再不敢坐船去大嶼山，只怕碰見那班人，後來牧師提議我將遭遇寫下來，給其他的年輕人一個警惕，我很贊成這樣做，剛巧他有個朋友做記者的，又對社會事務關心，於是牧師安排我們見面，那記者便將我的經歷記下來，寫了個專題報導。

我的經歷雖然只是這個教派生活的一小片段，但其餘的異教教會生活也可以想像是何等不合常理的，邪說異端眞是可怕，十三、四歲黃金時代抱着聖經自殺的悲劇，响往死亡的美麗而以身試「死」的舉動，究竟是否受了異端邪教的渲染呢？雖然沒有人能下結論，但畢竟明智人的眼光是雪亮的！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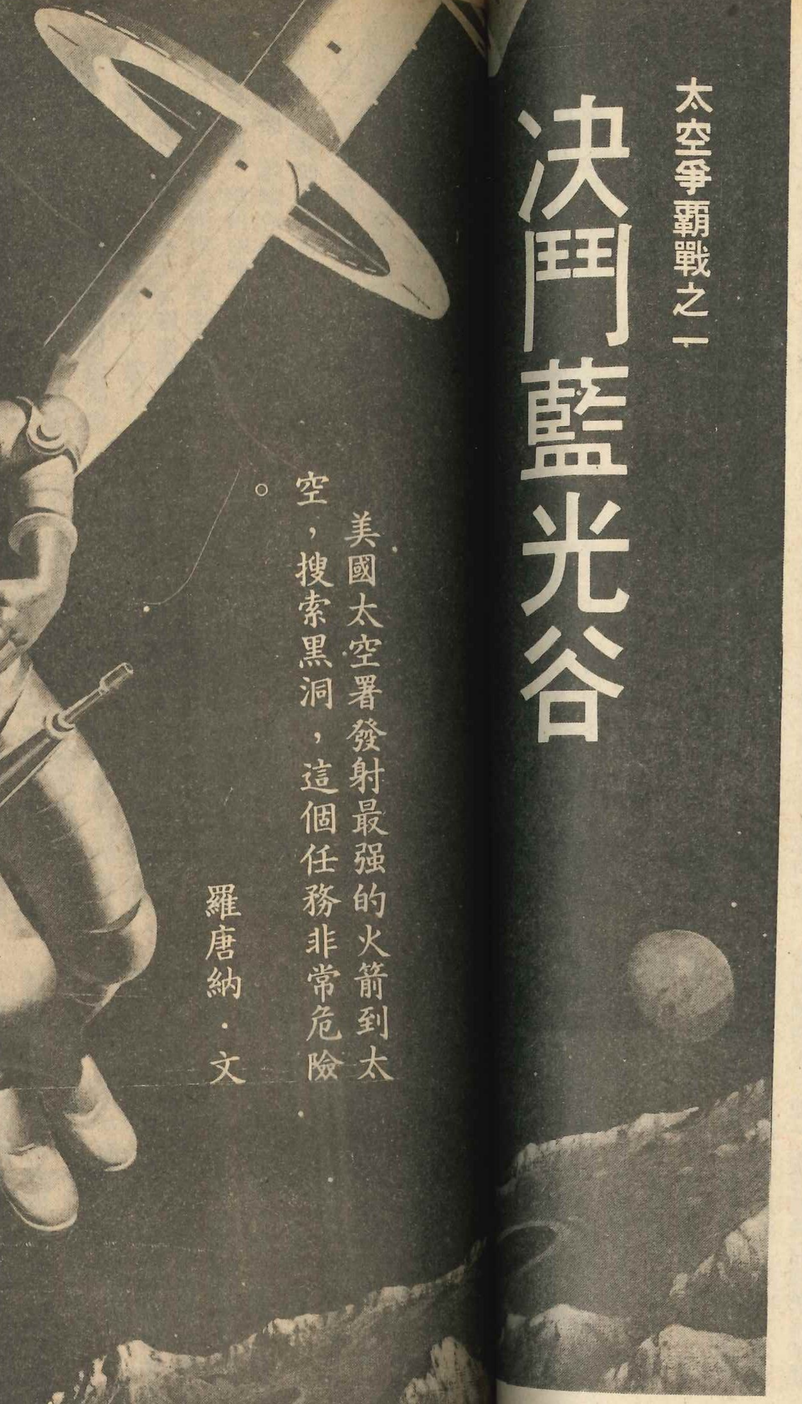
太空爭霸戰之一

決鬥藍光谷

美國太空署發射最強的火箭到太空，搜索黑洞，這個任務非常危險。

羅唐納・文

美蘇兩個大國，銳意發展太空武器，始終有一天毀滅全人類，決鬥藍光谷，只是一個開端。



太空黑洞深不可測

全世界最熱的地方並非沙漠核心，而是美國內華達州，賭城再往西北角那邊走的一座山谷，叫做死亡谷，谷中寸草不生，也沒有河流溪澗，更加沒有人居住，因為它平時的氣溫係華氏表一百一十五度以上，碰上陽光猛烈照射，它的氣溫高達一百三十六度，如果身上帶着水壺，打開了蓋，立即看見它冒烟，要是有鷄蛋帶在身邊，不必弄破它，已經看見它變成一個熟蛋，這樣子的一座死亡谷，除了身上有防熱的特殊裝備，無法在谷中行走，因此美國國防部就把這個地方列入研究太空秘密武器的基地，為了保護那個基地，在死亡谷六個入口的地方都有隱蔽的機關槍陣地，另外有紅內綫的防衛網，如果沒有得到准許，把滅毀性的火焰噴射器關閉，那麼，任何一種能够移動的物體透過谷口，向谷中推進，不管它是坦克車抑或飛機大炮，都會給火焰焚燬，另有高空的雷達網，稍為有飛行物體由空中飛過，那個地方的垂直綫剛巧是太空秘密基地，就有一枝能够射到高空六萬尺過外的地對空飛彈，把這種飛行物體擊中，故此，它的防衛網做得非常週密。

此外，從拉斯維加斯賭城駕駛汽車往死亡谷那邊走，必須經過鹽田公路，這條公路舊日是一個大湖，乾了之後湖底的鹽凝結而成，白如霜雪，非常之滑，一百五十里之內並無居民，亦無樹木，故此，任何車輛想從公路駛向死亡谷，一定無法逃過太空秘密基地的監視哨。

如上所述，可見太空秘密武器研究基地係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直屬國防部，普通的科學家或者聯邦統計調査局裏面的人，也無法允許入內，在死亡谷地下二百尺那麼深的一個巨型地洞之內，有各種設備，從外邊偷襲的人，無法攻入，那時在深洞裏面，有幾個科學家以及一些屬於中央情報局或國防部的大員，正在秘密的計議，主持太空秘密武器研究組的主任雷多拉很鄭重的說：「現時我想把已經獲得的資料向各位提供出來，然後想辦法應付，首先要說的就是整個宇宙裏面有許多個太陽，每個太陽都係一組星雲裏面最光亮的大星，其它細星繞着它不斷的旋轉，叫做太陽系，現時已經獲悉的太陽系有九個那麼多，初時科學家以為最重視的係我們每天看得見的一個太陽，假如它的光度加強，可能使地球上面所有森林突然焚燒，海水的溫度也變成滾水一般，地球上面的人無法生存，反過來說，太陽的光度變弱，便即影响到空氣結冰，那時在地球上面過活的人，就會遭遇浩刦，故此，一般科學家都有這種感覺，認為最重要的影响必然係從我們看得見的太陽發生，至於別個太陽系裏面所擁有的太陽，退居次要，甚至變成毫不重視的大星，原因是它距離地球太遠，影响不大，不過，這種論調時已經有所改變，不管別的太陽系裏面所擁有的太陽或者其他大星，如果星體本身爆炸，就會發出龐大力量，使整個太陽系受打擊，許多大星細星紛紛破碎，變成含有毒性的星體塵，此外，還有另外一種可慮，由於星體爆炸發生的輻射綫，如果向地球這邊飄動，便有可能使地球上面的人全部毒死，甚至海裏的魚也無法避免，照科學家長期研究獲得的資料推測，最少已經有三個太陽系由於內部的溫度太熱，引起爆炸，化為烏有，含有毒性的輻射塵向地球吹來，那是很危險的，幸而在太空裏面有一種旋轉性的氣流，永遠轉動，科學家把它稱做黑洞，表示它係深黑的巨型洞穴，深不可測，這個黑洞能够把破碎的星體吃掉，同時把各種輻射綫吸收，由於黑洞對整個宇宙有保護的力量，故此，逐個太陽爆炸，不會損害到其他太陽系的安全。

說到這裏，雷多拉博士稍為停頓，喝了一小杯酒，提一提神，然後繼續講述：「黑洞能够把各種含有破壞性的物質吃掉，同時吸收輻射綫，在洞內貯藏非常豐富的能量，那是極新奇的發現，現時美國以及蘇聯，甚至法國，都有一部份對天文學極有研究的科學家明白這件事，渴望派出太空船在地球以外的地方遊蕩，到處搜索，找到了黑洞，就利用一種非常出色的吸收器，把洞內的能量加以吸收，帶回地球來，這是難以想像的，僅有一個熱水壺那麼大小的吸收器，貯滿了能量，如果把它爆炸，能量比出來，等於二十個氫彈一齊爆炸那麼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這一點，氫彈爆炸只係破壞性質，無法將這種能量變成工業上的用途，如果找到黑洞裏面的能量，加以利用，便會使地球上面得到新的資源，那時發電廠再也不必需要石油了，可以減少大部份石油的供應，亦即能够把目前最担心的石油危機化為烏有，照科學家推測，一個貯藏器所吸收的能量，可以令到整個美國各地發電廠獲得新的資源，能够使用十年之久，不必靠任何一種力量使它發電，仍有足够的電量供應，我的話雖然簡單，但卻自信講述得相當清楚，大概你們腦海中有一個印象，黑洞係最神秘的一處地方，目前美國國防部增加經費，希望太空外早日找到這個黑洞，可惜辦不到，這件事情相信在座的各位高級人員都已經明白，不必作出更詳細的解釋，我想說的是這一點，雖然我們無法找到黑洞，蘇聯却捷足先登，上次從西伯利亞冰冷的秘密基地發射一艘太空船，再從太空船發出的神秘搜索器，已經找到黑洞，而且帶回一瓶貯滿能量的貯藏器，這件事情足以構成新的威脅，破壞國防備戰的均勢，令到我們寢食不安。」

二十億美元的金條

中央情報局的高級特務組長李波頓舉了舉手，表示他有話要說，雷多拉博士便即停止他的說話，讓對方發表意見。

李波頓說：「雷多拉博士，我有些不明白，就算蘇聯的太空人已經把黑洞裏面的能量帶回來，而且對美國有新的威脅，我們也有足够的力量備戰，怕些甚麼呢？再者，從蘇聯最後一次發射太空船安然降落所發表的報告書看來，似乎他們仍未找到甚麼寶貴的物質，關於這兩點，請你解釋一下。」

雷多拉博士說：「你的問題我願意逐項解釋，先說第一點，既然貯藏器的能量等於廿個氫彈同時爆炸，每一個氫彈的爆炸威力等於一百個原子彈，那就無異於同時抛出二千個在日本廣島上空投下的原子彈了，那種巨大的力量，足以把北極冰山溶大部份炸，到時海水突然增高，從北方

滾滾而來，很快就把加拿大以及美國岸沿幾處地方淹沒，住在洛杉磯或者紐約的居民，逃也逃不了，因爲海水驟然升高三百尺，有如萬馬奔騰，不單是把活着的動物浸死，同時把高樓大廈全部摧毀，到時美國變成怎樣子呢？不必多想，你也會領悟得到，故此，蘇聯的太空人如果確實找到了黑洞，帶回非常豐富的能量，對美國極端不利，至於第二個問題，我不妨告訴你，並非蘇聯當局隱瞞事實，而是他們根本上就不知道那些太空人已經找到黑洞，還把黑洞的能量放入貯藏器裏面，帶回西伯利亞，由於蘇聯的太空處裏面所有科學家不留意特務這方面的活動，同時幹特務的也不知科學上的各種原理，故此，被太空人瞞過，我們所看得見的科學報告書只係一個輪廓，很少人知道其中另有秘密。」

情報局的高級人員法蘭士忽又舉手，雷博士便讓他發表意見，法蘭士說：「雷多拉博士，我想問一問你，爲甚麼你懂得這樣清楚呢？」

雷多拉博士很快回答：「問得好！就算你沒有發問，我也想把這種秘密告訴你，原來在蘇聯派出去的三個太空人當中，有一個人叫做蘇捷巴耶夫，這傢伙壞透了，他冒險前進，單獨搜索，到達黑洞邊緣，用貯藏器吸收了洞內的能量，逃出生天，回到太空船，就像是一切沒有發生過，兩手空空，其實他的貯藏器已經貯滿了寶貴的能量，不過這種能量是沒有重量的，故此無法探測出來，降落西伯利亞後，這一個好似暖水壺大小的貯藏器跟其他貯藏器一樣，放入太空物質保管處的倉庫之內，有一晚，他透過一個看守人的帮忙，潛入該處，把這一個貯藏器偷出來，就此潛逃無踪，跟着我們接到他的秘密電碼，才知道這件事，令到我們震驚的就是他居然用這個含有能量的貯藏器向我們索價，希望得到二十億美元的金條才肯交出貯藏器，如果我們不能滿足他的要求，他就把北方的冰山全部爆炸，不必蘇聯向美國挑戰，美國也會在短短的一天之內摧毀。我透過最高當局邀請幾位大員到來，就是想找尋適當的對策，因爲這個瘋子只是給我們一個星期的時間做出決定，如果到時他無法在藍光谷裏面看到我們送去的金條，他就會採取行動，我們今天開會最主要的就是要想出一個安全的對策，或者照付金條，否則，便要想辦法把那個貯藏器奪回來，免得落在別人之手。」

當時在座的幾個大員，包括國防部，中央情報局，以及太空武器研究專家，此外還有兩個人較爲特別，因爲他們並非甚麼專家或高級官員，只是非常結實的青年人，尤其是那個女的，不僅是健壯，而且十分嬌艷動人，另外一個係很普通的男人，體格强壯，但却並非高大，看來似乎係亞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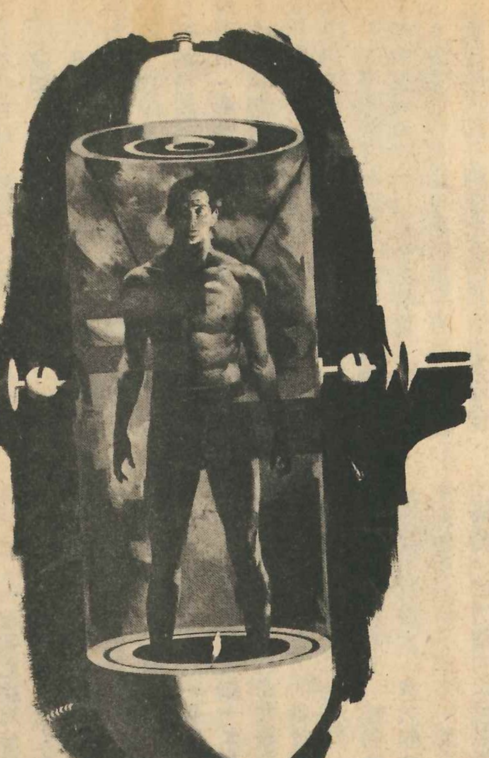
主持這個秘密會議的太空專家雷多拉博士發覺在座有許多人注意到這兩個陌生人，叫他們二人站起來，向各人介紹說：「這兩位是我們千方百計找到的新人，雖然沒有太空的知識，却係非常出色的特務，最有價值的就是他們二人從來沒有在任何一處特務活動裏面參加過，可以說是百份之百的新人，故此不受國際間諜的重視，這位小姐叫做羅美莎，她沒有接受高級訓練之前，係紐約很出色的攝影模特兒，另外一位精壯的青年叫做唐龍，百份之百係中國人，但却能够講幾國的語言，頭腦靈活，渾身武藝，看來這兩個人係出動對付蘇捷巴耶夫最理想的一對，當局決定派他們兩人到瑞士藍光谷找蘇捷巴耶夫算賬，不過，我必須講述這一點，他們此行的任務是非常特殊的，跟另外一組的工作人員所負担的任務絕對不同，換句話說，我一方面依照蘇捷巴耶夫的指示去做，在一個星期之前把價值二十億美元的金條從瑞士銀行裏面提出來，放在四架巨型的貨車之內，有如普通搬運傢俬的模樣，把它送到藍光谷，誘惑蘇捷巴耶夫出來點收，就由那唐龍跟羅美莎兩人出擊，把他殺掉，萬一他倆沒有完成任務之前已經喪命，那就損失了二十億美元，把貯滿了能量的一件寶貝帶回來，也不吃虧，現時我把幻燈片將剛才我說的話所牽涉到的科學知識以及蘇捷巴耶夫本人的相片放映出來，讓你們看看，至於藍光谷，它並非很陌生，不過我們沒有它的照片，只能攝影通到藍光谷最近的一個鄉村，叫做藍光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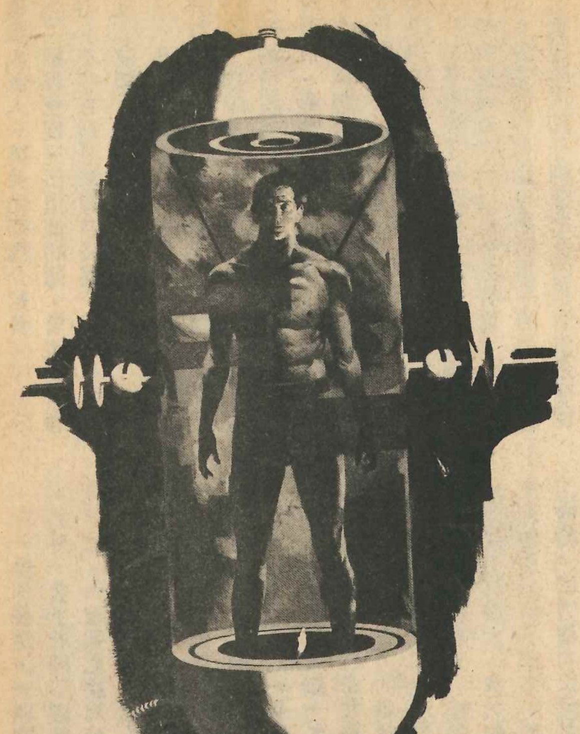


有幾枝鋼柱從地底升起來，它就是地下王國的入口，飛機在這個地方降落。

佈局殺蘇捷巴耶夫

在一個夏天的黃昏，唐龍跟羅美莎兩人在藍光村裏面吃晚餐，他們就像是普通的遊客，由於那邊的地勢較高，就算在夏季的晚上，也有點冷，兩人都穿了些禦寒的衣裳，儘管如此，仍然無法掩飾羅美莎的艷姿。





唐龍進入神秘圓筒，接受含有培養細胞的光線，登時恢復健康，有如生龍活虎。

唐龍柔聲說：「羅美莎小姐，我先要向你道歉，剛才我把你看做新夫人，你不會介意吧？」

羅美莎淺笑着說：「能够做你的夫人是一種榮幸，可惜我沒有這份福氣，暫時充任幾天，也是三生有幸了。」

唐龍也微笑地回敬她一個神秘的目光，張開嘴巴想說甚麼，却又沒有開口，羅美莎忽然很莊重的說：「相信這裏沒有人偷聽，我想知道雷多拉博士吩咐你到了藍光村怎樣做。」

唐龍說：「這還用說嗎？當然是想盡辦法分途進行找尋蘇捷巴耶夫，他的照片我們已經看過，身型高大有點兇相，料想不難找到，無論如何，對藍光村說，他仍是外人，比較容易分辨，此外，我們搜索的目的，就是藍光谷，聽說這個谷裏每天早上太陽還沒有升起來，或者夜裏月亮剛剛升起，都有一股藍光在谷中閃動，有許多人特別爲了欣賞這神秘的光遠道而來，不過，所有遊客只是在半山，向谷中眺望，從來沒有人斗胆駕車駛入谷底，蘇捷巴耶夫擇選這個地方作爲黃金與太空寶貝交換的地點，相當高明。」

羅美莎眉心一皺，說：「時間太短了，我眞的有些担心，假如我們無法找到蘇捷巴耶夫，到了交換的那天，他本人沒有走出來，只是利用擴聲器吩咐負責運送金條的人把所有金條放下，那就完了，當時我們的任務失敗，白白把二十億美元的金條送給別人，得來的只是一個暖水壺。」

唐龍說：「你說錯了，我們用金條交換的是一個貯藏器，它貯滿了能量，並非暖水壺，只是它的形狀有如暖水壺那麼大小而已，有一件事情我必須提醒你，雷多拉博士已經說過，就算我們失敗，活着回來，仍然每人可以得到五十萬美元。」

羅美莎嫣然一笑，說：「你不要那麼天眞好嗎？如果眞有其事，我們就不必追踪蘇捷巴耶夫，找他算賬，索性在藍光村裏面好像渡蜜月似的渡過一個星期，然後活着回到華盛頓領取酬金，豈不是無驚無險變成小富翁？」

唐龍笑了笑，說：「不瞞你說，羅美莎，我眞的有這種想法。」

當晚兩人要了間套房，但却分開睡覺，唐龍睡在客廳裏面，暗中保護她，至於羅美莎，好像眞的渡蜜月那麼興奮，有說有笑，晚上還要喝點酒然後睡覺，她沒有把房門閉上，不過唐龍也沒推門走進去。

這件事似乎看來相當的輕鬆，但却不易達到目的，如果他們兩人眞的想賺錢，忘記了任務，那是挺容易的，可惜唐龍沒有這樣美麗的幻想，千方百計要找蘇捷巴耶夫，白天從黎明就出動，到處搜索，深夜後然回到酒店去，跟羅美莎交換意見，跟着各有各睡眠，看來兩人都走得很累，只是喝了點酒就分別睡覺，話也沒多說，兩人都知道想找蘇捷巴耶夫，難似登天。

儘管如此，唐龍仍然要堅持着要從早到晚的搜索，不過，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又靈機一觸，對羅美莎說：「這兩天我們傾全力搜索，踏遍了高處和低地，包括冰谷在內，全是失望的，照情形看，我們會化裝做一個很普通的遊客，蘇捷巴耶夫也會這樣做，說不定他化裝做一個老婦，如果眞有此事，我們找一年也無法把他找出來，故此我認爲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利用你的美色把他誘出來，然後消滅，我的意思就是想你在附近一個大城表演最性感的新潮艷舞，每晚都是在午夜之前，演過最後一場，乘坐私家車回到藍光村，相信蘇捷巴耶夫一定喜歡欣賞你的，而且我隱若感覺到他是一個喜歡美色的男人，如果我沒有看錯，他一定駕車跟踪，到時我半途截擊，就可以把他手到擒來，時間無多，我認爲這個辦法行得通，如果你同意，我立刻出動，跟奧拔斯城的劇院負責人交涉，說明你登台表演不但不收酬金，還送他一萬美元宣傳費，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拒絕這種要求，你的意思怎樣呢？」

羅美莎聳了聳肩，說：「唐龍，你是我的頂頭上司，你吩咐我怎樣做就怎樣做，不必徵求我的同意。」

既然羅美莎這樣說，唐龍就依照原定計劃進行，他花了一整天時間跟奧拔斯城的劇院經理波利卡蘭磋商，果然不出所料，重金之下，波利卡蘭毫不考慮就答應這個要求，並且讓羅美莎明晚就在他劇院登台表演，在許多場表演當中，夾着兩場係她登台表演新潮艷舞，誘惑更大，奇怪的是她不但沒有收取酬金，還肯付給劇院經

理私人收入一萬美元作爲介紹費。

經理曾經提出這個問題，唐龍很冷靜的說：「有鈔票塞進你袋裏，不必多問，就算你問，我也不想回答。」

唐龍沒有說錯，鈔票可以令到一個人無條件投降，波利卡蘭就是如此，指定的一晚，羅美莎登台，施展渾身解數，把她美麗的身型體態盡情表露，掌聲如雷，到了深夜，她駕駛私家車離去，唐龍只是把她介紹給經理認識，便即沒有露臉，她臨走的時候，波利卡蘭說：「羅美莎小姐，讓我護送你一程好嗎？」

羅美莎笑了笑，說：「我很喜歡單獨在黑夜裏面駕車玩玩，不必勞駕。」

說完了這句話，她就拱手告辭，跟着跳進車廂，那一輛深藍色的私家車係唐龍昨天買的，她果然是駕車的能手，很快就風馳電掣離去。

她依照唐龍的計劃去做，那一輛藍色的汽車在夜色中飛馳，有如一枝箭，很快就把其他車輛拋在背後，只有一架黑色的汽車緊緊跟蹤。

羅美莎把那一輛汽車駛到距離藍光村大概五里左右，逐漸放慢，讓背後的汽車能夠追上去。

唐龍早已在一個地點恭候，看見羅美莎的汽車駛過，他就把鹿角形的路障放在公路當中，而且用强光的探射燈照映，讓緊隨而來的汽車駕駛員看見自動停下來。

黑色的汽車果然停下來，看來只有一個人駕駛，坐在司機的位置，唐龍放慢了脚步走過去，拿着僞做的證件在他眼前幌一幌，說：「讓我看看你的駕駛執照。」

只是那麼說，唐龍閃電般拿出手槍來，另外一隻手收回了證件，改用電筒，扭亮了它，一縷强光映到駕駛員的臉上。

唐龍只是看了一眼，就肯定此人必然是蘇聯太空人兼特務高手蘇捷巴耶夫。

蘇捷巴耶夫冷然說：「唐龍，不單是你認得我，我也知道你，看來你不敢殺我，我却輕而易擧的把你幹掉。」

巴耶夫雖然在對方手槍指嚇之下，仍有勇氣拔出一柄十分粗壯的手槍來，兩個人的槍咀對準對方的胸膛，相隔只有三幾尺。

唐龍咬一咬牙，扳動槍機，眞料不到他的氣力那麼大，竟然無法把槍機扳動，亦即無法射出子彈來，看來蘇捷巴耶夫一定有特別的方法可以控制對方手槍，使他無法扳動槍機，他正想改變主意，施展中國功夫把這傢伙制服，但已太遲，蘇捷巴耶夫的指頭很順利的扳動槍機，颼的一聲，從槍咀噴出一股紅色的烟，籠罩着唐龍，這一招的確係意想不到，唐龍吃了一驚，沒法在那麼短速的時間控制呼吸，只係吸進了一口毒霧，立即昏迷倒在地上，到了他覺醒之後，置身在酒店的房間裏，不過，這個房間却非他跟羅美莎簽名渡蜜月的一間房，看來是蘇捷巴耶夫的房間。

唐龍會得這樣想，因爲他睜開眼睛就看見蘇捷巴耶夫坐着吃早餐，他想跳起身來，但却辦不到，好像渾身筋骨給人抽掉，變成一堆泥，軟弱無力，不過，他仍然可以照常開口。

他向巴耶夫望了一眼，說：「我是否躺在你的房間裏呢？」

巴耶夫說：「是的，看來你很難活下去，只有我能够把你救活，儘管如此，我仍要把你帶到總部，因爲你吸進了的毒霧，逐漸把你渾身肌肉削弱，變成一堆泥，在你還可以活着的時候，我想把你帶到總部治療，至於你們用金條交換我從太空帶回來的一件寶貝，另外有人做這種工作，你不必操心。」

唐龍明知故問，又說：「這個人是誰呢？」

巴耶夫很豪氣的笑笑，說：「唐龍，這個人就是晚上睡在你身邊的羅美莎。」

唐龍大吃一驚，後悔已遲，照情形看，羅美莎必然是蘇聯預先放在美國的一個棋子，可笑得很，中央情報局竟然毫無所知，照情形看，他跟羅美莎商量多次然後決定佈局向巴耶夫下毒手的一項計劃，居然給對方識穿，除了羅美莎是蘇聯的特務之外，實在無法解釋，故此唐龍很快就加以準確的判斷，認爲蘇捷巴耶夫一點也沒有說錯，他已經知道自己落在敵人的手裏，索性冒險查探更深層的秘密，僞裝做毫不動心的模樣，說：「蘇捷巴耶夫，我已經落在你的手上，你喜歡怎樣處理，我就怎樣做好了，你甚至可以把我從高樓推下去，將我送進地獄。」

巴耶夫說：「我當然不會這樣做，你們想把我殺掉，我却沒有這樣兇，只是想把你生擒，坦白點說，我住在藍光酒店最高的一層，上面就是天台，只要我拍發密電碼，立刻有直升機降落，到時我把你帶到總部，然後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不過，我保證你必然可以活着，跟平時跑跑跳跳一般無異，如果你有興趣，我還可以把美莎送給你，永遠做你的枕邊人。」

唐龍哼了一聲，把心一横，準備到蘇捷巴耶夫所說的總部，那就不必計較，索性點頭微笑，說：「蘇捷巴耶夫，看見你吃早餐，我也想吃。」

「好的，我已經準備兩份早餐。」蘇捷巴耶夫很冷靜的說。

神秘洞穴易入難出

蘇捷巴耶夫十分客氣，一點也沒有傷害唐龍的意思，經常點頭微笑，還讓唐龍吃一頓早餐。唐龍吃飽，還喝了點酒，看來臉色相當好，問題在這裏，他想站得穩，已不容易，根本就沒法走動，每一步都要人扶着走，甚至直升機在天台降落，他仍要蘇捷巴耶夫扶着走到天台去，對他來說，一個懂得打功夫的人，忽然失去了作戰能力，當然是很傷心的，故此唐龍非常沉悶。在那種環境裏面，他絕對沒有自主的力量，不管他怎樣想，任由命運安排。

三角形的直升機，把蘇捷巴耶夫以及唐龍送到一個小湖的旁邊，只是在空中盤旋，很快就看見有四條巨型的鋼柱塔從岩石當中伸出來，原來對方的總部在荒山的湖旁深入地底，無怪美國的偵察機或者人造衛星都看不出來，設計得這樣精密，唐龍由衷的佩服。

三十分鐘後，唐龍已經離開直升機，由鋼塔形的建築物乘坐升降機直達地下五百尺。那是非常闊大的洞穴，燈火明亮，由於地方十分闊大，新的客廳也是十分豪華舒適的，各種食物以及酒具都擺在眼前

，有如一個大餐廳，唐龍因爲渾身軟弱，到了那邊，仍是坐在一張巨型的梳化，睜大眼睛聽聽蘇捷巴耶夫怎樣說。

蘇捷巴耶夫很是興奮，說：「唐龍，你一百個放心，你可以留在這裏，任意走動，吃吃喝喝，過了兩天，我們接收了價值二十億美元的金條，用巨型的運輸機把它帶到這裏來，送達總部，到時你會看羅美莎跟金條聚在一起，你喜歡怎樣對付她，任由你的意思，在你沒有活到指定交換金條的一天之前，我們不會把你整個身體所吸收的病毒消除，換言之，你完全沒有戰鬥力，故此，你只能坐在這裏享福，我有點事情暫時走開，對不起！」

蘇捷巴耶夫走開了，唐龍好像活在惡夢裏面。

過了一天，兩人又再交談，仍是在吃吃喝喝當中隨意談話的，蘇捷巴耶夫說：

「唐龍，你也許不知道，可能發生誤會，以爲這裏是蘇聯的特務機構，並非如此，我雖然是蘇聯的太空人，絕不讚成他們的社會制度，在這裏過活的全是精英份子，包括科學家，藝術家以及非常擅長戰鬥的勇士，我們建立一個地底王國，打算挑撥地面之上的大國發生流血戰爭，差不多死光了，然後走出來控制大局，這樣做需要錢，故此我們把太空寶貝跟美國交換，只賣二十億美元的金條，太過便宜了，不過，我們這樣做另有目的，將來交換到美國派出來的特務手上那一件太空寶貝，並非貯滿了能量，而是一件無法偵查出來的核子武器，它在一個月之外的一段時間自行爆炸，到時有毒的輻射綫在美國空中散播，誰也逃不了，我深信你們太空處的科學家無法在事前獲悉這種陰謀，也沒有這種本領把它偵察出來，我們的計劃已經成功




羅美莎跟唐龍穿過科學儀器室的隧道，走回地面，重見天日。

了一半，我十分興奮，想跟你很痛快的乾杯！」

唐龍冷然說：「蘇捷巴耶夫，你是不應該把這種秘密向我洩漏的，也許這番話使你喪命。」

蘇捷巴耶夫說：「唐龍，你雖然渾身氣力全消，仍然那麼咀硬，佩服之至！」

唐龍已經變成階下囚，無話可說，只好任由他們擺佈，在那個神秘地洞之內，昏天黑地，他簡直無法分辨白天或黑夜，只有兩種分別，那是光和暗，總之，扭亮了燈光，便是眼前大放光明，有如白晝，扭熄了燈，就是黑沉沉的境界，有如黑夜，在這種情況之下，不知道度過了若干時間，唐龍忽然聽到一些熟識的笑聲，定神一望，快要走過來的一個人竟然是羅美莎，他不禁驚怒交集，想站起身來，但却辦不到，剛剛站了一半，就跌回梳化椅上面，而且需要喘氣，然後有力量坐得穩，差些就會跌倒。

羅美莎向他望了一眼，說：「唐龍，你還記得起我嗎？」

唐龍冷然說：「我當然記得起你，照情形看，可能是你們已經大功告成，把金條運到總部了，是也不是呢？」

羅美莎還沒有回答，已經有另外一個熟識的語聲飛出來，說話的人是蘇捷巴耶夫。他很興奮的說：「唐龍！你的想像力仍沒有消失，當你看見羅美莎的時候，便會知道價值二十億美元的金條已經運入總部，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帶你看看。」

說完這句話，他就走近一點，把唐龍抓起來，扶着唐龍向一條通道走過去，事實上唐龍非常疲倦，渾身軟弱，分分鐘都覺得頭暈眼花，就算看到金條，又有甚麼用呢？故此他只係迷迷惘惘的讓對方把他帶走，很快兩人就站在一塊巨型玻璃窗的前面，拍的一聲，扭亮了燈光，隔着玻璃窗的確看到那邊堆滿了金條，唐龍嘆息一聲，說：「蘇捷巴耶夫先生，你眞是有勁，我就快變鬼了，祝你們前程無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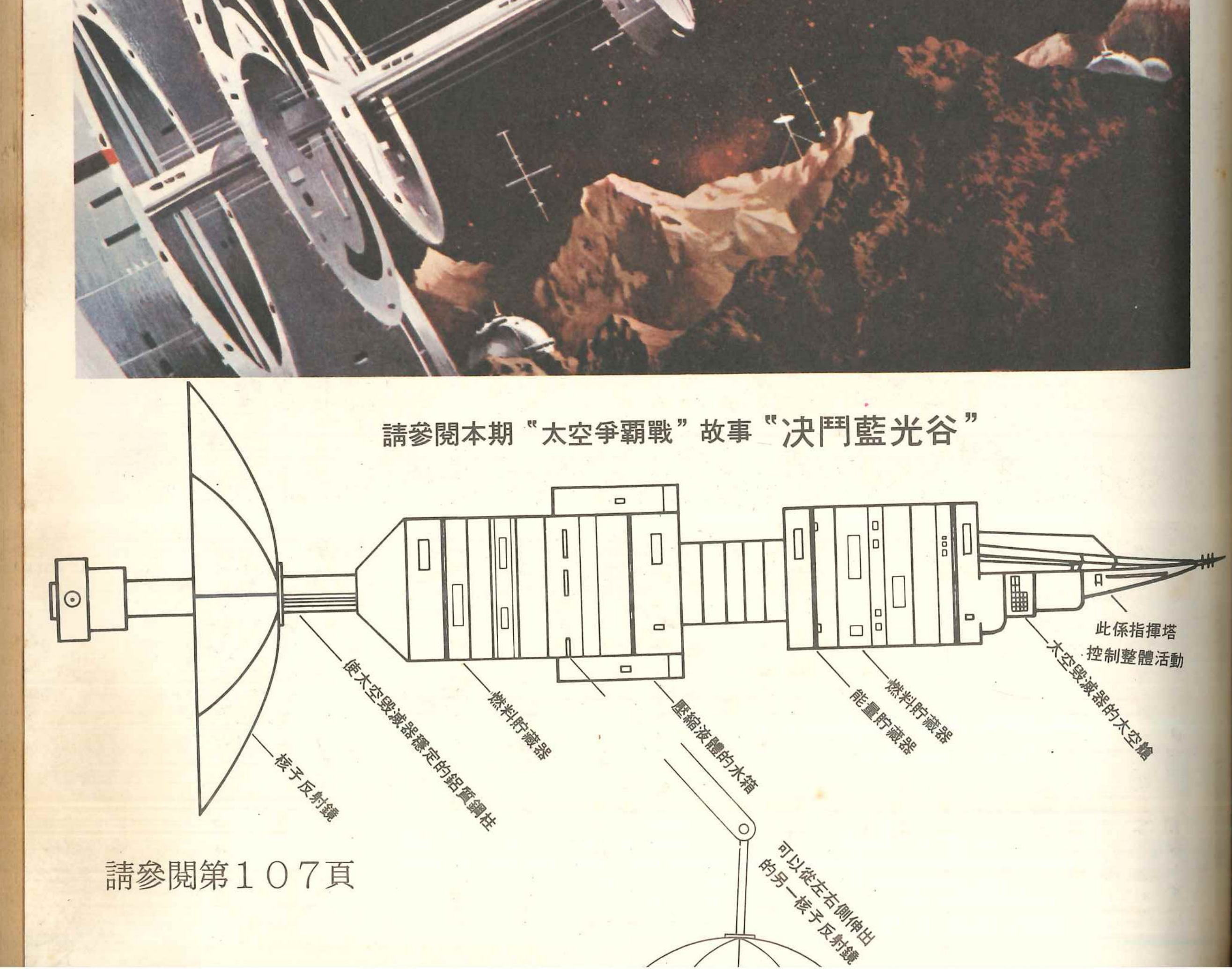
最後一步生裏逃生

蘇捷巴耶夫說：「你不必怨恨自己的命運，很快你就可以恢復平時的一股活力了，我會把你帶到一個地方，用特殊的科學方法替你把身上已經軟弱的細胞注入培養劑，讓它恢復正常的健康。人是細胞做出來的，每一個細胞都有充份的營養，自然一切恢復舊觀，這種營養係從光綫透出來的，亦係最新科技的一種，不用打針食藥，也可以使一個人健康勇猛，而且這種工作只係在一兩個鐘頭已經辦妥，也許你不相信，現時你可以獲得這種經驗。」

事實上唐龍已經逐漸進入危險的境界，對方所說的話聽來有點模糊，故此他沒有做聲，馴若羔羊，讓蘇捷巴耶夫帶到另外一個含有科學設備的特製房間之內，關上了門，在這一瞬間，他忽然覺得清醒了許多，跟着逐漸感到自己有些氣力，雖然他看不見蘇捷巴耶夫，但却聽到巴耶夫的說話，從另外一個地方透過傳聲器轉達出來，巴耶夫說：「唐龍，你身上的毒素逐漸解除，所有細胞都得到充份的營養，如果你細心看看，就會發覺到在圓筒形的玻璃房間之內有些深藍色的光綫，那是培養

圖爲美國最新的太空毀滅器，貯藏壓縮的液體燃料，全速推進，尾後傘形的核子反射鏡，把攝氏達一萬度高熱能射出，燒熔一切追近的飛行物體。

請參閱本期“太空爭霸戰”故事“决鬥藍光谷”



請參閱第107頁

液，變化出來的一種光，從你的皮膚吸收，這種光綫不但給你充份的營養，而且令到你的腦袋獲得新生的機會，從今日開始，你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歸入我們控制的範圍之內，變成我們的一份子，我們係最有力量的救世者，將所有違背我們的敵人消滅，創造新的宇宙。」

唐龍知道蘇捷巴耶夫趁着他必須吸收含有培養意味的光綫，同時進行洗腦工作，每一句話跟着培養液一起透過耳朵，直達腦神經，看來他會逐漸發生變化，不過，這一步棋子早在太空署的專家雷多拉博士意料之內，故此唐龍絕不驚慌，任由蘇捷巴耶夫怎樣說，只是耳邊風。

兩個鐘頭後，唐龍發覺玻璃門打開，又再聽到蘇捷巴耶夫最後的一句：「你現時恢復正常的健康，比以前更加勇猛，這個地方是你的，你可以自由活動！」

唐龍大踏步走出去，忽然覺得跟以前不同，非常壯健，突然他看見迎臉走過來的一個女人就是羅美莎，不覺怒火攻心，轉念一想，他必須僞裝做接受洗腦，應該向她表示愛慕的情緒，念頭一轉，他就自動迎上去，緊緊的擁抱着她，而且在耳邊聲說了句：「羅美莎，你眞的了不起，居然把這樣艱苦的任務完成，我要跟你很痛快的喝杯，祝賀你的成功，同時祝賀我們的戀情，希望我們永遠聚在一起。」

羅美莎聽了心上一甜，那雙眼睛透着無限情絲，給他一個熱吻。

那晚兩人玩得十分開心，有如新婚夫婦渡蜜月，唐龍把一切煩惱拋開，集中精神享受美色，她也覺得開心。

蘇捷巴耶夫很少露臉，三幾天之後，唐龍給羅美莎帶着在神秘洞之內到處走動，知道那一個偉大的工程是怎樣建築起來，靠甚麼東西發電，製造甚麼秘密武器，不過，唐龍逐漸發覺到他們經過的部門之內，每一個職員總是無精打采似的，似乎分分鐘想睡覺，他明白爲甚麼那些人會發生這種變化，但却沒有做聲。

再過一天，巴耶夫終於露臉，但却非常憔悴，似乎幾晚沒好好的睡眠，談了幾句便即閉上了眼睛，倒在椅上呼呼入睡。

向來有如生龍活虎似的蘇捷巴耶夫，忽然發生這種變化，着實使人驚異，羅美莎驚呼了一聲，對唐龍說：「我們似乎給一種看不見的疾病磨折，快些找醫生！」

聽了這句話，唐龍才知道在總部裏面仍有醫生，給他帶到醫生的前面定眼看時，那醫生早跌進夢鄉，坐着呼呼的睡熟。

羅美莎看見這種情景，驚奇不已，唐龍很冷靜的說：「羅美莎，別想甚麼了，你需要休息，回到房間去吧！」

羅美莎給他帶回房間裏面，雖然躺在床上，却不斷的發抖。

唐龍靠近她，說：「親愛的，你爲甚麼這樣驚慌呢？就算他們全部病倒，只係剩下我跟你仍然活着，可以安然的控制整個地區，亦可隨時逃走，怕些甚麼呢？」

羅美莎怯怯的說：「唐龍，你有所不知了，這個地方必須有足够的氧氣，才可以過活，人太多了，就算他們暈倒，仍要呼吸，如果負責管理氧氣輸入體系的人昏迷不醒，不過一個鐘頭，便會把總部裏面的人全部焗死，包括我們在內。」

唐龍吃了一驚，說：「羅美莎，幸虧你早些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否則，我們兩人就要喪命，快些帶我逃走吧！坦白點說，他們已經無法覺醒了，因爲他們全部感染到非常濃厚的輻射綫，給它殺傷。」

羅美莎臉色大變，從床上跳起來，站定脚步，說：「唐龍，你怎樣知道的？」

唐龍說：「我們兩人沒有感染到輻射綫，就因爲我們離開美國的時候，接受過神秘光綫的洗滌，產生免疫作用，輻射綫的來源，就是那些金條。」

羅美莎恍然大悟，說：「原來金條早就密佈殺人的輻射綫，無怪那些人十分馴良的把金條送上，奇怪的是這一點，爲甚麼總部裏面無法把輻射綫偵查出來呢？」

唐龍說：「科學家永遠在暗裏鬥法，各有各的一套，他們未必能够在神秘輻射綫傳染昏睡病這種科技裏面鬥得過雷多拉博士，閒話休提，我們快些走吧！」

說完這句話，唐龍搭上了她肩，催促她一起離開寢室。

兩人在總部裏面轉彎抹角走動的時候，逐漸發覺到情形不妙，本來睡熟的人好像變成死屍似的，他們兩人跟着發覺到直升機無法開動，不過羅美莎仍有辦法逃走，她知道有一條螺旋形的通道可以從最深的地方向上走，經過科學儀器室，走了三十分鐘便可抵達地面，雖然那條路有些危險，她也沒有走過，可是，到了危急關頭，不再考慮，只好選擇這一條路。

兩人眞的離開總部，站在岩石上面，唐龍呼吸到新鮮的空氣，非常興奮，說：「羅美莎，我們快些走開，說不定總部就會爆炸，不過，我對這個地方絕無留戀之情，我們兩人回到美國去，仍然可以照常過活，希望你也不要記念着過去的事情，把痛苦的回憶一筆勾消。」

唐龍居然說出這種話來，可見他並未給洗腦的工作屈服，羅美莎定眼望着他，說：「唐龍，你似乎沒有洗過腦。」

唐龍說：「我早已說過，我們給太空署的神秘光綫洗滌身心之際，不但含有抗拒任何一種輻射綫傷害的危險，而且不怕洗腦的工作，我始終是那樣子的唐龍，我很喜歡你，就算你沒有辦法變成我們的人，回到蘇聯那邊去，我仍是喜歡你的，不過，我必須提醒你這一點，這個總部對蘇聯根本就是叛變份子，必然給他們判處死刑，還是投進我們那邊吧，只要我隱瞞一切事實，從小湖旁邊覓路走到山下，知道這個地方是那一個國家，跟美國大使館接觸，便可安然到紐約去，那時我們兩人會很好的過活，因爲我們兩人總共可以領取一百萬元的酬金。」

羅美莎聽得入了迷，突然驚呼一聲，說：「是的，唐龍，爲甚麼我這樣傻？在這裏發生的事情，沒有人知曉，我們回到華盛頓，叫他們在這地方把屍體收拾，尋回失竊的金條，我們豈不是大功告成。」

唐龍說：「是的，確是如此！」

本文結束了，唐龍帶她回到華盛頓，怎樣對付她呢？還有一點，那個貯滿了核子爆炸原料的貯藏器，換取金條之後，已經放在美國太空物資倉庫內，這會不會在一個月內爆炸呢？這些問題，另行奉告。

（下期故事之二：「夜盜風火輪」）

註册商標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